

《和珅传》——作者：王辉

说到和珅，总是让人想到王刚饰演的那个专门与刘罗锅、纪晓岚做对的卑鄙小人。本书则依据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和珅：他并不是不学无术之人，而是个勤勉刻苦、智慧超群的办事能人；他不仅工于权术，也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他有政治家的阴谋、谋略家的狡诈、大商家的精明；最重要的在于，和珅虽然饱读诗书，却。。。

第一章 少年砥身励志之法

身处安逸，一帆风顺，也会让人变的不思进取，目光短浅，自断前程。大凡有志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必须要经受住磨难的考验才行。

少年砥身励志之法

上最好的贵族学校

选择佳婿

充满了戒备

如何作官妙法

年年升迁有靠山

官场波诡谲，小心地雷

借他人的力量

钓鱼先要准备好诱饵

花花轿子人抬人

紧睁肯 慢说话 总会有办法

话有千万种 委婉最动听

千里为官只为财

朝中“人情”卖不完

第二章 如何作官妙法——和珅的为官之道

和珅为军机大臣，又身兼京城崇文门税务临督，担任兵部尚书。外加管理户部三库的肥缺，他谋得户部管理大臣（位在尚书之上）的职位，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直接包办科举考试，这些职

位给他开通了滚滚财源。

近水楼台先得月

假借皇帝敛巨财

生财有道，巧立名目做文章

外出巡视

该捞则捞，该缴则缴

甘当后台老板

开源节流，克扣家奴显吝啬

和府服役竟千人

不可离的人物

掌握皇帝内心的秘密

敢说皇帝喜欢听的真话

把皇帝的亲人攥在自己手里

事事想到皇帝的前面

精于办事，肯为皇帝背黑锅

第三章 千里为官只为财——和珅敛财之道

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代名君，在他面前展现才华，并不仅是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就能实现的，必须要“敏于事而慎于言”，拿出真实才干，才能真正打动乾隆的心。和仲发迹之初，就遇到了一桩大案，他精明强干因此得以施展，可谓初试锋芒。

敏于事而慎于言

给皇帝买名 替圣上立“德”

学会使用麻醉剂

广结天下关系网络

培植党羽，恩惠并重

各路朋友皆派用场

征服异己以狠为先

化敌为友相安共事

控制科举，师生之谊笼络人

为人狡黠，敢攀皇室姻亲

取象于钱，伸手不打送礼人

罗织死党，形成“和家班底”

第四章 如何与皇帝相处

随着乾隆的昏庸和和伸的专权，这张网越铺越开，越撒越大，几乎无孔不入，在乾隆后期的贪污案中，几乎每一起都跟和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结网天下，建立贪污体系

不惜血本，收买人心

对待小人，要恩威并施

场面作大，才能翻云覆雨

为属下谋发展使人效忠

了解人性的弱点

对异己者表面应付

抢在对手前彻底打跨

恩威并施，收异己为同党

利用皇帝好恶实行打击报复

整刘墉、整嘉庆老师朱圭

令敌手陷于政事，无暇他顾

学会相安无事、同舟共济也是缘

总揽大权，独霸军机处

帮忙奴才与帮闲文人

皇帝的理财高手

出色的民族事务家和翻译家

语言魅力大师

御前奉和诗人

插手多种文化事业

第五章 人生的变局

和伸一生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千古奇书

《红楼梦》的完成，出版。流传竟然与他有着莫

大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和伸的发现，

我们实在有理由担心《红楼梦》能否流传至今，

成为中国文字史上的一朵奇葩，永远放射着夺目

的光华。

慧眼识《红楼》美文传天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极尽能事，力讨小妾欢心

兄弟手足，守望相助

爱子情深

大兴土木 装修宅第显豪华

奢侈生活

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

和伸的后世

花未全开酒将微醉

人不可能一辈子聪明

一朝天子一朝臣

挟太上皇以令皇上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即使拥有整个世界

死后无知万事空

绝命诗

第一章 少年砥身励志之法

古人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的一生中，难免要经历诸多的风雨。许多人会在厄运来临的时候，经受不起，凄风苦雨中消沉下去，毁了自己。但是，身处安逸，一帆风顺，也会让人变的不思进取，目光短浅，自断前程。大凡有志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必须要经受住磨难的考验才行。

幼年的和珅，涉世不久，就不得不面对生命中的第一次巨大的考验。和珅原名善保，字致斋，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 年）是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甲喇为满语，汉译为“世”“代”等意，是八旗组织中的第二级，八旗规制，五屯录编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旗，他的五世祖牙哈纳

巴图鲁，屡屡战功，为后世子孙挣得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其父为常保，承袭世职。由于常保堂叔啊哈顿色在跟随康熙皇帝出征准噶尔时英勇阵亡，所以特赐常保为一等云骑尉。到乾隆之时，常保出任福建都统。所以，和珅出身并不是太卑微，乃是将门之后，原本有可靠的保证，可以令他过上悠闲、舒适的生活。也许这样就没有做为满清历史上最大贪官的和珅了。然而，和珅出世不久，家中就陡发变故，将他一下推到了人生的危境之中。

和珅的父亲常保，史书上对他的生平记述不多，仅可以知道他为人中正平和，做官清正廉明。因身为福建都统，所以很少留在京城，多年戍守在外。从不顾及为子孙后世留下多少家产。因此，和珅的家中很少有额外的收入，全凭常保一人薪俸过活，虽然衣食无忧，却为日后的窘境埋下了

隐患。乾隆二十五年，常保在福建任上突然病逝。全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骤然断绝，和珅的生活立刻窘迫起来，和珅的生母在生下他的弟弟和琳之后不久就病逝了。继母对待他们兄弟苛刻暴戾，根本无温情可言，和珅兄弟每日在继母的白眼中过活，甚是凄苦。

换做别人，这样的生活出许早就令稚嫩的双肩不堪重负，消沉落没了，然而对于和珅，这些只是更加激发了他奋发向上的勇气，经历过幼年的这一切坎坷，和珅锻炼出了极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使他逐渐变的顽强坚忍，就像一株幼苗，人世的风雨没能阻断他的生长，反而令他更加强壮，充满了无尽的生机。

所以，生命中的忧患绝非仅是不幸，它也是一个人成功必须经历的锻炼，中国古代的哲人孟子曾说人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天将

降大任于其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才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上最好的贵族学校

曲意逢迎，阿谀谄媚自然是和伸少不了的致胜法宝，但是，倘若没在真才实学的积淀，他也不能博得乾隆的如此信任。将国家大权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一点，和伸早在进入咸宁宫官学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咸宁宫官学对学生的要求极益严格。读书诸生清晨入学，日暮散归。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经过请求，学生可以留宿在学内学校没管理大臣，协理事务大臣，另外还有满汉总裁两名，必须是翰林才能担任，学内的散师也大多是翰林，极少数不是翰林的，也是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

和伸在这里如鱼得水，不知疲倦的吸取知识。他整日沉浸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之中对儒家的经典谙熟于胸。而且他还学习了许多人都不胜其烦的满、蒙、藏等各种语言。除此之外，他还给自己加了两门功课：搜集乾隆的诗作文章，刻苦横仿乾隆的字体。他生业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没过多久，乾隆所有的御制诗文无不熟透，终日细细的揣摩。

机会只亲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和伸在咸安宫官学里刻苦攻读为他以后的飞皇腾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等待机会的来临了，只要有机会，和伸是无论如何不会放过的。

乾隆四十年，二十六岁的和伸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御前侍卫的职衔。他等的机会就要到来了。

一天，乾隆正坐在车舆中游赏春光。忽然，

一名侍卫急匆匆的走到驾前，奏道：“云南急呈奏本，缅甸要犯逃脱。”乾隆接过奏章，细细读过后，眉头一皱，龙颜大怒，怒道：“虎兕出于押，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众侍卫一见，慌忙跪倒。

乾隆一连问了几声，众侍卫们根本不知皇上所言为何，只剩下了惊慌失措，谁敢开口。这时，传来一个声音说：“是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乾隆不料有人应声答话，就说：“哪人说话，站起身来。”和伸这才从人群中站起，请求皇上怒罪。

乾隆见到和伸，不禁问道：“想你一个仪卫差役，却也知道《论语》你念过书吗？”和伸忸忸敬敬的回复皇上，说自己是咸安宫官学的学生。乾隆一听大喜，眼见和伸不仅长得一表人材，而且还是官学的学生，有心考他一考，就说：“你且说说《季氏将伐颛臾》一章的意思？”

这正是和珅梦寐以求的进身之阶，他平日的攻读，此刻终将派上用场了。于是，他不慌不忙的说道：“重教化，修文德以怀人，不起则都分崩离析，祸起萧墙，此后圣人之见也。然，世易时移，如今之世，远方多顽固不化之人，仅以教化化之，不示之以威势，则反易生妾心。如此，于国于都，应首重教化，修文德以服人，使远者来之，来者安之，且加之以威力，防微在渐，不然，就真正是‘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了。’”

一日，乾隆在圆明园的水榭上读书，和珅随侍在侧。不知不重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乾隆不久清手中的《孟子》上朱熹的注解了。因为朱注是用小字排在《孟子》的原文之下的。乾隆就对和珅说：“和珅，去拿灯来，这行字，朕看不清了。”和珅躬身道：“不知皇上看的是哪一句？”乾隆续道：“人之道也，饮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了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和伸不假思索，朗声背道：“吉水土平，然后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后得以施教化。后稷，树，亦种也。艺，殖也。契，音薛，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情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书》曰：“天叙有典，敕我王典到哉！”世之谓也。和珅一口气将朱子的注疏背了下来。

乾隆等他背完，说：“不知爱卿竟有如此的造诣。”于是，乾隆背文，和伸背注，君臣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背了许久。

过了没几天，和珅就被乾隆升为户部右侍郎。

和珅的博闻记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也许并

不罕见。由唐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到了清朝已经日臻完善，也更加僵化。不只是儒家传统的典籍，朱熹的注也一样成为经典，所以，读书人将朱子的注解一同背诵下来的，也有很多。和珅在经典上的才学比起与他同朝的刘墉，纪晓岚来，未免还是差的很多。

但是和珅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要想在人材济济，竞争激烈的朝廷中出类拔萃，就必须有别人所没有的才能，必须赶到，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乾隆一朝民藏、蒙关系密切，经常有文书往来，然而朝臣中却少有人懂得这两种文字。和珅在咸安宫官字中，不畏艰深努力研修精通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往往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令人刮目相看。

乾隆七十寿诞之时，朝廷上下都在紧张的安排祝寿典仪。恰在此时，西藏六世班禅飞骑呈来

一份文书。乾隆接过文书，却是藏文，随行的众位官员无一人懂得。乾隆立刻感到了和伸的重要，派人火速传他前来。

和伸到来后，拿起信，随即念道：“小僧自动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思，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人，无以极称，虽然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喇叭等唸经祈祷，但仍时时企望见文殊菩萨大皇帝。庚子年为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皇帝膝前，以达敝意。

乾隆听罢大喜。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大寿若有班禅额班诵经，宣扬佛教，会见蒙藏王公贵族，一人来朝而万众归心，必然会使祝寿活动大放异彩。当即命和伸拟绍。和伸用满、藏、汉三种文字拟好了诏求。乾隆见了更是高兴，又命和伸全权负责在垫河修建庙宇，偕班禅进京时居

住。

为了奖励和伸卓越的上交才能，乾隆任命和伸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事务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

这几件事情，都不是不字无术三辈能够做得出的，由此，可见，和伸的成功也是靠了才学的帮助。当时名满天下的表枚就曾称赞和伸兄弟说”少小闻待礼，通候及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在他笔下，和伸俨然是一具文武全才。

和伸能够在窘迫，贫寒的家境中脱颖而出，成为权倾朝野，富可致国的巨贪。与他很早就立下志向是分不开的。

和伸生于乾隆十五年，他的父亲常保曾经是乾隆时期的福建都统。常保为官清廉，而且多年征战戍守在外，所以，没留下多少家产。等他乾

隆二十五年病逝在福建任上时，和伸的家境立刻窘迫起来。

和伸的亲母生下他的弟弟和琳之后不久就病逝了。继母对待他们兄弟二人极其苛刻。这些都使和伸从小就饱尝了人间冷暖，受尽了别人的白眼。然而这些并没有让和伸就此消沉下去，反而激起了他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

乾隆二十四年，和伸和弟弟和琳一起被远入威安官官学。这是京城最好的学校，入读的大多是家境殷实的八旗子弟或是内务府子弟。这些人倚仗着父祖的富有和权力，宝马轻工业裘，骄横拔扈。贫寒好学的和伸兄弟，虽然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却屡屡遭人歧视、侮辱。

有一次，一位大员的儿子写了一首嘲讽老师的诗，却说是和伸作的。恼羞成怒的教师不容和伸分辩就抄起戒尺一通乱打。和伸知道，向这样

的教师只敢在他这等学生身上发泄自己的怒火，却无论如何不敢招惹大员的儿子。戒尺一下下打在和伸的身上，渐渐打碎了他心中的良知。

和伸知道，在这样的社会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金钱。只有有了这二样，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尽情的享受人生，才能要那些势利的人们屈从奉承自己。

从此，权力和金钱就成了和伸生命中最重要目标。为了得到权力，他刻苦攻读，处心机虑，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近皇帝，放弃了做人的人格和尊严，不惜一切的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付得了乾隆的欢心，以罕见的速度一路攀升，终于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几乎把握过大清帝国所有有实权的职位，国家的人事权、财权、军权，文化教育大权，民族事务及外交大权都直接的控制在他的手里，以改于朝鲜使者和英国使者

都把当成二皇帝。

对于金钱，和伸更是显示出了绝无仅有的贪婪，他对金钱的执着几乎是变态的。他被嘉庆帝查抄时的财产，相当于他执政二十年间整个大清帝国财政收入总和的一半还要我多。堪称当时的世界首富。

纵观和伸的一生，他从来对自己少年时立下的志向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也可以说得上是矢志不渝了。这也许是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因为欲望的驱使更容易持守，但和伸为此而作的种种努力与忍耐，付出的种种艰辛，对我们或许也不无教益。

选择佳婿

清朝把随清军入关的满人分为八旗，其中，和伸属正红旗，在注重门第的清朝社会中，已属平常，他的父亲常保官职不高，仅因为堂叔啊哈

顿色跟随康熙皇帝出征准葛尔时，英勇阵亡，常保才得以承袭一等云骑尉的世职。常保至乾隆是出任福建都统，多年戍守在外，官职低微，家资也不丰厚，等到他在福建任上病故的时候，和伸一家立刻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变的困窘不堪。和伸兄弟四处举债，才能够进入当时最好的学校咸安宫官学读书。所以以和伸的出身，如果不是他善于把握机遇的话，很有可能会平凡的终此一生。

和伸生命中的第一次重要的机遇出现在他在官学中最为艰苦的时期，他的出色引起了英廉的注意。英廉字什六，号梦堂。原姓冯，内务府包衣籍汉军镶黄旗人。雍正十年中举，最初为笔帖式，后来作过内务府主事，内务府正黄旗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刑部尚书，正黄旗满洲都统，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东阁大学

士加太子太保，并担任过《四库全书》正总裁等重要官职，在乾隆一朝，他是颇得重用的大臣。在他乾隆四十八年（公元 1783 年）逝世的时候，乾隆还特赐银 5000 银作为他的丧葬费用。《清史稿》中有他的传，并且说他”先陟外合，考历著声绩“。即是说他在同僚中颇有威望，作出一定的政绩。

英廉的儿子和儿媳很早就先后去逝了，只留下一个女儿。英廉对这个孙女疼爱有加，精心培养，并且颇费苦心的为她选择佳婿。经过一番长期、细致的考察，才将目光锁定在当时身为宫学生员的和伸身上。

在他眼中，和伸是理想的人选。他天资聪颖，才华出众，还是一个一表人才的英俊青年。而且，没有一般八旗子弟的少年轻狂，很早就显示出了成熟与干练。英廉料定，这样的一个青年日后一

定会飞黄腾达，前途不可限量，所以，有心把自己心爱的孙女许配给他。

从此，咸安宫官学中不时可以看到英廉的身影，他总是详细询问学校的情况，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直至日常起居都极关心。起初，官学的老师对英廉此举十分不解，两年后才恍然大悟，不禁惊异于英廉的眼光。

英廉为了进一步考察和伸的才华，特命人将他叫到家中，让他为自己提写匾额，和伸不明其意，心中隐隐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决定不让它溜走。他细心在英廉面前彬彬有礼的应对，苦心思索，为他撰写了几幅文才斐然的楹联，让英廉大为满意，终于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孙女嫁给和伸。

英廉自此让和伸在宫学中安心读书，对他多方观照。从此，和伸在也不用为生计发愁，得以

安心读书，顺利完成学业，为他以后的发达，打下坚实的基础。

等到和伸成年之后，他 18 岁的时候，英廉预备了丰厚的嫁资，亲自主持操办了和伸与冯氏的婚事。

和伸的儿子丰绅殷德在他的诗集《延禧堂诗钞》中说：“尝闻先外祖母下世时，太夫人尚幼，最蒙曾外祖怜爱，自教养以及聘嫁，曾外祖为之经理”。

和伸的妻子冯氏不仅秀美绝伦，而且知书达礼，全没有一般官宦人家小姐的种种劣习。英廉的悉心教导使她成为一个贞慧贤淑的女人，和伸夫妻成婚以后，相亲相爱，感情颇好。即使是和伸后来官高爵显，风流无度的时候，他还是保存了对冯氏的真情实意，对冯氏关怀备之。冯氏也一心一意的关心照料着和伸，特别是他们的儿子

出生后，更是恩爱有加。

这个机会给了和伸发迹的根基，如果没有英廉的关照，不知道和伸还会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

一个人的才华，唯有显现出来，为人所知，才有可能成就事业，然而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才华的展示，往往会招来平庸之辈的嫉妒与摧折，机遇与风险并存，想要把握机遇，必须勇于承担由此要能带来的风险，放开胆子，一往无前，畏手畏脚的人只会看着大好时机在眼前溜走，时机只会青睐那些勇敢的人。

和伸在他 23 岁时，被授为三等待卫，后来以被挑选进入黏竿处，黏竿处又称为上虞备用处，即是皇家的仪仗队，皇帝的出巡等一切仪仗事宜都由上虞备用处负责，和伸由此得以经常有机会在皇上身边，一般的侍卫都安于现状，不思

进取，加上”伴君如伴虎“的古训，整日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唯恐一时差错，招来杀身之祸，更别说敢在皇帝面前直陈已见了，而这正是和伸等待的机会。

清人陈康祺在《郎潜记闻》中记录了和伸发迹的过程：”一日警蹕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思，编《论语》虎兕出于押语。扈从诸校尉及期门羽林之属，咸愕眙，互询天子云何。和伸独曰：’爷谓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上为霁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自是恩礼日隆。“

可以看出，当皇上发怒，众人惊愕，惶恐不安的时候，和伸敢于挺身而出，勇于应答，才把握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时机，只要我们想想，和伸面对的是一言九鼎的封建帝王，稍有不慎就有

可能身首异处，就不得不佩服他过人的胆识了。

和伸自从被乾隆发现以后，就凭着自己的才思敏捷，精明干练，一次次在乾隆面前加以展示，使乾隆对他的良好印象愈来愈巩固，对他到了坚信不疑的地步，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就绝非一般的弄臣之流可及的了。

和伸对乾隆的脾气、爱好、生活习惯都了如指掌，可以想乾隆之所想，为乾隆之所欲为。甚至乾隆尚未想到的，他也可以预先想到，据朝鲜使臣的记载：乾隆每问和伸一件事。和伸不但能立即回答的有条有理，而且还能把事情的前后经过，来龙去脉说的一清二楚，怎能不让皇帝喜欢呢。乾隆因此就逐渐养成了任何事情都要询问和伸的习惯，对他的话不会有丝毫疑心，远远胜过朝中其他的大臣。

乾隆皇帝还爱夸耀自己的文采，喜欢吟诗作

赋，和伸早年便已对乾隆的诗作下过一番功夫，对他作诗的风格，用典、喜用的词句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偶尔会在乾隆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对诗文的偏爱，甚至闲瑕时以“骚人”自居，与和伸同时代的钱泳曾评价他的诗说：他的诗偶有佳句，很通诗律，和伸的诗作统统合乎乾隆的审美趣味，乾隆阅后，怎能不喜，很多时就命和伸即景赋诗，以代替自己亲为了。在和伸的诗集《嘉乐堂诗集》中就有很多首是奉乾隆皇帝的命令所为，如《奉敕敬题射鹿图•御宝匣戊申》一首：

木兰较猎乘秋令，平野合围呦鹿竞。

霜叶平铺青嶂红，角方晓挟寒风劲。

图来制匣宝装成，贮就天章玉彩莹。

文修戒备双含美，犹日孜孜体健行。

乾隆皇帝喜好虚荣，贪图享乐，讲究排场，

和伸便投其所好，百般逢迎。乾隆每次巡幸江南，木兰秋弥，东巡祭祖，祭陵等出行，和伸总是尽力陪侍在侧，鞍前马后，不辞劳苦，出巡的费用，和伸想出了种种办法广开财路，减轻了内务府的负担，尽量少用国库的银两，令乾隆非常高兴。他还抓住乾隆讲究排场的心理，积极筹划为他扩建圆明园，避暑山庄，修缮皇宫内殿，等等皇家宫院，使乾隆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视和伸为心腹。

和伸知道乾隆喜爱收藏古玩、字画、对于文物有着特殊的偏爱。于是便挖空心思四处搜罗奇珍异宝，向乾隆进献，天长日久，向和伸行贿的人也都知道”和相“性喜收藏，一件珍稀的古玩在和伸眼里往往可以胜过万两黄金，于是，全国各地的珍玩迅速的聚拢到和伸手中，和伸得以从容的从中择选出精品，进献乾隆。乾隆四十五年，

朝鲜来访的使臣就曾记下了他见到和伸向皇帝进献金佛的过程：“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卖买，朝臣用此做为贡献，皇帝亦以赏赐贵臣。于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闻户部尚书和伸所献。”

由此种种，和伸得到了乾隆空前的信任真可谓是“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对满朝大臣对和伸的不满，弹劾和伸的奉章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甚至对弹劾之人加以打击、压制。每每这种时候，乾隆首先想到的是某人嫉妒和伸的精明能干，嫉妒自己对他的宠信要拆散他的左膀右臂。绝不会想到和伸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当之处，和伸在他眼中俨然一位忠心耿耿遂招致同僚不满的忠臣。时间一久朝中逐渐很少有人再敢参奏和伸了。和伸更加专横跋扈，地位甚至超过了亲王、皇子。正如在乾隆晚年来使的英国人马戛尔尼所见：“

（皇帝）刚燥之性，仍不以此少减，即如现在所有皇子，仅止四人，而此四人之中，乃无一人能略握政柄。宁举全国政柄，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而绝不计将来承继问题，其意见如何，颇非他人所能揣测，然论者每谓现有之皇子四人，均为皇帝所不喜之。“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和伸的依赖和信任。远远超过了他对他自己的儿子。

和伸最终能形成这样的声势，全凭他每日小心谨慎，时刻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及至和伸当政以后，乾隆仍然有意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简直是形影不离，他长期主管户部和内务府，这些国家财政的要害部门，掌握着大宗钱财，乾隆对他从不计不疑，经常会把成千上万两的银子直接交给他，由他注意支配使用。

充满了戒备

和伸曾经在升官之初就遭遇了一次弹劾，险

些性命不保，千钧一发之际。和伸参与保帅，才安然渡过危机，即使如此，仍然受到了降二级备用的处分，这件事令和伸对朝中的每个人都充满了戒备，决不再轻信，而对自己的瓜牙，心肠也变得更冷，遇有危险，立刻弃之若弊履，全不顾曾有过的交情，一切都要以保全自己为前提，处处留心，步步谨慎。

事情由户部中的一个司务安明引起，户部掌管天下钱粮赋税，主持一国财政，是国家的要害部门，安明在户部任司务，贪恋职务之便带来的实惠，不思升迁，只求能在这职位上长久的坐下去，所以，为了保住这一位置，尽管尚书侍郎几年中几易其人，安明都一样细心巴结，使他得以久据司务的职位。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至户部又换了一名新尚书之时，安明因为不明利害，交恶与尚

书原来部中的左右侍郎欺尚书新到，想要架空他，不予他实权，便勾结下属的诸多司务官员，在尚书面前敷衍了事，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安明本与侍郎过从甚密，自然也就从中轻慢尚书，新任尚书，见众人如此，表面上不动声色，安之若素，私下里却分别联系部中官员且以提升来诱惑他们，有很多官员禁不住引诱，就纷纷向新任尚书表明忠心，揭露起侍郎的罪行来，尚书待到握有了真凭实据，便向皇上起奏一本，轻而易举的便把两位侍郎清除出户部，安明因此而被升职为笔帖士。

笔帖士一职不比司务，手中没有实权，只是一个闲职，各省再没有用得着安明的地方，便不再给他送礼，安明整日坐立不安，朝思暮想着要寻回司务的职位，他再次向尚书付好巴结，甚至，巴结尚书的儿子和亲人，无奈尚书对他憎恶至

深，一点不为所动，正在此时，皇上命和伸出任吏部侍郎，安明顿时看到了希望，安明见和伸一无军功，二无政绩，如此年轻便作了军机大臣，一定不是靠正途发迹的，既然如此，就容易亲近，借他实现自己的目标。

从此，和伸每次到户部，总能看到一个人对他执礼甚恭，有时在路中相遇，他还会行跪拜大礼，久而久之，和伸就与他相熟起来，安明常到和伸府上走动每次带去的礼物，总能切中和伸心思，令和伸大为满意，安明知道和伸准备扩建居宝，就将置买材料的事情一口应承下来，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尽数花在和伸身上，使和伸省下了一大笔钱，和伸大喜，安明趁机向他诉说苦衷，希望和伸能帮他付回原职，和伸身他承诺等来年京察之时，一定向尚书保举他。

果然，京察来临之际，和伸向尚书保举安明

做事勤勉，可为司务，尚书心知和伸是皇帝的宠臣，不敢开罪于他，安明顺利的官复原职，自此甘习依附和伸。哪知，安明刚刚升任司务之时，就传来了他父亲病故的消息，按清明礼制，官员父母逝世，称为丁忧要离官回家守丧三年，这三年之中，绝不许为官，安明好不容易才官复原职，一旦离官回乡，三年之中，风云变换，等他回朝之时，恐怕早已是物事人非的，他两年来的苦心经营必然荡然无存的，安明不忍心就此做罢，就把父亲去逝的消息隐瞒下来，密不报丧，但这种事情如何能瞒得住。

户部尚书得知安明把父亲丧亡的事匿而不报之后，就有心借此整掉和伸，他将此事密报于吏部侍郎永贵，因为满朝文武之中，惟有阿桂和永贵才有可能弹劾得了和伸，阿桂此时正征战在外，只有求助于永贵了，永贵初为浙江巡抚，即

以清廉著称于世，原又屯田新疆，多次平定叛乱，近些年才回到朝中任职出任吏部尚书，值军机处，与阿桂齐名人称“二桂”乾隆曾多次褒奖他说：“天开朕（），让朕悉知永贵忠心。”永贵接到密报，细心查访几日，弄清确有此事，便写了奉折，向皇上奉明安明父死不报，大逆不道的事实，同时弹劾和伸说和伸在京察时竟然没有发现安明的行经，反而保举他任官，实是同他沆（）一气，其罪难逃，如果，此本弹劾成功，必然会对和伸造成重创，即使不能将他从朝中彻底铲除，也只以阻断他的飞升之路了。

在此危急时刻，和伸从永贵的儿子那里得到了自己被弹劾的消息，大惊失色，立刻寻思对策，事到如今，只有舍弃安明，才能保障自己的前途和安全了，和伸连夜修好一本带在身上，第二天上朝面君，早朝之时，永贵将弹劾和伸的奏折承

与皇上，并奏道：”现在有御史及户部司员属吏联名呈报，户部司务厅司务安明，本为降职司员，留为笔帖式，此人大逆不道，父死而匿不报，前次京察，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和伸竟然仍保举此人为官。“乾隆对这等事历来极为看重，当下勃然大怒，质问和伸是否属实。和伸忙将写就的奏折呈上，并说确有此事，他本来早已写好奏折，要向皇奏明此事，请求皇上给他的不察之罪，不料，永贵大人竟先他奏明了这件事。

永贵听完和伸的话大吃一惊，忙向皇上奏到：”和伸徇私舞弊昭然若揭，皇上万不能被他的巧计所迷惑。安明父死不报的事户部尽人皆知，和伸又岂能被蒙在鼓里，如若和伸心知此事仍保荐安明。实在是戕害人伦大义，岂是一个小小的不察之罪就能带过的。朝臣中此时也有多人相继站出附和永贵的的察词，向皇上申明这必是

和伸徇私枉法的行为。和伸没想到朝中竟有这么多人与他为敌，心中颇为忐忑，只好听凭乾隆处置。乾隆说道，据朕看来，和伸应是受安明蒙蔽，如果是存心要徇私枉法，又岂能亲自奏本弹劾他，如果说他事先知道消息，加以遮掩，他的奏折又怎能与你们同时呈上，但是和伸在此事上自然难辞其咎，给他降二级的处分，留用查看，至于安明，则被处以凌迟处死全家籍没。

和伸虽然处到了处分，但是，乾隆对他的宠爱丝毫没有削减，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可是和伸心中却知道了朝中有这么多的人想要推倒自己。对这群人，表面上同往常一样，应敷衍，内心里却在处处提防，且尽力寻找机会置他们于死地。

和伸一生之中，类似的事情，经历了不知有多少，他的性情也在这尔虞我诈中大为改观变的

乖戾、多疑、冷酷无情。

也许是和伸命运多舛的少年经历，使他早就洞悉了身处其中的社会的真面目，一个人如果想要在实际的人生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是退居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独善其身”，就必须接受社会的游戏规则。这就好像对弈，只有按规则出招的人，才有可能赢得胜利，否则，只会被人踢出局。

这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文人修养中缺少的一环。奉经典为皋渥的文人们，在受教育的时候大多生活在先贤们建构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度中，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可以把书中的理想付诸实践，可以“致君尧舜上”等到他们真正踏入仕途，冷酷的现实立刻会把他们的梦幻击的粉碎，所以，中国的文人们普遍的缺乏一种从政的弹性与韧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历史的回廊中总是被文

人们的叹息充满的原因。

和伸在自己的亲身体会中，感觉到了儒家传统这种软弱，如果他曾经在官学中读过《韩非子》的话，他一定会被其中直面现实语句打动、会心的一笑，虽然这笑容中会包含着几分不可示人的东西。

咸安宫官学里的同窗都是些骄横跋扈的八旗子弟，和伸在他们中间感受不到半点温情。他明白，他们毕竟还没有针锋相对的利益冲突，他将要步入的仕途，只会比官学中更加黑暗、凶险。于是，他有意的在他们中间训练自己的涵养和忍耐。对无端的欺侮和挑衅视而不见，喜怒也渐渐不形于色，脸上始终保持着温和的表情，没有人知道，他的温和下面究竟在想些什么。

他还细心的观察着老师们的一言一行，在他们面前试验自己的洞察力和谄媚讨好的手段。他

努力从老师们的举手投足中去发掘他们内心的隐密。不久，他就发现。这些表面上道貌岸然、才高八斗、翰林骨子里却一样畏琐、狭隘。他们互相瞧不起。常常会幸灾乐祸，曲意逢迎，金钱和权力在这里同样是畅道无阻的保证。

当和伸 20 岁那年，即乾隆三十四年（公元 1769 年），由官学中毕业，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他不只是具备了成功所需要的学识，更是拥有了在漫漫仕途中〔刃有余了成熟和技巧。

如何作官妙法

和珅少年贫困失意，历经坎坷，为什么后来官越升越高，竟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同他善于总结发现官场的经验与规律分不开，本章通过他为官的十五条原则，揭开他能够在波淘云涌的清朝官场中纵横捭阖，青云直上的奥秘。

1. 抓住机会施展自己的权威

自古以来，大部分读过书的人，便从来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们总是屈从于权威，你越有权威，便越正确。就越崇高，你越没权势，便浑身都是错。权威一方面来自君王，另一方面是自己显示出来的。

和珅自得乾隆赏识之后，朝中的大臣有很多对他已经不敢轻慢，执礼甚恭。可是，也有一部分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因嫌弃和珅出身发迹不由正途，只是靠了讨好君王才得以荣显，实在是看来是不足为道的。中国文化中向来有“道”比“势”尊的传统，读书人自以为是“道”的继承者、宏扬者，可以根据“道”与人君的“势”相抗衡。对于和珅自然是不放在眼里了，与和珅相处的时候，言语中常带讽刺，经以弄臣视之，和珅对此大为恼火，盘算着如何能杀下这些人的气焰，显示出自己的权威。

和珅准备由乾隆时盛行的文字狱入手，彻底打击一下读书人。抓到手的是王锡侯所著的《字贯》。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三十八岁中举，后屡次会试都名落孙山。于是杜绝了入仕之心，发奋著书，在乾隆四十年，王锡侯所著的《字贯》刊行面世。这是他花费了十七年心血，著就的一本书，分为天、地、人、物四类，是一部简明的字典，他在序中说：“天下字贯穿极难，侍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识而不知用，全《康熙字典》所级数增加到四万六千多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经篇掩卷而茫然”他著这部书就是为了能够将天下这了贯通联系使学者能够举一反三，便于查找。

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贬低圣祖康熙帝的名义上报朝廷，乾隆阅过，并

未在意，遂将此事暂时搁在一边。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他在《字贯》第十一本第十页的“凡例”中看到圣祖，世宗的庙讳及乾隆的御名字样同其他的字同样悉数开列出来，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呈递了奏折，参奏这本书，乾隆对江浙的文人向来比较重视，一听说书中竟钉如此大逆不道，对皇帝的名字不加避讳。勃然大怒，下令把王锡侯处以极刑，以中国法，和珅轻而易举的就把王锡侯送上了断头台，给天下的读书人施了一个下马威，不久，又一桩更大的文字狱，落到了和珅手里。

扬州府东台县原有书生名叫徐述（），原名庚雅，字孝文，乾隆三年的举人，曾任过知县，此人自恃才高，加上读了一此吕留良等明末遗民的著作经常对清朝流露出一不满的情绪整日吟诗，表达自己对逝去的明朝生活的向往，诗中有“江

北久无干净土”“旧日天心原梦之，近来世事并非之”等样的句子。他在世之时，幸好这些诗句流播不广，才没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及至他去逝之后，他的儿子徐怀祖把他的诗作集成《一柱楼诗》刊印发行。

徐怀祖与于乾隆四十二年病故，他的两个儿子徐食田，徐食书在与他人进行田地买卖的时候发生纠纷，被人以揭发《一柱楼诗》相要挟。徐食田、徐食书竟然想到与其被别人揭发出来，不如自己去官府自首，也许可以免罪，于是两人把刊印发行的《一柱楼诗》，和祖父的手稿全都献出交到了县衙，正值刘墉出任江苏学政，得知这件事后，就为诗中确实有大逆不道成分，急忙给皇上写了奏折，乾隆看罢，把诗集递与和珅，和珅既想把这功劳从刘墉手中抢夺过来，又想借机再给朝中的进士出身的官员一点威慑，于是仔细

的翻阅这本诗集，终于找到了“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句子，就向乾隆启奏道：“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其意甚明，是诬蔑清朝的统治者是胡儿要迎回大明天子，推翻清朝有统治，“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说的是同样的意思，期望明王朝能振翅高飞，一举推翻满清的都城。

和珅尝到了甜头，终日留心新书、新诗，由查书发展到了毁书，他取承奏章说低毁影射本朝的诗集书籍应当着力查缴，搜集销毁，另外的一些词典、剧本也应该加以删改或者销毁，不久，乾隆发下上谕说：“前令各省将违碍字句书籍，自力查缴，解除销毁、现据各督抚等陆续解列者甚多，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者，如明查围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宁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扮演过

当，以政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飭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撤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但须不动声色，不可消涉张皇。”

乾隆严苛的诏书须下不久，人国掀起了查禁的风潮，据史书记载，乾隆朝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报八万块以上民间对文字狱闻丧胆，草木皆兵，人都不敢轻常著书，而和珅正是这次浩劫的推波助澜之人。

和珅大开文字狱的行为，为他在朝树立了严酷、残暴的形象，朝中进士出身的官员再也无人敢轻视他，文人都有写诗吟唱的习惯，不知哪天自己的诗作会落在和珅手中招来灭顶之灾，所以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再也不敢对和珅说三道四。

年年升迁有靠山

封建社会中，政府官员绝不能像今天的民主社会，虽然也会由此带来种种可以预期的特权和便利，但更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职业的前途，在作为整体的社会里，有很多诸如财富、等价值与官职的价值相抗衡，做官不是社会中唯一值得期望的价值目标，然而，封建社会的一切特权，几乎都是官职联系在一起的，有了权力，就意味着有了一切。所以，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踏上仕途，取得乌纱。为此不择手段，无所不为。如果能够巴结上朝中的大官，经由“他”的提携一路升迁。无疑是最便捷的途径。和伸以其在朝廷中的威势，在乾隆那里的宠信，成为很多人竞相追逐的目标。他们最后也终于如愿以偿，连年升迁。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年年升迁有靠山，朝中无人难做官。”

身为纨绔子弟的国泰，不学无术，且性情暴躁，根本就不具备为官的素质，清人洪亮在他的《更生斋文甲集》中说：其人“性暴戾，妻子仆隶皆若一日不可等 。”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用心良苦的巴结和伸，成为和伸的爪牙，一路升迁，先是伍阳县令，后又被迁任刑部主事，而后，谋求外放，任山东按察使，后升为布政使，后来竟在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 年）的时候，升任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上任之后，就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下属各府衙的国库亏空，官场乌烟瘴气。监察御史钱津在乾隆四十七年（公元 1782 年）上书弹劾国泰，向乾隆奏明了国泰的种种恶行，乾隆立刻派时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和伸同刘墉一起审理此案。和伸在赶往山东的途中，一路上百般刁难、阻碍办案，险些就令国泰

逃脱。如果不是和伸，国泰根本不可能做到山东巡抚的职位。如果他上任后贪赃枉法的恶行稍事收敛，也许就会在巡抚任上，在和伸的庇护安然无恙的呆下去，很有可能还会继续高升。

假如说国泰的行径令人不耻，那么吴省钦、吴省兰兄弟这样的读书人的所作所为，就更加可耻了。他们兄弟两人从小刻苦攻读、博闻强记，在乾隆初年，吴省钦、吴省兰年纪轻轻就游学京师，以他们丰厚的学识博得了人们的推崇。经过众人的举荐，他们竟出任了咸安宫官学的老师，此时的和伸正在咸宫官学里一心进学，所以，他们是和伸的老师。等到和伸为极人臣，权倾朝野的时候，他们就想通过和伸的关系升官发财，做出了许多令读书人颜面尽失的事情。

与和伸同朝的有一位御史，曹锡宝，是江南人氏，乾隆初年，以举人的身份考中内阁中书，

出任军机处章机，后来又参加了乾隆二十二年的科举，考中进士。屡经辗转，被乾隆授为陕西道的监察御史，御史一职的责任就是监督、省察各地的官员，遇有不轨，立即向皇帝上书言事。所以，充任御史的大多上一些清正廉明的官员，朝廷希望通过他们来监督官吏的行为。曹锡宝身兼重任，就想要参奏和伸，因为他深深的感到和伸是朝中贪污腐化的源头，只有把他去除，才有可能改变朝廷的局面，但是，参奏和伸，他不得不慎之又慎，不仅朝中遍布他的党羽，就连皇帝也是偏袒于他的，曹锡宝经过一番调查，准备从和伸的官家刘全入手，弹劾他的各种吃穿用度早已超出一个官家所应有的规格，有越之罪。他写好的奏折，又恐怕言辞上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就想找个人商量润色一下，可举眼望去，这样的事，究竟能找谁商量呢？他想来想去，就想到了

与他同乡，又曾有过同窗之谊的吴省钦，吴省钦正愁没有机会向和伸示好，立刻把消息通报了和伸，和伸作了周密的安排，才安然度过这一次险情。

吴省钦、吴省兰兄弟也想通过科举一进身，因为他们是咸安宫官学的老师，所以就在顺天府参加乡试，顺天府乡试的考题由皇帝亲自拟定，在《四书》范围内出，一般是由内阁向皇帝呈上一部《四书》。由皇上据《四书》中的句子命题。然后，再加以密封，交给内阁。吴省钦、吴省兰听说和伸是当年的主考官，就双双登门去拜见和伸。一见面就双膝跪倒，称和伸为先生，自称弟子，和伸大为惊讶，不知道自己的两位老师这是为何，吴省钦辩说道。和伸身为乡试的主考官，而他们兄弟参加乡试，考试的人称主考官为老师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和伸当之无愧，就这样吴省

钦、吴省兰兄弟摇身一变，由老师变做了和伸的门生，既然是门生，乡试中自然要多多照应，和伸就把他猜到的试题告诉了他们。

原来，乾隆把题目拟好之后，交给身边的太监，由太监捧着密封的题目交给内阁，早就等在路上，拦住他，问他皇上命题时的情况，太监说皇上翻阅《论语》第一本，等到快翻完的时候，才面露微笑，奋笔直书。和伸由此推断，考试的题目一定在《论语》“气醯”一章中，“气醯”中嵌着“乙酉”两个字，而乡试之年恰好是乙酉年，凭他对乾隆的了解，皇上一定是以此为题目。

和伸当下就让吴氏兄弟多多留心《论语》“气醯”章，自然不会有错，吴省钦、吴省兰大喜过望，对和伸更是“先生”、“先生”不离口了。乡试过后，题目果然不出和伸所料，他们二人都考中了举人。自从，就成为和伸的死党，在和伸面

前奴颜婢膝。而他们也因为靠上了和伸这棵大树，自然官运亨通，无可限量了，直到和伸倒台之后，他们才被罢免。

官场波诡譎，小心地雷

和伸在朝为官，难免要遭遇险情。有几次险些翻船，皆因他巧妙善辩，应对及时也得以应付过去。

御史曹锡宝写了本章参劾和伸的管家列全，说他建造的府第深宅大院，早已超出了应有的住房规格，平时出行的穿戴及所用舆轿也是超出限制，想借此来扳倒和伸。消息被吴省钦得知之时，和伸正陪同乾隆在热河行宫，吴省钦立刻回到府中，命家人对来访的客人一律称病不见，自己不帶一名随从，骑一骑快马赶到热河，通报和伸。

和伸急忙命人传见刘全，要他风雨无阻，入下手头的一切事务，火速到热河见他。刘全起点

到后，和伸把御史曹宝锡参奏他“持势考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的事告诉他，然后命他火速回去，迅速拆掉愈制房屋，烧掉超过规格的车舆，把不该穿戴的东西统统销毁，不留一丝痕迹。等到曹锡宝乘车来到热河，面见乾隆，呈递奏折的时候，刘全家中一切愈制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

乾隆立刻召见满朝文武，质问和伸，和伸说道：“启奏皇上，奴才蒙皇上器重，官是一宰辅，焉能不知自重，臣对家中人等也一向严加管束，深恐有负皇上深恩，今御史曹锡宝弹劾刘全，臣也不敢庇护，臣多年跟随皇上身边，手下人等趁臣不知，做了些不轨之事也有可能，可命人即刻拘捕刘全，严加审问，若果如曹御史所言，臣定当领罪。”和伸的这番言辞，有理有据，说得乾隆心中的怒气已然消掉了大半，当下询问百

官，以为和伸所言如何，百官中有不少已是和伸的党羽，自然连连应和，说和中堂所言极是，乾隆立即命人将刘全抓到热河，短短两、三日之内，刘全已是二进热河了。

和伸力请皇上在金殿亲自审问刘全，以正视听。乾隆端坐在金殿之上，命人带过刘全，问他：“曹御史弹劾你衣服、车马、居室皆超出祖制，可是属实吗？”刘全诚惶诚恐的说到：“相爷一向对小人严加官束，奴才绝不敢招惹是非，奴才们的衣物全都是粗布衣衫，怎么可能有逾制的东西，奴才们的生活实是清苦非常。”说着，竟装出了一付饱受清苦的样子，哭了起来，和伸趁机说道：“据奴才所知，刘全平素为人朴素老实，安分守己，决不至做出违礼的行为，依臣之见，曹御史的弹劾，应是听信了不知何处的谣言，乃一面之辞，实是不是为信，请皇上明察。”

乾隆原本就存着偏袒和伸之心，加上他们看上去情真意切的一唱一合，早就忘记了派人细查曹锡宝所奏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事，站到了和伸一边，此刻，即使是实有此事，乾隆也一定会觉得情有可原了。他在御旨中说：“和伸家人全儿，久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每年，其例有应得之顷，稍有积蓄亦属事理之举。”“至于盖房屋数十间居信，亦属人情之常，天下各处关榷其管理人员不能不派娄家人分管税口，自不免皆有羨余。既吏胥等亦藉余润，其服用居室，稍有润稀，亦若事理所有。”这就是说，即使刘全靠主人和伸，积蓄了点钱财，盖了房子，也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乾隆接着把矛头指向了曹锡宝，怀疑起他弹劾刘全的动机来，御旨中接着写到：“若伊（刘全）倚藉之势，实有招摇、撞骗或于额税之外，擅自加增，以肥私囊，或如

富礼善欧毙人命项凶各情节亦未可知，应令曹锡宝逐条指实，如有以上情节，即在面从严审办，一面据实具奏，或曹锡宝及伊亲友有应过税之物，全几多索税银，或兵伊不肯免税之嫌，架词耸听，尚为情理所有。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摭拾浮博建白三名，亦难以无根之谈，处人罪之理，况曹锡宝与和伸之家人何能熟识，伊于何处深知详细，亦应详问实在，方成信谳。”乾隆咄咄逼人的要曹锡宝把刘全的罪状一条条指实，他不但不认为曹锡宝的弹劾是真凭实据，反而认为曹锡宝弹劾刘全是因为自己亲友携带的东西被刘全课以重税，或者是他要求刘全免税而不可得，才陡起私愤，公报私仇，甚至，乾隆进而怀疑，曹锡宝是为了搞垮和伸才有此所为，上谕中说：“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一波及地步。”满朝的官员都听明白了，分

明是乾隆有意偏袒和伸，再也无人敢出面声援曹锡宝，反而都暗暗为他担心起来，乾隆命步军统领郡王锦图恩、都察院大学士梁国治同曹锡宝一起至刘全家查验。和伸已经命刘全将一切安排妥当，当然查不出什么来。调查的结果报告给乾隆，乾隆又召见曹锡宝，斥责他本无真凭实据，凭空捏造。弹劾家人刘全是假，借机打击和伸是真，完全是公报私仇、图谋报复，曹锡宝眼见证据皆无，乾隆显然又偏向和伸，自己这次的弹劾早就一败涂地，只好改口说，自己是为了防微杜渐，给和中堂预先提示，让他约束好家人，免得等到惹出乱了，自己为家人所累，总之是自己这次参奏失诸冒昧，措词欠当，该当受罚。

最后乾隆颁下手谕云：“朕平日用人听政，不肯存逆作不信之见，今御史曹锡宝以书生迂见，据一时无根之谈，托为正言，断不许有此事，

姑且宽其刑罚，革职留任，曹锡宝冒着危险弹劾和伸，不但没有扳倒和伸，反而自己被罚，终于郁郁而终，在乾隆五十七年病逝。和伸的崇文门税监的职位被乾隆给了他的儿子丰绅殷德，也算是对他稍加惩处了。

和伸一生为官，仕途中屡屡遇险，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若不是他沉着冷静的小心应对，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

借他人的力量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珅为官也颇为懂得如何借他人的威势以成自己之实。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身为左副都御史的窦光鼐，字元调，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考中进士。后迁至内阁学士，乾隆二十年被授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他在浙江任上的时候，见浙江各县府库亏空，官吏们胡作非为，多有不轨，对

百姓横征暴敛，便上书乾隆，奏明此事，他在奏折中说：“臣闻嘉尖、海盐、平阳诸县亏数逾十万，为察覆分别定拟。”乾隆准其奏，特命尚书曹文植、侍郎姜晟前往浙江盘察。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与他所奏的不符，和珅闻知此事，忙向乾隆进言：“浙江吏治腐败，前往调查的诸位大臣，所奏各各不一，其中定有虚假，皇上须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亲任探察，方能知晓实情，臣以为唯军机大臣阿桂可堪此重任。阿桂此去，必能查清此案。”然后，和珅又要求乾隆派自己弟弟和琳同阿桂一起去浙江办案。

和珅的高明也即在此，他的弟弟和琳此时只是一个笔帖士，一向没有什么功劳，而凭他多年的为官经验，窦光鼐所参奏的浙江府库亏空，怎会有假，阿桂此去，定能查个水落石出，和琳跟随阿桂，什么都不用做，回京即可享一个大大的

功劳，可以借阿桂之实，使和琳得以升官。因此，和琳临行之前，和珅对他面授机宜，他只要秉公办事，凡事不要事先出头，只要跟着阿桂的动向即可。

果然，阿桂调查浙江一案，虽然其中多有波折，阿桂也因办案不力，袒护下属被乾隆斥责，和琳却凭空拾了个大便宜，案件结束后，已升为户部侍郎的和珅党羽苏凌阿，便向乾隆为和琳邀功：“和琳虽官卑职小，但此次查案，甚为公正，且颇干练，终使案情大白于天下，显圣上持政整肃清正，和琳实应嘉奖。”乾隆于是将杭州织造的肥缺赏给了和琳，后不久又升为湖广道御史，从此飞黄腾达起来。

福康安，字瑶林，号敬斋，富察氏，满州镶黄旗人，他的父亲傅恒是乾隆的大学士，曾被乾隆封为郡王忠勇公，是乾隆一朝的名臣，他的姑

母即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福康安初为去骑尉，后累迁三等侍卫，启部侍郎，镶黄旗副都统。吉林、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成都将军、御前大臣、工部尚书、后部尚书，并被加封太子太保，等嘉勇忠锐公和郡王贝子。深得乾隆信任，一朝之中，大概除了年高德勋的阿桂，能和和珅抗衡的只有福康安了，和珅屡次想要排挤打击福康安，却终未成功，他们之间也因此交恶，据当时的乾隆使臣记载，福康安“稍欲歧贰于和珅，颇自矜持，收拾人老，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

而台湾之乱，则由来已久。台湾岛素来以美丽富有著称，大批大陆的民众迁移而来，由闽、广、浙沿海一带迁徙而来的客家人逐渐与台湾的土著民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方。经常发生冲突，所以，由大陆来台湾谋生的汉族百姓，迫切要求

同处在异地他乡的民众按原有的籍贯结成帮派，彼此互相帮助，联合力量，以便求得生存和发展，由此，台湾出现了很多秘密组织，如铁鞭会、小刀会、铁尺会等。天地会是其中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秘密会社，首领为林爽文。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林爽文带领的天地会与台湾的另一集团雷公会发生矛盾，群体械斗，台湾总兵大纪，带兵镇压，捉拿了天地会会员张烈，林爽文率众会员劫走张烈，与官兵交战激战中，还一箭射死了官兵的一个把总。大纪追剿天地会，林爽文不得不率众起义。自称大师，椎牛血，制造军器，树起大旗，连夜进攻清军营地，大败清军。林爽文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下了彰化县城，杀死了城中的大小官员，在彰化以“顺知监王”的称号发布告示：“照得文监王因赋贪污，剥民膏脂，所以本监主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

除贪污，拯救万民，以快民心。”清军此后多次攻打，又全部被起义军杀退，处于严重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时，军机处向乾隆转呈了闽浙总督常青的急报：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设会，严重危害岛内安全，聚众滋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十一月二十七日，彰化县俞峻在大墩拿贼时，县城也被贼众占据。……等等，将台湾的复杂局势报告给乾隆。乾隆看罢，大为恼火，和珅立刻推荐自己的门生常青前去镇压，希望能够一举平定台湾，常青得以立功，谁知，常青更是酒囊饭袋，按兵不动，不敢出击，使乾隆迁怒于和珅。

和珅思来想去，想到了福康安，他明白乾隆对福康安的器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乾隆也一定想到了他，自己何不就保荐他去台湾镇压叛乱，如果福康安能够得胜回朝，自己可坐享举荐

之功，即使他败了，也可用这一机会挫一挫他的锋芒，况且，乾隆知道，和珅与福康安平日不和，如果这一次和珅能不计前嫌的向乾隆举荐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和珅就像乾隆进言说：“常青年少无能，当务之急，是要派一位真正能征善战的将军，只有陕甘总督福康安是最适合的人选，他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相他除他之外，再没有别人足以当此重任了。这一席话果然说中了乾隆的心思，不禁暗自夸奖起和珅来，想和珅必竟不同于一般的大臣，他能不计前嫌，心地宽广，实在是难能可贵呀！于是，当即准和珅所奏，命福康安征台。和珅进而又向乾隆进言，派去增援的军人在精而不在多，台湾现有近十万大军，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乌合之众，况且，大军过多，所需粮饷势必也会猛增，更加会滋扰地方，造成民众不满之情。

乾隆对和珅的建议一一采纳，下诏命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替代常青，督办军务，又谕令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内宫侍卫等二十人前往台湾，调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绿营兵各二千人，以及四川兵二千人，增援台湾。

福康安，接到这一命令，不免大为不安，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贼匪众多，地势不熟，实是一场恶仗，再加上增援的大军统共不过六千人，怎能指望平定叛乱，然而，君命难违，只好率军一战。福康安在台湾憋之争战一年有余，才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五，捕获了林爽文，将他押解京师，在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十，林爽文被处以极刑，枭首示众。台湾之役才宣告结束。

福康安此次大功得来不易，他在台湾多次遇险，出生入死一年有余才得此嘉奖，而和珅只不

过安居朝中，就被封为：“三等忠襄伯”，实在是得益于他善于借助别人之实的本领。

钓鱼先要准备好诱饵

要想钓到大鱼，一定要事先准备好诱饵，做事也是一样，一定要事先作好铺垫。小的事情需要小的铺垫，大事情需要有大铺垫，然后才会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伸在官场中畅通无阻，也多得益于这一经验。

和伸在乾隆一朝，对朝政的最大改革也许就是设立了议罪银制度，犯罪的官员据此可能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代替惩罚，依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甚至有些巴结讨好的官员，即使没有犯错，也会先交上几万两银子，为日后未雨绸缪，这一制度深为乾隆欣赏，为他带来了无数的白银供他挥霍，不消说，和伸自然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益处。然而，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

一制度提出了异意，这个人就是礼部侍郎尹壮图。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于乾隆三十一年考中进士，官授庶吉士，后被迁为礼部主事。乾隆三十九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他上书，向皇帝直言议罪银制为朝廷带来的不利，关于这件事，《清史稿》中有详细的记载：“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公元 1790 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千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望玩具之愈，请永停此例，奴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亲职，毋须再膺外任。’他上书

说：’各省督抚大员犯了过失之后，蒙皇恩浩荡，不立即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他们若干银两，以示惩罚，也有一些官员自愿交纳罚金，对于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继续胡作非为。即使那些清正的官员，也因为得到了下属交纳的银两，如果遇到有府库亏空等案件，也不得不为下属包庇恶行。所以，罚银的制度虽然很严格，却非但不能令官员们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们的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制度。“

乾隆接到奏折后，大为不悦，下诏书说：“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今指实覆奏。”让尹壮图指出他们所说的事实何在。《清史稿》中同样收录了尹壮图回复上谕的奏折：“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培养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

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察查望。“这实际上是对和伸执掌大权十多年以来，贪污营私，贪赃枉法，造成全国各省银库亏空的指出，请求皇上能否派出大臣下去调查清楚。乾隆看以后更加气恼了，尤其是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调查的官员要秘密查访，让和伸也是愤恨不已，和伸对乾隆说：”尹壮图所谓的密访实在是不成提统，不能任由他身为朝廷命官任意查访，必须给他指出范围，也不致搅的各地百姓不得安宁。乾隆感到和伸言之有理，又下令尹壮图每查一地之前，要用快马通知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和伸已经可以高枕无忧了，想那些府库亏空的前县，在尹壮图到来之前就接到通知，怎会不想办法暂且充塞过去，尹壮图还能查出什么来。不过，和伸对这件事不敢丝毫大意，他又加了一层保险，向乾隆推荐向来忠心依附于他的庆成陪同尹壮图查访，乾

隆也首肯了。下诏命尹壮图与庆一起去各省调查府库，每到一处必会五百里快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惊慌，而且二人必须尊重地方上的官员，不得以钦差的身份压人，尹壮图要听从庆成的安排，助庆成行事。

在尹壮图还未出发之前，和伸已然做好了铺垫，将事情筹备的万无一失，等待着尹壮图的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和伸在临行前召见了庆成，向了面授机宜，他已经派人通知了沿途各省作好安排，庆成要做的是要严格控制尹壮图的行动，不让他与地方官接触，以免横生事端。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用下令约束他。

经过这一番周密的安排，尹壮图还被蒙在鼓里就同庆成一起出发了。

他们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大同知府是和

伸的舅舅明保，此人为人贪婪无度，靠着巴结和伸，才做到了知府，他接到和伸的密报后，把户部铜厂，锡厂里的白银拿来挪到大同的官库之中，做出了整整齐齐，不缺分毫的样子。等到庆成与尹壮图来了，明保对尹壮图恭恭敬敬，就是在接待上却是精茶淡饭，不对尹壮图说他为官一向节俭，请大人不要见怪，尹壮图不明就里，反而对明保甚是钦佩。等到将尹壮图送回驿馆之后，明保才把庆成邀到家中，预备下奢侈的宴席加以款待，灯火酒绿，宴饮无度，席间他们不停的嘲笑被欺骗的尹壮图。查验府库自然一无所获，尹、庆一行继续前行，以后所到之地，官员的所作所为更令尹壮图不堪忍受，他们对庆成热切地接待，有说有笑，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把他冷落一旁，一到晚上，就有人把庆成邀去赴宴，而尹壮图则一个人留在馆驿之中，

连饭食也没有人预备，几处地方走下来，尹壮图也渐渐明白了和伸的意途。满心愤懑，却无可奈何，只有仰天长叹，向皇上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辞，实是捕风捉影了，没有真实凭据，调查中也未发现有什么破绽，请求来调查回京请罪。

乾隆在这种情况下，多次下旨，历数尹壮图的奏折乃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史书上记载乾隆“案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壮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在这种情势下，尹壮图只好说：“沿途绝没有见到商人，百姓有什么不满情绪，全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了。等到尹壮图回到京城后，就被刑部以”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关进了大狱，判处砍刑。后来，乾隆宽大为怀，免去了他的死罪，贬官为内阁待续。不久，尹壮图就称故辞官回乡了，直到嘉庆四年。

花花轿子人抬人

围聚在和伸身边的人，全部是趋严附势，贪慕钱财的小人，要想把他们拉宠住，和伸必须能够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这种建立在互相利用基础之上的关系才有可能长期的维持下去。

因为巴结和伸才当上兵部、户部和工部侍郎的苏凌阿，为人懦弱无能，只知爱财，朝中早已声名狼藉，他不惜每年向和伸进献数十万两的白银，决不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欲，希望为官，而是他知道，手中的权力就意味着金钱，他向和伸进献的丰厚“礼金” 和伸的一句话，就可以为他十倍，几十倍的赚回来。

苏凌阿虽然身为兵部侍郎手握大权，却并不称心，因为在朝中为官远不像做个地方上的总督巡抚那样容易榨取钱财。便又向和伸送了一份重

礼求和伸为他觅个总督的职位坐。和伸也果然没有令他失望，奏明了乾隆皇帝，说苏凌阿为宫如何清廉，办事如何精明干练，足明担当一方大任，乾隆对和伸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心中还暗暗的赞许和伸为国家社稷操劳，时刻不忘荐贤举能，不久就委任年迈无能的苏凌阿为两江总督，范例凌阿心满意足到了任上，当地的提督学政，市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一齐前来拜见这位新任的总督，苏凌阿夺取颜无耻，对每位前来拜见他的属员，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木来了”当面向属下索要钱财，身为下属的官员们自然不敢怠慢，一封封的白银就这样流入了苏凌阿的腰包。

苏凌阿仍不知足，竟然为了钱则一手制造了一起生大冤案。

江浙一带、地处沿海自明中叶以来，就常有

日本来的倭寇进犯，抢掠沿海渔民的财产，更有当地的海盗与倭寇勾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所以海盗之患一直令百姓们怨声载道两江总督府偏将杨天相，为人耿介，一心国为民除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捕获了匪首李元龙，将他押解到总督府，交与苏凌阿惩处，李元龙狡诈多变，据不承认自己是海盗，只说自己是安顺良民，因多有家产，为海盗觊觎良久，多次图谋不成就勾结偏将杨天相欲置自己于死地。暗地时，李元龙命手下给苏凌阿送去了五手两白银，十几颗珍珠，和一株罕见的珊瑚。视财如命的苏凌阿面对如此丰厚的贿赂，早已将是非黑白抛之脑后，一口认定杨天相勾结海盗，杨陷良民冒领军功，判杨天相通匪，论为生辟，公文驰报朝廷，朝野上下一版对之声，唯有和伸办主苏凌阿原判，颁下命令，杨天相终于命表黄泉，成为一大冤延，，

而匪首李元龙则继续逍遥法外，为非作歹。在杨天相正法这天，人们仍是愤愤不平，昭才连在他的《嘯系杂录》中说：“六营合祭，哭声震天，几至激变。”同一本书中还描述了苏凌阿后来被和伸举荐入内阁任大学士后，“龙钟目睡，至不能辩认戚友，举动赖人扶掖，瑶华主人弘舛尝笑谓余曰‘此舍傀儡对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在和伸的鼎力保举做上了宰相。

一方面是因为和伸位高权重，只用遮天，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谨守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原则，向和伸行贿，只要能让他满意，行贿的人大多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举国上下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巴望着能找个时会，向和伸表明自己的诚意，每到节庆的时候，和府门前，手执礼单，翘首而忘望的人总是排成了长队，各地送来的礼物，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除了

白花花的银两，更多的是奇珍异宝，珍惜古玩，以致嘉庆帝查抄和伸家产的时候，查出的有许多竟然比皇宫所藏还要罕见，即使是这要，还是有人没有机会向和伸大献殷勤，所以当和伸的夫人冯氏，为他又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各地官中闻风而动，送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涌向京城。

果然，和伸的小儿子百日之后，朝廷上下，从中内到地方就来了一次大调动。

紧睁肯 慢说话 总会有办法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困境，尤其是身处瞬息万变翻云覆雨的场，重要的是能够，临危有乱，沉着应对，才有可能扭转不利的局面，渡过险境，多年的宦海生涯，让和伸练就了一身紧睁眼，慢说话的功夫，多次化险为夷，安然无恙，其中最凶险的一次，大概是钱沣查国泰一案。

钱沣，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

明人，生于乾隆五年（公元 1740 年），毕于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年）的世士，改庶吉士曾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李少卿，通政司制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一生以教书法闻名于世，出生于平民寒素之家，从小养成不媚时俗，不畏权贵的品格，为官清廉，刚直不阿，身为御史，一心效忠朝廷，勇于弹劾，不情官员，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言他人所敢言，乾隆四十七年（公元 1782 年）钱沅上书弹劾，正在山东做巡抚的国泰，贪纵营私，索贿舞弊，使举朝上下为之震惊，本来，御史的职责就是监察官员，上书言事。可是，自从乾隆御史，王盖，逯遯春先后因为弹劾大臣被皇帝治罪以来，御史们已经不怎么敢弹劾大臣了，何况，他弹劾的乃是和珅的亲信呢，钱沅对大臣们为了苟全性命，三箴其口深为反

感，他曾说：“国家设立谏官，原欲拾遗补阙，令诸臣皆素餐尹位，致使豺狼遍野而上下不知，安用谏官为哉？”说国家之所以要设立谏官这一职位，就是为了能够弥补吏治中的缺陷，可是现在的各位大臣全部尹位素餐，不能履行职责，使得豺狼遍野，朝廷设立谏官还有什么用呢，正因为如此，他才甘冒危险，毅然上收弹劾国泰。

乾隆看罢钱沺的奏折，命和伸和刘墉与钱沺一起前往山东调查此案钱沺怕和伸又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伸。和伸岂能不明白，他立刻命人飞马先知了国泰命他小心谨慎，安排好府库。和伸在府中等着国泰的复信，才好与刘墉动身，谁料国泰的复信被微服私访的钱沺查获，和伸自然是等不到了。刘墉不住的在乾隆面前催促他出发，说他拖延不行一定有什么隐情。

和伸向乾隆托辞说：“他之所以屡屡借口不行，是为了现在甘肃各级官府重建。官吏考选，正是紧要关头，他身为吏部尚书，这个时候正是劳累的时候，即使拖延几天再去山东，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因此就说他存有私心呢？这番话说的胡理有据，乾隆听了也觉有理，就命他二人不要再争执，和伸也是为了国家，忠收一片，他二人立即出发也就是了。

等到刘墉，和伸赶到山东，钱沅已经把国泰挪用库银，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劣迹查得清清楚楚，和伸眼前无法摆脱，无可奈何，只好舍弃国泰了，当下不等刘墉立刻命人逮捕了国泰和市政使于行简。然后抢在刘墉之前，急奏乾隆他已查明历城县亏空库两数万两，山东巡抚国泰与他的关系推的一干二净，向乾隆表明自己与国泰之间绝没有什么私情。

经查、国泰刚到任，济南知府冯挺就向下属勒索八万两白银借他挥霍，知行史，吕尔冒则挪用了十万两库银为他购置府第，此后，动用库银的事层出不穷，致使山东各为县的仓库，共亏空 200 多万两白银，乾隆立即下诏，处国泰死刑。

刘墉，钱沅为了能够趁此时机扳倒和伸，为国除害，就把激获的国泰写给和伸的密信交于乾隆，等到他们三人回京复命，面见皇上的时候，乾隆突然断喝一声：“和伸，你可知罪吗？”和伸从未见过皇上对自己如此严厉慌了手脚，扑通跑倒在地说：“皇上明察，臣此去山东，小心谨慎，秉公办案，深恐有负皇恩，就皇上明鉴。”一面说，一面在袖里思量着究竟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乾隆手中究竟掌握了什么证据，自己万不能慌了阵脚冒然认罪，且等一等，了解清楚再说。

乾隆将钱沅承认的密信交与和伸，看他如何

反应，和伸一见密信，心中猛的一惊，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装作不知就里，缓缓的打开信，一字一句细细读着，尽量的争取时间，好想出应对的言辞，他确是机智过人，心思一转就镇定下来，装出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对乾隆说：“臣没有接到这封密信，倘若接到，臣一定会更加严惩国泰。

“话一出口，不利于和伸的局面马上有所好转，乾隆的语气也和缓下来，转而问刘墉和钱沅，办理国泰一案时，和伸是否曾经从中作梗，阻挠办案，由于和伸为了以防万一，早就留好了退路办案过程中，很少插手，刘墉只得据实禀报，说和大人严词拘讯，并没有私情，乾隆顿时高兴时高兴起来，说国泰蛤是一厢情愿，和伸国之大臣，料也不会作出这种，不轨之不来，一场风波，就因为和伸的沉着机智转危为安，倘若和伸被乾隆一问就乱了阵脚，无言以对，料想一定不会逃脱

严惩了。

和伸回到京城，面见乾隆，未等乾隆开口，即跪倒清罪说到：“奴才有辱圣命，奴才该死。

“乾隆心平气和讯问和伸，阿桂奏报甘肃经日大雨，大军停滞不前，皆像此，可是实情，和伸此刻再不敢说谎，一一承认，乾隆勃然大怒，断喝道：“和伸罪不容赦“和伸心中一惊。浑身战栗起来，只听乾隆说：“朕前次接到奏报，说甘肃旱灾，急需捐粮之事，定是虚妄，你岂不是有欺君之罪。”

和伸一颗仿佛落入冰窟，一边叩头，一边说到，“奴才到甘肃之后，确定仔细查看他库，核对帐目，未见到虚假不实之处，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此时想来，奴才心是受了贪官蒙蔽。“只此一句话，和伸已将自己开脱出来，欺君之罪自然谈不上了，至多是办事不利，受一番训斥罢了，

谁知，乾隆竟接着问到：“你难道没有敢受贿赂吗？”和伸更是紧张，他究竟在甘肃一事上收取了多少财富，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下来，否则，和伸性命难保，和伸又想到了推脱手段，于是说：“奴才确实是收了甘肃巡抚送来的四颗西域宝石，只困奴才想起公主，那宝石戴在公主身上定会相应生辉，奴才才收下，现正在公主处，皇上可明察，”和伸既然把公主拉进了这件事乾隆也就只好再细细追究，而且，乾隆也确从公主那里知道和伸送来西域宝石四颗，公主喜爱非常乾隆竟心有不妨起来，已经认定和伸所言都是实情了，想必地方官吏狡猾多作，捉并瞒骗了他，是可能，当下转用好言相劝，这件事不管实情如何，你要补以为我日后不再犯，也就是了，朕会命阿桂继续查办此事，你就不用管了，和伸听完乾隆这番话，才

敢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甘肃官吏送来的大量珠宝，现在正在他的府中，乾隆稍加盘查，就能水落石出，实在是危险之极。

话有千万种 委婉最动听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多少人乐意听到逆耳的话语，尤其是像乾隆这样的一国之君，心高气傲，整日围在身边的都是歌功颂德，的句子，思量再三，总是能将话说的委婉动听，一句违逆圣意的话，听起来会显得愈发刺耳。和珅于此更是一格外小心，出言谨慎林爽文在台湾兴兵起义之事，朝廷中的大小决策，很多就是在和珅的委婉语句中决定的，台湾起义之后，和珅举荐前去镇压的常青部队，屡屡受挫，常青无奈，只得向朝廷如实汇报，乾隆读罢公文，心中有禁有些担忧起来，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平镇起义，让天下

复归太平。和珅静静的站在一旁，看出乾隆忧心重重的表情，就不等乾隆问话，走上前说：“皇止，奴才之见，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一个寻常的贩吏走率，能有多大的本领，一定是孤注一掷，想拼几个人与他陪葬，朝廷大兵一到，他正与有不败之理，皇上必过于忧虑了。”乾隆虽然明白和珅所言只不过是宽慰自己的话，可听起来还是感觉舒畅了很多，和珅继续说道：“常青所为也有失体统，林爽文小小的叛匪，不值一提，他怎么能闹的邻近诸省都人心惶惶呢，怎么能派两路提督去惩治这伙小小的匪贼，都是奴才平日教导不够，他和如此捕风捉影，尊木皆兵哪还有一点总督的气度？”官兵“剿匪”屡战屡败，常青即使派去了两路提督，仍然是毫无战果，这才闹得邻近诸省人心思动，惶惶不安，可这样的事实到了和珅口中，竟全都是因为常青个人气度不够，小

提大作了，一句话就把前方的困境化于无形之中，乾隆听了，心也稍稍放松了一些，打消了要继续派兵增援的念头，命常青率现有军队，奋力杀敌。

不久以后，前方的战报依然，不容乐观，乾隆在早朝之上，向群臣询问良策，表示要御驾亲征。和珅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何尝不知台湾战局的实情，林爽文之徒虽然人数不众，但多骁勇善战，拼死一搏，再加上占有地利的优势与大陆渡海参前往的官兵巧妙周旋几致于不几致于不败之地，乾隆亲征无异于表明朝廷竟奈何他们不得全国人心必然更加不安，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劝阻乾隆却不能把实情直说的确不些为难，和珅要找出一堂而皇之的理由，阻止乾隆亲征，他起出朝臣的队列，上前上步说：“万岁爷，此事万不可出此下策，依奴才愚见，台湾战事不佳处

有其深刻的原因，皇上治国，中正仁和，轻徭薄赋，爱民如子，料想台湾的百姓未曾被及圣恩，这才心思造反，责任在于地方官员没能将万岁爷的仁爱之心示之于民，一旦官员警醒，施以仁政，百姓必会人心思归，前方战事，除继续用兵外，奴才以为，还可颁布告示，攻心为上，分割贼匪与普通百姓，从内部攻破，这样一来，外有大兵压境，内有人心背离，贼匪不日可破。” 和珅在朝廷上侃侃而谈，一番话，既称颂了乾隆的仁政，又指出了破敌的方略，言明破敌的容易，杀鸡焉用御刀，御驾亲征，自是不需要的了，乾隆被和珅说的飘飘然的，也觉得自己有些过虑，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委婉的言辞可以令人惩一时之快，对于战事却没有多少增益，台湾的起义军依然声势不减，最后还是身经百战的福康安率军渡海，艰苦作战一年有余才平定下来。

和珅的巧言善辩，在乾隆退位之时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八十五岁的乾隆御宇六十年整，准备让出皇位，归政太子，先把消息告知了和珅，和珅本意极不愿乾隆退位。因为新帝即位，他的前途就不可预料了。万一新帝不信自己，自己的万贯家资，权倾朝野岂不要会诸东流，可是这样的话如何说得出口，和珅忙修书一本，奏道：“吾皇万岁，内禅大礼，合乎仁义，昭乎日月，前史之中虽有多所闻，然未见有多少荣誉，惟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方算日千古盛典，但考究尧传舜之时，几在位七十三载，帝舜三十征庸，三十在位，又三十余载方行禅位之儿，当令我主，精神矍铄，威风不减，定寿比尧舜，如此一、二十载之后，再传位太子，也不为迟，况且四海之内，视万岁如父母，人心齐仰，如日昭昭，皇上御宇一日，四海即一仁被一日，百性感恩一日，

奴才等近沐恩慈，尤愿皇上永护。”

这一番说得甚是圆满，他先说做太上皇也并无多少荣耀，这部分程度上击中了乾隆的弱点，乾隆准备禅位，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自己的一生功德圆满，以禅让结束统治完成仁君的形象。然而，和珅此话不能不让乾隆想起历史上的几位太上皇的经历唐“玄武门”之变，唐太祖李渊不得不传位李世民，诛杀韦后之后，唐睿宗不得不传位治唐玄宗，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远在蜀地的玄宗又不得不做太上皇，被剥夺了实权，到了宋朝，金兵南下，宋徽宗不得已才传位于太子。诸如此类，没有一个的禅位能够名扬青史，光被后世，和珅说这些，是希望乾隆以此为鉴，知难而退，但说得又毫不刺身，让人听来，还觉得为自己想的周到，其次，和珅以尧舜为例，力劝乾隆，乾隆回来以仁君自居，最喜欢别人把他比做尧

舜，和珅说尧舜在位的时间都远在超过了六十年，乾隆又何必拘据于六十年之限呢！最后，又重重的拍了一下马屁说不仅是自己不希望皇上不要退位，继续执政，天下的百姓也都深感圣恩，拥戴皇上，乾隆继续在位是顺乎天意，合乎民心之举，定会四海升平，寰宇安定。

和珅的话满足了乾隆的虚荣，委婉的道出了自己的目的，可谓是一篇滴水不漏的好文章。

千里为官只为财

和珅最初为官之初也很清廉，以清官自居，任外地处理案子的时候，百姓还曾跪送，久居官场则变得贪得无厌，他不仅爱财，更善于敛财，他能在 20 多年里积累起那样巨额的财富，同地善于理财和敛财分不开的，可谓”和珅爱财，取之有道“，本章揭示了和珅敛财的十二条行之有效的方法。

1、做官情，不得升——竹杠敲得梆梆响

行贿受贿历来是官场中的通例，无阻的通行证，像和伸这样的宠臣手眼通天，向他行贿有人多得不可胜数，而和伸也毫不手软，经常直接向大大小小的官员索要贿赂。

和伸总是陪伴在乾隆身旁，御驾所经之处，即是他向各地官员勒索钱财的大好时机，乾隆四十五年，皇上第五次南巡，沿途经过直隶、山东、浙江等省，一路上，和伸横加勒索，把竹杠敲得梆梆响。御驾行经扬州，乾隆见扬州街景繁华，民生富足，心中大喜，重生赏赐了扬州当地的官员，并赐宴众盐商，因为，扬州行宫是盐商们捐银建造的。宴罢和伸将两淮盐政征瑞叫到面前，向他提起了一桩旧案，是乾隆三十三年时的事情。后来自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两淮只能预先提取盐行四百九十余万两，共得合银一千余万

两，然而，历界的盐政将这笔资财均未奏请充公。后来，于乾隆三十三年案发，两淮盐政及各地与此牵连的官吏都遭到了严惩，可是接任的盐政，仍然寻找种种借口上缴极少，直到乾隆四十四年的十几年间，总共偿还国库只有六百余万两，仍欠内务府五百多万两，当年和伸就是见两淮盐政是个获利颇丰的职位，才以上述的理由，将前任两淮盐政弹劾丢官，安排上了向他行贿的征瑞，此次，和伸陪同乾隆南巡，亲临扬州，见此他如此繁华，盐商众多，生活奢靡，不禁开始觉得平日征瑞给自己的进献有些寒酸了，心中颇为不满，于是便借机向他提起旧事，再敲他一笔竹杠，和伸说完旧事，不阴不阳的数他道：“你也应该想之清楚，你所欠的一千多万两银子，还了多少？是难帮你减免的，你心里清楚，你到底从中收了多少银子，你清楚我也清楚，皇上若问起这

件事来，定会勃然大怒我可不一定能保你了“征瑞如何不懂，他的两淮盐政本来就是靠着和伸才得来，倘若和伸变脸，自己的发财梦也就破灭了，那源源不断的银两只能眼睁睁看着流入别人的腰包。

征瑞只有唯唯诺诺的不住低头你是说道：“小的每年向上交纳十万两，其他的节日也断断不曾少过，希望大从能体谅下官的难处，小人这就回去筹复银两，请大从尽管放心。”

和伸见征瑞明白了自己的用意，而且表现的如此真实，就放缓了口气说道，其实，你也不必过于紧张了，你若实在还不上内务府的银两，皇上还能逼你跳江不成，皇上此南巡，你接应周全，使得龙颜大悦，比前几次都要高兴，对你不也是大加赞赏吗？这不是，不赏赐你顶戴花翎。征瑞这才稍稍平静下来，叫来了和伸下心腹的盐商，

筹措银两，又给和伸送去了十万零花银，然而即便如此，征瑞的两淮盐政的肥缺不久还是被和伸”赐“给了扬州盐商汪如龙，原因是汪如龙给他送去的是白银二十万两，征瑞被无端免官，心中不平，等到他得知内情之后，却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悻悻的离去，后悔不迭了。

朝廷中每隔几年，就会命各地的大臣回京述职，以检查全国各地的治理情况，地方上的大臣进京都会携带一些珍惜之物，作为贡品进献皇上。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两个总督降士毅从安南前线回京述职，总督被称做”封疆大吏“掌管一省或几省的行政，是朝廷中的大官，一般都是皇帝极其信任之人。在朝中的地位颇为尊崇，一般的官员对他们都敬畏非常，唯独和伸恃宠放纵，连孙士毅的东西也不放过，孙士毅前往金銮殿面君在宫门之外偶遇和伸，和伸一眼就看到他手中

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就向他要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用的珠做成的鼻烟壶，大如雀卵，雕刻精巧。鼎莹剔透和伸一见，便爱不释手，口中连连称赞，把玩了一会，就对孙士毅说：“孙大人不弃，这件玩物肯赠与下官否？”孙士毅见和伸竟然当面索要，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如实说道：“此物原为进献皇上，而且下官下已经向皇上奏明了，和大人喜爱，本当赠给和大人，不过下官不好向上皇上交化了，望和大人见谅。”和伸没想到孙士毅没想到孙士毅竟然拒绝，觉得很没面子，只好掩饰说：“我只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孙士毅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被塞过去了，谁料几天之后，孙士毅又军机处见到和伸，和伸手拿一个鼻烟壶对他说：“孙大人，我也请你看一个鼻烟壶，比你那个如何”孙士毅一见大惊，和伸手中所拿的鼻烟壶正是他进献给皇上的那个，和伸得意的笑

道：”孙大人不必惊呀，此物乃是皇上所赐的。

“孙士毅经由此事明白了和伸在朝中的地位与权势，从此以后，对和伸再不敢有半点不敬。

和伸贪得无厌在朝中飞扬跋扈，四处勒索，成为他万贯家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朝中“人情”卖不完

在朝为官，重要是能消息灵通，尤其是职位较低不能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能否从大官口中得到瞬息万变的内部信息，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为了这些信息，总有人不惜花费巨额财富打通关节，所以历史上才多见官员巴结、勾结太临之类的人物，为人就是能从皇帝身边的人口中得到朝廷上一点一滴的风吹草动，好见机行事，和珅的地位无疑也是追逐者的首先目标，和珅任凭朝廷的“内部消息”就可以大发其财，每次“人情”的代价，积累起来就可使他为“百万富翁”。

乾隆在五次南巡之后，另经众大臣以皇上南巡，劳民伤财，各省督抚趁随皇上出巡，勒索属员，百姓疲弊不堪等理由劝阻，他还是一意孤行的开始了第六次南巡的准备，就在这时，远在扬州的两淮盐政汪如龙收到了和珅的快马秘信，和珅随信寄去了“香妃”的图形，告诉汪如龙可以按图形中的样子为皇上找寻美女，如若办成这件事，定会有好处。原来，乾隆后宫中原有一名贵妃，深得乾隆喜爱，被封为容妃，因她不仅天生丽质，美貌绝伦，而且天生体内有异香，所以人称“香妃”。容妃原是穆罕默德后裔，当年回疆的和卓一部向清廷称臣纳贡，向乾隆进献美女，容妃就是回疆进献来的美女。后来回疆突变，大小和卓部起兵叛乱，乾隆派出大军镇压，虽然这些事情起初都瞒着容妃，后来还是被她知道了，当下牵怒乾隆，怪罪起皇上来，乾隆对因她是叛

邦之女，不好厚施恩宠，心中尽管不舍，可还是不得不日渐疏远，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南，建造了一座楼，名为宝月楼，并亲笔撰写了《宝月楼记》记中写道：“楼之义无穷，独名之曰宝月者，池与月适当其前，抑有肖乎广寒之庭也。”将宝月楼比做月宫，那楼中的容妃，岂不就是幽居广寒宫的嫦娥了吗，不舍之情，人人可见，和珅正是感觉到了这一点，才命汪如龙寻遍江南，一定要找出一个形容酷似容妃的女子，以解皇上的忧烦。

这条消息对汪如龙来说，不啻天降福星，他一直欲寻找点什么来博取皇上欢心，却一直有得其门而入，正苦于无计可施，和珅秘信的到来，无异于给他打开了通往财富和权力之路的大门，乾隆南巡驾临扬州，果然对汪如龙找到的这个女子非常珍爱，从她那里，年迈的乾隆回想起已飘

零远逝的青春，感到很久未有的温暖和幸福，汪如龙因进献有功被乾隆大加我赞赏，官职立刻提升，而和珅自己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汪如龙因这条消息深特地送来了二十万两白银，乾隆对他也陡然凭添了知己之感，更加信任和珅了。

第二章 如何作官妙法—和珅的为官之道

近水楼台先得月

和珅为军机大臣，又身兼京城崇文门税务临督，担任兵部尚书。外加管理户部三库的肥缺，他谋得户部管理大臣（位在尚书之上）的职位，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直接包办科举考试，这些职位给他开通了滚滚财源。

税务官员历来是最易于招财进宝的肥缺，和珅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十分严格。崇文门税关衙门设在今崇文门到上三条至四条胡同之间，早在明朝时，北京城内的内城九道城门都设有关卡向

来往进出的百姓，官员收取苛税。至清朝，才去掉了其他各门的收税关卡，统一在崇文门征税，税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一般应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官员担任，因为乾隆也深知这一职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缺，就把它赐给了和珅，在清人陈康淇的笔纪《郎潜纪闻》中，这样说崇文门税关“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城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虽言官属劾 偷旨屡戒而积于如故也”所有往来的商族，官员，甚至连进京应试的士子一律都要收税。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殿观，亦从无以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陞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衣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后还之而去。可见了崇文门税关取索之严，外地进京的官员，职位越高收取的税金也越高，出身吴江的山东布政使陆中

丞由山东任上进京朝见皇帝，到崇文门税关时却拿不出关吏索取的高额的税金，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的衣服被褥都放在城外，只带一名侍从，两手空空的进城，对守门的吏卒说：“我只是孤身一人，并没有什么东西，凭什么要收我的税。”这样才得以进城面君，进城之后，不得不向别人借了被褥一用，连布政使这样的官员都被关吏弄的如此窘迫，一般的百姓商人的境域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税务规定，凡小商贩携带的箕筐、苕帚、鞋袜、米面、布匹、菜蔬、瓜果、食物等物可以免税进城，可是实际上，一样还是难以逃脱。另外，崇文门税关除了有每年高达 17.32 万两的税务收入以外，还承担着其他一些任务，如代替宫廷变卖被抄没的王公大臣等人的家奴和财产，仅就这一项事务中的得益，就远远超过了每年的税务定额。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缺，和珅讨了来，

亲自把持多年，他的获利可想而知，就连他的管家刘全，因为代替和珅实际掌握崇文门的税取，等实际事物，也得益非浅，几年下来，刘全家中盖起了远远超出管家身份的豪宅，出入的车马、以及吃拿用度也变的豪奢无度，御史曹锡宝看在眼里，向乾隆弹劾于他，乾隆竟说刘全掌握税务，有点积蓄也是人之常情，后来，和珅因受人参奏被夺去了税务总监一职，乾隆立即又把这一职位赏赐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可见乾隆也十分看重这一职位，不愿从和珅手中把这一财路断掉。

除了崇文门之外，和珅还掌管着内务府的粮库，绸缎库和颜料库，以及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选办处，上马四院、太医院、御药房，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他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他还负责各种内宫所用物品的制造，宫殿园林的建造和维修，实际上，和珅虽然

不曾担任工部的职务，却把工部的职权也收到自己手中，这样一来，他就把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由自己控制掌握。

在文化事业上，和珅出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又严密的控制了科举考试，即使他本人不做考官，他的学生亲信也必会把持这一重要的职位。所以，考试舞弊的现象，天下共知。封建时代，科举被视为所有读书人的最终目标，读书人一生的价值全都系在“金榜题名”之上，正所为“受得十年寒窗苦，一举扬名天下知”，于是，科场舞弊层出不穷，考生舞弊有很多种方式，挟带小条、雇佣枪手捉刀代笔，泄漏考题等等，这些只与考生本人有关，如果被发现，就会当即取消考试资格，赶出考场，严加治罪，另外，如果考官明知考生作弊却密而不报，则考官也逃脱不了干系了。因为科举考试至宋朝以来就实行了誉录，

糊名等手段来防止作弊，考官看到的只是由下人誊录后的副本，既看不到考生的名字也看不出笔迹，所以，一般的办法是考生贿赂好考官，双方约定在考卷的第几段第几行第几个字用某一个固定的字，这被称为“关节”。

假借皇帝敛巨财

大凡贪官，最喜欢承揽工程的建设，一是因为承包工程名正言顺，是为了国家和皇上办事，办的好了，颜面上也有光彩，最重要的则是，承包工程获利最多。有时一个工程可以得到的利益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揽到工程，只有那些有权势有地位的人才能办到。所以，能否承办朝廷的工程，也成为官员在朝中地位，实力的标志。和伸自然也不例外，他从皇帝南巡，扩建避暑山庄和扩建圆明园等一系列工程中获取了大量的钱财，其中最为风光的当

属由和伸总负责的乾隆八十年的万寿庆典工程。

乾隆五十五年，年迈的乾隆皇帝已经八十岁了。自古以来，数不清的帝王之中，活到八十岁的只有梁武帝、宋高宗和元世祖三位，所以，八月十三日乾隆生日那天，他决定举隆重的庆典，庆典工程由和伸和工部尚书金简总负责，和伸又施展了出他理财的本领，向乾隆奏到，因皇上圣明，八十万寿节庆典所需银两、大喜，就全部交给和伸去操作了，至于和伸从中获利多少，乾隆不管不顾，他任由他去了，除了商人们捐献银两以外，王公大臣、八旗以及各部的官员均按俸银的多少扣除一定的比例，外省的官员则在各省的养廉银里扣除十分之二五，这样算下来，和伸聚敛到手中的银两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举办庆典有余，所有进献的银两，经过和伸这一通关口，就收致病了大半，用在庆典工程上的大约只有二

分之一强。

乾隆的八旬庆典分在三处进行，七月初七至七月二十三有承德避暑山庄，七月二十四启銮回京，七月三十日抵达圆明园，八月十三日自圆明园还宫，八月十三日在太和殿举行庆典大礼，八月二十一日结束，总计一月有余，足以看庆典的声势浩大了。

乾隆七月初七抵达避暑山庄，并未就此安闲祝寿，每日批阅公文，处理国事，另外，接见安南、蒙古、回部、朝鲜、南掌、缅甸等各国派来为乾隆祝寿的使节，避暑山庄的一应建筑全都修葺一新，尤其是山庄的正殿、澹伯敬诚殿，乾隆在这里设筵款待各国使节，因为澹伯敬诚殿全由楠木建成，因此也称“楠木殿”，设施陈列，一如皇宫，极尽精雕细琢之能事。乾隆于七月十三日结束了避暑山庄的祝寿活动，启驾回京，乘

坐的是皇帝所乘一肩舆中规格最高的礼舆，充分显示出庆典的重大，舆高六尺三十，纵深三尺九寸，面宽三尺，左右的直辕各有一丈七尺长，由十六人共抬，社舆的上部为八角的两层穹盖，各角都已命人建起了各工各样的景点，绵延不断，既有人工搭起的亭台楼阁，也有仿照西洋建造的园林建筑、遇水则设龙舟，逢山必置宝塔，有的特意建造的野味横生、小桥流水，有的则极尽繁华，精雕细琢，金璧辉煌，一处处的景观之间，错落点缀着大大小小的戏台，上面经日不断的搬演各种喜庆剧目，各地主剧种齐集京城，西四牌楼前，建起了一座人工制成的罗厚峰，一百名须发皆白的老人伫立下面，一派福寿景象。

八月十三日，乾隆寿诞这天，皇上要在太和殿接受百官和外国使臣的朝贺，文武面官全都换上节庆的衣服，静静聚集在太和殿外，等着皇帝

的到来，官员所着的衣服是万寿节特有的，按照清朝的制度，如果遇到皇上或皇后的万寿庆典，文武百官都要在寿辰的前三天，和后四天身着上面绣有团龙纹样的花衣，各国使节则被安排在太和殿以外的西檐之下，乾隆皇帝身着龙袍袞服，头戴珠冠，在前引后扈之下，升座太和殿，接下来，就是繁琐而隆重的礼仪、宴会，各国的使节都带来了本国的喜庆表演本国的歌舞，宴会宣告结束后，文武百官再次跪拜谢恩一跪三叩之礼，皇帝在中和韶乐的奏鸣中起驾回宫。

生财有道，巧立名目做文章

贪污受贿都是没有保障的财富来源，招揽工程虽然基本上万无一失，却又是不一定什么时候进行才会大兴土木一次，唯有从根本上改革制度的层面上建立一种可以保证稳定的聚敛财富的政策，才是万全之计，和珅就在军机处内设立了

密纪处，实行议罪银制度。

议罪银制度大约开始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左右，此时把持朝政的正是和珅，议罪银制度就是由他首倡并推行的，设立议罪银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皇帝个人的收入，它不同于清朝自入关以后就对官员施行罚俸制，罚俸制是对有过失的官员的一种行政处罚，分别有罚俸一月、两月、六月、九月等不同的数额，最多的可达四年，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罚得的银两也交给户部，而议罪银是非公开秘密进行的，它主要是皇上寻找机会让大臣们自行认罪交纳银两的制度，由特设在军机处内的密纪处来负责，所得的银两交由皇帝一个人支配，这项收入一直是由和珅掌握，据和珅在一份奏折中说：“臣和珅，臣福长安遵旨查办各处机关应交银两，并自行议罪银各两折自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

二日查明奏后，陆续存记之案，统计二十七件，现已解到二年，已交尚未完全者有十三件，未解到者有七件，交往浙江海塘工程备用者五件，分晰澹写清单恭请御览。所有稽久未经交纳者，除臣等别行查催外，为此谨奏。”由此可见，议罪银一直是由和珅代为催交，直接向皇帝负责，而和珅在其中私自留存了多少以为己用，就无人可知了。

到了乾隆朝的后期，因为乾隆性喜大场面，花费颇多，又不能全部动用国库，议罪银就成了他依赖的资金来源，为官员罚银代罪的事情层出不穷，后来，以致于有很多官员即使没有犯什么过失，也先行自愿交纳一定的银两，以等日后犯了过失之时，两相抵消，据《史书》记载在乾隆朝后期 13 年的时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有 68 件，一年有就有 5 件，其中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

认罪纳银的共有 37 件，也就是说，整个清王朝的地方大员中，平均不到三个人就有一个自行交纳议罪银，而交纳议罪银的关键人物即是和珅，他的好恶和决定，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纳银抵罪，以及罚银的多少，的以几乎朝中的所有官员都向和珅献媚示好，谁能保证自己为官生涯中不犯点过失，如果与和珅交恶，那后果自是不堪设想，有的人在交纳议罪银的同时，会向和珅个人送去一定的银两，希望他能欣然收下自己交纳的议罪银，还有一些人即使被罚银罚的倾家荡产，还是对和珅充满感激，例如，两务府总管西宁，在管理内务府财产时，因一时疏忽大意，出现了漏洞，按律当斩，多亏和珅向他示意，可以交纳议罪银抵罪，西宁为了筹备银两，变卖了所有家产，弄的家道零落，但事后，他还是写信给和珅，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信中说：“天高地厚，深

恩于生生世世矣，优充中堂，代奏。宁不胜感激切之至，谨呈。”这样的感谢很有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和珅也一定从这样的感谢之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虽然，议罪银的明义上是官员自知自己犯有过失，自行纳银抵罪，按《清高宗实录》上说，议罪银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然而，事实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乾隆和珅一边，只要他们想让你交纳银两，随便安插一个什么罪名，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是如上所说：“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相互抵消。各地官员往往按官职、薪俸的一次交的银子竟然达到了 38.4 万两，而其他的则多为几万两，经如前面提及的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交自行议罪银 8 万两，

伊龄阿因为写奏折弹劾窦光鼐，后经查所奏不实，交纳自行议罪银 3 万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统计一下，每年议罪银大约共得银 30 万两，这笔收入中的绝大部分都由乾隆一人挥霍，而和珅从中所得，应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目。

议罪银制度的设立，更加剧了乾隆朝后期，官员的腐化，使得朝堂之上，乌烟瘴气、人人自危，而那些行为不轨的官员则因为可以纳银抵罪，更加肆无忌惮，律法视为无物，所以，尹壮图才会写本议罪银章参奏议罪银制度的种种弊端，请求皇上停止实行，对尹壮图陈列出的各种现象，乾隆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上谕中写到：“尹壮图虑的此等情弊，奏请将罚银之例，永远停止，因属不为可见。”督抚中或有昧良负恩之人，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倾助，而属员亦借以敛派，以为逢迎之地。此等情弊，不能保其

必无。然而，因为这一制度保证了乾隆的芒淫无度，尹壮图的建议终于还是没有被采纳，制度一直延续到嘉庆朝。

外出巡视

和伸因深得乾隆信任，每次地方上出现什么问题，乾隆总会派和伸和伸前往加以调查处罚，和伸也乐得做这类事，他一到地方，就是钦差大臣的身份，当地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要巴结讨好于他，他可以趾高气扬，从从容容的捞钱。

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勤尔谨向乾隆奏报：“陕甘两省，年年不寸，大旱异于地方，又加上土地瘠薄，百姓贫困窘迫，若年年依靠国家，累及国库，臣等内疚，不如在甘陕实施捐监，全民交纳米麦，以此换得国子监生，得利应试之官。“也就是说，为了当地百姓能够活命，又不需从国库中调拨银两，只好命那些想取得监生资格的

读书人交纳粮食，以此来换取监生身份，实际上就是把监生的身份明码标价向外拍卖了，乾隆明知这一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可是情形紧急，也就只好如此了，遂命浙江布政使王为望远处陕甘主持此事，并下了一道诏书说：“谁令本色报捐，该管上司，核实稽察，勿使滋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他储及监索，科派等弊，一经发觉，惟勤尔谨是问。”此后，连续三年，陕甘奏报，连年旱灾，共有十五万人因损粮监生，从帐面上看，所捐的粮食已经超过了六百多万石，实际上旱灾是假，各级官员全都以旱灾的名义将捐粮侵吞，中饱私囊，就连乾隆特派去主持此事的御史王为望也贪污巨大，他在给乾隆的奏报中还遮掩事实，虚假汇报：“连年监粮太多，致使仓库充盈，装纳不下，拟另建新库二十座，特奏请皇上拨银。

“乾隆拨给他十六万两银子，用于建造新库，没

有粮食，建什么新库，这十六万两银子当即被各个贪官污吏瓜分干净了。

来到陕甘，下车伊始，勤尔谨率几百名官吏豪绅迎接，场面隆重，气氛热烈，给足了和伸面子，和伸当时是得宠以来第一次出巡地方，迎来送往中感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威风，可是这些只能满足和伸的一时虚荣，他最想要的还是银子，和伸一见当地官员的表情，就对陕甘捐监的事猜到了十之八九，决心要狠敲他们一笔，在为他接风洗尘的宴席上，和伸看似无心的随口说：“依下官看来，陕甘两省很是富足吗，为何勤尔谨大人会连年上报，说民不聊生呢？勤尔谨立刻明白了和伸不是那种刚正的钦差，心中暗喜，当下就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行事，他先为和伸送去了一名千挑万选出来的西域美女，和伸初尝西域女子滋味，惬意非常，一连几天都缠绵大卧房之中，

哪里还顾得上盘查粮库，等到几日之后，他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只随后翻了翻几本帐本，到一个仓库中，抓了一把小米，就作罢了。说甘肃已经查明，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一知下面州县如何。勤尔谨劝他不妨在甘肃多休息几日，再下地方不尺，和伸当然慨然应允，当天晚上，在一顿令和伸大开眼界，豪奢无度的酒宴之后，勤尔谨命人给和伸送去了两只硕大的木箱，和伸打开一看，不禁目瞪口呆，里面堆满了西域生产的奇珍异宝，很多是他平生第一次得见，和伸已经有些乐不思蜀了，第二天见到勤尔谨等人的时候，不禁笑逐颜开，决口不提下各州县检查之事，随之便写了好了奏折，向乾隆保证，陕甘官员忠心为国，勤政廉洁，捐监之事，造福百姓，各地粮仓俱是充盈满溢，皇上尽可放心，然后，就带着勤尔谨送与的两箱珠宝，和美丽绝伦的西域女子回京复

命去了，回到京城，上殿面君之后，乾隆嘉奖他不辞辛劳，直赴陕甘为国家操功，忠心可鉴，自然又是官职高升，和伸此行，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了。

这一次出巡让和伸尝尽了甜头，以后，每当各地出了重大纰漏，不待乾隆指派和伸也会主动请缨，他远赴云南，调查李侍尧的案件，出巡西部为乾隆建选行宫，每一次都让他志得意满，决不会空手而归，多次的出巡，也让各地方官都亲自领教了他的权倾朝野，贪婪无度，更多的人开始倚附于他，成为他的忠实爪牙。

该捞则捞，该缴则缴

有清一朝，同周边各国的联系颇紧密，互相之间，使节往来频繁，各国送给乾隆皇帝的贡品也不可胜数，所有这一切，都是先经过和伸之手，才能送到乾隆面前，和伸对这些外国送来进贡朝

廷的珍宝总是留一手，这样一来，许多藩属上贡皇帝的奇珍异宝，都成了和伸的镇宅之宝。

乾隆七十大寿之际，西藏六世班禅飞骑呈来书信一封，信中提到：“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拳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之人，无以相称，虽每日祝寿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命众喇嘛捧酒祈祷，乃时时企望观见大皇帝，恰值庚子年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大皇帝膝前，以达敝意。”六世班禅要趁乾隆七十寿诞之际为他祝寿，乾隆非常高兴，连忙命和伸修书回复，并让他监督在热河建造须弥福寿之庙，预备接待班禅，班禅到达热河之后，向乾隆进献了丰厚的寿礼，计有：南佐哈达、罗扎、鎏金、带宝床、宗喀珊瑚串珠、藏香、藏呢、普鲁、水晶、甘果等物，和伸经手之后，这些礼物几乎逐项减半，

乾隆被蒙在鼓里无从知晓，还赞赏和伸接待有方，张弛有度。

和伸对待商人的进贡也是分门别类，各有安排，那些无关紧要的珍宝、古玩，不妨进献皇上，让皇上觉的自己忠心一片，不顾私利，而那些真正珍奇的东西，自己则不妨留下，反正究竟如何皇上也无从知晓，结交的商人中有一个大珠宝商石远梅，他为人精明。为了能讨好皇上，讨好官府，决不吝惜钱财，经常捐银子，献珍宝，他的进献让和伸同他建立了长久的联系，从他那里为皇宫采买珠宝，石远梅等于是找到了天下最好的买主，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石远梅每次进献的财宝，都是经由和伸的手才进入大内的，和伸从他的进献中扣下了一颗稀世的大珍珠，剩下的多少都进献给皇上，乾隆见了非常高兴，既赏赐了石远梅，又夸耀和伸办事精干，可他不知道，和

伸府中的那颗珍珠，远远超过了皇宫中的任何一颗，那才是真正的珍宝。

和伸掌权二十余年，这二十多年中，经他手的进贡物品不可胜数，他究意从中扣留了多少，可以从嘉庆帝查抄和伸家产的清单中窥见一斑，在《清仁宗实录》卷 37 中记载：和伸“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和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置十六。”可见和伸家藏的珍宝竟然比皇室所藏更加丰富珍奇。

甘当后台老板

和伸为了敛财，除了经营房地产、高利贷外，还经营粮店、酒店、古玩店、瓷器店、灰瓦店、柜箱铺、工作铺、鞍毡铺、小煤窑，他购置了

80 辆大马车，搞起了长途贩运，虽身居高官，竟不顾名誉与商人为伍，这一点嘉庆帝也骂他是无耻小人。

这些经营中，为和伸带来最多财富的，这是兼并土地，收取远远高出一般地租的租金，和伸拥有大量的土地，据传说，他有八千顷，也就是八十万亩的土地，而据有实施可考的清政府的档案记载了和伸能够收取地租的土地一共有二千二百六十六顷，这个数字与传闻中的相差比较悬殊，究竟哪个更为真实，现已无据可查了，不过，无论如何，和伸个人拥有八千顷土地毫无问题的。他的土地大都分布在河北一省，在北京南部以保定为中心，包括清苑、蠡县、易县、定县、青县、雄县等，另外甚至在东北奉天的锦州地区，也有他的土地。足以见他土地之多，之广，他的土地中，一部分来自乾隆的赏赐，中国是传统的

农业国家，土地向来被看成是立国、立身之本，自古就有皇帝为大臣分封土地的传统，土地分给大臣，大臣可以收取这块土地上的地租，这被称作采邑，和伸是乾隆最宠幸的近臣，对他的赏赐不断，加官进爵的同时，也不忘给他大片大片的土地，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加富足。

另外的绝大部分，就是和伸自己出钱购得的，土地买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土地主，都不会轻易出让种的土地，但是，到了乾隆后期，社会上发明了白莲教起义，等一系列不安定的事件，众多的农民不堪地主的盘剥租税的压榨纷纷起来，反抗、抗捐抗租，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不愿再保有土地，急于出手，把它们换成更为保险、安全、便于携带的金银，地价随之大大下跌，和伸有天生的商业才华，他瞅准一时机，压低地价，用极少的钱买入了大量

的土地，安排自己的亲信管理，收取极高的地租。买地过程中，他确实是做到了只认钱财不认人，不管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的土地，他都毫不留情的把价钱压到最低，最大限度地购进，他曾从舅舅明保手中，以不足原价十分之三的价格买到了他的土地，就连他夫人冯氏的祖父英廉的土地，他也没有放过。而且，他采买土地，并不采用普通的买卖方式，而是用所谓“典买”的方式，也就是说，土地主象去典当行当东西一样，将土地典当给和伸，而不是一次性购得，典当的价格自然要远低于市价了，原业的土地主可以在筹足银两支付高额的利息之后，再将土地赎回，在这期间，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就全归和伸所有，原来的土地主，根本没有能力赎回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和伸的永久财产。

和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里购

得了清苑县王君贤，蠡县金铎、宝坻玉福、任邱玉全的土地与吉庆在北京西直门外白塔庵、耿杨在清苑县、文善在宛平县、隆善在易州，英林佐须下誉录官柏英在保定府城县的土地，另外，和伸还趁别人有求于他之机，向别人直接勒索土地，和伸被嘉庆帝治罪后内务府的档案中记录他的一件罪行，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贝子承泽的家人霍三德到永泽产在奉天的田产收取地租。霍三德仗势欺人，向田庄的庄头许五德私自索要高额的地租，并且还当面向许五德要五百两银子，作为自己的开销，这些非分的要求被许五德严辞拒绝了，两人就为此事闹到了步军统领衙门，许五德怕霍三德因为贝子永泽的关系，打赢官司，就找到了和伸的亲戚恒德，要他去请和伸照应，并且应许下来，事成之后，送给和伸一万两白银，或是六十顷土地，和伸的威势谁能

不怕，不久，霍三德就被判有罪发到黑龙江为奴了，和伸派人向许五德传话说，他不要土地，而要那一万两银子，许五德付不出银两，被逼无奈，只好将他自己承种的属于贝子永泽的三十五顷地送给和伸，和伸大概是怕日后会有麻烦，坚持要他写下文书，言明这块土地是卖给和伸的要侄子丰绅伊绵方才做罢。

和伸在他掠夺回来的土地，派出家人疯狂的收租、逼债，他的地租比普通地主要足足高出一倍有余，使得租种他土地的佃农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只好起来反抗，拒不交租。比如，和伸对顺天府通州盛家屯庄王坦的盘剥。王坦原本是当地的富裕人家，清朝入关时候，他的祖带着十四顷有余的土地加入了内务府的名下，并且担任庄头，每年上缴地租七十二两，后来在乾隆三十一年时候，王坦连同土地一起被朝廷赏赐给了

贝勒府，这时的地租是一百零九两五分，家境还算殷实，一家人过着平静安详的日子，实然，在乾隆五十四年的时候，和伸的家丁带着人来到田庄，宣布说这里的土地以及他们居住的房子全部被和伸的儿子丰绅殷德以二千八百两的价钱买下了，从此，田庄要向和伸交租，并且立刻另换了庄头，把王坦只改作了一般的佃户，分给他三顷二十余亩的土地耕种，整个田庄收取的地租，一下涨到了四百多两，比原来多了一倍还多，王坦因为家中人口众多，三顷土地实在不足以维持生计，只好一直拖延纳租，为此，还被和伸惩处，一直等到和伸倒台，按照清政府档案中的说法，他们一家人才：“喜得复无租，十年冤苦始能申述。”

虽然地租的收入比不上和伸贪污收入的银钱多，但是这不但是每年固定不变的收入，而且

庄园中的出产、诸如鸡、鸭、鱼、肉，以及各种干鲜果品，全都源源不断的送抵和府，相信，只要是读过了《红楼梦》的人都能想见其中的盛况。

放高利贷，从事典当业，也是和伸敛财的手段，和伸放债的范围很广，不论是官员、商人、普通的百姓、还是他的至亲好友，他都毫不手软，而且必须要借债人能拿出土地或是房屋做抵押，他才会同意，和伸因为他强大的权势，做起这种生意来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即使借债人还上不欠款，和伸也乐得把他们的房屋、土地收归已有，和伸觉得这种行当敛财方便快捷，不需动什么脑筋，就会大笔的钱财涌入，所以乐此不疲，就连他的家丁向他借钱，他也要追加高额的利息，决不放过，这种高额的利息常常使得家丁即使在和伸家世代为奴也偿还不起。和伸的舅舅明保曾向他借钱 15000 两，白纸黑字写明借据，每月利息

一分，光是利息就有白银 6450 两，本息共计达到了 21450 两，明保在和伸的逼迫下，不敢少一分的还给和伸。

此外，和伸还经营典当业，当时的典当业极为发达，就连皇帝也身为几个当铺的后当，和伸这样的高官，从事此道，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统计，乾隆初期，光是北京地区的当铺就有几百家之多，和伸当开有当铺 75 座，不但遍布京城的繁华街市，大道通衢，而且在今河北的保定地，通州等地也林次栉比的分布着，就带和伸的家人刘全，呼什图等人也经营着几十座当铺，有名可查的有：永庆当、恒兴当、合兴当、恒聚当、庆余当等等。在清人辑录的《和伸犯罪全案档》中清楚的记录了他经营的各种产业：“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利润丰厚的收入，

和伸敛财也有“海纳百川、不弃涓流”的气度，并不因为一些行业利润少而放弃不做，他还同时开设了柜箱铺、弓箭铺、粮店、酒店、古玩店、杠房、旅店，等多种经营项目，在敛财这一点上，和伸的确是到了痴迷的地步，也为此用尽了心机，几乎当时所有能想到的途径全被他涉足了。

开源节流，克扣家奴显吝啬

人们追求金钱，是因为渴慕金钱所能带来的种种享受，西方人有谚语说：“金钱只属于那些能够享用他们的人。”如果财富不用来换取生活中种种实际的舒适与奢侈，那它们只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数字，和珅可谓深谙此道的一个人。

和珅的名字在史书中总是和挥霍无度连在一起的，他们一家锦衣玉食，山珍海味都吃腻了，便真的以珍珠佐餐，因为，据说珍珠可以增强人的记忆力，健身明神，益寿延年，所以，常常有

人为了讨好和珅向他奉上珍贵的珍珠，以为他下饭之用，传说江南吴县有一位珍珠商人，名叫石远梅，每当他到扬州一带贩卖珍珠的时候，当地的地方官吏，富商大贾都会像迎接贵宾一样，纷纷不惜巨资向他购买珍珠，据他说，这些珍珠都是这些商人和官臣们买去奉献给和中堂的。在焦循的《忆书》中记载说“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服此珠则心窃灵明。过目即记。一日之内，诸务纷沓，其胸中了然不忘。虽白手登记，不能如是也。珠之旧者与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采珠 3 人，不惮风涛，虽死不恤，今日之货，无如此物之奇也。”他把和珅的博闻强记归功于和珅每日服用珍珠，而且，可以看出和珅珍珠的要求颇高，已经穿孔的或是已旧的珍珠都是不能用的。等到石远梅在嘉庆四年（公元 1799 年）又得到一颗极其珍贵的珍珠时，却已经无人问津了，因为

此时和珅已然倒台。

不仅如此，和珅一家的衣着用度也是极其精致，相传和珅有一件衣服的钮扣，全部是用西洋小钟表作成的。

除此之外，和珅的钱一大部分都花在修建豪华的园林庭院之上的，占地广阔，曲折精致的庭院就有多处，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现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淑春园了，乾隆当年经常循幸圆明园，为了便于时时接见和珅就在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 年）的时候，把紧临在圆明园旁边的淑春园赏赐给了和珅。淑春园原本也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和珅蒙乾隆赏赐之后，又斥资扩建了一番，修挖了湖泊，并将挖出的土堆成了小山和岛屿，使淑春园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园林，号称当时的第一私人园林，共有房屋 1003 间，游廊楼亭 357 间，气势之大，实属罕见。

与贪婪相伴随的往往是吝啬，和珅对待自己和家人挥霍无度，可是对自己家的下人，奴仆们却极其怪各，只想着在他们身上也能加以盘剥，不肯多花一毫一厘，和珅的家仆除了几个心腹之人之外，都穿粗布衣服，每日竟大多以吃粥渡日，使得仆人们观对主人的锦衣玉食，常常怨声载道。

这可能是贪婪的人的本性，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安逸与放纵，哪管别人的死活，在他们心中，自我永远是处在第一位的，自我的一切所作所为完全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便放开手脚，无所不为，反之，则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先哲所谓的“义”、“利”、“公”、“私”之辨指的就是这种心态。可这些，对于和珅这样的人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

和府服役竟千人

和珅一生豪奢无度，在大兴土木，修建豪宅方面，更是不输他人，乾隆皇帝对他恩宠有加，经常赐于他地皮，让他建筑花园，于是一座座别致、精美的园林相继在京城的各各角落建成。

和珅的第一所新居，是在乾隆四十一年（公元 1776 年），他刚刚由御前侍卫兼都统擢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时，春风得意的时候建造的，乾隆帝在什刹海畔三座桥附近赐给他一块广阔的地皮，和珅在建设时颇为费心，整个工程亲自监督，他曾经派手下的心腹贿赂宫中的太监，把内宫宁寿宫的式样描摹下来，带出宫来，然后就命家人按照图形建造，并在家里修建了一座全由楠木造成的建筑，摹仿宫中的楠木殿，这件事，后来也成了嘉庆帝指诉和珅的一大罪状，当时的官员经过调查向嘉庆上奏说：“据呼什图供和珅盖造楠木房屋时，曾令伊入宁寿宫照烫式样等

语。查呼什图入禁内烫一样，该总管太监并不阻止，辄行放入，应交总管内务府大臣查议等，因奏准抄出到臣衙门，臣等查得萧得禄，等均系总管太监，当呼什图擅入宁寿宫烫样时并不阻止，辄行放入殊属不合。请将总管太监萧得禄，阎进喜各罚钱粮二年，首领太监董世五、李进孝、高进喜、邓世忠罚钱粮一年。”嘉庆帝也在上谕中说：和珅民盖楠木房屋、奢侈逾制及其多宝阁，隔断式样，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

和珅宅地西起李广桥，东至毡子房胡同，北至大翔凤胡同，南至合前海西南侧，分为左、中、右三路，在中路建筑物的两侧，是各有四五进院子的东西两路住房，而在三路院落的最后，是由一座横贯东西，等有 40 多间房屋，150 余米长的“寿椿楼”连接起来的，楼有两层，气势宏伟，

非常壮观。寿椿楼后面是同样可以分为三路，将中西不同风格的园林融合在一起的后花园，散布着小桥流水，戏台亭榭，美不胜收。

这两宅第的建造，耗费了许多人工和时间，单是动用的工人的报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和珅的聪明就在这里了，据史家考证，和珅建造府第所支用的工匠不是招募而来的平民，而是他控制的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丁和巡捕五营的步甲等。人。据考，最多的时候调来的兵可达一千多人。和珅动用职权，私自调用国家的军队来为他自己修建安乐窝，在劳力上不用花费一分一毫，即使是他盖房需要的木料、砖瓦等材料，也在部分来自地方官员的馈赠。也就是说，和珅几乎没有花钱，就得到了一座令王公大臣们垂涎三尺的豪宅，除了他的精明，唯一能证明的就是他的贪得无厌。

不可离的人物

和珅侍君二十五载，成为乾隆晚年须臾不可离的人物，们及大臣，亲自与侍卫一起给太后肩舆，身为宰相，在朝上为老迈的皇帝接睡，伴君如伴虎，他却一直受到乾隆极度的信赖与恩宠，正是由于他把握了下级与上级周旋的“游戏规则”，他总结了侍君的十二条方略。

2，对皇帝投其所好，体贴入微

和珅被乾隆常识之后，得以经常陪待在乾隆身边。他的官阶也以令人罕见的速度攀升，乾隆四十年，和珅三等待卫被任命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就被破例提升为户部右侍郎，这一年，和珅才只有 27 岁，不久，又被擢升为军机大臣。军机处是在雍正时期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主管全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政务，直接听命于皇帝，军机大臣在清一朝乃是极高的职位，表明和珅年纪轻轻已经可以界入中枢政务，参与国

家大事的决断了。

人的尊严与威势会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加强，朝廷中的军机大臣们往往极为看重自己的身份，即使向皇帝上奏，也要注重维护自己的尊严。因为孔子曾经说过：“人不重，则不威。”然而和珅全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凭借他自身的才华，他可能会在朝廷谋得一个不错的职位，却远之不足以实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梦想，要知道与和珅同朝为官的大臣中，很多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大学士阿桂身经百战，威风八面，而名满天下的刘墉更是出身名门，才高八斗，更不用说才华出众满腹经纶深得乾隆喜爱的纪晓岚了，和珅的才学虽足以立身，跟这些大臣们一较高下，自然还差了一截，要想胜过他们，他必须要独辟蹊径。

和珅想到了汉哀帝朝的董贤。董贤是历史上

有名的弄臣，凭借着英俊的相貌，迎合的本颜，深得汉襄帝刘欣的赏识，在仕途上一路飞升，他与刘欣整日形影不离，经常同吃同眠，有一次，董贤与刘欣同榻而眠之时，董贤在睡梦中枕到了汉襄帝的衣袖上，哀帝刘欣为了不惊醒董贤，竟然拔剑割袍而起，留下了“断袖而起”的故事。倘若能够尽享荣华，身为弄臣又有何妨。

所以，和珅在乾隆面前，从不摆大臣的架子，总是以“奴才”自称，在生活细节上，更是对乾隆关怀备至，乾隆身体不适，和珅总能一望即知，立刻恭身上前，亲自为他捶腰，史书上记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就是说皇帝如果要吐口唾沫，和珅也会立刻捧着痰盂等候。他还常常给乾隆讲一些市俗的俚语笑话，把市井之中庸俗不堪的故事揶揄讲给乾隆听，逗得乾隆开怀大笑，这些岂是一般的军机大臣能够做

到的。

封建王朝的帝王，尽管位极人君，贵为天子，但是，毕竟也是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躯，也有做为普遍人的情感的需要，但特殊的身份，无恨的限制了他的这一需要，使他永远体验不到三五好友共望夕阳，把酒话桑麻的温馨，纵然，后宫三千佳丽，妃嫔如云，也没有平凡人家的夫妻之情，所以，紧紧围绕在皇帝宝座四周的是深深的孤独。此刻的乾隆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当年鼎盛时期的老臣，一个个落叶凋零相继故去，朝廷中大多是新进擢升的官员，而乾隆的诸位皇子也是良莠不齐，亲情不在再加上孝贤皇后又先他故去，正感无比的孤独，和珅的出现无疑填补了乾隆皇帝情感上的空缺。自此，乾隆几乎在生活中时时处处离不开和珅，和珅也凭借着乾隆的宠信为所欲为。他是天子的弄臣，他可以在天子面

前奴颜婢膝，人格尽失，可是，其他人谁又敢不拜倒在他的脚下。《清史稿》中这样描述得宠的和珅：“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加以开脱或者是故意的拖延其事，等到皇帝怒气已过，才若无其事的提出来，以求不了了之。整个朝廷渐渐宠罩在和珅的淫威之下。和珅就是靠着在皇帝面前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才换取了他自以为得意的大臣们的依附。这一点，连乾隆来使的英国副使斯当东也看在了眼里，他记载说：“和珅总是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走过沟来向特使（马夏尔尼）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在前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帝亲人及跟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

掌握皇帝内心的秘密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人的内心世界最为复杂多变，而以揣测，可是，一旦你掌握了别人隐密的内心世界，就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别人的一举一动都控制在股掌之中，即便是拍起马屁来，也可以一语中的，不至于费力还不讨好，和珅凭借他多年在乾隆身边服侍，对乾隆的内心世界揣摩的一清二楚，每走一步都恰好落到乾隆的心坎上。

和珅揣摩乾隆的内心世界由来以久，早在他还在威安宫官学念书的时候，就四处搜罗乾隆的御制诗作，加以研究，古人说：“诗言志。”一个人的心思，尤其是像乾隆这样贵为人君的人，每天都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手投足都不得不有所收敛，内心世界往往被深深的隐藏在外表下，唯有通过他的诗作，在不经意中才可能透露出些端倪，所以，和珅对乾隆的几万首诗都了解于

胸，而且刻意模仿他的笔法，和珅经过多年的体味观察，了解到乾隆虽然被万民称作天子，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同天下任何一个普通百姓一样，有着平凡的幸福和忧愁，也有普通人的种种小毛病，如强烈的虚荣心等，所以，和珅对待乾隆也许比其他人更能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待，与他一起幸福，一起悲伤。

亲情人皆有之，人必须先能“老吾老”然后才能“推而广之”以及人之老，同样，人都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乾隆对他的母亲和自己的众多儿女也充满了一个普通人应有的亲情，乾隆的母亲皇太后去逝的时候，乾隆被悲痛压倒，在灵堂帐跪不起，此时的和珅不是像其他大臣一样说一堆不着边际，无关痛痒的宽慰的话，而是默默的陪在乾隆身边，寝食不思，菜饭不想，几天下来，形容枯槁，面无血色。对待乾隆的女儿，

和孝公主，和珅也像对朋友的孩子一样，在恭敬中透着关爱和亲切，他会在童心得到满足，作为父亲的乾隆也非常高兴，最后竟决定把公主下嫁给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为妻。

和珅知道乾隆平生性喜铺张，所以，他多次巧妙安排乾隆巡幸江南，所到之处极尽奢华之能事，他还力主为乾隆扩建宫室，修造园林，多方筹集钱财扩建圆明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哪怕是圆明园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今天，漫步其中仍然不难想见当日的奢侈与豪华，为了更好的满足乾隆的各种铺张的需要，设计出了多项广开财源的措施。收得的银两，绝大部分供乾隆一人挥霍，减轻了国库的负担，乾隆还是一位“风雅”的君主。他性喜收藏古董，见了稀有的画册，墨迹，比多少金银都能令他高兴，和珅为此，利用各自机会四处搜罗，将各地的官员，富商进献给他的

珍惜古玩，挑检出好的进贡给乾隆。天长日久，各地欲向和珅行贿的官员也都知道和珅喜好古董多拿先人的遗珍来进献了，史书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买卖，朝臣用此作为贡献，皇帝说以赏赐朝臣，千秋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戴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闻户部尚书和珅所献。”

和珅对乾隆的了解，在乾隆临终之际一件事中，最为鲜明的体现出来，乾隆末年，嘉庆初年，襄阳地区以齐林、王聪儿为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写气势浩大，极大的震动了清朝廷统治者的统治，令已经禅位归政的乾隆整日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即使到了他弥留之际，也念念不忘，不少清人笔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高宗纯皇帝之训政也，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

珽入见，珽至；则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小机（每昭见臣工皆如此。）。珽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之有所语。上极力谤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急启月曰：“其入何姓名？珽应声对曰：当（徐）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讯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珽问曰：“汝前曰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珽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号在数千里之外，亦当无疾而死，故竟以二人名对也。上闻之，益骇，和珽亦娴此术。故上皇宾天后，数日即诛珽，’也就是说，乾隆禅位嘉庆之后，忽然有一天，单独传召，命和珽入大内进见，等到和珽进入后宫，发现乾隆面南而坐，而当时已登基称帝的嘉庆，则只坐在乾隆身边的一个小凳上，和珽跪在地上，过了很久也不见乾隆说话，乾隆

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一样，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什么嘉庆侧起耳朵，努力想听清楚，却终究无济无事，不明所以，过了一会，乾隆忽然睁开眼睛大喝到：“那久叫什么史字？”跪在地下的和珅不假思索立刻回答到：“徐天德，苟文明，乾隆不再言语，继续闭起眼睛默默念诵着什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也打发和珅出来，其间没有同和珅说一句话，嘉庆大为惊愕，过了几天，密秘的传见和珅，问他说：上一次，父皇召你进宫，他说的是些什么，而你回答的那六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和珅应该是颇有些得意的说：太上皇背诵的是西域流传的一种秘密咒语，默诵这种咒语，被诅咒的人虽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也会突然死去、所以，当时太上皇问及的时候，我用白莲教匪首徐天德和苟文明的名字来应对。嘉庆听说了，更加惊鄂，知道，和珅一定也擅长这种妖

术，所以等到乾隆驾崩之后，没几天就诛杀了和珅，以免他再动用妖术，诅咒自己。

由这件事，可以窥见和珅对乾隆已经到了心思一动，无所不知的程度，乾隆口中默然无声的念诵咒语他都听得出来，而且会立刻联想到乾隆所为何事，连坐在一旁的乾隆的儿子嘉庆帝都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和珅对乾隆了解到此，乾隆又怎么能不引他为左膀右臂呢。

敢说皇帝喜欢听的真话

乾隆执政六十年创下了非凡的绩业，可谓一代名君，虽然他也有好大喜功，爱受人吹捧等毛病，但绝不是历史上那些昏暗无能的君主可比的，一眼就可以看出的虚妄不实的谀词，在乾隆那里不但沾不到便宜，还很有可能会换来一顿斥责，和珅深明此理，所以，他在乾隆面前评古论今，纵横春秋的时候，多是力求讲真话，让乾隆

觉得满朝文武中和伸可算是一个勇于直言的骨干之士。当然，和伸讲的真话只限于乾隆爱听的范围之内。

乾隆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甚为满意，认为自己执政久，成就大，影响深，而且身历四朝，眼通六代，亲见曾玄，在他执政期间，多次平定了西南，西北和东南等地少数民族的起义，加在一起，就成了他始终挂在嘴边的“十全成功”他还曾经六次下江南巡视，为确保中央政权对江南的控制，保证江南作为国家经济中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自认自己的文采，也绝不输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帝王，他平生性喜吟诗作赋，撰文著述。他的诗作流传下来的有几万余首，可称历代之最，在他的主持下，朝廷还编纂了巨型的丛书《四库全书》，更可谓前无古人的功业。所以，他评价自己时曾说：“更懂思之，三代以

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威，曰女倡，曰宦寺，曰奸臣，曰*幸，令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也就是说，在年逾古稀之际，回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下，年纪，超过古稀三年的皇帝，一共只有六个人。然而，说到国家的强盛，领土的广大，四方的邻国纷纷前来臣服，天下的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了，但总可以称得上是小康之世了。而且，以前历朝历代亡国的原因，诸如，国家中有独立存在的强大藩国，

外有蠢蠢欲动的强敌，朝中有僭越掌权的大臣，还有诸如外戚掌权、女优、祸国、宦官专政奸臣当道，等等原因，现在一件都没有。即使那六位年界古稀的皇帝中，元世祖和明太祖都是开国创业的君主，他们治下的礼、乐、政、刑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其他的就更不用提了，相比较而言，自古以来真的是没有如今日一样的太平盛世啊，言外之意，乾隆自己是前无古人的千古第一明君。

和伸对乾隆的喜好了如指掌，知道他喜欢与自己的祖父康熙帝，父亲雍正帝相比，就常在他面前，言语中肯的比较他们祖孙三代作皇帝的功绩，付得乾隆欢心。

康熙帝在公元 1667 年他 14 岁的时候亲政，面临着顺治帝遗留下的诸多困难，朝中有权臣鳌拜，虎视眈眈，威胁皇权，地方上则有由平西王

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尚亡信。和缙南王耿以及其子耿继茂，孙耿精忠组成的“三藩”，各霸一方，抗拒朝廷，康熙亲政不久，就设计捉拿权臣鳌拜，让人看到了这位少年天子的雄才大略，接下来，他调动各地兵马。攻打三藩，经过长久的艰苦的攻战，又平定了“三藩”的叛乱，最后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年）的时候，他又收复了台湾，真正统一全国。构成四海一家的升平局面，康熙在位时，中国又派兵抵御外辱，平定叛乱，在内政方面，康熙为了休养生息，也实行了一些旨在促进生产、安定民心的措施，如永远停止清军入关以来，满族贵族强行霸占土地的圈地行为，而对于农民自发开垦出来的荒地，由原来的三年后开始征租，放宽延长到六年，甚至达到十年。他还注意治理河患，改革赋役，等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问題，在他的统治下，

国家一改明末以来的动荡，凋弊之态，开始变得安定富足，所谓的“康乾盛世就是从康熙帝统治的中期才开始的。”

和伸在乾隆面前评述康熙的文韬武略的时候，往往讲述完上面的业绩，会特意的拿出乾隆的文采来与乃祖相比，不可否认，康熙处于清朝开国不久，刚刚入主中原，不失满洲贵族的骁勇强悍，却略输文采，犹其在吟诗作赋上，是不能同乾隆相比的，这样一来，乾隆不禁觉得自己在武功上毫不输于乃祖，而文采自然略盛一筹，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说到雍正，本为康熙第四子，康熙六十一年（公元 1722 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死后，雍正即位，是为清世宗，当时的雍正帝已经 45 岁了，经验丰富，精明强干，即位之初，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种种弊端，励精图治，史书上说

他：“立志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功奏折，悉皆手批。”雍正帝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给后世留下了一位勤勉有加的封建帝王形象，这一榜样对乾隆的影响也极大，乾隆在位时也是每日手不释卷的批阅奏章，即使是在他八十万寿节期间也不例外，雍正不拘一格任用人材，实际的改善各种阻碍封建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减少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为促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还实行了有名的“摊丁入亩”制度，将各种赋役统一划入田亩管理，减轻了农民负担，经过雍正一朝的积累和发展，清朝的物质财富变的更加坚实，为乾隆统治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把皇帝的亲人攥在自己手里

为了亲近乾隆，和伸除了直接在乾隆面前献媚以外，还尽心尽力的关心、爱戴着乾隆的母亲、

皇太后。因为乾隆对母亲的孝顺是天下少有的，是真摯的，封建君主为了将儒家的仁、义、忠、孝等美德推广天下，总是以身作责，为世人做出榜样，比如，皇帝每年都会的春季来临的时候，到某个祭坛的地方“亲自”躬耕，象征性的播撒几粒种子，举起鞭子，赶着牛车耕地。虽然，不过是象征性的行为，却充分表明了皇帝对耕作的重视和督促天下的百姓就可能此为法。

同样，大部分帝王不管实际的情感如何，总会摆出一副父慈子的样子给世人看，好使万民有榜样可循。

然而，乾隆对自己母亲的孝敬，就不只是做样子了，他是真正的纯孝之子。乾隆留有下列的万余首诗作中很多就描绘了，母子之间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景，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无限的热爱和依恋。

这些诗作往借节日中母子相聚共庆为题材。比如一首题为《新正重华宫待皇太后》的诗中写到：

凤辇临龙阁，新年第一祥。

彤庭增喜气，绿野遍春光。

欣答初韶令，钦称万寿觞。

W 兰百合，胜帖燕双翔。浮服孙曾绕，遐龄日月长，

宫中行乐养，欲以在群方。

诗中充分表达了新春佳节，乾隆与母亲和子孙们一起共庆一堂的欢庆场面，同时还写出了“遐龄时日月长”这样的句子，祝福母亲能够健康长寿。每年五月，石榴花开，端阳春佳节来临的时候，乾隆又总是陪伴着太后到圆明园中观赏龙舟。他的一首诗就记叙了这一热闹的场面：

快霁天中景丽鲜，宜人都为利农田。

轻阴乍晴招惊牖，永昼如迟竟渡船。
斜叶焦云亭畔卷，低枝榴火沼中燃。
五丝彩缕随风俗，愿比慈宁寿算绵。
母子之亲跃然纸上。

每当太后大寿之时，乾隆总是不惜财富的把寿庆办的隆重喜庆，场面宏大，让母亲满意、高兴。当时的一篇文章详细的记录了乾隆庆祝皇太后六十大寿时的情景，极尽人间能事：

“十余里中各在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视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满卷屋，九华三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依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右惊，右盼复眩，游者加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

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极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奇观也。”这一大段繁琐冗长的描写，足以表现出当年祝寿的盛情也可以看出乾隆对母亲的挚爱。

在历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想要亲近什么人，如果能够由他亲边的人入手，对他尊敬的人表现出同样的，甚至更强的尊敬对他关心之人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往往会被引为同道，使人一见如故，由到奇效。

每当皇太后寿诞之日，和伸会与侍卫们一

起，亲自抬着太后的风辇，乾隆看在眼里，心中不由更加看重，欣赏和伸。

崇庆皇太后在乾隆六十七岁的时候，以八十六岁高龄崩逝，乾隆悲恸欲绝，当即剪发，服白绸孝衣，在舍清斋为太后守孝，终日不思茶饭。后作诗一首记录了太后故去之后的深切怀念：

游岁黑甜何处乡，从容掖辇祇如常。

孙曾侍宴到不代，歌舞行时娱一堂。

忽尔醒来余寂寞，泛焉涕出切悲伤。

因思向日即真者，非梦原都是梦场。

和伸紧紧的抓住这一时机，表现出了太后故去，自己做为臣子的悲伤，与乾隆同感同悲，陪侍在乾隆身边痛哭，把太后当成自己的母亲哀悼。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判断这其中有多少真诚的成分。然而，从以后乾隆对和伸的愈发宠信看来，这起码大大增加了乾隆对他的好感和信任。

事事想到皇帝的前面

乾隆一生中曾因多次南巡，为民间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逸闻逸事，传为佳话，可见，他是一位喜好畅游山水，好大喜功的君主，可是，如果说乾隆南巡只是为了领略江南的湖光山色，倒也不是。江南各地素以物产富饶、人文鼎盛而名满天下。经宋、明以来，朝廷屡次衣官南渡，若大一个中国的文化命脉得以在江南一隅延续不衰，江南的士风一直胜过北方。清军入关以后，所向披靡，唯有在江南受到了以书生文人为首的义军的顽强抗争。因此，才有了诸如“扬州十月”等惨不忍睹的屠城事件，后人诗曰：“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实是对江南的文人们伤透了脑筋，再加上清王朝自认秉承了传统华夏文化，对文物鼎盛的江南也未免心存忌惮，多次开设“博学鸿词”等科，希望

能够安抚士人。所以，乾隆南巡乃是继续清朝的政策，准确借机笼络人才和地方的豪强大户，消弥反清情绪，营造满汉一体的民族感情氛围。

另外，自宋明以来“苏杭熟、天下足”即已成为民谣，江浙一带加上南巡必经的直隶，山东等省，全都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是整个国家的粮仓，国家的命脉所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农业生产发展与否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安危，这些地方连年水患频仍，乾隆要趁南巡的机会省视河道，摒除水患，发展农业。

这些道理，乾隆只是放在心中，并未向外人道及，和伸却早已了解于胸了。所以，他总是力排众议，屡屡劝乾隆南巡。乾隆于是就把南巡的事全部交给和伸办理，并让他扈驾南巡。

每次南巡，乾隆最担心的是国库中的银子，他前四次南下，每次都花去了大约四十万两白

银，所以，当他又准备下江南的时候，就有一些官员出来力阻，理由即是国库考虑，百姓疲羸，和伸最让乾隆感到满意的也是即在此。乾隆四十四年（公元 1780 年）正月十二日，当乾隆以“观民省方，勤求治理”的名义，开始第五次南巡的时候，内务府只需要出御驾的日常费用，其他的绝大部分开销假，全交由和伸一人筹措和伸自然不会自己出这笔钱，他立刻传令各省的督抚，盐政、河督，命他们建造修葺行宫，抓紧时间建造龙舟，很快水路旱道俱已疏通，行宫园林也都建好了，各地的龙舟摆满了运河，迤邐几千艘。和伸自己未出一分一文，就假借皇上的威势，将一切置办妥当，博得龙颜大悦，全不顾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知道赞赏和伸精明能干了。

乾隆兴致勃勃的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南巡，所到之处，和伸与他形影相随寸步不离，御驾经过

的地方，各地督抚以下的官员，全都跪拜接驾和伸站在乾隆的身边，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和伸又借此，向地方官展示了自己地朝中地乾隆面前非比寻常的地位。令地方官员们对他恭恭敬敬纷纷向他行贿纳贡。

圣驾不久就来到的扬州，扬州自古就是繁华烟花之地，古人云“谁在各都，竹西住处，扬州自古繁华。”乾隆每次南巡，扬州都是必经之地，扬州的慧因寺，倚虹园，致清楼，怡情堂，清静寺等名胜，都是乾隆御笔亲提的匾额。和伸自然也不敢对扬州掉以轻心，亲自命扬州的官员，布置扬州，使小城的繁华，更胜往昔，城里的大街小巷，全都铺上了锦毡，两边挂满了丝绸。圣驾一路经过，繁花映目，美不胜收，乾隆驻蹕的高景寺行宫，出修葺一新，在行宫内新开凿了两个人工湖，堆了许多用太湖石砌成的假山，极尽江南

园林之精美，整个修葺建造的费用，没有动用内务府的银两，全是在和伸的授意下由两淮的盐商们“自愿”捐赠的，好大喜功的乾隆对和伸如此能干大为满意，面对着满园春色，把和伸嘉奖了一番。

和伸一面借助皇帝的权威，令盐商们贡献出大量银两，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和伸的腰包，另一方面，对借盐商们的富有，讨好了乾隆看书不费吹灰之力，就左右逢源，受益良多，真可谓是诡计多端足智多谋了。

精于办事，肯为皇帝背黑锅

乾隆是一位英明的帝王，但到了晚年逐渐糊涂起来，这大概是中国帝王普遍的规律，他渐渐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却又要示人予以严谨勤俭，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想奢华，又怕人家说他挥霍，欲享受又不被人说贪

图享乐。和伸为乾隆想好许多敛财的办法。甘心情愿的替乾隆背上奢侈的“黑锅”，他们之间好象形成了默契，乾隆一百在朝堂上下令不要铺张，和伸便在下面怂恿督促地方官员，各地富商们加紧损贡。在和伸的主持操办之下，只一年内内务府就扭亏为盈，国库中的银子也多了起来，在各种方式中，最重要的是和和伸创建了“议罪银”制度，凡有过失的官员，都可以纳银赎罪免去处罚，而“议罪银制度得到了巨额的银两，有 85 % 供皇帝个人挥霍，不入国库，和伸等于是为乾隆个人建造了一个小金库，乾隆怎么能不高兴呢？

乾隆有了银两，就在枯燥乏味的皇宫中坐不下去了，打起了南巡的主意，和伸知道皇上心中是极想能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考察一下自己御宇这么多年来，天下百姓的生活之所以犹豫不

决，是怕被人冠以贪图享乐，挥霍无度的名声，和伸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为乾隆排忧解难，他向乾隆担保，说江南各地物产丰盛，官员和富商们久沐圣恩，早就一心图报，若皇上南巡，一应费用，江南的官员和富商们都愿捐献，可以不必动用国库，这样一来，那些说乾隆享乐的人就无话可说了。乾隆听了大喜，他何尝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只是和伸能如此为他着想，实在令人感动，当即决定令和伸全权安排南巡事宜，御驾即刻启程。

和伸接到圣旨，向江南各地发出通知，言明皇上要巡视江南，各地官商要悉心准确，鼓励商人捐钱捐物，作为皇上南巡之需，虽然，公文中没有强求的意思，可是，此事既是皇上南巡，又是和伸的主意，官员们若是还想坐稳自己的位子，谁敢怠慢，纷纷不惜敌国本大兴土木，就怕让皇上不满意，有的人还想趁这一机会讨好皇

上，以谋得升迁，他们又怎会甘心掏自己的腰包，弄到最后，各种负责还是转嫁到了百姓头上，百姓们被迫出工出钱疏通运河，建造行宫，修葺龙舟，将江南装扮的一派亮丽，在这亮丽下面却不知有多少百姓的哀叹。

乾隆的南巡顺利开始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感到满意，江南秀丽的景色让他陶醉，心中不禁感叹，大清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在好不气派，比起圣祖康熙来也毫不逊色，在和伸的精心安排下，乾隆几乎没动用国库一分一毫就顺利、满意完成了南巡，还到曲阜祭拜了孔府，孔庙和孔林，向天下人表明他尊师重道的仁德。乾隆将江南千百万百姓的民脂民膏都当成了和伸的功劳，对他越发喜爱，看出了他理财的天赋，任命他为户部尚书，把整个大清国的财政管理权都交到了和伸手中。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 1790）乾隆帝 80 大寿之际，和伸理所当然的成为庆典的负责人，按照当时朝鲜使者的记录：“皇帝虽令节省，而群下奉行，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到圆明园外，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封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需，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方自南京营造，及其输致云。“乾隆愈是明令节俭，深深揣摩透了他心思的和伸就愈发加紧催官员损贡进献，这样一方面可以让人觉得乾隆皇帝清明仁政，另一方面又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奢侈，乾隆怎能不引和伸为知己呢？

第三章 千里为官只为财—和珅敛财之道
敏于事而慎于言

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代名君，在他面前展现才华，并不仅是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就能实现的，必须要“敏于事而慎于言”，拿出真实才干，才能真正打动乾隆的心。和珅发迹之初，就遇到了一桩大案，他精明强干因此得以施展，可谓初试锋芒。

事情由李侍尧而起，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他的祖上就曾是明朝的大将，到了他父亲李元亮的时候，还坐过户部尚书，李侍尧在乾隆初年曾被乾隆接见，先后出任军机处章京，热河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等职，此人精明干练，颇有才略，史书上记载他：“短小精敏，过目成篇。见属僚，数语即辩其才否。拥几高望，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从皆悚惧。”说他有过目成篇的本领，接见下属的时候，只几句话就可以从

中看出下属的才干如何。因此，乾隆对他颇为倚重，曾先后委以重任，历任两广、湖广、云贵三省总督。这样的难免恃才傲物，再加上年高位重，更是看不起别人，尤其像和珅这样暴得高官的青年，他从未放在眼里，据史料记载，李侍尧因“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珅衔之。”和珅为人就心胸狭小，怎能忍受这些每日里就想着能寻找机会，教训李侍尧一下。不久，机会就来了。

曾任云南粮储道与贵州按察史的海宁，库存和珅关照被解除旧职调任沈阳奉天府尹，他上任之前，特意到和珅府上拜望，感谢和珅把他调离了西南蛮荒之地，连同丰富的礼物一同带给和珅的，还有李侍尧在云南贪脏受贿的消息，海宁求见和珅之后，对和珅说：“当今圣上对纳贿，贪脏深恶痛绝，几番下圣谕要官员洁自自好，奉公守法，可那李侍尧在云南作威作福，横行无忌，

他有心要向皇上参奏李侍尧，又恐怕自己官卑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不知如何是好，所以特来向和珅求教，说完还向和珅呈上了他平日搜罗的李侍尧受贿的证据，和珅听罢大喜，立刻把海宁夸讲了一番，并鼓励他不必畏李侍尧的淫威，尽管上奏，一切都有他照应。

第二天早朝，乾隆处理完当日的政务，正准确退朝，和珅跨出一步说道：“云南粮储道并贵州按察使海宁有本要奏。”乾隆一向对远道而来的官吏较这宽容，就命他上殿奏本。海宁来到殿上，跪拜乾隆之后，把自己书写的奏折呈递上去。乾隆读罢勃然大怒，说他对李侍尧在云南贪脏营私早有察觉，只是念他征战多年，立功无数才网开一面，孰料他竟然愈发不成体统，当即命和珅赴云南查清李侍尧贪脏一案。

和珅到达云南之后，先向李侍尧宣读了圣

旨，将他暂且革职，然后就再不过问此案，游山玩水去了。因为他明白，云南必竟是李侍尧的地方，他在此地经营多年定然耳目众多，根柢深厚，寻找他贪赃的证据，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先装作懦弱无能，不思公务的样子麻痹李侍尧，暗地里派出得力家人细心查访。这办法果然奏效，几天下来，他就收集到了一些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全都不怎么重要，远不足以置李侍尧于死地，和珅不肯就此罢休，开始打李侍尧的大管家赵一恒的主意，赵一恒身为李府的大管家，所有财物交易必经他手，如果能敲开他的嘴巴，整个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和珅命人绑来了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起初还拼死抗争，拒不招认，后来终于奈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向和珅作了交待，和珅有了坚实的证据，心里就有了底，踏实下来。他把赵一恒交待的事项

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的属下的大上官员，当得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一桩一件全都清清楚楚，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然掌握了全部证据，自己顽抗下去也毫无意义了，还不如从实招来，也许还能保全自己呢。于是他们纷纷倒戈一击，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尧的淫威，被迫行贿的。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和珅才提审李侍尧，他就在总督府的在堂中央摆下公案声势逼人，李侍尧来到公堂后还有恃无恐的强辞争辩，和珅见状，命人将赵一恒带上公堂，让他当面与李侍尧对质，和珅每问一句，赵一恒就机械的回答一句，李侍尧的心也就往下一沉，等和珅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侍尧已经感到大势已去，放弃所有希望了。史书上写到李侍尧认罪时说：“他自

任得道府以下贿赂不讳。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思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乾隆接到和珅的奏折，见海宁弹劾李侍尧的本章句句属实，恼怒非常，命和珅把他带回京师治罪，和珅有意置他于死地，几经审问，和珅上奏：“拟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后又建议将他侍尧“斩立决。”乾隆感念他曾屡立战功，又颇有才干，不忍心就这样把他杀了，就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珅等人再行商议，有江苏巡抚闵鄂元领悟了乾隆的本意，上书奏请道：“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仪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乾隆遂最后判李侍尧“斩监候”，将他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籍没了他的家产，虽然和珅没有达到将李侍尧斩首的目的，却向乾隆展示了自己办事的才干，可谓不虚此行。

第三章 千里为官只为财——和珅敛财之道 给皇帝买名 替圣上立“德”

和珅之所以让乾隆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还在于他能为乾隆着想，抓住时机替乾隆换取好的名声，替他立“德”，这对于把自己的名声看的比什么都重的乾隆来说，无异于一剂最贴心的良方。

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年迈的乾隆皇帝已有 85 岁高龄，按照他年轻时许下的诺言，他准备在这一年，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永琰，乾隆皇帝在九月初三日，发布上谕说：“朕寅绍还基，抚绥方夏，践阼之初，即焚手默祷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六十一载了数，其时亦未计年庆围甲子。……朕诞膺大宝，会六十年矣，……兹天恩中锡，竟获周甲纪元，寿跻八旬开五，精神康健，

不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但天听谁聪，朕志先定，难以勉顺群情……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用昭付托，定制孟冬朔须发时宪书。其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在这篇详细、冗长的上谕中，乾隆回顾了他做皇帝以来的成绩，说明了之所以要禅位的来龙去脉，也表示出他当太上皇后，实权依旧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愿望。

上谕发布之后，举国上下开始准备第二年元旦的禅位归政，大典，因为禅让的典礼开据可依，如何办得隆重，庄严、冠冕堂皇显示出乾隆帝的仁君风范，着实让和伸伤透了脑筋一直到了大年三十才把大典的礼仪制定好，交与乾隆帝圣裁，其中，最让乾隆满意的是和伸提议的”千叟安“，所谓”千叟宴“就要召集官员，缙绅，中七十以上的高寿老翁在皇宫中举行酒宴，与皇帝同乐，

中国古人就有”仁者寿“的话，试想一下，近千名白发垂*的老者济济一堂，同庆同乐，既可以看出乾隆归政禅位、年高德勋，又可以表明在乾隆帝统治的六十年中，四海升平、百姓都得以长寿，为了能筹划好这次千叟宴，和伸简直操碎了心，正月时节，北京城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到时候若大的一个宫殿中，空空荡荡如何取暖，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和伸别出心裁，调来了 1550 多只火锅，举行火锅宴，这一设想，实在妙不可言，不但可以保证殿内的温度，而且，火锅里燃烧的煤炭，沸腾的浓汤都会更好的烘托出喜庆气氛。

正月初四，千叟宴如期按照和伸的安排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声势浩大，果然不同凡响，单凭这一壮观的景象，和伸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了，和伸的这一安排为和伸赢得了天下盛誉，令

乾隆大为满意。

乾隆一生抱负极大，不只是想留得当世的盛名，还希望能够万世不朽，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乾隆帝觉得自己德行足以广被天下，功绩也是一百代无双，就想在“立言”上也作出一番成绩，他不仅要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超过以前的历代君王编出的“功德”，他模仿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以致明代的《永乐大典》的体例，偏纂了一部《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书，它共收录书总计 3470 种，79016 卷，36078 册，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它收录的书中，除了皇室原有藏书外，遍征海内各大藏书名家，收集珍本善本，要求各家都把家中所藏的书籍进献给朝廷，以修《四库

全书》，至今，我们翻检各地著名藏书楼的史志时，多可以看到于乾隆某某年献书几何的记录。这套书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 1773 年）起，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 1782 年）始初步完成，共经历了十年，其间，《四库全书》修纂馆的总裁几易其人，能够负责《四库》修纂的必须是众望所归的饱学之士，因为，《四库》馆总裁绝不仅是虚挂其名的事，要切实的能够对书籍的入选与否，版本的择定等一系列事务作出决定。这些非饱读诗书，泛滥经史的大学者不足以担当，起初，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著名学者朱简参与编纂，给以支持。乾隆四十四年（公元 1779 年），于敏中病故，《四库》馆总裁一职由大学士英廉接他，但他负责的时间不长，到了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的时候，和珅受命担任总裁，当时的档案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

内阁奉上谕，和伸著充四库馆正总裁。饮此。“和伸的学问自然不能胜任这么重大的职责，不过，他为人机智，精明，而且，他知道，乾隆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极其重视，当作生平中的一桩大事，和伸办起事来理所当然投入了十二万分的小心，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何况还有学富五车的纪晓岚充任副总裁在一旁协助呢。

然而和伸在担任正总裁后，编书之余，多项上书建议乾隆严加查缴书籍，对有违碍，悖逆字句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即使是编入《四库》的书籍中，很多也做了删削或修改，去掉了几乎所有违逆的词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本的各种图书，都是经过一番清洗后的洁本，究竟修纂《四库》功过如何，实在是不好判断。可以确定的是《四库全书》确实为乾隆的业绩中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一直到今天，还被人经常

使用。而这一笔中也确实包含了和伸付出的率劳。

和伸一生中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总裁外，还监督，负责修订了很多图书，如《开国方略》、《日下旧闻考》、清《之通》、《热河志》、《石经》、《太清一统志》等，为乾隆皇帝在立言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学会使用麻醉剂

世事变换，是没有人能预料的，即使深得乾隆宠信如和伸者，在皇上面前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会被斥责和怪罪，不过和伸在这种时候，总会提前给皇帝来一针麻醉剂，使乾隆不知不觉中就站在和伸一边，这样，许多棘手的问题都被和伸成功的应付过去了。前面提到的和伸遭遇的九次险情，无一不是如此。

户部司务安明，因得罪新到任的户部尚书，

被免去司务之职，后来经过处心积虑的巴结讨好和伸，才得以官复原职，可是他作官心切，竟然把父亲故去的消息隐瞒不报。这件事被户部尚书知道后，就写成文书弹劾安明，同时也弹劾和伸，说他在官员京察竟然没有发现安明的大逆不孝，保荐他做官，犯有失察的责任。和伸得到爪牙的密报后，连夜赶写了参奏安明的奏折，然后，气定神闲的上朝去了。户部尚书在朝堂呈递了奏折，向乾隆奏明这件事，乾隆质问和伸说：“和伸，果有此事吗？”只见和伸不慌不忙的跪下说道：“启奏皇上，确有此事。奴才早已写好了参奏安明及向皇上请罪的奏折，不料，户部尚书已先奴才一步向皇上禀明了，请皇上治奴才不查之罪。”说完，从怀中掏出了写好的奏折，这一切在乾隆看来，实属巧合，和伸一定是早就准备要弹劾安明，自己认错的，不然怎么连奏折都写好

了呢？看来，和伸此前确实是不知实情，稟公办事的，如果要怪罪的话，只能怪安明为人奸诈，着于欺瞒，和伸能过则勿惮改，实在是勇气可嘉，忠心可鉴，这么一想，乾隆不知不觉中就中了和伸的麻醉剂，心里的天平大大的向他这边倾斜，众大臣们再申辩什么，乾隆也听不进去了，他待大臣们反驳完和伸之后，不假思索的表示，这件事就不用再争了，和伸应该是受到了安明的蒙蔽。舅果他是有心庇护安明，又怎么能主动参奏他呢。而且他的奏折是和你们同时呈上的，绝不是为了推卸责任，事后所为，当然，和伸失查，是他的过失，不过就不必惩罚太过，罚他降二级留用即可？安明被凌迟处死，全家籍没为奴，而和伸只受到了降二级的处罚，乾隆对他的恩宠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因为这件事更加深了。

每当和伸被皇上斥责的时候，他总能找到不

同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乾隆派和伸到甘肃去调查当地捐监的实际情况，和伸到了甘肃之后，整日美酒佳丽，花天酒地，收授了数不清的奇珍异宝，自然，对当地官员虚假上报，行为不轨的举动视而不见，根本不展开调查，就向乾隆写了一份奏章，把甘肃的官员们大大夸奖了一通，乾隆也就信以为真了。直到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的起义，乾隆派阿桂领兵前去镇压的时候，阿桂才将捐监的实情禀报了乾隆，乾隆知道实情后，当面质问和伸，和伸两眼一转，计上心头，对皇上说：“奴才到达甘肃之后，确实细细核对过府库帐目，并没有发现什么虚假不实之处，现在想来，一定是奴才无能，受了蒙蔽，那些粮仓，未必即是捐监的粮仓。”乾隆不信，追问他竟没收取贿赂吗？和伸装做非常不安的样子说到：“奴才确实收下了勤尔谨送与的四颗宝石，都因为这几颗宝石，

异常夺目，奴才想，公主若是佩戴，必是好看，奴才这才收下，现在已经在后宫公主处了。现在回想，奴才当时是有些托大，被甘陕的官员稍一吹捧，就有些飘飘然了，那帐本仓库必定是他们假做的。肯请皇上治奴才不察之罪。“说完，双膝跪倒，请求皇上治罪。乾隆一见他这样，心中倒开始不忍起来，和伸讲的也不无道理，想必是那些奸滑狡诈的地方官，趁他年青气盛，捉弄于他，他又初次办案，没有经验，被人蒙蔽也是有的，既是无心犯过，就不能全部怪罪在他头上了，这么大的一桩案件，就被和伸三言两语推了个干净。

可见，和伸的麻醉剂，妙用就在于抢在乾隆正式发难之前，先给他造成一种与己无关的假象，要么自己早就发现了别人举报的案件，要么自己就是被人蒙在鼓里，总之是”人不知而不罪

“。这样，重大的责任就可以推脱干净了。剩下的类似不察之罪的小过失则不妨应承下来，不但不会有什么损失，反而能给乾隆留下好印象，而麻醉剂之所以能屡试不爽，每见奇效，则是因为乾隆皇帝心中无论何时总是偏袒和伸，别人在他面前告和伸的状，他的第一反应是和伸得恩宠太多，遭人嫉妒了，实情如何先存在几分疑惑，等到和伸稍加辩解，就立刻觉得他说的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对他的话马上深信不疑，纵使铁证如山，乾隆的想法也很难改变了，这种情形，在御史曹锡宝弹劾和伸管家刘全一案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和伸的管家刘全，跟随和伸多年，也经由各种途径，积攒了大笔财富，于是在日常的吃穿用度上不免奢侈起来，他在家中建造了远远超出一个管家所应有的房子，一家人出入所用的车马，

也不是管家应有的，这些，引起了御史曹锡宝的注意，他经过一番调查，向乾隆呈递了一份奏折、弹劾刘全用度逾制，想通过这件事扳倒和伸，和伸起初对此一无所知，等到他从曹锡宝的同乡吴省钦那里得到消息后，即刻派人找来刘全，命他火速回家，将一切不合规矩的东西统统销毁，拆掉逾制的房屋，毁掉不应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穿戴的衣物，然后，他便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他知道了曹锡宝弹劾刘全的事，非常气愤，马上拷问刘全，刘全知否认有这些不轨之举，而他自己，虽然平素多有过失，对待家人却从来十分严厉，家人常因生活过于俭朴暗地里埋怨他，却从没出现过过于奢侈之事，料想刘全即使果真如曹锡宝所言，多有逾制之举，也是背着他做的，他对刘全的所作所为并不清楚。这样，一方面把他自己开脱出来，既然他平日对家人甚严，那他

的家人应该不会胆敢在外招惹事非，另一方面，也为开脱刘全做好了铺垫，乾隆听了和伸的话，马上就信以为真了，是因为逃税不成，公报私仇。这件事以曹锡宝被革职查办而告终，乾隆裁决到：“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证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就这样，在和伸的能言善辩面前，乾隆失去了往日的明查，被他的麻醉剂弄的是非不明，不辩黑白。

广结天下关系网络

“结网天下，雀无所逃”，在复杂的关系社会里，不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就难以成大事，和珅深明建立天下网络的重要，在利益的驱使下，和珅在朝廷内外各省上下结交了大批同党和亲信，在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过程中，他运用了社会交往十大原则。

1. 人至察则无徒

古人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即是说，太清澈的水中是不能有鱼生存的，而人对别人要求大过苛刻，也不会得到别人的追随，每个人都在性格和生活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或是缺陷。如果，对人要求尽善尽美，则根本不会有朋友，和珅深知聚集在他周围的多为贪慕钱财，虚荣的小人，对这类人更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能为自己办事，忠于自己，其他的事情就随他们去罢。

和珅的众多党羽之中，四川总督文绶之子，国泰是一个最为卑下、顽劣的小人，他从小生长在锦衣玉食的温柔乡中，养成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性格，脾气暴烈，不学无术，清人洪亮吉在他的《更生文斋文甲集》中说国泰：“性暴戾，妻子仆隶皆若一日不可共居。”“国盛怒时，或至扑妻子、刃仆隶。”这样一个人就连他的妻子都

到了不能与他共居一日的地步，换做别人，是无论如何不会与他结交的，和珅不管这些，他看重的是国泰每年节庆时必不会缺少的对他的进献，还有国泰对他的一片忠心，由于和珅从不轻视国泰，国泰对他也确实大有知遇之感，尽心尽力为和珅张目。乾隆四十七年（公元 1782 年）监察御史钱沄弹劾国泰贪婪无套。乾隆派刘墉与钱沄一起赴山东调查此案，和珅对国泰的不法行为了解于胸，就想帮他蒙混过关，他使用了欺骗的手法，让阿桂和福康安联名，请求皇上把国泰调进京城作官，了结此事。因为乾隆深感不妥，半信半疑，才派和珅随同刘墉一起去山东调查，查案过程中，和珅多方掣肘，百般刁难，干扰案件的进行，最终要不是钱沄无意中劫获了国泰给和珅的密信，真不知后果如何。

和珅对他的舅父明保也是如此，和珅自幼丧

父，家境困窘，他的后母又对他与和琳兄弟二人不好，和珅曾带和琳投到舅父明保门下，希望他能念在和珅生母的情分上，收留他们兄弟，即使不能收留，也想求他能资助他们兄弟进咸安官学读书，当时的明保，家境殷实，为人极其吝啬，是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对和珅兄弟根本不念旧情，冷酷的将他们扫地出门，还恶语相加，和珅虽然年幼却很有志气，打那以后，再也没有登过明保的家门，后来，和珅发迹，飞黄腾达，明保厚颜无耻的带着礼品来拜见和珅，又向他提起了甥舅之情。若是按常理推测，和珅必定不会再理睬明保，也许换了小腹鸡肠的人，还会动用手中的职权，对他加以报复，可是和珅考虑到自己现在是用人之机，如果恶带明保，传将出去，自己会留下睚眦必报的骂名。以后就没有人再来投奔自己了，所以，和珅尽弃前嫌，收下了明保的

礼物，仍待之以甥舅之礼，他还不顾明保年老体衰，庸陋无能，向乾隆上书保荐他为官使他当上了知府。明保从此紧紧依附于和珅，频繁出入和珅府，并经常向他借钱挥霍。和珅也都任他放纵，不加制止，其他的人见和珅对明保都能这样宽容，也就放下了心中的疑虑，放心的投奔和珅来了，和珅的难得糊涂，大为奏效，为他赢得了遍及天下的耳目和爪牙，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网络。

培植党羽，恩惠并重

交结党羽，仅示之以恩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从和珅那里得不到实际的利益，天长日久，必然人心思变，所以，在恩以待人，救人于危难之机的同时，还要遍撒甘露，广施实惠，这样，才能令人看到希望，死心塌地的守在和珅身边。

和珅在咸安官学中学习时的老师吴省兰、吴省钦兄弟，青年时即游学京城，其少有的才华、

博闻强记而闻名京师，被选入宫学任教，然而，他们兄弟却能由科举正途出身，谋得一官半职，不甘心清苦的教师职位终老一生，其时，和伸已经升任大学士，主管京畿的科举考试，任主考官，吴氏兄弟得知这一消息，毕恭毕敬的到和伸府上拜望，一见面就对和伸大礼参拜，口称老师，和伸心知肚明，他们为何会这样，也不推辞，就把自己当年的老师收为了学生，等到京畿举行乡试的时候，和伸想方设法从乾隆身边的太监口中得知了皇上亲自出的考题，《清朝野史大观》中详尽的记录下了和伸猜出考题的全过程：”乾隆己酉科乡试，内监捧回书发不定期到内阁时，|探问帝命题时情状，内监言：“上手被《论语》第一本将尽矣，始欣然微笑，振笔直书云云。|沉思良久，遂知为或乞醯一章，盖乞醯二字中嵌乙酉字在内也。乃密与属下门生。”和伸得到了试

题，就密报给了他的诸多“门生”，其中也当然包括新投入和伸门墙的吴氏兄弟，吴氏兄弟本就博学多才，加上预先得知考题，轻轻松松的就中了科举，顺利踏上了仕途，和伸对于他们可谓恩重如山了。

从此，他们兄弟对和伸更加是忠心耿耿，和伸在他的众多门生中对吴省钦、吴省兰这两位也最为满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听话，而且还因为他们有满腹的学问，这兄弟两的学问无论是在朝在野，人尽皆知，办起和伸交待给他们的事情来，总是颇有手段，都会让和伸心满意足，所以，和伸对他们常常有心提拔，和伸掌管科举多年，深知科举是一桩财源广进的肥差，便想办法点吴省钦为直隶府的学政，让他主管乡试，吴省钦何尝不明白主考的威势，他上任之后，就亲自考察起考试的生员，来拜访这位学政大人的生员，怎敢

空手而来，都尽其所能的带着丰厚的礼物，吴省钦对着一份份礼单心中暗自衡量比较，至于生员学问如何，那有心思去问。

吴省钦在直隶府学政位上，贪得无厌，公开舞弊，几乎是名码标价的收受贿赂，他把各个生员送银的多少记录在册，按银取名，一名胸无点墨的生员以一万两白银的价格换得了乡试第一名，那些十年寒窗出身贫寒的书生，原本指望能经由科举，一朝成名天下知，可谁料想，金榜一出，眼睁睁的看着那些有钱人榜上有名，自己虽然满腹经纶却只能名落孙山，满腔的愤恨无处发泄，相传，曾有胆大的考生在考场门口贴了一幅对联，讥讽吴省钦：上联是“少目焉能识文定”，下联是：“欠金安可望功名”，横批：“口天欺天”。联中暗藏了吴省钦的名字，上联的“少目”合到一起恰是个“省”字，下联的“欠金”合在一起

是个“钦”。而横批中的“口”和“天”合起起又是一个“吴”字，上联骂吴省钦根本不识学问，就像是没长眼睛一样，下联则说科举考试只认金银不认人，没有银两就不用指望能金榜题名了。众考生的不满借这一联表达的淋漓尽致，然而，不管吴省钦的行为激起了多少民愤，只要有和伸为他在背后撑腰，他的学政的职位，还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坐下去，他一样可以源源不断利用科场舞弊收取数不尽的金银。和伸对他，既施之以恩，又施之以惠，在给他谋得官职的同时，又给了他大把大把赚钱的机会，吴省钦怎能不感恩戴德，肝脑涂地呢？当然，吝啬的和伸决不会舍得动用自己的银两，他的施人以惠，也无非是慨皇上之慷罢了。

各路朋友皆派用场

战国时的四在公子，广结天下豪杰之士，即

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决不捐弃，一样的敞开大门，这样才使得他们麾下门客众多，各具异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和伸在这一点上，也颇有古风，为了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畅通无阻，左右逢源，和伸从不在乎自己朝廷大员的身份，广泛交友，与各界人士都有着深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他以后的人生历程中被证明大大的有益，为他带来了各种便利。

和伸的家奴，除了刘全是与他们兄弟从小在一起生活，关系紧密之外，其他的大多是和伸后来发迹之后，招来的家丁，这些家丁出身复杂，有多少原本是市井流氓，跟随和伸之后，仗着和伸的权势，更加胡作非为，曾经有监察御史谢振定怒烧和伸之车的故事流传下来，谢振定，字一斋，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的进士，他为人刚直不阿，早就不满和伸的横行

不法，他在担任京师巡视东城御史时，一天正同手下的官兵在街上巡视，忽然看见一辆建造，规格远远超出许可的马车疾驰而来，他马上下令命人将车上的人带来，来人来到谢振定面前，不但不认错，反而破口大骂，呵斥谢振定，旁边的护卫，告诉他，这个人是和伸的手下，他的姐姐还是和伸的一名爱妾，平日横行惯了，劝谢振定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好。谢振定听了这些话，更加痛恨，立刻命人将和伸的手下绑了，痛打一顿，而且还把他乘坐的逾制车辆一把烧了，围观的百姓连声喝采，谢振定从此留了一了“烧车御史”的美名，和伸的手下大多都是这样，蛮横无礼，视律法如同儿戏，和伸用他们用的也就是他们的野蛮强暴，每年收获的季节，和府的家丁就带着众打手和一本本的帐目到属于他的田庄中收取远远超出普通地租的一倍有余的租税，租种土地的佃

户稍有不满意，他们就会大打出手，行同强盗，和伸经营的当铺，高利贷等营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这些人才能万元一失，日进斗金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有所谓的“大、农、工、商”，把社会分为尊卑不同的四个等级，商人一直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即使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读书人，在腰缠万贯的商人面前也丝毫不会觉得气短，古语又有：“学而优则仕”，官员被认为是“士”阶层中的精英，更是不屑于与商人为伍，虽然，到了乾隆朝，中国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有限很大发展，可在官员心中传统的价值判断还是没有改变，很少有官员愿意结交商人，和伸却不管这些，他看中的是拉拢商人的好处，最直接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到了清朝，社会中的商人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富商有的早已是富可敌国，而政府对商业的发展还是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

政策加以限制，商人们却愿意结识朝中大官，不惜用大笔钱财换财交易中的种种便利，和伸曾主管户部，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手中的职权与商人们结合在一起，顷刻间就可以化作源源不断涌入的金银，仅这一点，和伸就从他的商人朋友们那里获利良多了。另外，乾隆帝每次出巡，修建宫室，奢侈铺张的行为和伸为了不动用国库的银两，总是号召各地官员，富商积极捐献，这时，结交商人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和伸一声号令，富商们就会纷纷解囊相助，为和伸在乾隆面前赢得了无数恩宠，乾隆皇帝后期第五、第六次南巡，和伸就是把出行的花费，修建行宫，疏通河道，迎驾接待等大小一应事务全部交给江南一带的富商筹措资金，才能既不动用内务府的一分一毫银两，又让乾隆玩的心满意足，尽兴而归的，有些富商也因为讨好和伸，得以入朝为官，扬州的

大盐商伍如龙，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乾隆第五次巡幸江南的时候，寻找机会接近和伸，不惜血本一次就经和伸送去了二十万两白银，谋得两淮盐政的肥缺，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为官过程又甘心充当和伸的党羽，为和伸作了很多别人无能为力的事，和伸自己还经营着各种店铺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这些经营也离不开各地商人的协助，单凭和伸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难以维持的。

和伸自从把学富五车的吴省钦、吴省兰兄弟收到麾下后，就如虎添翼，他们兄弟为和伸出了不少奸诈的主意，吴省钦出任直隶学政，主管乡试期间，营私舞弊按考生进献的银两的数目排列名次，做的过于明目张胆，被李调元抓住了把柄，要向皇上弹劾他，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锦州人，乾隆朝进士，曾任考功员外郎，授广东学

政，此人是乾隆一朝有名的才子，为人正直，是一位骨梗之士，他得知了乡试的内幕之后，就撰写了一份奏折，向皇上揭发吴省钦，孰料，奏折先落入了和伸手中，和伸也不禁也有些担忧，因为吴省钦出任学政是他一手保荐的，吴省钦若是出了差错，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和伸急招吴省钦前来，商议对策，吴省钦想出了一条毒计要治李调元于死地，和伸见他设计的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也就放下心来，叫他放手去干了。

吴省钦设下了一个圈，抓住了京城钱库守护头目的把柄，要挟他们去偷库银，两个小头目陷入了别人手中，无可奈何，只好趁夜在守库兵士的饭盒中下了蒙汉药，将他们麻醉，潜入钱库，胡乱窃出了一包金银，交给吴省钦，吴省钦又派出心腹手下，将装有库银的包裹趁李调元家人不备丢入他的花园中，隐匿起来，这些准确都做好

后，他便告知告府，说钱库被盗，有人发现，李家家人由钱库旁经过，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知府带兵到李府中查抄，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了隐匿的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是失窃的库银。知府当即喝令手下，兵丁不等李调元辩解，就把他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和伸借机马上向乾隆上奏这件事，要求对李调元处以大辟之刑，置他于死地，乾隆素闻李调元才华盖世，有心袒护于他，免去他的死罪，改判为流放伊犁，可叹，堂堂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陷害，落得家破人亡，这件事，由吴省钦一手策划、安排，和伸没有费一点心神，就除掉了敢于同自己做对的人，而且是如此干净利落，不能不承认是和伸的广泛交游为他带来的便益。

征服异己以狼为先

古往今来，凡要成就大事者，很重要的一点

要办事果断决绝，不能有“妇人之仁”，像和伸这样的巨贪之人，作起事来更是心狠手辣，决不手软，尤其是对待那些敢于与他作对的人，常要置人于死地方才安心。

和伸当道时，常有人因为胆敢对和伸不敬落得失官弃职，家破人亡的下场，山东博山县知县武虚谷，即是一例，武虚谷又名武已，河南偃师人，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出任博山县知县，当时的和伸身兼步军统领一职，负责维护京师一带的社会治安，社会上一度盛传乾隆三十九年（公元 1774 年）率众起义的农民领袖王伦尚在人间，和伸便以搜捕王伦，以绝后患为借口，纵容后下兵士四处横行，骚扰百姓，不但在京师一带胡作非为，有时还跑到王伦的起兵地山东一带寻衅滋事，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的时候，刚刚出任县令的武虚谷就遇到了和伸派来

搜捕叛匪的官兵，他们在乡间随意殴打百姓，掠取钱物，搞的民不聊生，武虚谷派人将他们拘捕到县衙，不料，这些人以官差自居，傲慢无礼，见了武虚谷也不下跪，向他暗示自己是和中堂的属下，谅他一个小小县令也不敢怎样，武虚谷义正严辞的说：朝廷派你们来是为了抓捕逆贼，却不是让你们来滋扰百姓的，你们到达我县，胡作非为，还有什么可说的，然后命众衙役将这群人痛打了一通，赶出博山县，和伸知道这件事对武虚谷怀恨在心，连这个小小的县令也不放过，没过多久就寻了一个借口，革去了他的官职人，把他发往东北为奴了。

和伸对待武虚谷这样一个小小的县令，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对他的报复也不会处心积虑，赶尽杀绝，可他对待江南巡抚海成，则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海成身为江南巡抚，自恃官商，

从没把和伸放在眼里，他到京城述职的时候，在军机处见到众位大臣，作揖打手，态度随和，唯独不理睬进入宫机处不久的和伸，而且言语间多有不敬，语中带刺的讥讽为了升官甘当佞臣，还故意让和伸听到，和伸正处于发迹之初，周围的人都对他有些瞧不起，海威的行为，正好击中了和伸的痛处，和伸暗下决心，一定不能放过他。

机会不久就来了，海成治下有一个名叫王锡侯的文人，屡次参加科举不中，眼见入仕无望，就放弃了做官的想法，安心呆在家中著书立说，他苦苦钻研十七年，著成了一部《字贯》自以为是一部较之《康熙字典》更为完备的字书，偏偏王锡侯得罪过同族的一个名叫王汝南的无赖，想借这本书报复于他，王汝南借《字贯》前言中说此书超出《康熙字典》之上的话，一口咬定王锡侯悖逆，诬蔑贬低圣祖康熙皇帝，一张状纸告到

了县令那里，县令不敢独断，上报巡抚海成，后又上报给了乾隆皇帝，乾隆责令海威严查此案，海成细读了之后，认为这只不过文人之气，惯于夸大，并不是有心悖逆，算不得什么大案，仅革去了王锡侯的举人名份，并没有把他怎么样，乾隆看完海成的上奏，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再追究了。如果，王锡侯所著的《字贯》后来没有落到和伸手中的话，这件事就会这么不了了之了。和伸在翻阅军机处卷宗时，看到了这一案件的始末，顿时喜笑颜开，找到了陷害海成的办法，他在《字贯》一书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竟然把圣祖世宗等帝的库讳和乾隆皇帝的名讳都写了出来。同其他的字一样排列。这在封建社会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讲究“为尊者讳”，随着皇权的完善和加强，避讳的制度也越来越严密，不但皇帝的名字不许言说，

书写，有时，就连音同字不同的字也不能用，到了清朝，因为满族人的名姓冗长，字数繁多，原本对避讳已经不太追究了。可是因为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在江南又遇到了文人的暂死抗争。对文人们的一举一动颇为反感，避讳之事又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件大事，怕得就是父人对朝廷不敬，因此，和伸拿着《字贯》一书，禀明乾隆时，乾隆看到。自己同皇考的名字竟然一般无二的开列在书中。勃然大怒，要对王锡侯处以极刑，和伸眼看时机已到，对乾隆说：“王锡侯大逆不道，理应问斩，想那巡抚海成，对《字贯》中如此悖逆不道的地方，竟然视而不见，分明是有意袒护，无视朝廷，像这样的官员又怎能继续留任在朝中为官，如果不严加整治恐怕长久下去，官更多会效仿，都对朝廷不敬了。大清的威严何在。”乾隆正在火冒三丈的时候，如何受得了和伸的挑

拔，顿时迁怒于海成，强下诏书，立即拘捕王锡侯，斩立决，全家抄没，妻儿流放官卖，江西巡抚海成，有意庇护，无视朝纲，拟斩侯，另有江西的藩台，臬台也昏聩不察，罪责难逃，革职为民永不述用，海成因为自己的言语不慎触怒了和伸这种险恶毒辣的小人，竟然惹来了杀身之祸。

类似的事情，和伸一生中不知干了多少，连朝鲜的使臣也有记载，据朝鲜李朝的史实中载：陕西一个书生，因对和伸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恶行多有耳闻，又亲见官场昏暗，民不疗生，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为乾隆上书，向他说明和伸的种种恶行，上书虽然幸运的到了乾隆那里，乾隆却根本不理不采，对和伸依然是坚信不疑，宠幸如常，和伸派人打听到这个书生的下落。竟然将他全家满门杀死，给他家带来“赤族之祸”。

倘若我们能站在和伸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就

会发现和伸这样狠毒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想他，出身卑微，发迹也是靠了不光彩的手段，尽管官职高高在上，却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如果他发迹之初，不对不敬他的人痛下毒手，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他的日子一定不好过，而等到他后来，多行不义，激起众怒的时候，也只能用严酷的手段让别人投鼠忌器，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不然，他也许早就论为阶下阁了，不过，和伸还是不够明智，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下的公理，又怎是狠毒能遮挡的住的呢？

化敌为友相安共事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真正的友谊是不掺杂一丝一毫的功利心在内的，而一旦我们对朋友是有所为而来，那就不是友谊，而是为了利益了，所以有人说，当我们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其实也

是我们最不需要朋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朋友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在利欲重心的世界里，人不可能有永远的朋友，只会有永远的利益，人有进会为了利益，轻而易举的变敌人为朋友，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总之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得利益，和伸对福康安一打一拉，即是如此。与和伸同朝为官的朝臣中，真正能与他抗衡的除了阿桂就是福康安了，他出身名门，父亲博恒是乾隆朝名臣，曾官至大字士，赠郡王忠勇公，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福康安由云骑尉起家，屡屡战功、历任、云贵，四川，两广、闽浙各地总督，后又任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实权职位，更被乾隆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税公和郡王贝子，是名符其实的位极人臣，和伸与他相比，未免稍为逊色了，和伸因此不免嫉妒福康安，总想着寻个机会打击一点他的气

焰，便一手导演出了和琳弹劾李天培私用漕船，拖运木料的闹剧，事情发生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七月，福康安因为忙于安南战事无法托身，正赶上他家中兴建庭院，于是就修书一封，请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代为购置木材，并帮他托运到北京，谁知，李天培竟然用私自用朝廷的漕船为福康安把木料运到了北京，和伸侦察到李天培托运的木料竟是福康安的，而且，漕运船因为托运这批木料，致使河道雍塞，航道迟滞，觉得这是一个打击福康安的大好机会，于是唆使笔琳写本章弹劾，李元培、乾隆对件事极为重视，派出了阿桂查清此案，阿桂对和伸的诡计心知肚明，决心消尔此事。于是向乾隆启奏，说福康安对这件事不知情，而且念他功勋卓著决心要严办这件事，亲自下谕判定，湖北按察使，李天培被革职充军伊犁。福康安因安南作战有功，从宽

处罚，罚总督俸禄十年。公俸禄十年。公俸三年，就连阿桂也因为办案不利，受到了处罚，福康安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打击，不啻和伸当头一棒，从此之后，就对和伸心存间隙了，但也领教了和伸的手段，在他面前再也不敢大意，总是谨小慎微的，以免有什么把柄落入他手中。

和伸料想自己在乾隆面前的地位，还是不能与福康安相比，单是福康安的赫赫战功，自己就不能他万一，只要能打击一下他的气焰，让他对自己心有忌惮也就行了，以后难免还有要用到他的地方，过于针锋相对，反而对自己不利。和伸就在日后的一举一动中，有心拉拢福康安，福康安也不愿与和伸这样无的不为的小人交恶，也表面上和气的同他交好，尤其是同和伸的弟弟和琳关系亲密，形同好友，和琳就借势多跟随在福康

安身边，做为他的副手，随他南征北战，福康安打起仗来，经验丰富，威风八面，每次都胜利凯旋，和琳跟随他，不用出什么力气，冒什么风险，就可以坐享其成，几年下来也立了不少战功，乾隆六十年，朝廷接到奏报，说贵州铜仁府大寒营苗民起兵造反。湖南等地的苗民也起兵响应，一时声势浩大，几不可挡，乾隆立刻命福康安，同和琳一起率大军征剿，福康安先后被封赏进公爵，贝子、食田、貂尾桂卜等，和琳也被赐为等宣勇伯爵，太子太保等职，官职同福康安一起水长船高，坐享其成，后来，白莲教也在山东掀起起义，汉民同苗民一起抵抗官军，福康安、和琳大军虽然得到朝廷增援，但既要瞻前又要顾后，逐渐变得步履维艰，福康安不甘心一世美名毁在苗匪身上，不惜率领一支孤军深入苗民腹地，被四面八方赶来的苗民包围，他左冲右进，竟然擒

住了苗民的头领之一吴八月，却也失掉了朝州城。就在他准备率军收复朝州城的时候，突然眼前一花，摔下马来，扶回营中，竟然不治身亡了，噩耗传到朝廷，举朝震惊，和伸向乾隆表示过一翻哀痛之后，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帅，还望皇上早日任命将军接掌帅印。当时的情形，最适和接替福康安挂帅的，就是和琳，于是嘉庆元年五朋，乾隆和新登基的嘉庆帝一起来热河避暑山庄拜和琳为帅，继续征讨苗民叛乱，从此，七省军队由和琳一人指挥，和伸兄弟一文一武，一将一相，成了不可动摇之势。这都在于和伸善于尽弃前嫌同福康安搞好关系，借助他的威势，让和琳飞皇腾达，试想，如果和伸同福康安一直水火不容，互相争斗，和琳如何能有挂帅之日。

控制科举，师生之谊笼络人

和伸自己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可他并没有因此而看低科举的重要性，他知道：皇上选拔官吏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科举。而自己要控制官吏，培植心腹，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也必须要控制科举，因此，他主动接管国家的文化事业，先后担任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和殿试读卷官及兼任廷试武举发策等职务，通过掌管这些职务，和伸便可控制官吏，借机安置自己的亲友、党羽安放到要害部门，而打击排斥政敌。仇家和一切看不上的人。后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科举可以仅凭和伸个人的好恶随意进退科名。《清史列传》中《和伸》条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山西举人薛载熙赴京考取进士，几经周折后，脱颖而出进入复试，但在复试当时，薛载熙却被告知自己已被除名、无资格参加复试，他不知所云，忙向众人打听，

有人告知，是和中堂主持复试大局，是否自己得罪了和中堂。薛载熙一想，自己也没招惹和伸啊，最多是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去拜访过和伸，难道这也会得罪和伸？不错，此举就已让和伸很不满意，和伸希望入考的是顺从自己之人，不顺从者一律以各种借口除名，不让其参加考试，当然更不会有金殿会试的资格了。薛载熙只顾自己读书，而且平日里远在山西，哪会懂得个中关窍？因此和伸道：“此人就其学问而论，尚属可以中取，试卷文理无大疵，惟诗粗率，奏请停科”。若在平时的话，薛载熙就此可以回家了，不过这次和伸碰了个软钉子，因为此时正值乾隆母亲皇太后八十岁寿诞，乾隆心情俱佳，在和伸的奏折上批复：“尚可加恩宽免，交与和伸与诸考官再行商议。”在讨论中，哪有不听和伸的？和伸谓：“以薛载熙试卷复与中卷不符，难保无代倩情

弊，请追革在案。”复试与中卷不符，本属份内之事，可和伸就以此为借口打发老了薛载熙，本来载熙中举的消息已传回山西，可是回家后却孑然一人。薛载熙发奋攻读，但他也知道：只要和伸在位一天，除非自己去巴结讨好他，否则此生无望再中举。他不愿巴结和伸，只有韬阴养晦，静候和伸去世或倒台。他每日焚香诅咒和伸，或许是他的诅咒有了效果。和伸在十年后轰然倒台，他心想自己的机会来了，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薛载熙在北京苦等嘉庆出外巡视，终于等到机会了，一日，嘉庆出游，薛载熙拦驾哭诉冤枉，嘉庆也曾听闻此事，认为“薛载熙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伸办理此事，实属从刻。”故嘉庆帝“命试以诗”，薛载熙十年磨一剑，果然非同凡响，嘉庆听了薛载熙的诗句之后，以为“诗句较前稍胜，著加恩赏还举人。”总算给薛载熙

平了反。

其他事例举不胜举，据清人沈祥年《借巢笔记》记载：沈祥年的祖父本来在丁未（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科春闱中，已列入殿试前十名。和伸见此人文才飞扬，便想拉拢他，沈祥年之祖父早已听说过和伸之恶名，心想自己已入殿试前十，凭自己本事当可谋得一官半职，而且他厌憎和伸人品，所以当和伸请他到家中叙谈后，沈祥年之祖父借故推辞，和伸一看此生竟不给自己面子，这种读书人臭脾气，一定要好好医治一下，于是又向乾隆启奏，乾隆同意让沈祥年祖父“抑置归班”，这样沈氏的殿试名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取消了。通过这些手段，和伸让所有参加考试的士子知道：自己一言可以令其中举，自己一言可废其举人，于是乎，善钻空子的士子在考前都会馈赐和伸以重金。以求考试无忧。

乾隆六十年，乾隆欲禅位于嘉庆，为了大赏天下，庆祝二帝的“交接”形式，故颁令连续三年会试，读书人十年寒窗盼来了这次好机会，纷纷摩拳擦掌，力图在此次会试中榜上题名，所以各方士子都纷纷投靠在和伸门下，或是以名画珍玩，或许以重金，都以为自己必中无疑，和伸见天下士子尽入我手，也心安理得地收入各种礼品，可是风云突变，乾隆为了显示自己对嘉庆的宠幸，命嘉庆选取会试考官，嘉庆推辞再三，还是拗不过父皇的旨意，只好点左都御史窦光鼐任会试主考官。让可让天下士子都傻了眼。自己白花花的银子岂不是掉进水里了？和伸本人更是生气。他还是想继续插手科举考试，可窦光鼐不给他面子，他只好去两个副考官那边打主意，可一来两位副考官资历尚浅，无法成为窦光鼐的掣肘，二则副考官洪亮吉丝毫不给个人面子。和伸

一计不成，一计又生，诬告洪亮吉诗中影射攻汗大清、希望借此整垮窦光鼎，自己重新当上主考官，可乾隆不愿再兴文字狱，这一计划也没有成功。和伸也毫无办法了。

到了发布皇榜的时刻，又出现了怪事，此次状元，榜眼居然是兄弟俩，状元王以衔还是一个瘸子，这种怪事平民百姓都会怀疑有鬼，和伸当然不会放过诬陷窦光鼎的机会，于是他挖空心思给窦光鼎安置罪状。编写好罪名后，和伸便向太上皇乾隆启奏：臣以为窦光鼎长期在浙江为官，为了培植亲信，所以点录王以衔与王以钨两兄弟为状元榜眼，两人皆浙江人氏，其必有鬼。乾隆一想，也是，兄弟二人同榜，而且乃状元榜眼，此事非同寻常。于是派当时已名闻天下的大才子纪昀（晓岚）重试。和伸却先挑毛病说王以钨卷“疵累甚多！”不允许他参加复试。王以衔得以

参加考试，不料此次王以銜也夺得第一名，乾隆万分惊奇，和伸也异常失望，因为他本想借复试再起一场文字狱：“光大狱以倾窦（光鼎），复试日使卫士环列讥察之，无所得”纪晓岚天下第一才子，也没人能反驳他的结论，故“和伸与诸大臣瞠目相视，因奏曰：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亦无私弊，如有失当，何始易置。”乾隆也想看看王以銜究竟有无才华，便与其来金殿钦点，乾隆亲自出试刁难王以銜，王以銜应对自如，乾隆甚喜，钦点其为状元，并叹曰：“若此则彼王兄弟联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测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弥封而再易置，则转不公矣。”若非如此，窦光鼎与其他主考官又要遭遇一切暴风雨似的攻击。这事引起朝野大哗，“胪唱之曰，舆论翕然，盖以二王素著才名也。”

和伸要打击一部分不听话的人，也要提拔一部分听话之人，对自己的亲友，对愿意俯首投靠的人和伸无一不立马录用。

师生关系在封建时期是很紧密的。同时也形成了派系等小圈子，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达官显贵便豢养了许多门客。众多士人便向主子执弟子礼，和伸也很会利用这层“师生”关系，用门生情谊来笼络各地士人，除了反身拜其为师的前老师吴氏兄弟外，和伸还有众多“门生”，虽然年纪大多较和伸为长，但几乎都尊其为师。

汪如龙就是拜在和伸门下的，汪如龙本系世代书香，祖父于康熙时放过道台，父亲于乾隆初年和当时知县，后来辞官归隐，追随名闻天下的郑板桥习书画，汪如龙亦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可惜科举多次皆名落孙山，而家中余钱无多，乃弃文从商。成为江南大贾，和伸随乾隆南巡时，受

尽汪如龙尊崇，而且，很会讨皇上欢心，和伸有意拉拢他，道：“你我俱为读书人，又同科场失意，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起共创大业吧！”汪如龙也知道自己如能入得和伸门下，不但荣华宝贵，权力美色皆入己囊中，于是道：“学生有先生为师，真乃如沐春风，岂敢不肝脑涂地以报先生？以后祈望先生多加照顾，多加栽培。”和伸满口应诺，通过此种方法，和伸拉下不少人马聚集门下，宛然有战国孟尝之风。

为人狡黠，敢攀皇室姻亲

和伸为人狡黠，他知道如何挽住乾隆的心，要讨好一个人，去讨好他喜欢的人更为方便直接。和伸知道，要巩固乾隆对自己的宠爱，使自己官运亨通，与皇室结成姻亲无疑是最好的办法。这么一来，既能赢得主子的宠爱又能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地位尊崇。

于是，当和伸长子诞生后，他欣喜若狂，因为正好这一年乾隆最小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也先自己长子而诞生，随着固伦和孝公主日渐成长，乾隆以其貌类己而极其宠爱。和伸下定决心，一定让长子娶到乾隆最宠爱的小公主，于是经常带长子在宫中行走，乾隆一见和伸长子虽年幼，但眉清目秀，与和伸的俊朗长相别无二致，活脱脱一个小和伸，心里喜欢，便于乾隆四十五年赐其名丰绅殷德，丰绅二字在满语中是有福泽的意思，乾隆希望丰绅殷德福祉长远，就把自己的小女儿许给他为妻，“待年行婚礼。”

和伸这一步棋走的极其正确，也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公主受尽乾隆宠爱，乾隆甚至说如果公主是男儿身的话，他必立其为储，虽然如此，公主从小喜着男装，善骑射，或许是乾隆的语言起了作用，《清史稿。公主表》

中记载：“主，高宗少女，素所钟爱，未嫁赐金顶轿”，和伸也更喜欢十公主，常常说笑话逗她发笑，给她买一些小玩具如小鸡小狗的。即使奉乾隆之命出使外地，也要带回当地的风物回来供公主赏玩，是以小女孩只要一见和伸，就会飞奔上去，扑进和伸的怀抱。后来，公主与丰绅殷德订婚，公主与和伸就更亲了，“常呼和伸为丈人。”乾隆见和孝公主如此愿与和伸亲近，也深感自己把公主许配给和伸长子丰绅殷德是个英明的决定。因此，他放心让和伸带领公主游观。

“主呼和为丈人，未知其故。”据推测可能是和伸的小诡计，公主年幼，是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而且世俗之事皆不懂，又信赖和伸，于是和伸便教她叫自己为“丈人”，经常这样叫，乾隆必以为公主心仪和伸之子，为了公主的幸福，乾隆会赐婚于和伸长子，让和伸成长为公主真正

的丈人，和伸狡黠无耻到连小孩子的天真都会利用。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固伦和孝公主 13 岁时，被册封为固伦公主，并开始留起头发，准备下嫁，留头发是满族风俗，未婚女子出嫁前都要留起头发，意为该女子马上要结婚了。此时，乾隆也赏她绫罗绸缎、珠宝玉器。

乾隆五十上年（1789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宜婚嫁，年仅 15 岁的固伦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举行了婚礼，乾隆异常高兴，不仅赏赐大量土地和庄丁给公主，而且还赏赐了大量嫁妆给公主，我们可以到一份长长的清单于此：

“红宝石朝帽顶一个，嵌二等东珠十颗。

金凤五只，嵌五等东珠二十五颗，内无光七颗，碎小正珠一百二十颗，内乌拉正珠二颗，共重十六两五钱。

金翟鸟一只，嵌砬子一块，碎小正珠十九颗，随金镶青桃花重挂一件，嵌色暗惊纹小正珠八颗，穿色暗惊纹小正珠一百八十人颗，珊瑚坠角三个，连翟鸟共重五两三钱。

帽前金佛一尊，嵌二等东珠二颗。

帽后金花二枝，嵌五等东珠二颗。

金镶珊瑚头箍一围，嵌二等东珠七颗，重四两七钱。

金镶青金方胜垂挂一件，嵌色暗惊纹小正珠二十四颗，守碎小正珠二百四十九颗，珊瑚坠角三个，重四两五钱五分。

金镶珊瑚顶圈一围，嵌二等东珠二颗，重五两四钱。

鹅黄辫二条，松万背云二个，珊瑚坠角四个，加间三等正珠四颗，四等正珠四颗：

双正珠坠一幅，计大正珠六颗，二等正珠六

颗，加间碎小正珠六颗，金钩重一两七钱五分。
金手镯四对，重三十五两。

金荷连螃蟹簪一对，嵌无光东珠六颗，小正珠二颗，湖珠二十颗，米珠四颗，红宝石九块，蓝宝石两块，镏子一块，重二两一钱。

金莲花盆景簪一对，嵌暴皮三等正珠一颗，湖珠一颗，无光东珠六颗，红宝石十二块，镏子一块，无挺，重一两五钱。

金松灵祝寿簪一对，嵌无光东珠二颗、碎小正珠二颗，米珠十颗，镏子二块，红宝石四块，蓝宝石二块，碧牙么二块，重二两。

碎小正珠小朝珠一盘，计珠一百八颗，珊瑚佛光塔、记念，银镶珠背云，嵌小正珠一颗、米珠四颗，小正珠大坠角，碎小正珠小坠角，加间米珠四颗，金圈八个，连绦结共重一两八钱五分。

碎小正珠小朝珠一盘，计珠一百八颗、珊瑚

佛头塔、记念，银镶珠背云，嵌色暗五等正珠一颗，小正珠大坠角，碎小正珠小坠角，加间米珠四颗，银圈八个，连绦结共重一两四钱五分。

珊瑚朝珠一盘，青金佛头塔，金镶绿碧牙么背云，碧牙么大坠角，松石记念，碧牙么黄蓝宝石小坠角，加间色暗暴皮五等正珠四颗。

珊瑚朝珠一盘，催生石佛头塔、铜镶宝石背云，嵌裸子一块，绿晶一块，松石记念，红宝石大坠角，红宝石小坠角二个，蓝宝石小坠角一个，加间无光东珠一颗，小正珠三颗，饭块小正珠十四颗，珊瑚蝠二个。

青石朝珠一盘，珊瑚佛头塔、记念，铜镶嵌背云，红宝石四块，碧牙么一块，蓝宝石二块，碧牙么大坠角，红宝石小坠角，加间假珠四颗。

催生石朝珠一盘，珊瑚佛头塔，记念，松石背云，黄宝石大坠角，碧牙*小坠角，加间饭块

小正珠一颗，碎小正珠三颗。

松石朝珠一盘，碧牙么佛头塔，蓝宝石背云，红宝石大坠角，珊瑚记念，红蓝宝石碧牙么小坠角，加间碎小珠四颗。

松石朝珠一盘。碧牙么佛头塔，背云，黄碧牙么大坠角，珊瑚记念，红宝石碧牙么小坠角，加间变色小正珠一颗，饭块小正珠三颗。

蜜腊朝珠一盘，碧牙么佛头塔，背云，记念，坠角，加间碎小正珠四颗。

蜜腊朝珠一盘，碧牙么佛头塔，背云，记念，小坠角，红宝石大坠角，加间碎小正珠三颗，假珠一颗。

酱色缎貂皮袍二件、青缎天马皮袍一件。

酱色缎灰鼠皮袍一件、酱色羊皮袍一件。

酱色细羊皮袍一件、酱色缎上身羊皮，下接银鼠皮袍一件、青缎貂皮褂二件、石青缎貂皮褂

一件，石青缎绣八团金龙绍谦皮褂一件、石青缎绣八团白狐谦皮褂一件、青石缎四团夔龙银鼠皮褂一件、青缎灰鼠皮褂二件。以上俱换面改作。

绣五彩缎金龙袍料五匹、绣五彩缎蟒袍料二十三匹、绣五彩纱蟒袍料二匹、织五彩缎八团金龙褂十八匹、绣五彩纱龙袍料三匹、片金二十匹、蟒缎二十匹、大卷闪缎三匹、小卷闪缎三十二匹、洋绒三十卷、妆缎三十匹、上用金寿字缎二匹，大卷八丝缎一百六十四匹、上用缎六匹、大卷宫蚰二十五匹、大卷纱二十二匹、大卷五丝缎一百六十匹。小卷五丝缎七十五匹、潞蚰八十匹、宫纱二十匹、绫一百匹、纺蚰一百匹，共九百四十匹。

金镶玉草筋二双、商银痰盒二件，每件重两八钱、银粉妆盒一对，重三十八两一件，三十七两一件，银执壶一对，每件重二十一两、银茶壶

一对，每件重三十两五钱、银盆二件，重九两七钱一件，重十两三钱、银盒一对，重七两五钱一件，重七两四钱一件、商银小碟一对，重二两五钱一件、一两七钱一件、镀金盒一对，重三两一钱一件、三两二钱一件、银杯盘十分，共重三十二两五钱、银壶四把，重十三两二件、银匙上把，每件重六钱、玉杯八件。

象牙木梳十匣、黄杨木梳二十匣、篦子十二匣、大抿二十匣、剔刷一匣、刷牙刮舌十二匣。

摆紫檀格子（即多宝格）用：青汉玉笔筒一件，紫檀座、青玉杠头筒一件，紫檀座、青玉执壶一件，紫檀座、汉玉仙山一件，乌木商丝座、汉玉鹅一件，紫檀座，擅紫漆案用、汉玉璧磬一件，紫檀架随玉半璧一件、汉玉半璧一件，紫檀座、汉玉磬一样，紫檀商丝架随玉*龙一件、汉玉璧一件，紫檀座、青玉瓶一件，紫檀座、摆黑

漆笔砚桌用、汉玉笔架一件，紫檀座、汉玉水盛一件，紫檀座、紫檀画玻璃五屏峰（风）筒妆二座（每座随玻璃镜一面）。红雕漆长屉匣十对，雕紫檀长方匣六对、红填漆菊花式捧盒二对。

有了成功的经验，和伸对与皇帝联姻更娴熟了。过了几年，和伸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皇族，她是康熙帝玄孙永均贝勒的福晋。

不仅如此，和伸把侄女，也就是弟弟和琳的儿女嫁给了乾隆的孙子绵庆，此时和琳尚在外地，嫁女之事由和伸一手操办。绵庆为永榕第六子，”乾隆五十五年袭质郡王，嘉庆九年薨，谥曰恪。“

丰绅殷德在嘉庆十一年做诗一首，《极乐寺少憩用紫幢轩独游水南韵》”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年）秋先叔希斋（和琳）公巡漕回觐，曾宿此室。予自城来接待，谈竟日，回忆忽已十

八年。而妹倩质恪郡王’书香世齐‘额，犹悬楣端，伊已下世将二载矣。追思二事已成千古，曷胜感怆。”

和伸也有诗为证：

《希斋弟督军苗疆受瘴而卒，痛悼之余为挽词十五首，言不成声，泪随笔落，聊长歌以当哭云》中写：“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频。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

在公主与丰绅殷德婚礼上，满朝文武到公主额驸身边献礼，即使年迈的阿桂亦行跪拜礼。由是，和伸确立天下第一宠臣地位。

取象于钱，伸手不打送礼人

贪官敛财总有一套，和伸号称天下第一巨贪，敛财更是非同凡响，权和钱本来就是并存的，有权必有钱，有钱又能买到权。权钱交易的现象在乾隆后期愈演愈烈。和伸深谙做官之道，起初

一定要清如水，明如镜，然后半清，即逐步让人知道自己并非不可接触，慢慢地，掌握大权后就要大肆贪污了。

因此，一俟逢年过节，和伸家门口排起送礼的长龙，和伸也来者不拒，吩咐管家呼什图和刘全记好帐目，将来好按”礼“授取。给和伸送礼并不一定能得其厚爱，但不送礼者肯定会被其视为异端，永世不得翻生。

送礼再怎么说是被动的，和伸不满足于此，主动招财，因为乾隆后期，由于乾隆日渐好大喜功，四处穷兵黩武，汉民、苗民常常揭竿而起，镇压起义又要花去若干军费，加之乾隆晚年生活腐化，极尽奢侈之能事，所以虽然早年国库丰殷，可经过数年的折腾，国库日渐空虚。乾隆可不管这些实际情况，依旧下令天下，搜罗奇珍异宝，这几次南巡，花掉巨额钱财。国库日渐萎

缩，可乾隆还要粉饰太平，只有依赖和伸为其招财进宝了。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受尽乾隆宠爱的和伸知道自己该为主子立功才对了。

但是如何广开钱路了。依和伸贪婪无度的性格，不可能组织民众，发展生产，或者安定社会秩序，与民生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以此增加税收，进而充实国库收入，在和伸看来，这些耗费时间太长了。而且这种”琐事“不是自己该管的。应该是地方官管辖才对，所以，他眼光盯上下属，让下属直接向自己进贡，他知道地方官有无数种方法从老百姓手中榨取油水。

既然地方官可以巧立名目，收取农民钱财。和伸更会巧立名目，从地方官的腰包中收取钱财，地方官上至封疆大吏、下至知府知县以及一些捐小官的商人们每年都会向皇上进贡自己搜

括到的最好的东西，他们也都知道和伸是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故也要备上一份送与和伸。每年大肆搜括天下的日子也不太多，但皇上生日、皇后、皇太后生日具必不可少的，借着做寿的机会，和伸就会暗中知会各地大小文武官员：要讨得圣上的欢心务必送上奇珍异宝。不仅如此，和伸甚至打起了外国的主意，安南、琉球、朝鲜乃至英国的使者在每年也不得奉上一份大礼，供乾隆及和伸挥霍，尽管乾隆心里美滋滋的，可还想保持自己的圣君形象，几次下谕旨，让大臣中止在圣上诞辰送礼。但众人做官多年，早已厮混的娴熟，各种为官技巧也娴熟于心，谁都知道此乃皇上的官样文章，因此，送礼现象”屡禁不止“，乾隆也就不再颁布上谕了。

这么一来，百姓就更加疾苦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级官吏不会自掏荷包来奉献给皇上，他

们只会向百姓巧取豪夺，加重盘剥，甚至不顾农民死活，各地税收也是日趋严厉，税种更是多如牛毛。就以北京的崇文门税务口为例吧！和伸所定的高税率几乎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寻常百姓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过其门，为了更好地控制京城税务，和伸打破惯例，兼任了本应由内务府掌管的崇文门税务监督，有了和伸的控制，崇文门便天下知名了，清人陈焯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最侈且暴。”为了征税，甚至连进京朝圣的官员，赶考的举子都不放过！陈焯在其笔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崇文门税收情况可见一斑。”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展觐，亦从无以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陞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子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

竣还之而去。“可见，崇文门税关在行人带随身衣服时都要收税。而且，即使是外省大官亦不留丝毫情面。

为了更好地敛财，和伸兼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内务大臣多年，在和伸入主内务府之前，内务府由于要承担内廷各项活动费用和皇帝的一切开销，所以经常入不敷出，史料记载：“本府（内务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和伸接手不到几年，便化腐朽为神奇，内务府便“岁月盈积，反充外府之用。”因为崇文门税收被纳入了内务府。层层盘剥肥了乾隆和大小各级官吏，却苦了百姓。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道：“乾隆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伸，和伸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可见和伸是乾隆钱产的代理人。

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 1790 年），时值乾隆帝八十大寿，和伸借机举办千叟宴，又举行有 1500 只火锅的火锅宴。”皇帝虽气节省，而群下奉行，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天下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铢翡翠，假山亦设等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之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云自南京所造，及其输政云。“和伸为了敛财，不惜克扣官员俸禄。

官家开销如此，其私人开销亦如是，和伸既善于广开财源，又注意节流。昭连《啸亭续录》记载：和伸”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虽多，皆无赏给，日餐薄粥而也“。

可见，和伸只关心自己在内的极少数亲人，余人则能省到省，能抠则抠，自家杂务全由兵丁代干。

如前所述，和伸家送礼者络绎不绝。但和伸有时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如在奉天义州许五德与霍三德打官司。双方同时送钱给和伸，和伸并没有因两家敌对而拒收一方的礼物，结果双方的事都没为成，还是靠自己解决。

同时，给和伸送礼还得讲技巧，和伸本是文人，也常以文人自居。因此，很多时候送他名画，古玩比钱财更令其开心，汪如龙深通此道，时而送玉如意，黑玉糊蝶、玉马等。古玩奇珍。更奇的是汪如龙送上北宋赵昌的《写过蛱蝶图》，不仅如此，图内塞进银两若干。和伸也回报了汪如龙。汪如龙顶替征瑞，做了两淮监政。征瑞也每年向和伸贡献 10 万两，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汪如龙得宠，霸占自己官职，心中不忿，向和伸质问：“

和大人，吾每年也向国家（此国家乃和伸之家也）贡献银十万两，贡献如此之丰，何以迁我边关？

“和伸抓住他双手，用自己双手盖在征瑞手上，曰：”别人贡献更大。“征瑞自然无话可说，此乃民间笑话，不足为信，但万民齐向和伸送礼而和伸来者不拒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天又一天，满清吏治就在和伸手上毁坏了！

罗织死党，形成“和家班底”

在封建社会，派系之争历来比比皆是，比较知名的有唐朝的牛李党争。数千年来派系斗争的历史说明，仅靠一己之功，与政敌时抗是远远不够的，和伸也认识到这个道理，他当上军机大臣后，逐步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和家班底“。

在封建集权社会，派系纷争是难免的，皇帝

承天之运，乃天之子，皇上至尊至大，余人不得有丝毫侵犯，所以臣子的唯一目的是争取君主的宠爱，如此的话，仅靠一己之力是不行的。官场的道理中外别无一致，英国使者也知道：和伸”要得到当朝有势力的统治阶层的一致赞许才能长期地保得住这个崇高的地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伸一朝得势，手下亲信也跟着沾光。

在和伸的关系网中，亲弟弟和琳理所当然地排在第一位，因为和琳与和伸”少共诗书长共居“，是和伸最阿信赖的人，而且，和琳也极有才华，与和伸同是威安宫官学出身，当时著名诗人袁枚曾做诗赞之”少小闻诗礼，道候即冠军……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兄弟二人一人”擎天“一人”捧日“，俱为英良之辈。和伸在起初无人可以信赖的情况下，更是依赖和琳来完成自己的计划。起初和伸自己孤身一人在朝廷厮混，

人又年轻，满朝文武皆不把他放在眼里，时而有人弹劾他或借机试探他，和伸深感自己必须有人支持才行，他想到了自己的亲弟弟和琳，首先，他让和琳当上了杭州织造，因为乾隆经常下江南，所以他把弟弟安置在那接待，待乾隆对和琳有印象之后，和伸的弟弟和琳抓住时机，在乾隆面前展示才能。乾隆五十四年，和琳发现湖北按察吏李天培用官般私运货物给福康安。于是向乾隆弹劾之。在和伸的巧妙安排下，乾隆认为和琳乃一时才俊”和琳伉直，下部议叙，由是遂见擢用。“而且，还借机打击了福康安。

由于有和伸在朝中的照应，和经常在本部面前说和琳的好话，和琳在军中地位日渐提升，而且，苗民起义给了和琳表现的契机，在镇压苗民起义的战斗中，和琳身先士卒，不仅多次击败义军。而且生擒义军首领吴半生、万三保等人。由

于战功赫赫，和伸在军中也是逐级跳，后被晋封一等宣勇伯，加封太子太保，嘉庆元年（1796年）四月，福康安积劳成疾，卒于军中，和琳的机会到了，和伸也在朝中四处活动，果然，乾隆命和琳代替福康安督办军务。从此，兄弟二人一将一相，并世无双，可惜好景不长，三个月后，和琳在围攻平陇的战役中，由于受瘴气而染病身亡。乾隆晋赠一等宣勇公溢忠壮。其子丰绅宜锦袭爵。乾隆甚至准许和琳家建专祠祭奠，足见和琳受皇上之重视。

和琳死后，和伸悲痛不已。因为和琳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是旁人无法代替的，写有悼亡弟诗十五首悼念和琳。

令人奇怪的是，和伸的第二大亲信竟然其政敌福康安的亲弟弟福长安。福长安虽与福康安同为兄弟，但二人志向明显不同。福长安善于柏马

逢迎，而福康安却性格耿直。与和伸一样，福长安起初也是一名侍卫，由于人较机灵，很快升为正红旗副都统，兼管内务府事，起初，他本想凭自己的努力去讨乾隆的欢心，但在与和伸共事后发现自己事事皆落在和伸背后，自己刚想到应如何讨好皇上时，和伸已经那样做了，与和伸争宠不过，福长安见机的快，马上转投和伸集团，和伸见了福长安成长经历与自己相似，而且能很好领会自己的意图，便也极力拉拢、培植他。后来，和伸向乾隆启奏让福长安在军机处行走，两人更沆瀣一气、互相关照，一起在军机处，对付以阿桂为首的不与自己合作的军机大臣，两人都是奴才本性，因此，都围着乾隆皇帝转圈，且福长安兄弟几人都在朝为高官、父亲傅恒是前朝名臣，且是乾隆皇帝的侄子，其妻也是皇族，这些条件一加起来，满朝文武都要让他三分。但他依然死

心塌地地追随和伸。嘉庆帝很看重他的特殊身份，并且希望能把他从和伸阵营中争取过来，但他死心塌地，在嘉庆与其谈话时滴水不漏，不提供和伸的罪行，嘉庆对其也万分痛恨，所以亲政后连他一起治罪。

和琳与福长安可说是和伸的左右手，可已有其他死党。如苏陵阿，苏陵阿满洲正白旗人，他看到和伸权势盖天，便主动巴结和伸，也采取和伸与皇上联姻的办法来与和伸联姻。与和琳是儿女亲家，和伸也对其万分照顾。但他办事无能，而且公开营私舞弊，凡近无耻，昭连《啸亭杂录》记载苏陵阿为两汇总督时，”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和伸也不需要他为自己做什么，他只是通过苏陵阿向世人表明，只要忠顺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此，尽管苏陵阿年迈无能，和伸还是荐其为东阁大学

士。

另一死党伊江阿是永贵之子，尽管永贵曾弹劾过和伸，可其子伊江阿都对和伸死心塌地，两人常常以诗歌相和。如和伸《和东巡伊（江阿）中丞喜雨无韵》（1797年）

“旧雨情殷阅岁更，喜群莅业休輿情。
随车甘澍天心愿，载道证思众志明。
勉励风载征吏隋，倍饶清介厚民生。
阅赓佳作无多嘱，愿听齐东起公声。”

嘉庆四年，乾隆病逝，伊江阿写信慰问和伸而不唁嘉庆。可见对和伸一片忠心，嘉庆也看出来：“本日伊江阿由驿递到奏折，有寄和伸节哀办事等语，而于朕遭罹大故。并无一字提及，即以常情而论，寄书唁问，自当以慰唁人子为重。在伊江阿于和伸再三劝以节哀，而于朕躬反照常，具一请安之折，转将寻常地方事件承奏，不

知是何居心。昨吴熊光一闻皇考升遐之信，即专折沥陈哀悃，敦劝朕躬，情词真切，似此方合君臣之义。吴熊光系汉人，又只系布政使，尚有良心。伊江阿身为满洲，现任巡抚，又系大学士永贵子，且曾在军机处行走，非不晓者可比，乃竟如此心有膜视，转于和伸慰问殷勤。可见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复不知有朕，唯知有和伸一人，负恩昧良，莫此为甚。”

国泰乃四川总督之子，乃一纨绔子弟，后也追随和伸，可贪污事败露被斩首。

景安，父亲乃兵部郎中森布，景安是和伸的族孙，乾隆六十年，由于和伸帮助，迁河南巡抚，他“附和伸，懵懵军事”，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景安对和伸“平日趋奉阿附，每于奏报之便，附寄信件。禀承指使，以为有所倚恃，既不能实力办贼，又不能加意抚民，”甚至屠杀难民，冒领

军功。

明保，吴钦兰、吴省兰，征瑞，湛露等皆死党，但余人不是趋炎附势罢了。

第四章 如何与皇帝相处

结网天下，建立贪污体系

和伸在朝廷内结集众多党羽之后，逐步形成一个网络，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贪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朝廷大员，又有封疆大吏（如一省巡抚等），还有自己的管家，总之，随着乾隆的昏庸和和伸的专权，这张网越铺越开，越撒越大，几乎无孔不入，在乾隆后期的贪污案中，几乎每一起都跟和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满清入关初期，由于连年征战，兵荒马乱，因此自清太祖至康熙，都注重发展生产，屯田积粮，丰殷国库，在这个时候，由于社会财富本来就所剩无几。所以在创业时期的开国功臣极少有

贪污情形，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有不少剩余，而官员薪俸又极低，故时而贪污发生。在雍正年间，已开始泛滥，雍正为了对付贪污现象，在执政之初便实行养廉银制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高薪养廉”，但这治标不治本。

乾隆执政时期，由于祖上几代的休养生息，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加，国库收入也日渐增多。客观上为贪污提供了条件，而且，此时虽然号称“康乾盛世”，但封建社会日趋没落，虽然乾隆雄心勃勃，尽是做到“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清朝正是从他开始由盛转衰，尤其是在其晚年。

乾隆晚年，各省官吏贪污成风，尤以湖北福建为最。湖北以“吏治闾茸，地方大吏于监务厘费任意染指，滥觞已极。”福建则“吏治亦复松驰，营伍毫无整饬”，此二省“通省官吏贪黷懈

驰，相习成风，日甚一日。”可见在和伸之前，吏治已经腐坏了。

在和伸的教导和逼迫下，各省巡抚不得不应酬答对，因此他们“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者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三人已者亦半。初行者有畏忌，要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因此，贪污追根穷底的话，和伸、乾隆难辞其咎。

和伸有了乾隆的宠幸与支持，当然更加肆无忌惮了，而他自己的党羽在各地又依仗和伸这株大树和保护伞，也贪污日巨。乾隆终于下决心治理贪污，杀了几个贪官，可没触动根基、相反，他的一些做法反而加剧至少是默认了贪污的存在。比如他为了奖赏和伸，经常让和伸保管大量钱物，而且任由和伸支配。如乾隆五十三年，乾隆帝就把张家口地方税收课金“著种交和伸三万两，其余银三千二百八十二两七银九分五厘五毫赏给那郎阿。”这么一来，不是纵容贪污还是什么？

和伸心腹山东巡抚国泰于乾隆四十二年到任后不久便与前大学士于敏中之弟布政使于易简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贪纵营私，征赂诸县”，然后上贡钱物给和伸，也许是国泰依仗和伸撑腰，太过明目张胆，引起众怒。乾隆四十七

年，监察御史钱沅弹劾国泰贪污，乾隆派刘墉偕同钱沅处理此案，和伸后来也保不住了，乾隆一怒之下把国泰、于易简处以极刑。

两淮监政征瑞也是和伸网络中的一枚棋子，他利用职权贪污大量财富，每年都向和伸送上白银 10 万两，有时甚至 20 万两、40 万两这样送钱。

和伸作为贪污网络的中心和枢纽，还掌握着各省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特产和其他礼物收退与否的大权。在这个环节上，和伸贪污上大量物件，嘉庆曾说：“只因和伸揽权，纳见有，迅遇外省督抚等呈进物件，准递与否必先向和伸美白，伊即擅自准驳明示有权。而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伸私宅。”可见，和伸抓住一切机会中饱私囊。

但上述情形仅仅是和伸自己贪污，不足以证

明贪污已成网络，我们知道，和伸把持吏部长达数十年之久，控制科举亦有数年，故他利用手中职权，将好差使分给自己党羽和亲信，而不听话的睁敌则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或降职，其亲信捞到各地的肥缺后，自然先把自己搜括的财物先孝敬和伸。

在地方上，由于和伸权倾朝野，和伸的属下便可为所顾为，别的官吏也会给几分薄面，如此一来，和伸提拔自己党羽亲信——亲信掌握实权——捞取好处，孝敬和伸——和伸再度提拔造成一个循环式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和伸明显占据中心地位，这样，在乾隆末年，一个以和伸为中心的贪污网络就在全中国形成了，非此贪污网络内的官员惧于和伸权势，也会逐步被其网罗，同化进来，如此则愈演愈烈，甚至连和伸家仆也能贪污巨额财产。

如是，天下成了和伸及其党羽分脏的天下，直到嘉庆亲政后赐死和伸，情形才略有好转。但即使嘉庆亲政，一切真的就好起来了吗？

历史人物：和珅 下 作者： 王辉

第四章 如何与皇帝相处

不惜血本，收买人心

和伸发达之初，只是一个凭借皇帝的一时赏识就飞皇腾达的新人，他的官职直线上升，当然可以令朝中的大员们对他刮目看，心中产生于畏惧的情绪，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他在朝中没有自己的一方势力，如同根基尚浅的芦苇，虽然可以长身玉立，却禁不住风雨的侵袭，难以长久安身，所以，和伸发迹之初，就极其注意培植自己的亲信，为此，他竟达到了不惜血本的地步。

和伸的党羽中，有一个名为国泰是四川总督文绶之子。满州镶的旗人。他原本是一个纨绔了

弟，生的肥头大耳，看上去蠢笨非常，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和伸结识了他，心中不禁一动，因为世上多有这样的人，外表憨厚，实际上却是精明到了极点，国泰一定就是如此，所以，就想要把他收为己用，想来，这人会明白自己的一番苦心，只要自己能把他笼络住将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爪牙，和伸想到这，脸上浮现出了神秘的笑容。

可是，如何才能笼络住他的心呢，要知道，国泰家资富有，用金钱是很难令他动心，甘愿伏首帖耳，尽献忠心的，况且，和伸要收伏国泰，为得就是能够通过他得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用金钱做饵，未免有点背离他的初衷了，那究竟如何是好呢？和伸心里思量关，将目光落在了身旁的纳兰身上，经过一番比较，终于决定用纳兰，来换取国泰的忠心。

要说纳兰，行要从苏凌阿说起，苏凌阿姓他

塔拉氏，是满州正白旗人，乾隆六年（公元 1741 年），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内阁中书，后来离开京城在江西饶广做道台。苏凌阿嫌弃江西蛮荒之地，穷山恶水，瘴气缭绕，日思夜想要调离那里却苦于无计可施。江西离京城万里之遥，要想通过他的政绩上达天听，让皇帝调他进就做大官，无疑是不可能的，可如果他再不想办法，就有可能在江西道台的位置上经此一生了。苏凌阿思来想去，想出一条捷径，既然不能走皇上这条路，就只有走皇帝身边的宠臣，权臣的道路了。而当时，最得宠信的，举朝上下，非和伸莫属。

苏凌阿寻了个托辞，知假回家，回到京城之后，想尽办法与和伸的弟弟和琳凑在一起，每日不惜花费银两，与和琳花天酒地，颇为亲热，不久，就已经称兄道弟了。后来终于借和伸的儿子过生日之机，随和琳一起见到了和伸，并送上了

四千两银子的贺礼。谁知。这份小小的贺礼和伸根本未曾放在眼里，苏凌阿决心一定要让和伸对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打听行和伸颇为喜爱珍奇古玩，就把家中祖传的两盆碧玉盆景取出，准备献给和伸，和伸听说后，极高兴，也顾不得驾子就亲往苏凌阿府中观看。

苏凌阿自是喜出望外，忙出门迎接，就在众人步入大厅之时，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蹦蹦跳跳着跑到和伸面前，和伸见小女孩长的粉雕玉砌一般，非常喜爱。打听之下，方知这女孩是苏凌阿的女儿，名唤纳兰，和伸手抚着女孩的头发，赞不绝口。苏凌阿是在于此道的人，当下命纳兰拜和伸为干爹。自此纳兰，便经常出入于和府，和伸对她喜爱非常。

和伸早就预备将纳兰嫁与豪门，会见了国泰，正可以一举两得，国泰为人精明，又家境殷

富，再加上自己的提拔，前程自然可望纳兰嫁与国泰，日后必不会吃苦，而国泰得配纳兰，必会对自己感恩戴德，尽习尽力自己不但多了一个得力的耳目，钱财更是不必担心的。

和伸心意已定，就将这一决定告知了苏凌阿，苏凌阿得亲眼见过国泰之后，也认定他必会大富大贵，极爽快的同意了和伸的主意。

没多久，在和伸的主持下，国泰与纳兰举行了婚礼，正式成亲。婚后不久，和伸就为国泰谋得了泗城县令的职位，而苏凌阿，也被和伸提拔到吏部任吏部侍郎，和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吏部掌管着官员的选任命权，在如此重要的部门里怎能不安排自己的亲信。

自此，国泰成为和伸的一名忠实的爪牙且深深的安插在地方上，为朝中的和伸通报消息，聚敛财富。和伸此后的几次历险，都是因有了国泰

的从中穿差安排，得以逃脱。可见，和伸为收服国泰，不惜将美貌的纳兰相赠，虽然看上去得不偿失，实际上却为自己赢得了数不胜数的财富与时机凭借这一看似过重的付出，收获了常人难以料想的利益。这也是和伸通报够将局面越做越大的重要原因，如果他仅是一味的贪婪吝啬，则绝不会有人为分奔波卖命，和伸也决不可能有日后的声势。

对待小人，要恩威并施

对付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方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渴求，如果能够准确的把握住每个人的弱点，稍加施为，立刻会收到奇效，像是国泰这样的人，家资豪富，用金钱自然很难打动，和伸就毫不犹豫的施之以美色，倘若面对的是胆小委琐，反复无常的小人，一味的示之以恩惠，恐怕只能取得他

一时的忠心，倘有变故，他们一般会马上随风而倒，兵戈相向，唯有在施以恩惠的同时，加之以威慑，让他们心有顾忌，才不会轻易的背叛而去。和伸对汪如龙的计策，即是如此。

汪如龙是极有名的盐商，原本是两涯盐政征瑞的幕僚，这征瑞原是一个道台，因为犯了过失，被革职后为了重获起用，给时任军机大臣的和伸送去了千万两白银，和伸果然应验，不久，乾隆下诏，将征瑞任命为两涯盐政，自古盐，铁即为政府专卖，因为其中的惊人的利润，而政府的盐政更是难得的肥缺。每界盐政无不是富甲天下，征瑞到任之初，汪如龙就前往结识，向他进献了许多诸如，如何收税纳捐，如何追查走私漏税以及如何查假打非的敛财良策。深得征瑞意识，招他人幕僚，而汪如龙为人狡诈多变。极会见风使舵，反复无常，乾隆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之时，

汪如龙亲自敦促肠前大小盐商，捐也钱款，修建行宫铺平道路，置办器物，征瑞不费吹灰之力，就讨得了乾隆的欢心，他自己也从中渔利颇半。

然而汪如龙打算的却是如何借此机会能接近和伸，取征瑞之位而代之，他先同征瑞一起，向和伸进献了一匹名马得以与和伸结识，像和伸这样的贪官，寻常的金银已很难打动，唯有像古玩，宝马之类的奇珍异宝方能令他动心，汪如龙此举一下就引起了和伸的注意。

进而他又通过和伸向乾隆进献了一名美女，令乾隆爱不释手。和伸心中对汪如龙的进献有几分喜悦，然而，对待这样的人，必须能够，以威势强制于他，不然，一定不会去除他的野心，于是，和伸私下召见汪如龙，一见面就摆出了一副严酷的表情，仿佛满怀怒力，令汪如龙心中忐忑不安，原有的骄矜、狡猾先已经去掉了一半，进

而，和伸忽然说道：“恭喜先生讨得皇上如此欢心呀！”一双眼睛如同结了一层寒冰，气势逼人，汪如龙越发不知所措静静的等待着和伸的教训，只听和伸忽然怒斥到：“你可知罪！对皇上惑以美色，致使君王不朝，论罪当斩！”汪如龙顿时大惊失色，双膝跪倒，口中忙称罪不止，乞求和大人能网开一面，说自己早已心仪大人，定当好好进奉。和伸闻听，觉得自己的目的差不多达到了，这才缓缓舒展开紧簇的双眉，换上了一副和气的表情，汪如龙深深感到自己虽然富甲一方，诡计多端。然而，在大清朝的天下，还是命悬一线，和伸才是真正能翻云覆雨的人物，如若能死心塌地依附于他，让他明白自己的忠心，日后才会鸡犬升天官运亨通。

汪如龙经过和伸的这一番威慑，将原有的跃跃欲试之心尽数收敛了起来，心甘情愿的为和伸

做一名爬爪牙。为了向和伸表明自己的忠心，他将家中相传的一幅名画，送与和伸，并在画中夹带了一张银票。汪如龙的苦心，自然没有落空，和伸进宫面见乾隆，先是夸了一通汪如龙如何举止不俗，精明强干，如何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然后，又奏到两淮盐政征端，虽然迎驾有功，却极为奢靡，理应加以警戒，不然，天下群起效仿，竞相奢侈，于国于民都不是好事。乾隆听完，就命和伸推荐适合人选来代替两淮盐政的职位，这一职位，顺理成章就落到了汪如龙的头上。

于是，乾隆颁下诏书：天下士庶，官各敦本业，力屏浮华，是以特调征端以戒效尤。汪如龙平步青云，由一名盐商一举做了两淮盐政的肥缺。

相传事后征端心中不平，就找到和伸申辩，说他每年向和伸交纳十万两白银。为什么还会丢

掉两淮盐政的肥缺，和伸气定神闲，不动声色的告诉他，只因为别人交纳的更多，边说边伸出两根手指，可见，汪如龙夹在名画之中的是二十万两的银票。征端顿时哑口无言，悻悻先退了。

场面作大，才能翻云覆雨

不论是要建立功业，还是贪赃枉法，都是仅个人的力量绝难实现的。建功立业，改革旧习，要靠一批精明强干的得力助手，上下呼应，尽力而为才有可能成功。这方面，成败炯异的例子充斥史册，北宋王安石变法，尽管王安石雄材大略，变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仍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用人不当，没有做出精诚团结的良好的局面，变法中人各个心怀二意，以变法为名，成一己之私，才使得诸多出于善意的法令变成百姓不堪重负的苛政。善于将局面作大，以此为基础成就大业的，则首推清季的曾国

藩。曾国藩在他的《杂著居业》一条中说到“古代英雄的事业必定有其坚实的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何内，魏在兖州，庄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做事一定要有基础。曾国藩起兵之时，局面尚未打开，所以，尽管他盛情相邀，仍然是应者寥寥，及至他第二次出山，先向朝廷求得实权，对稍有才能的人便保奏、举荐、使得忠心于曾氏的人，在朝中越来越多，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会合景从，如龙得云，如鱼得水的局面，四方豪杰之士，纷纷前来投靠，曾国藩才成其经世之业。

贪赃枉法较之建功立业，更需要把局面做大。功业不成，至多落得抱憾一生，丧志而毁，而贪赃倘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所以，古来的贪官全都投注大量精力、财力、编织关系网络，像和珅上至乾隆皇帝，封建王朝的最高统计者，

下至各地州县的官吏，政府政策的基层贯彻者，全都建立了深厚密切的关联，至于中央政府中的各个要害部分，和珅不是亲自担当要职，就是选派自己的亲信掌权。如任命年老昏庸的苏凌阿掌管吏部，任吏部尚书，将朝廷的选官大权操纵在股掌之中。

这样一来，朝廷上下的大部分官员相互纠缠，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紧密相联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但有警讯传出，和珅凭借他众多的耳目，可以得到最及时的报告，然后，部署应对之策，立刻就会将危险消溶于无形之中，由于和珅的局面铺的实在太太大，即使皇帝有意铲除他，也要考虑再三，因为有太多的人牵连其中，仓猝行事，一定会造成朝廷的重大动荡，这是所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结果。毕竟不可能对朝廷的官员来一次大换血，毕竟，统治还要

依靠这些行为不轨的官员，统治者唯有得过且过，抢补漏洞了。

因此，后来，当嘉庆帝下决心要铲除和珅时，动作出奇的迅速，断案也超乎寻常的敏捷，只是严惩了和珅及其族人，赐和珅一条自练自裁，至于那些依附和珅、凭借向他行贿，效忠而升迁的官员则大名既往不咎。不能不说，嘉庆帝的这一决断有着高明的眼光和见识，也可以看见，局面做的极大如和珅者，也很难脱逃厄运。

为属下谋发展使人效忠

中国古人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说，自己建立功业的同时，也要帮助别人建立功业，这是传统儒家对人的道德修养的要求。和珅毫不废力的把应用到如何收买人心上，同样了收到了奇效。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 1780 年），乾隆皇帝决

定第五次南巡，在此之前，刚刚依附于和珅，出任泗阳县令不久的国泰，就接到了和珅的一封密信，信中说皇上此次南巡，必然会去祭祀孔庙祭孔之后，一定会途径泗阳县境内，合计皇帝经过的地方应在距离县城东边五十里的地方，命国泰在此精心筹建一处行宫，以博皇上的垂青。

国泰读罢信，简直要把和珅当做再造父母般感恩戴德，马上命人四处筹措银两，调集全县能工巧匠，加紧修筑，就在离泗阳县城五十里，和珅指定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行宫。

乾隆一路由北京南巡，进入山东境祭祀孔林、孔庙，向世人表明他尊师重道的国策，然后，又向南进发，路过泗阳县境内的时候，在一片葱郁的密林中隐隐约约听到了溪水声，接着，眼前豁然开朗，现出了一座优美别致的建筑，乾隆一见，心中顿时高兴起来，和珅忙走上前，说道：

“泗阳县令国泰，在此地专为皇上修建行宫一座，已将行宫的绘图给臣看过，庭台楼阁美不胜收，皇上正可前去小歇。乾隆闻听，更加高兴，命人进入行宫，只见行宫修建的绝不同于寻常园林，园中借助林内原有的溪流因势利导，令溪水在亭榭间纵横交错，迴环曲折，而那些亭榭也是清幽可人，令见惯豪华铺张的乾隆顿生世外之感，当即命和珅召见国泰，国泰面风皇上，从容应对，和珅在一旁赞不绝口，两人博得龙心大悦，马上降旨擢升国泰为道台。国泰自是感恩不尽，免不了又给和珅送去了大量的金银，对和珅从此言听计从，绝无二心，其他投靠和珅的官员，知道和珅略施小计国泰就会擢升为道台之事，心中也兴奋不已，企盼着这样的事情不久就可以落到自己头上。

了解人性的弱点

1、了解人性的弱点

和珅在官场屹立不倒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洞察人性，能把握人的喜好，进而控制，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握准了人的性格后，和珅就会依法施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坚决打击之。

中国人的品性究竟是什么？很难随意下结论，孔子提倡“温良恭俭让。”要人们忠心地服侍主子，而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又压制了人们的人性，故千百年来人们要么无才，要么就是奴才。和珅自己也是一个奴才，不过他服侍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为全国最大的奴才，奴才的禀性早已被和珅熟知于心，他知道如何对会奴才。

奴才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贱，你不能将他当做人来看待，他只能做奴才，不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因此，如果你对奴才客客气气的话，

奴才的劣根性以为你有什么把柄握在他手上，他便会肆无忌惮，在背地说你的坏话，传播你的谣言。因此，和珅知道对付马要用鞭子，对付奴才要用锥子，你打他越多，狠命地踢他，他反即会笑脸相迎，对你谄媚讨好。

满朝文武中，除了极个别的忠心正直的大臣外，皆是奴才，而且归根结底，即使如刘墉、阿桂、纪昀等股肱之臣照样还不是皇上的奴才？所以，和珅在朝中应付自如，他看出朝中大官臣僚都是骑墙派，哪边有好处哪边得势就倒向哪边，因此，首要之事的杀鸡儆猴，确立自己的权威。

在打击异己之前首先有必要了解谁对自己忠心，谁有意反抗自己，和珅吸取前朝的经验，着力训练忠于自己的特务间谍组织，相当于雍正时期的血滴子，散布于全国，充当自己的耳目，一时和珅权势直逼明末的权奸魏忠贤，既搜集有

利于自己的情报，又为皇上收集情报，所以，乾隆很支持和珅的所作所为，有了乾隆的支持，和珅更具为所欲为了，他知道世人皆为势利眼，小时候在咸安宫官学的遭遇中让他懂得：只有掌权、只有有钱，自己才有前途，如果既无权，又没钱，那么自己便一无是处了。因此，现在自己受乾隆宠爱，不管自己做什么，只要不惹恼乾隆，那么同僚必会以为自己正确，也会以为自己是个好人，一定会纷纷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借口，和珅当然没有料错，现在自己，只要一说话，以前不正眼看他的官僚们都聚精会神，唯恐听漏一句。

和珅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刚入军机处时，永贵弹劾自己之事，这要从和珅手下的宠将安明说起，安明是户部司务厅的司务，这个职务是个肥缺，而和珅是当时的户部侍郎，所以安明极力巴

结和珅，希望能在这个位置上永久呆下去，可惜户部尚书新换，安明又得罪了新任尚书，安明转头讨好和珅，又是帮和珅采办木料，又是买石狮子，拍得和珅晕晕然，因此在皇上审察京官之时，和珅举荐了安明，安明得以官复原职，正准备大展手脚，狠捞一把，可惜时运不济，在这节骨眼上，安明的父亲一命呜呼。安明一边骂老父死也不挑时候，一边想，自己这二年为了打通关节和巴结和珅，家里积蓄几近消耗殆尽，如果不做官的话，将来肯定更没戏了，因为清朝礼制规定：“若官吏父母去世，官吏本人应居家居丧三年。在二年守丧期内，若无皇上特许，不能为官。安明财迷心窍，准备搏一把。于是，便把父亲病死之事隐瞒下来，但纸终包不住火，这种死人的事如何能掩盖得住？户部同僚本就厌憎安明溜须拍马，于是向尚书部永贵揭露了此事，永贵经过

几番明察暗访，弄清楚确有此事。便写了奏折要借弹劾安明的同时弹劾和珅扶同瞻徇，与安明沆瀣一气。不过此事却被永贵自己人出卖了，永贵有个儿子叫伊江阿，也是和珅的死党，永贵在言谈中无意露出马脚，伊江阿一听，这还了得，他急赴和府把情况言于和珅。和珅急叫安明过来询问，安明跪地求情，但知自己必死无疑，于是托和珅照看妻儿，又献计和珅可以先揭发自己。果然，次日退朝，永贵奏安明丧尽天良，父死匿而不报。又弹劾和珅身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居然保举此种无耻之人。乾隆大怒，责问和珅，和珅也拿出奏折说臣正想启奏。永贵心想和珅果然阴险，也暗骂自己养子不孝。但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弹劾和珅，也只有乘胜追击。说安明父死匿而不报，必为奸邪小人，平时不忠不孝，而和珅还保其为一等。因此请皇上治其罪。

此时和珅地位尚不太稳固，而且永贵也很受乾隆宠爱。乾隆曾谓：“天开朕衷，让朕悉知永贵忠心”，群臣以为此次和珅是在劫难逃了，于是纷纷倒向永贵这边，群臣以往一直对和珅阿谀奉承的那帮人也站起来反对和珅，这个和珅可急了，他本以为此事能顺顺当当地解决，没想到群臣居然与其做对，他心想：如果这次能逃过此劫的话，将来一定给他们好看，也是，一帮朝臣虽然平时对和珅唯唯喏喏，阿谀奉承，可和珅毕竟年纪轻轻，许多老臣认为其和珅“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甚至不愿正眼以对。但都知自己身份卑微，不能扳倒和珅，所以平日里忍气吞声，不敢去揭发他，弹劾他，现在永贵出面弹劾，群臣当然是墙倒众人推了。中国之事向来如此，出头鸽子先遭难，故以众人不敢出头，但若有人出头，则群起而推之。和珅恨得牙痒痒的，但表面上这

样得不笑吟吟静候皇上裁决，幸好乾隆还是宠着和珅，他道：“和珅应是受安明所蒙蔽，若尔存心瞻徇，岂能亲自劾他？现和珅与尔等奏折同时呈上，和珅无故意消弥己罪之嫌，但此事诚如众爱卿所言，和珅罪无旁贷，朕即降和珅二级留用”，和珅被降级留用，乾隆虽然给永贵留下几分面子，可永贵知道自己是扳不动和珅了。

和珅经此一劫而不倒，心里反而暗暗感激永贵，是永贵让自己看清了朝臣的真面目，哪些人是附合自己的，哪些人是忠心耿耿地，这次心里终于有了答案，他更感激永贵之子伊江阿，是以后来对伊江阿着力提拔。永贵父子两一正一反地帮了和珅的忙。

而对指责过他的那帮朝臣，和珅并没有马上与他们翻脸摊牌，他知道自己现在羽翼未丰，便与一帮朝臣虚与委蛇，笑而相迎，虽然心里异常

痛恨，但他在等待一个机会，在和珅的心目中，对待这帮骑墙派要么应付敷衍，要么不一棍子打死，现在在自己没有绝对实力，能拉拢的当然极力拉拢。

通过此次事件，和珅深感培植自己党羽的必要。于是他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弟弟和琳与福长安为左右辅佐的体系，逐步形成自己的官僚体系。

和珅了解人性，更了解读书人的品性，因为和珅自己文武全才，也算是半个读书人，他知道读书人很多受儒家礼仪毒害太重，读着读着就成了奴才了，读书人的最大理想是金榜题名，其实也就是为皇帝做奴才。对于这些读书人，和珅也不讨厌，他厌憎的是自命清高的读书人。因此，在科举考试中，他录取对己死心踏地，忠心耿耿的读书人，而对于不肯与自己合作的人，即使已

经上榜，他也会百般借口来阻挠这些人入仕，故“天下士人，几出和门”。形成了自己的“和家班底”和控制了科举和官吏选拔后，和珅要开始对异己动手了，因为他已忍了太久，表面应付他已经厌倦了，他现在有了足够多的实力对付于与自己对抗的人，无论是阿桂还是永贵，还是刘墉，别的小官吏不必说了！

对异己者表面应付

对待异己者，和珅从来不手下留情，他绝不容许永贵弹劾自己时群臣同声反对自己的情形再度出现，因此，他要寻求时机，一个一个地打跨异己。而且又要向骑墙派的群臣显示威风。

从谁着手呢？李侍尧成为了第一个牺牲品，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惊惧。”而且是明末名将李

如枢之后，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孙，其父李元亮也尝为户部尚书。因此，出生于官宦世家的他拥兵自重，由于战功卓著，乾隆先后册封其为户部侍郎，两广总督，元贵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因此，他异常高傲，不把和珅放在眼里，和珅虽为军机大臣，但年尚不到三十，故李侍尧自恃“年老位高，平日儿视和珅，和珅衔之。”而和珅本性“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和珅气量狭窄，心胸狭小，而且正需要扬马立威，其他朝廷重臣如阿桂，永贵自己又动不了，于是决定拿李侍尧开刀。杀鸡给猴看。

恰好手下海宁新迁沈阳奉天府尹入京面圣谢恩，海宁“入京谢恩，历辞和珅。和珅私问侍尧动静，海宁言，侍尧贪浊无厌，畏其消责，尝赂二百金为寿于生日。”和珅正愁没有借口，这次海宁总算为其提供了线索，于是大大褒奖了海

宁一顿，叫他有空再举报李侍尧的罪状。端茶送客后，和珅心情十分美好，李侍尧啊李侍尧，你平素瞧我不起，在群臣面前不给我面子，这次你的把柄落在我手上，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吩咐书童笔墨侍候，连夜写好奏折。于次日早朝启奏乾隆帝，乾隆虽宠李侍尧，但见其拥兵自重，有时对自己不敬，心想借机杀杀各封疆大吏的威风也行，不能象祖上康熙那样过于宽待臣下了，而且，在和珅添油加醋的游说下，乾隆怒火更盛，便下旨派和珅为钦差大臣，亲赴云南审理李侍尧案。

和珅率领众多奴仆和前锋营军士浩浩荡荡地开赴云南，一路骚官扰民，自不必说。为了更好地审查李侍尧，乾隆又派刑部侍郎喀凝与和珅同去。和珅一到云南，就派兵团团围住李侍尧的户部，他知道，一人若是贪污其管家必然知道很

多内情，于是首先拘捕李侍尧的管家，几经严刑拷问，管家终于撑不住了，提供了李侍尧贪污腐败的第一手材料。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所有贪污事宜无不通过老管家，老管家叛变，李侍尧不得不俯首认罪，“自承得道府以下馈赂不讳。上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建诣京师。”

虽然乾隆下旨逮捕李侍尧到京城，又剥夺了李侍尧的官职，但和珅心里不太满意，以和珅的处事原则，要对付一个人一定要斩草除根，不给他留下卷土重来的机会。所以，他又多次审问李侍尧，在严刑拷打之下，李侍尧又供出一些鲜为人知的贪污细节。和珅知道乾隆只是想惩戒一下李侍尧，并不是想杀他，所以他又玩了个小计谋，在启奏乾隆时，和珅没让乾隆斩李侍尧，而是提议“私人暂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同时

又把李侍尧的贪污材料呈给大学士和九部九卿，让大学士们义愤填膺，果然，其他臣子见李侍尧贪污之臣，纷纷请求圣上处以斩决，如此才能平复人心，但乾隆还是以为李侍尧是人才，可以让其戴罪立功，不忍心把一个封疆大吏杀了。但又不要拂群臣之议，于是“复下各直省督抚议。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江苏巡抚闵鹗元为人比较机灵，了解乾隆为什么让各省督抚商议的目的，看出了乾隆的惜才之心，于是启奏道：“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力。请用议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这话正好说到乾隆心坎上了，心里暗夸闵鹗元识大体，懂圣意，将来定找机会提拔他。于是乾隆正好借机找这个台阶下，他下诏说，应江苏巡抚所请，李侍尧罪不当立诛，可暂时收监，改为“斩监候。”斩监候是清时的一种刑法，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判处死刑，缓期多少年执行，

也即死缓。”于是，“命囚刑部，籍其家货，有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之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盖藩镇贡献有九种物每以三种还给。大约侍尧贪赃五分之三入于世贡，故皇帝心欲宥之。”

在抄李侍尧家的时候，乾隆发现李侍尧贪污数量不多，家中多是自己按例退还的贡品，因此更坚定了不杀李侍尧的决心。和珅见乾隆圣意如此：也无能为力，不过李侍尧下狱，被罢官，总算部分达到了自己的心愿。而且，在处理李侍尧案件中，和珅又向和珅和群臣面前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又留下了清正廉洁的形象，所以也不欲置李侍尧于死地了。但放过李侍尧可以，李侍尧的手下，则不能放了，和珅认为云贵两省“赃私狼籍，吏治废坏，府协县多有亏空，须彻底详查，清厘积弊。”让李侍尧的手下无处遁身，乾隆非

常满意和珅的所作所为，于是擢开其为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后又授其御前大使兼任都统。在处理李侍尧案件中，和珅收获良多，既教训了李侍臣，又在群臣中树立了威信，更重要的是，又巩固了乾隆对他的宠爱。

扫平了李侍尧，和珅扶摇直上，地位直接上升，但还是有一个人在他前面，这个人就是军机处首辅阿桂，阿桂身出名门，也得乾隆宠幸、乃乾隆朝股肱之臣。因此，和珅要巩固自己地位，必欲除阿桂而后快，一有机会就把罪名往阿桂头上栽。由于乾隆经常派阿桂处理一些大案要案，譬如福康安请李天培代买植木私交粮船带运案和审理富勒浑贪污案等等，在他处理这些案件时，和珅总会诱使案犯指供阿桂，或者给阿桂戴上包庇罪犯的大帽子，可惜阿桂清正廉明，和珅奈何他不得。阿桂多次受到和珅暗算，本就鄙视

和珅的他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里，每“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数十武（数十步之意）。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够一步。阿桂内念倒将相，更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崇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态。”如此一来，和珅更加恼恨阿桂，无奈其乃首辅，而且在群臣中威望素高，和珅扳不动他，只好笑面相迎，并主动与之修好，可阿桂不理不睬。

在这时，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子，上报其妻子“自缢身亡，”其妻弟贵宁不服，上告乾隆：“阿桂以尝奏不语袒海升，坐罚俸。”和珅一见机会来了，便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暗地教导贵宁一定要告状，而且尽量往阿桂身上引，那么自己必定为其撑腰，报其姐被杀之仇，贵宁心想有和珅撑腰，必可诛杀海升，为己姊报仇。于是欣然同意。于是他告诉和珅，曹文植可

以做证阿桂袒护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并许以重金高官，于是“文植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恩礼弗替。”曹文植不愿陷害阿桂，又得罪不起和珅，只好以“母老”为辞，辞官归隐，一走了之。和珅无凭无据，也不能奈何阿桂，只好继续与阿桂妥协。

在军机处中，与阿桂站在一派的有王杰、董浩二人，当和珅专权之时，惟董浩与王杰“楮柱其间，独居深念”，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和珅也总想借机把王杰与董浩逐出军机之处，让阿桂少两个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欢王杰的学问和为人。董浩亦为乾隆所重。和珅百法而不得施。

奈何不了宠臣，和珅只好找小臣出气了，谢振定任监察御史，一次鞭打了和珅妾弟，并斥责和珅座驾违制，一把火烧毁了马车，还说：“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和珅表面不动声色。但过

不了几天，就借机“假他事劾振定，夺职。”

可见，对待异己，和珅要么表面应付，要么一棍子拓死，不让其死灰复燃，正是如此手段，朝中诸臣依附和珅。

抢在对手前彻底打跨

在和珅的宦官生涯中，虽然他只手遮天，但依然有个别正直之士敢于舍弃身家性命，与和珅斗争到底。和珅也没有因为自己权倾一时而放松对对手的警惕，当有人告状时，他往往都是先发制人，抢在对手的前面消除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或者先罢除对手官职，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

曹锡宝就是这样被和珅整死的。曹锡宝，字鸿书，乃乾隆二十年进士，历任军机处章京，监察御史等职。据《清史稿》记载，他生性坦率，刚直不阿。他很不满和珅的所作所为，和珅贪污腐化，权倾一时，且有乾隆这把大的保护伞，一

时谁也不敢轻易动其锋芒，他便从和伸的手下着手，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他发现和伸家与其奴仆刘全家的车马，衣服均超过了清制的规定，和伸他扳不动，曹锡宝便想借弹劾刘全之际来引起刘全背后的巨蠹——和伸。

刘全何许人也？刘全乃和伸家“世仆”，起初为和伸父母赶车，后来和伸父母早逝后，刘全也继续追随和伸，随青年时期的和伸一起创业打天下，正因为早年一起奋斗形成的情谊，和伸飞黄腾达之后，刘全也一跃成为和伸家的大管家，和伸家对外的经营、接待，收取馈赠礼品等全由他一人把持，甚至实际掌管崇文门税关的税收，由于他主要是外管家，世人为了与和家内管家呼什图区分，皆称其为“外刘”。

刘全与和伸一样，不但会拉帮结派，而且善于收受贿赂，故他在帮和伸收受贿赂的同时，也

不忘中饱私囊，几年下来，刘全的腰包也鼓起来了，其家产也成产千万，从日后和伸倒台后记载的抄家后刘全家产有银二十万两，因此，刘全家里也布置的十分阔气。他使用的车马，衣物都超过了清朝的规定，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是相当严重的，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等级的衣服，坐什么样的马车都是有祖宗成法严格规定的，如果穿戴车马逾制的话，则其罪非同小可，乾隆五十年（1785年），曹锡宝在作了周密调查之后弹劾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写好这道奏折之后，曹锡宝首先把他拿给同乡吴省钦阅看，想请他帮自己修改润色，他殊不知此时吴省钦已经投靠和伸。吴省钦一见奏折，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曹锡宝竟然对和伸不敬。喜的是自己幸好预先知道了情况，可以向和伸邀功了。于是，吴省钦先稳住曹锡宝，后赶紧派快马通知

此时尚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陪乾隆消暑的和伸，和伸马上召刘全赴热河，指令刘全迅速拆掉逾制房屋，迅速隐藏不应配置的车马，隐藏一切逾制之物，一切证据消灭过后，和伸马上给乾隆一道奏折，说他已审问刘全，刘全否认逾制，但为了表示清白他决定把刘全交留京王大臣收审。和伸在奏折中又说：刘全“素昔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走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但自己经常随乾隆出巡，所以可能“扈从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安定？请旨飭派尹查重处。”这么一来，和伸便把责任推个干干净净，而乾隆也不怀疑他。

故下旨道：“和伸家人全儿，文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多年，其例有应得之项，稍有聚蓄亦属事情之常。”“至于盖造房物数十间居住，亦属人情之常，天下各处关榷其管理人员，不能不

派委家人分管税口，自不免皆有羨余，既吏胥等亦籍余洞，其服用居室，稍有润饰，亦若事理所有。”接着，乾隆开始指责曹锡宝弹劾动机不纯：“若伊（全）倚藉主势，实有招摇撞骗，或于额税之外，擅自加增，以肥私囊，或如富礼善欧毙人命顶凶各情节亦未可知，应令曹锡宝逐条指实。如有以上情节，即一面从严审办，一面据实具奏。或曹锡宝及伊亲友有应过税之物，全儿多索税银，或挟伊不肯免税之嫌，架词耸听，尚为情理所有。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庶拾浮博建白之名，亦难以无根之谈，处人罪之理。次曹锡宝与和伸之家人何能熟识，伊于何处得知详细，和伸亦详问实在，方成信讞。”而且，乾隆反而认为曹锡宝，“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一波及地步。”后来由于刘全早有准备，曹锡宝带人检查亦无违禁物事。刘全就更

理直气壮了：“吾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善，容或有之，亦非可挟以外出之物。我与曹锡宝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了？”这么一来刘全倒打一耙，被告成了原告。曹锡宝不得不为自己辩解：“我见和伸家人全儿房屋整齐，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骗之事。又优读谕旨，以大臣中受家人之累者不少，仰体皇上保全臣下之意，原要和伸先行约束，杜渐防微，庶将来不致受家人之累。至我皇上用人行政一来大公至正，凡杜渐防微致上，无事不周，实无可以仰稗高深。再全儿并无劣迹可以指实，我实见浅少，见其所住房屋整齐，未免过分。所以具奏嗣奉。谕旨派员带同属往各大臣家人住居阅看，始知家人住房五六十间者系常有之事，是以蒙皇上垂询时，即面奏全儿没有十分不具之语。总是我冒昧糊涂，措词失当，咎无

可责。”

这样，由于和伸的早作准备，先人而动，曹锡宝非但没有丝毫撼动和伸，反而被乾隆大肆斥责，最后落下“革职留任”的下场。通过治理曹锡宝，和伸也深深认识到先发制人的重要性。

虽然有了曹锡宝的教训，但还是有人敢捋和伸的虎须，这个人是钱沣。

钱沣身为监察御史，他向乾隆启奏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滥杀无辜，乾隆于是派和伸，刘墉、钱沣赴山东查案。国泰乃和伸的党羽。和伸知道刘墉和钱沣会查案银，于是让快马送信给国泰，其赶紧危害国库，因为钦差马上会来查收，国泰心领神会，马上和下属州县在二日之把库银持平。于是，山东各州县官吏纷纷从商家手中挪借银两来应付检查。和伸还怕出漏子，在赴山东之前吩咐手下苏凌阿先准备两份奏折，一份弹劾

国泰贪赃枉法，鱼肉乡民。，一份弹劾刘墉、钱沅，署上和伸同奏。到时视情况而定。国泰若有变故，苏凌阿便上交弹劾国泰的奏折，和、刘、钱三人赴山东巡是，见库银皆满，未查出异样，后钱沅发现库银并非官银。于是和伸决定丢卒保车，率先逮捕国泰和布政使于行简。国泰见和伸逮他，想拖和伸下水，便向和伸发求救信一封，被乾隆所得。此时，和伸安排苏凌阿所写的奏章发生了效用。乾隆凭和伸的奏章认定和伸与国泰并无私情，国泰乃一厢情愿，于是国泰被斩，和伸继续受宠。

有了曹锡宝，有了钱沅，还有尹北图。尹北图同样不识抬举。尹北图为官正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伸当政当然不希望别人有过多的言论。而且，所有奏章都要经过军机处，和伸为军机大臣，寻常官员上奏折时，皆会思虑再三，即

尹北图则不管这些，甚至对乾隆和和伸引以为自豪的“议罪银制度”提出异议，他说，议罪银制度是纵容地方官吏贪污中饱的措施，如果长此以往，只会使政府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长此以往，更气加重人民负担。《清史稿》记载：“高家季年，督抚坐谴，成全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千万充分，亦有督抚自清认罚若千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快其*餐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负之倾助，日后遇有亏至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人动其愧惧之心，且替生玩易之念，请永停此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勿许再膺外任。’”

于是乾隆命尹北图与户部侍郎庆成一同赴山西、直隶、山东及江南诸省查实国库。这又体现了和伸奸诈的一面，庆成乃和伸的死党，他与

尹北图一起不但处处掣肘反而随时诬陷，尹北图，在中国绕了大半个圈后。由于庆成和和伸的预先通知，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所以，最后还是“查无实据！”

尹北图反而丢官了，乾隆道：“北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在授内阁侍读。”

恩威并施，收异己为同党

和珅在整垮异己的同时，对于愿意追随自己的弃暗投明之人也毫不嫌弃，收为同党，他知道，只有党羽遍天下，才能更好地控制整个国家的大权。而且，异己的力量少了一份，同党的力量便强了一份，在此消彼长之中，自己的一派便可占据绝对优势，进而毁灭性地打击对手。

用这一招来对付同僚，和珅显得得心应手。福长安被和珅收伏便是一个经典战例，福长安，

是满洲镶黄旗人，不仅是满人，更是乾隆帝孝贤皇后的亲侄子，很受乾隆皇帝和孝贤皇后的宠爱。而且，福长安生于官宦世家，其父傅恒，在康熙帝时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加封太子太保，在逝世后蒙乾隆恩宠，加封为郡王。可以算是一代名臣。不仅如此，福长安的几个哥哥也皆为朝廷重臣。福康安手握兵权，而且相传为乾隆的私生子，福灵安、福隆安也在朝中为官，且与皇室联姻，成为额駙，福长安本人也娶皇族女，身为额駙。

有了如此雄厚家庭背景和关系，福长安深受乾隆帝喜爱，而且，与哥哥福康安也站在同一个阵营。由于长相清秀，年轻俊朗，福长安也象和珅那样做了蓝翎侍卫。由于家庭的关系网和乾隆的宠爱，福长安很快便升为正红旗副都统，同时兼任武备院卿，兼管内务府事，这几个职位要么

是要害部分要么是肥缺。但福长安不满足于现状，他要更加追求乾隆的宏爱，要比他的几个哥哥都强。少年时期的一帆风顺也疯狂地助长了他的自尊心，他认为自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确，乾隆因为皇后的关系，也很重用他。福长安也感觉自己前途无量，封王袭爵指日可待，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和珅出现了，乾隆虽然也宠福长安，但明显更宠和珅。福长安心中极不服气。他认为和珅既非皇亲国戚，而且，自幼家贫，凭什么与自己争宠？

和珅知道金钱不能令其动心，而且，首要之务是令福长安对自己心服口服，是以和珅有意无意地在福长安面前透露皇帝如何喜爱自己如皇上把自己全家抬入正黄旗，又谓皇上欲赐自己奇珍古玩——总之，他要让福长安知道：皇上宠幸的是自己，虽然自己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只要

有皇上的宠爱就万事大吉了。

福长安还要与和珅向乾隆席争宠，但此时乾隆正宠着和珅，和珅便借乾隆之手小小地教训了福长安一顿，而且，乾隆在任和珅为军机大臣之时，同时任命福长安军机处学习行走，这么一来，和珅正好成了福长安的顶头上司，福长安不得不惧他三分。在让福长安了解自己比不上和珅之时，和珅便不再对其用强，而采取怀柔政策，他找福长安谈谈自己两人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所以应该同舟共济通力合作，一起对付阿桂等人，如果成功，军机处不就是自己的天下了？于是，和珅不断于福长安以小恩小惠，并建议乾隆提拔福长安，让福长安知道跟着自己才会前途无量，否则毫无机会。

在和珅的恩威并施下，福长安对和珅死心蹋地。两人在乾隆御前打转、力讨乾隆欣喜，在军

机处更是联合一起，一致对付阿桂为首的不听话的军机大臣。后来，和珅奏请乾隆让福长安代替自己任户部尚书，户部乃是肥缺，福长安对和珅更是感激涕伶了。

后来嘉庆试图分化福长安、和珅，可是福长安已经认谁一个理，和珅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诬陷其他人也不能诬陷和珅。

利用皇帝好恶实行打击报复

在专制统治时期，统治者最注重对社会舆论的控制了，满清是异族入关，更注重控制汉人的思想。而且，满清人是在马背上得天下，他们最瞧不起迂腐的汉族读书人，但又恐读书人乱言惑国，令子民思念前朝，因此，在满清初年，从鳌拜开始，便大兴文字狱。

和珅深知乾隆最厌烦士人乱讲话，或写诗讥讽时政，因此，和珅经常兴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而且利用文字狱来打击异己。和珅，第一个打击的就是海成，海成乃地方大员，进京在军机处时不把年纪尚轻的军机大臣和珅放在眼里。和珅虽表面不动声色，可暗中记恨海成。乾隆四十年，海成辖地有个名叫王锡侯的秀才编了本《字贯》的字典，王锡侯在《字贯》序中说：“天下字贯穿极难，诗韵不下万字，学历尚未多走识而不知用。今《康熙字典》所汲数增至四万六千家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此说本又算什么，但同乡本家王泷南为了邀功和报复王锡侯（王泷南本是乡里的无赖恶棍。被官府抓着发配云南，他不甘心老死于烟瘴荒蛮之地。便偷偷跑回原籍。那时王锡侯正值年轻气盛，便伙同乡里的几个人把王泷南再次扭送到官府。多年之后，王泷南遇赦还乡，便搜寻着报复王锡侯的机会。《字贯》刊印后，王泷南大

喜，咬定王锡侯悖逆，诬蔑贬低圣祖康熙帝，告到官府。县令觉得此事重大，把此事上报给巡抚海成。后又报于皇上，乾隆渝示海成严查。海成及幕僚认为此书虽对康熙帝有慢渎不敬的意思，并算不上悖逆。便写了奏折，建议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派专差将奏折及《字贯》一部四十本送到京师。乾隆看罢，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便搁置起来。

也是王锡侯命运不济，在家中遇着一个无赖，在朝中又碰到了政治流氓。书落到和珅手里以后，和珅翻到第一本第十页的“凡例”内，此字典竟将圣祖、世宗庙讳及乾隆御名字样悉行开列，于是和珅大喜：海成这龟儿子必死无疑了。

乾隆最怕汉人对满清不恭敬，江浙文人渊鼓，明末遗臣又集中于那里，所以，乾隆对江浙一带的文人的态度，更是类似于神经质。听罢和

珅所奏，又看了第十页上果然有圣祖、世宗的庙讳及自己御史，勃然大怒道：“此实件逆不法，为从来没发生过的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犯。”

和珅乘乾隆正怒，又奏曰：“奴才看后面竟有大行皇太后的名讳。”和珅把“皇太后”三字念得最重、最清晰。乾隆在逝母的悲哀中还没解脱出来，看着这些不敬的字眼本已恨怒，一听又有冒犯太后的字眼，愤怒到了极点，道：“领旨，即拘王锡侯，立斩，全家抄没，妻儿流放官卖。”和珅又道：“想那巡抚海成，身为一省长官，竟未看出《字贯》中的悖逆不道，这明明是对王锡侯心存袒护，也太过失职，藩桌诸司，也难逃其责，这些官吏，为政怠惰极是明显，若不整治，官吏尽是聋瞶瞎眼之辈，这天下岂不滋生出更多的肆无忌惮之徒！若任他们说东道西，不闻不问，

大清朝的威严何在？”乾隆一听竟然连蹦带跳，大骂海成。于是乾隆又渝诏天下道：“海成对此悖逆之事，竟然双眼无珠，茫然不见，仅请革去王锡侯举人，以便审拟，实属天良尽昧，负朕委任之思。”

最后朝廷决定：由和珅迅速列出违禁书目颁行天下，江西巡抚海成，拟斩侯；江西藩臬两司，皆失于昏眩不察，实在难逃其责，把他俩削职为民；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

本来，封建帝王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名字，百民必须避讳，这是自古如此，王锡侯岂能不知？但是他写的乃是一部字典，怎好避讳？另外王锡侯是出于好心，恐怕年轻人不知避讳，故于书中开写，使人人知晓，实在没有做大逆不道的事。而且，乾隆对避讳的事一向极宽容，曾说：“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

然，也不刻意那些新进之后及村野无知者避讳。”而和珅“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此杀鸡儆猴，显抖自己的威风，便把乾隆的怒气挑拨煽动起来。

扬州府东台县有个书生叫徐述夔，原名庚雅，字孝文，乾隆三年中过举人，也做过一任知县。但他自恃才高，说自己若生在明朝，必有如唐顺之、董其昌一样显贵扬名，此

时又看了吕留良的一些著述，于是对满清更愤怒，说：“剃头有什么好看的，丑死了，前边剃了，后边拖着根长辫子，跟驴尾巴一样。”又说：“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受之父母，怎可随意剃去？”于是便为一个学生起名叫徐首发。这徐述夔整日吟出许多诗句，对当朝流露出强烈的不满，向往那想生活而又未曾生活过的明朝。感叹：“江北久无干净土。”又说：“旧日天心原梦

梦，近来世事并非非。”他这样做，自己没引来杀身之祸已为万幸，偏偏他的儿子也步其父后尘，其子徐怀祖把他的诗歌编为《一柱楼诗》刊印发行。

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也走向黄泉。去世前，他用二千四百两白银买了邻家蔡耘的田地数顷。徐怀祖死后，蔡耘与堂兄蔡嘉树忽然说徐家买的地里有蔡家的祖坟，要求赎回，但却只交赎银九百六十两，且非赎不可，要挟说：“若不同意，一定把《一柱楼诗》揭发出来。”徐怀祖的两个儿子徐食田、徐食书恐怕整日只知道“食田”、“食书”，而不知“食人”、“食世”，竟天真地一起商量道：“与其让他揭发出来，不如自己先献出来。”于是将刊印之书及手抄原样，献于县令，东台县令认为此事并不算多么重大，也就草草处理了事。哪知蔡嘉树、蔡耘都是饱读诗书的人，

知道在这件事上必能夺了那块地，而且必能邀功请赏，于是蔡嘉树等又把此事告到省里。此时刘墉任江苏学政，见到诗后，认为大逆不道，急忙给皇上写了奏折。皇上看罢，交手和珅。和珅想，这个功劳要从刘墉手里夺回来，起码也要瓜分点出来，更要通过此事显出自己的本事和威风。于是便仔细地翻阅此诗。忽然看到‘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的句子。和珅奏道：“‘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悖逆不道，意甚明了，‘壶儿’即‘胡儿’，‘搁半边’就是推翻清朝，这明摆着是要反清复明。”“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本来“明朝”是指“明天的早晨”，“去清都”是说到清朝的都城去。可是和珅解释道：“‘明朝’却指‘明王朝’，‘期振翻’即等明朝恢复，振翅高飞；‘去清都’就是推翻清朝，废除大清都城。”

于是乾隆便把此案交于和珅处理，不久全案查清，和珅将奏折递于皇上，请皇上谕示如何惩处。

和珅不久又得到一个肥缺——总督崇文门税务。这崇文门是天下四大税关之一，得到这个职务，等于得到了一个银仓。不久又让和珅总理行营事务，授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州都统，旋又授正白旗都统。

和珅尝到了甜头，为了表示对主子的忠心，显自己的诚挚才干超过刘墉，便终日留心新书、新诗，一日看到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和珅急忙拿到乾隆那里道：“这不是诬我大清不识字墨吗？”乾隆大怒，命将此诗作者处斩，和珅当然得到了嘉奖。和珅越发起劲，一天，看了一个满族贝子写了首《塞上吟》，竟称蒙古人为：胡儿”，和珅奏道：“这‘夷’、‘狄’、‘胡’

等字眼，乃对我满蒙的蔑称，怎能乱用？”乾隆勃然大怒道：“如此忘本之徒，定斩不饶，念他是贝子，赐其全尸。”于是促令那贝子自尽。

和珅又推波助澜，由查书而毁书，几近疯狂，和珅奏道：“诋毁影射本朝的诗集书籍应当着力查缴，搜集销毁。另外一些词典剧本，也应，删改或销毁。”不久，乾隆发下上谕，道：

“前令各省将违碍字句书籍，着力查缴，搜集销毁。另外一名督抚等陆续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者，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应当一体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谕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撤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

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钻筌解京呈览。但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

不久，查禁风潮席卷全国，乾隆朝，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民间畏惧，不论是禁书还是非禁书籍，往往都一并烧毁以避祸。而一些文人学士为避祸而销毁的书籍也不在少数。而和珅正是这次书林浩劫、查禁风潮的献策者、赞助者、推波助澜者。

与查禁销毁书籍的同时，和珅更得到重用，招任了《四库全书》馆总裁。和珅宠固，那些势利小人对他又趋之若英鹜，再也不敢对和珅说三道四，那“傲气”，被和珅彻底涤荡干净了。

众人争先恐后地舔和珅的痔疮，在那些舔痔疮者的队列中，最奇的莫过于刘国泰和苏凌阿了。

整刘墉、整嘉庆老师朱主

有一次有一个掌管税务的官员半夜里到刘统勋家叩门求见，刘统勋把他拒在门外。第二天，刘统勋把那个下属叫到政事堂，训斥他说：“半夜叩门，贤者不为。你有何禀告，可在众人面前，在堂上明言，即使指出老夫过失，老夫也可视为规箴。”那个属员噤若蚕吐，惭愧地退了出去。

乾隆三十六年，刘中堂故去，乾隆亲自到中堂府上祭奠，痛哭流涕。回到宫中，对满朝文武道：“刘统勋方不愧为真宰相。”乾隆最愿说宰相贤能，说治国靠宰相，可是却称刘统勋为“真宰相”，可见对刘统勋的信任程度。

钱沅想：我让刘统勋之子刘墉与我一同查办此案，那和伸又能奈何？况刘墉向来与和伸不和。

乾隆想提拔刘墉做吏部侍郎。和伸想：这吏部铨选考核天下官吏，我让苏凌阿做了侍郎，在

各道府安插了许多我的人，如果插进一刘墉，岂不从旁掣肘。便在金銮殿上说：“皇上，历朝成规，面貌寝丑、形容猴琐者，不得位列朝班。似刘墉，擢为吏部侍郎有碍圣视，且外藩也视我大清无人。”原来刘墉个子很矮，背部又突起一“驼峰”，显得很丑陋。不料刘墉却道：“皇上，和大人所言甚谬，自古就有眼斜貌丑者在朝为官，且为官清正，万古流芳。”乾隆曰：“朕倒不知是哪一位。”刘墉道：“五柳先生陶渊明，其风如何？”乾隆道：

“其风如菊。”刘墉道：“他却是个斜眼。”乾隆道：“朕却不知，此说从何而来？”刘墉说：“有诗为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五柳先生如若不是斜眼，怎能东篱采菊却望见南山？”满朝文武哈哈大笑，连那和伸也捧腹不已。不料和伸又道：“皇上，这纯属戏谑之言，实是

对皇上不敬。”乾隆道：“虽是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却见才思敏捷，实为诙谐，并无不敬。”和伸道：“既然他才思敏捷，不若让他在这金銮殿上，以他驼背为题，学曹植七步吟诗的故事，若吟出便授吏部待六郎之官，若不能，则见其长于谐谴末节，短于吏治正事。”乾隆道：“既如此，你且吟来。”

刘墉不慌不忙，吟出一首诗来：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

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

以貌取材者，岂是贤德人。”

乾隆大喜，道：“奇才、奇才，即授吏部侍郎。”自此，刘墉与和伸更加不和。

大年初一，和伸一定会去皇宫为乾隆拜年，给公主送押岁的礼物。刘墉披上一身破烂的衣

服，满身尽是油渍，走出门去。门外大雪刚过，泥泞满地。刘墉又让人把污水泼在上面。更站在门边等候，家人疑惑不解。不久，和伸的轿子走到门前，刘墉忙叫仆人到和伸轿前高声叫道：“中堂亲自到敝府贺年，实在难得，乃吾主恭幸。”随又传呼：“主人，和大人来拜年了。”刘墉忙迎出道：“中堂大人到敝府贺岁，下官合府荣幸，请下轿。”和伸只得下轿，心想我和他寒暄几句也就罢了。哪知刘墉见他下轿，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五体投地。清朝礼节，大臣之间位列平等以礼相待。和伸也只好跪下答礼。和伸今天特地去拜见皇上，又是大年初一，穿着玄裘绣袄，韶帟狐裙，待站起来，已污秽满身。和伸到宫闱，哭诉在乾隆面前道：“刘墉如此捉弄奴才，皇上也不过问一二。”哪知乾隆哈哈大笑起来：“你俩平日玩笑惯了，你不要放在心上。”和伸对刘

壙始终无可奈何。

令敌手陷于政事，无暇他顾

和伸在朝为官。不可避免的要遇到与己不和的同僚，对于那些官职低微，势单力薄的官员，和伸总是想办法让他们丢官弃职，排挤出官场，面对那些根抵深厚，可以同他抗衡的朝廷大员们，和伸也有办法，他会让他们在应接不暇的政事中疲于奔命，无暇与他相争。

在和伸的同僚中，他最为忌惮的也许就是阿桂，阿桂，姓章佳氏，字广庭，他的父亲是大学士阿克？，阿桂在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考中举人，乾隆十三年（公元 1748 年）即跟随当时的兵部尚书班年参加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后来经过累次升迁在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26 年）的时候被任命为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驻扎在伊犁，从此，阿桂在朝中的地位一天天提高，等到

和伸飞皇腾达的时候，阿桂早已经是乾隆朝无可替代的一位重臣了，乾隆也深知阿桂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所以，对他特别器重，虽然和伸在乾隆面前能争得宠信，但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乾隆真正倚仗的还是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阿桂，乾隆四十六年（公元 1781 年）甘肃省境内撒给尔回教爆发了新旧两支教派的矛盾，清政府派兵支持老教，镇压新教，新教教民奋起反抗，在苏四十三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一时间波及兰州、形势紧急，消息传到朝中，乾隆下令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带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带兵征付，命和伸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和伸正暗自得意，皇上如此信任自己的时候，乾隆略一沉吟，又把和伸召了回来，把命令改成和伸同大学士阿桂一起督军甘肃，和伸先行，等阿桂到达甘肃后，和伸听从阿桂约束，这件事让和伸

怨怨不已，这不分明表明乾隆怕和伸能力不够，心里面更加倚重阿桂吗，不只乾隆是如此，就连军中的战将也都瞧不起和伸，史书中记载，和伸到达甘肃之后，急于求胜，强令海兰察等人进攻起义军，结果因准备不足，地势险要，遭到起义军的痛击，反而被起义军占领了险要道口，等到阿桂到达甘肃，和伸反咬一口，把失败的责任全都归之于将领不听调遣，阿桂听后不置可否，遂升帐派兵，诸将都听从号令，不见一丝不敬，阿桂转身问和伸、和大人不是说诸将不听从调遣吗，这又是为何，和伸要更加怀恨在心了。所以，和伸对阿桂的嫉妒、怨恨由来已久，又没有能力彻底整倒阿桂，只好想方设法不让阿桂留在京城，全国各地四处奔波，阿桂平定了甘肃的起义之后，立刻被乾隆下令命他在甘肃查清“捐监”一案，审理王禀第等人的贪污问题，提督又被调

往黄河，治理黄河在河南青龙冈一带的决口，赈济灾民，修筑堤坝。不允，浙江义爆出了陈辉祖贪污的案件。阿桂风尘仆仆，马不停蹄的赶去处理。从此，阿桂几乎没有在京城呆过多久，整年在各地奔波，阿桂对国家一片忠心，也不辞劳苦，为了国家还是毫无怨言，只是阿桂早就知道和伸是朝廷的一大祸害。想为国为民除害，却不能如愿。据洪亮吉在他的《书文成遗事》中记载：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阿桂年逾八旬，身染重病，在病中对家人说：“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若孙皆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阿桂一生，戎马倥偬，无怨无悔，唯一遗憾的是不能亲眼看到嘉庆帝亲政，辅佐他亲手为国翦除和伸这一大祸患，阿桂终于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在嘉庆二年（公元 1797

年)八月,他八十一岁之际,赉志而没,此时距乾隆驾崩,嘉庆查抄和伸还有整整二年时间。

如果说阿桂是凭着累累战功与和伸抗衡,那福康安则是在军功之外又有显赫的出身,却依然不是和伸的对手。福康安系出名门,他的父亲傅恒是乾隆的名臣。官拜大学士,他的姑姑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福康安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曾历任桂林,成都,盛京将军,和云贵、四川、两广、闽浙的总督,镇守各处重要的边陲省份,乾隆对他的赏识也不亚于阿桂。给了他非同一般的荣誉。对他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和郡王贝子,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率兵起义,清政府派去的将领常青,皆*无能,屡战屡败,致使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沿海诸省的民众也纷纷群起影应,搞的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和伸见状,忙向乾隆推荐任福康安为主帅,去平定台湾叛

乱。乾隆于是把远在甘肃，时任陕甘总督的福康安调到福建。任命他为将军，率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增援的绿营兵各二千人，连合福建原有的几
万大军，攻打起义军，福康安明知台湾一战凶险异常，却也不敢抗旨不遵，只得领兵前往，和伸把台湾这一困难的局面轻而易举的就抛给福康安。福康安果然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与起义军在丛山密林中周旋，经过一年的苦战才平定了起义，擒获义军首领林爽文。

和伸对福康安采用了对付阿桂同样的办法，设法常年将他安排外任，这样，满朝中就再找不到一个可以与和伸一争高下的人，和伸得以只手遮天，横行无忌。

学会相安无事、同舟共济也是缘

与和珅同朝为官的，除了地位显赫的阿桂和福康安，还有两位有名的大才子：刘墉和纪晓岚，

刘墉以书法闻名，是清中叶四大书法家之一，有人许他的字“貌丰骨劲，味厚神藏”，当时名满天下，诗作亦是不俗，而且他为官清廉，爱民、忠于职守，是有清代的名翰林，他的事迹经过长久流传，还被后人编为《刘公案》刊行天下，纪晓岚在乾隆一朝也是文名卓著，他实际负责主编《四库全书》，而且他的笔体小说记《阅微草堂笔记》，至今还为人广为乐道。他们两人全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人又都很正直，早就看不惯和珅的胡作非为，经常想办法捉弄和珅，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和珅对他们的百般戏弄装聋作哑，逐渐学会了相安无事，有时也会不甘心，同他们较量一下，却每每因为智不如人，落得个狼狈的下场。

野史中，关于刘墉与和珅斗智的故事很多，而且全都妙趣横生，令人读来莞尔。传说，有一

年大年初一，朝臣们依照惯例都要进宫向皇帝恭贺新禧，和珅每年这个时候总是穿着崭新华贵的朝服第一个进宫，刘墉有心要捉弄他一下，就命人找来一套破旧不堪又上面沾满油渍的衣服，早早的在和珅进宫的必经之路上等他，远远的看到和珅的官轿来了，刘墉就命手下人喊：刘墉在此恭候和珅大人。和珅闻听，只好下轿来与刘墉寒暄几句，谁知他刚步出轿门，还没等说话，刘墉就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口中还念叨着给和大人拜年，按清朝制度，官员同级之间要以平等的礼节相见以平等的礼节相待。和珅也必须跪下来还礼。那天刚好是天降瑞雪，道路上的雪水和着尘土早已变成了泥潭，和珅只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新袍在泥水中弄得脏呼呼的，污秽满身。心中早就咬牙切齿的咒骂起来刘墉，刘墉装做浑然不觉，行完礼后，随便说了几句打道回府了，和珅

不得不穿着一身满是泥点、污渍的朝服，去上殿面见皇上，看见的人无不掩口而笑，和珅丢尽了面子，可是最终也不能把刘墉怎么样。

和珅也曾经试过戏弄刘墉，最有名的一次，大概就是激刘墉去参皇上了，那时刘墉刚出巡办案归来，回朝述职，早朝前与诸位大臣呆在朝房里等待，有几个官员便趁机过来拍刘墉的马屁，说他办案精审，明察秋毫，一路上早就听说百姓们都尊称他为刘青天，和珅在一旁听了极不自在，觉得刘墉俨然在自己之上了，就不冷不热的说道：“抓几个小小的贪官，谁还不会，不知道若是遇上大官，刘大人又会如何。”刘墉哪受得了和珅的讥讽，接着说，不论官有多大，只要是犯了法，他刘墉一样敢参奏他，这话，刘墉是说给和珅听的，试想满朝之中，官最大的也许就算是和珅了。和珅眉头一皱，计来心来，有心要

和珅难堪，就说：“我说出一个人来，你就未必敢参，你我可以打个赌，你若敢参他，我就给你磕三个响头，你若是不敢参，就当着各位大臣的面给我磕三个响头，你看如何”，刘墉被和珅激得性起，立刻击掌为誓，“只要和大人能说出他是谁，我就敢参他。”和珅见刘墉已经入了自己的圈套，就一脸诡异的笑容说“当今圣上，你敢参吗？”一语既出，在座的满朝文武全都惊呆了，刘墉心里也是一沉，知道这是和珅设下的陷阱，然而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输给和珅，当下把心一横说：“我当是谁，原来是皇上，我正要有本参奏，我若果真参奏下来，你可不要食言。”和珅于是与刘墉再击三掌，一言为定。

稍顷，王公大臣们一起上殿面君，刘墉等其他大臣的本章奏完，站出朝班说：“臣有一本要奏一人，只是不敢上奏。”众大臣一听，不禁都

倒吸一口冷气，刘墉果然要奏了，乾隆还迷惑不解，说道：“恕你无罪，快快奏来。”刘墉还是说：“臣不敢冒奏”，乾隆不耐烦了：“不是恕你无罪了吗，要奏快奏，不奏退朝。”刘墉这才说道：“臣要参奏的，是当今万岁。”乾隆听了一震：“什么，你要参奏朕。你要参奏朕什么罪名。”“偷坟掘墓，罪在流放。”乾隆怒道：“朕……朕偷坟掘墓，这从何说起。”刘墉道：“万岁不记得了，前几年乾清宫失火，修葺急需木材，无耐，您只好下令将明陵的殿宇拆下，运来木材救急，这不是偷坟掘墓吗？”“啊，这……，这……，”乾隆被刘墉说的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刘墉接着说：“这件事皇上并未亲自动手，乃臣下所为，只是难逃其究，臣想万岁需受流放之闰右之罚，臣此次由江南归来，带回了一个戏班，声音清丽婉转，冠绝天下，臣恭请万岁至臣家中看戏，

可当流放之罚。”刘墉说到这，乾隆转怒为喜，原来，乾隆素喜看戏，听刘墉这么一说，早就动心了，赶着要去刘墉府里一观。于是说：“刘墉所奏，确为实情，朕自当受过，移驾刘墉府。”和珅静静立在旁边将整个过程尽收眼底，心里越来越气，生气之余不禁也暗暗佩服刘墉的机智，这么困难的局面，竟被他三言两语应付过去，看来自己是不及他呀，日后，这是小心为上。再说乾隆兴高采烈的到刘墉府中看戏，料定这件事必有隐情，不然，刘墉何必费这么多周折，刘墉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向乾隆言明。乾隆听罢，有些气恼和珅，开玩笑开到朕头上来了，回宫之后，又把和珅好一通训斥，和珅陷害刘墉不成，反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纪晓岚，即纪昀，此人的机智不在刘墉之下，也留下了许多戏弄和珅之作，一次，和珅的新府

第落成，这是和珅费了很多的心血才营造好的安乐窝，建造的极其精巧、华美。尤其是后花园，采江南园林的布局，回廊曲水，舞台歌榭，令人赏心悦目，乾隆听说和珅的府第建成，便率着身边的近臣到和珅府观赏，其中就有纪晓岚，和珅毕恭毕敬的跟在后边，每到一处，和珅不无得意地向乾隆讲述建筑的构思之妙，说的乾隆频频点头，非常满意，忽然来到一处竹林中，茂密的竹林一片翠绿，让人看了顿觉神清气爽，生世外之感。乾隆连声道好，林中有一亭，在竹叶的环拥中，幽静清雅，和珅便趁机请乾隆为此亭题字，乾隆回身望了望一直跟在身后，不言不语的纪晓岚说：“纪爱卿素有诗才，又写得一笔好字，不如由纪爱卿为此亭题名如何？”和珅听了也非常高兴，谁不知道纪晓岚是有名的才子，他的题名定会让自己的府第棚壁生辉，锦上添花，忙命手

下人等预备好笔墨，笑盈盈的请纪晓岚题名，纪晓岚也不推辞，略一沉吟，提笔写下了两个苍劲的大字：“竹苞”，跟在一旁的群臣，连声称赞这一名字合乎竹林的景致，又极典雅，实在妙不可言，和珅也听的喜不自禁，脸上堆满了笑容。纪晓岚也不言语，写完就束手站在一边，微笑着看着和珅，倒是乾隆率先看出了个中端倪，大笑道：“和珅，纪晓岚在取笑你，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哈哈。”和珅不解，乾隆说：“你且把那‘竹苞’二字拆开一看是什么”“拆开来，……‘竹苞’，……”和珅还没想到，早有心思快的大臣喊了出来，“个个草包”，“哈哈……”，众人顿时爆发出大笑，和珅知道自己又被纪晓岚戏弄了，一张脸气得通红，闷在一边生气。虽然，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和珅也深为忌恨纪晓岚，可和珅还是能与他相安无事，共同合作。和珅在担任四库馆

正总裁时，纪晓岚为副总裁，事实上，《四库全书》的编纂、定夺大部分是由纪晓岚完成的，和珅知道自己才学不济，尽可能的采纳纪昀的意见，不乱发议论，两人通力合作，才最后完成了《四库全书》的最后定本。

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能够同朝为官，无疑也是一种缘份，和珅同刘墉、纪晓岚等人之间，既相互争斗，也许还不无一丝相互钦佩存在其中，有些“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感觉，不然和珅一人横行天下，是不是也会感到些寂寞呢？

总揽大权，独霸军机处

军机处是雍正六年开始设立的一个机构，当时清政府正在平定新疆、准尔噶尔的叛乱，为了更加及时有效的调用军需物资，成产了“军需房”，这就是军机处的前身，后来，叛乱平定，

军需房也就保留下来，成了军机处。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传统的趋势，历代的封建帝王，为了更好地集中权力，把统治权由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手中争夺过来，总会在靠近内宫的地方设立一个直接隶属于自己的机构，处理国家大事，而这一机构逐渐成形，又会逐渐过渡成官僚的系统的一部分，封建帝王又要重新建立新的机构，雍正设立的军机处就是这种性质的一个机构，清制废除了宰相制度，权归六部，然而军机处实际上行使了宰相的职责，掌管几乎国家的全部重大事务，由此可见，军机处在清朝的行政体中的重要地位。

和伸在乾隆四十年到嘉庆四年，24年的时间里，担任军机大臣长达23年之久，以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达22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兼户部尚书达15年之久，再加上如嘉庆所说：

“和伸揽权专政……盖由和伸以军机大臣兼御前大臣，事权过重，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军机处几乎完全控制在和伸一人手中。偶有敢违背他的意图的人，和伸就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排挤，同时任军机大臣的王杰，就是被和伸排挤的一例。王杰，字伟人，陕西朝城人，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中进士。后得乾隆赏识，一生中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王杰在军机处任职期间，正是和伸专权的十几年，《清史稿》中记载，当时，和伸“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整个军机处，却因为乾隆喜爱王杰，总是不能得逞，情急之下，他竟然想出了一招无耻至极的决策。

一天王杰正在军机处内值班，和伸特决来到军机处，见王杰独自一个人坐在炕边就色迷迷地

凑过去，拿起王杰的手，一边抚弄一边说一些王大人的手好娇嫩呀，等等不堪入耳的话，最后竟然欲行非礼，王杰拼命挣扎，方才躲过，逃出军机处，处了这些奇耻大辱，王杰满腔愤恨，几乎要气晕过去，可是这样的事又怎能拿出来跟别人说。王杰在军机处再也呆不下去了，终于在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以自己的脚伤未愈为借口，称病辞官回乡了，直到嘉庆四年（公元 1799 年）嘉庆帝亲政，和伸已查抄问罪之后，王杰才重新出任首辅，入主军机处。

排挤掉王杰，和伸在军机处内更是翻云覆雨无所顾忌了，甚至愚蠢到同已然登基称帝的嘉庆帝争权夺利。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体系中，长久以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选拔考察官员的制度，由吏部下属的“考功司”主持，分为“京察”和“大计”两种，“京察”针对在京为官的官员，

而“大计”则是针对地方官员设立的考查制度。考查选拔官员向来是行政权力中最重要的一种，可以通过官员的任免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这一权力在和伸任吏部尚书时是由和伸牢牢把持的，然而，嘉庆登基后，刘墉出任吏部尚书，而刘墉对嘉庆忠心耿耿，为官正直，选官权落到他手中对和伸来说无疑不是个好兆头，于是和伸就想把选官权从吏部转移到自己操纵的军机处，也就是由嘉庆、刘墉那里抢过来。和伸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太上皇禅位，皇上亲政以来，天下安定，未有什么大的变局，值此之际，更应该肃清吏治，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国家政策的体现，法令的申张严明，全系于官员身上，所以，对官员的考察选拔实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奴才认为，单是考功司已不足以担此重任，这样的大事应该交给军机处，由众为大臣共同办理，吏部可

以行辅助军机处之责。”嘉庆立刻明白和伸的意图，无奈自己现在还是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军国大权还被乾隆控制着，他能做的，只有据理力争，试图说服乾隆：“按照大清的体制，全选官吏一向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大学士洞察，朕以为考功司多年经办此事，对官员状态清楚了解，且经验丰富，而且吏部尚书大学士刘墉办事干练、清正廉明，定能稟公而断，不至于出什么纰露。”乾隆一时难以绝断，决定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和伸等嘉庆走后，居心叵测的对乾隆说：“太一皇，皇上此举是为了能掌握全选天下官员的权力，好选择任用对他忠诚的官员，扩大自己的权势。这几句话恰好说到了乾隆的痛处，乾隆担心的就是自己退位归政后大权旁落，听和伸这么一说，立刻决定选官权交由军机处处理，吏部只是从旁协助。和伸在这场与嘉庆帝的争斗中，竞争战胜了

皇帝，心里飘飘然起来，他并不知道，当他越来越紧的把权力收拢过来的时候，离自己的覆灭之期也越来越近了。

帮忙奴力与帮闲文人

和伸在乾隆后期的朝廷里，文武皆通，不仅对国家用武大事，运筹帷幄，谋划大计，还兼通满汉，对蒙、藏文字也颇识大意，承诣书谕，办理俱佳，他还知书达礼，嗜好诗词书法，与乾隆同在诗词歌赋上颇能应付，乾隆正是喜欢”巧与迎合、式于显勤。“的干练之才。

1. 军国大事谋略家

和伸在乾隆后期，当政长达 20 多年，在乾隆的同意下，对清朝前期制定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做了一系列的变更革新，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这一点上，和伸可谓是一位军国大事的谋略家，当然，更多的是他为了方

便自己独断专权而做的调整，为清朝以后的统治留下了弊端。

和伸长期在军机处任职。利用职权对军机处做了大量的调整，而且等到后来和伸倒台后，已经分辨不清哪些是原有的体制，哪些是出自和伸的手笔了。清代学者洪亮吉曾说：“十余年来，其更变成例，汲行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而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伸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伸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其广，不能一切屏除。“嘉庆上台后，翦除和伸即使想要彻底清除和伸党羽，也因人数过多，忠奸难辨只好作罢了。和伸能做到这一步，首先因为他改变了过去军机处章京人数均有定额的做法，而是规定：“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这样一来，军机处

就成了脱离皇帝管理之外的独立衙门，和伸完全掌握了军机处的人事任免权，可以不经过皇帝就决定人选，任人被排挤出去，和伸利用这一机会，将军机处中绝大部分与己不和，不依附于他的人撤职或调出，肆意利用党羽，使若大一个军机处完全成了和氏的天下。另外，和伸还对传统的台谏制度做了变更，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因为制度建设的松散和不健全，主要还是由官员进行“人治”，与此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约束和官员的体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封建社会中才设立了所谓的“谏官”制度，谏官起源于汉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称“台谏”之官，谏官的任务就是“风闻言事”负责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和操守，有权利直接向皇帝上书弹劾官员，而且可以仅凭“风闻”，即不一定需要具备充实确凿的主据，就可以加以参奏，历代的谏官，都为封建君主重视，

大多选用清正耿直之士来抬任，到了和伸那里，他以年青官员、办事不如老年官员持重，多非无稽之谈为由，规定以后谏官之能任 60 岁以上的官员，试想人到老年，锐气大减，又离告还乡时日不远了，谁还肯为了参劾官员毁掉自己的晚年，落得个晚节不保的下场，所以，自此以后，台谏之官大多缄口无言，形同虚设，而且和伸还规定，以后凡是承递给皇上的奏折，都必须同时向军机处递交一份副本，这就是《清史稿》中所说的：“同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这样一来，和伸便把朝臣上书言事的渠道给封住了，谁会胆敢把弹劾和伸的奏折送到他手中。和伸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不用再担心有人会告他的状了。

在军事方面，和伸也手握重权，他除了担任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

都统，都统之外，还曾兼任过兵部尚书，掌握过整个国家的兵权。乾隆后期，甘肃农民起义，和伸曾做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后来，台湾起义，又是和伸向乾隆举荐福康安任主帅征讨台湾，而且整个用兵的粮饷，后勤也多是由和伸准备安排的。

和伸在制度上变更最为重要的是议罪银制度的设立，这项制度由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左右开始设立，一直延续到乾隆逝世才告终止，其间大约经历了二十年，议罪银由和伸在军机处内部设立的密记处加以管理，收取的银两绝大部分不归入国库，尚非法所难寡，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也就是官员交纳银两以代罪的制度，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皇帝需要银两了，可以很容易的寻找原由，叫官员出钱，因为议罪银采取的是”

自愿“交纳的形式，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为了日后减少麻烦，未雨绸缪，常常不等怪罪就先交上银两，而且从重交纳，以博取皇上欢心，据记载只议罪银一项，乾隆每年的收入就可达 30 万两左右。

和伸在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变革，在嘉庆亲政后随着他的倒台大多被废除，但是，毕竟对乾隆统治后期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官员贪污成性等等社会的混乱局面。

皇帝的理财高手

乾隆之所以特别宠信和伸，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和伸善于敛财，他总是运用各种方式，为乾隆聚敛到不可计数的财富供他挥霍，正国为这样，乾隆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中无论如何离不开和伸。

乾隆统治时期，整个社会经过了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表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也开始变得富足，国库也较为充裕，这些无疑会使得乾隆有些沾沾自喜，对自己的政绩颇为得意，这就好像一个殷实之家的主人，看到自己的财富日多，就会变得喜好讲究气派，追求排场，乾隆也渐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多的最为好大喜功的皇帝之一，然而更再大的家业，也架不住整日的挥霍，乾隆一生中曾六下江南，多次拜谒泰山，三孔等古迹，还修建了多次宫室，再加上他性喜收藏，对各种诗词碑帖，古玩玉器无所不爱，就连当时的乾隆使者都感觉到乾隆的奢侈无度；他说：“皇帝穷奢极侈，故赋重役烦，生民困苦，不自聊活矣。”这样，到了乾隆中年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国库已然有些不支了，而正所谓“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富贵日子的乾隆，很难一上子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他迫切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和伸的出现恰逢其时，立即就成为乾隆的心腹，被乾隆视做国之栋梁。

和伸是一个只知道敛财不会考虑社会生产发展与否的人，所以，他的广开财路，说白了只不过是巧立名目，把各地官员和商人种的财富搜刮过来而已，而且，这些钱又必须来的名正言顺，让乾隆用的理直气壮，为此，他广泛号召官员，为了感激皇恩浩荡，自愿向进行贡献，以示忠心，他这么一说，谁敢不听，如果不贡献财物，岂不成了对皇上不忠心了。当时，无论是朝中的官员，还是各地的地方官都争先恐后，不遗余力的把搜括来的财物贡献出来，乾隆的第五、第六次南巡，靠的差不多全是江南一带官吏和富商的

贡献，内务府几乎没有什么支出，还有每年到了皇上、皇太后寿诞或是年节之际，各地的礼物也会源源不断的涌入京城，让乾隆十分高兴，对和伸的理财才能赞不绝口，好像这些财富全是和伸一人的功劳，他就忘了”羊毛了”在羊身上“的道理，和伸为他聚敛的财富还不是出自天下的百姓。

和伸除此之外，确实也对政府财政的管理费了不少脑筋，他在身为崇文门税务总监期间，像管理自己的家产一样精打细算，绞尽脑汁，京城中自明朝起就设有收税的关卡，原本有一道，即在九座城市分别向进出京城的客商官员收税，到了清朝全部集中在一处，在崇文门统一收税，设正副监督各一人，因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肥缺，皇上一一般会任命他最喜爱的大臣掌管，以示恩宠，因此和伸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

这一职务，捞尽的油水，崇文门的关税在和伸的掌官之下，越来越重，恨不得雁过也要拔毛，不仅过往商旅不堪重负，就连朝廷官员也是难以应付，清代的笔记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凡外吏部，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殿观，亦从无从与较者，吴汇陆中丞以山东市政使陞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与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后不定还之而去。“堂堂一位希政使大人，竟会因为关税索要太重，而将行李全部寄放在城外，只衣进城，向故友借来被褥使用。由此，普通的百姓如何也可见一斑了。据传说，京城周围的百姓入城时，都会在帽沿上插上两文制钱，让把守的税吏自行摘取，已经成了习惯，这种苛刻的税收，使崇文门以每年 17.32 万两的收入位居全国 30 个税关的第四位，远远高于其他

的关口。

和伸除了任崇文门税关总监督以外，还长期担任内务府大臣，内务府是皇室的财政机构，主管包括皇室的日常用度在内的一切开销，经过乾隆多年的奢侈生活，内务府早已是捉襟见肘，府库空需，难以为继了，据史料记载，和伸担任内务府大臣前，”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可是和伸出任内务府大臣之后，不出几年，状况就大为改观，内务府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有多出的银两可以接济外府了，整个局面来了个彻底的扭转。每年乾隆的寿诞，都是内务府的一笔巨大的开支，和伸没有接手之前，历任大臣每逢皇上寿诞都会百般无奈，既不能办的寒酸，又确实是苦于银两不足，常常到了最后，只能勉强应付，很难令乾隆满意，到了和伸手中，皇上的寿诞成了求之不得的好事，他不

但能操持的排场隆重，自己还能从中大捞一笔，乾隆五十五（公元 1790 年）乾隆八十大寿，他像往年一样下御旨，要求务求节俭，不可铺张，剩下的一切都放心的交给和伸去办了。经过和伸的细心筹备，庆黄办的异常隆重、盛大，史书记载：“皇帝虽立节省，而群下奉行、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封院人物，动基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需，外而到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院部院堂悉捐未俸，又以两滩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方自南京营运，及其输数云。”

乾隆无疑将和伸看成了一个聚敛有方的精明强干之人，只要有和伸在，他就不必担心钱财的问题，和伸凭借这一点，在乾隆心中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牢牢站稳了脚跟。

出色的民族事务家和翻译家

和伸除了善于理财之外，还是一个出色的民族事务家和翻译家，有清一朝同国内各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家对外交人材的需求也日益加大，而中国传统化的训练对这方面的人材的培养，无疑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和伸凭借着他在咸安宫官学中，熟练掌握的满、汉、蒙、藏四种语言，脱颖而出，成为乾隆时期最为出色的民族事务家。

西藏自唐朝文成公主嫁给土蕃首领松赞干布之后，就和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元朝时，中央政府开始正式在西藏派驻行政机构管理地方事务，西藏地区佛教鼎盛，藏民都信奉佛教的一个分支：喇嘛教，所以，宗教领袖同时也是西藏的政治领袖，明朝万历年间，喇嘛教领袖南

嘉措被尊称为达赖喇嘛，成为被中央政府承认的第一位西藏本土的首领另外还有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就处在达赖喇嘛和班禅的统治之下，雍正年间，准噶尔部的头目策旺阿拉布坦趁西藏内部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而出现了两个达赖六世之机，攻入拉萨，囚禁了达赖六世，清政府派兵前往救援，经过艰苦的争战，驱逐了准噶尔兵，重新拥立青海所言的达赖六世登上宝座，举行了隆重的宝床大典，从此，西藏在清政府的间接管理下，安定了二十多年。

乾隆四十五年时值乾隆七十寿诞之期，西藏六世班禅飞骑送来一封书信，信用藏文写成，和伸来到后，心里不禁暗自得意，他拿起书信朗声念道：“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拳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之人，无以极弥，虽然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

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赖喇等奉经祈祷，但仍时时企望观见，文殊菩萨大皇帝庚子年为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大皇帝膝前，以达敬意。“读罢，垂手肃立一旁，举目四望，想到皇上身边的这些大臣竟无一人能读懂班禅来信，越发感到自己的不可替代。

乾隆听罢大喜，他原本就喜爱排场，七十大寿又是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如果庆典上能有班禅领班诵经，前来贺寿，一定会锦上添花，令举世瞩目，天下归心，于是乾隆授意命和伸拟诏，和伸用满、藏、汉三种文字拟定了诏书。昔据章加呼图克图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称祝。朕本欲见班禅额尔德尼，因道路遥远，或身子尚生，不便令活佛远涉。今活佛亲自修书，致达意愿，实属吉祥之事，特允所请，是年朕万寿月，即弛热河，外藩华集。班

额尔德尼及若干被时到热河，最为便宜。”

诏书拟好后，乾隆为了显示自己对班禅此行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展现清帝国的强大。特命在热河为班禅择地建庙。这倒不是乾隆有意奢侈，别出心裁的主意，早在康熙年间。五世达赖进京陛见的时候，康熙就曾在热河特意为他建造黄寺，以供停驻下榻之用。所以乾隆此举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因为和伸这一次表现的极为出色，乾隆就把建为班禅建造庙宇的事交给他全权处理。

和伸不敢怠慢，自康熙年间，五世达赖进京面圣之后，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位西藏的领袖走过雪域高原，这次六世班禅进京，皇上一定极为重视，为班禅建造的庙宇一定要富丽堂皇，体现出皇恩浩荡。于是他亲往热河，勘测地形，细心监督图样设计，特意强调体现出西藏赖喇教黄庙的风格，不久，和伸就把设计好的图样呈进到

北京，请乾隆御览，庙按原有名称称为“须弥福寿之庙”，在普陀东乘三庙东侧建造计划共占地三万七千九百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了日落则扎什伦布寺的风格。建造在山麓之上，在作寺正中，建大红台一座，以此为中心，把封院分为前中后三个组成部分，前部建有碑亭，后部建琉璃万寿塔，依循山势，逐次升高庙的前部建筑由五孔石桥，石狮子、山门、碑亭、琉璃牌坊组成。周围建有围墙环绕，左右建有东西掖门，上面按照中式宫城的格局建有楼台。这座庙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红台与东红台，吉祥法喜殿相毗连。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人造成一种辉煌庄严的感觉，乾隆细细看过后，连连称赞，命和伸加紧督选，财力、人才悉听他调用。历时不到一年，“须弥福寿之庙”建成开光，和伸因督选有功，被乾隆封赏，同时，通过这件事，和伸展示出了他出

色的外交才能，被乾隆任命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事务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

语言魅力大师

随着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完成，整个世纪越来越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世界各国之间的建立起了联系，一个国家的进展再也不可能脱离世界独立发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到了乾隆一朝，各国的使节纷纷进入京城，希望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仲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外交事宜，他曾先后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暹罗、缅甸、琉球和南掌等国的使臣，尤其乾隆和英国同清政府之间的外交事务，几乎是交由和仲全权处理的，他凭借他的机智与语言天赋，出色的完成了外交事务。

早在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28 年）当时还

是吏部侍郎的和伸就在朝鲜使者的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据朝鲜使者记载：“皇帝乘马执鞭过臣等所望处，间不过五、六步。顾谓侍臣曰：彼是乾隆使臣乎？有一黄衣者对曰：‘然矣’，衣黄者闻是吏部吏郎和伸云。皇帝遽曰：‘通官前来’。则衣黄侍臣谓通官曰：‘使臣何为起对？’皇帝笑曰：‘朝鲜礼法。例如此矣。’此次后，和伸与朝鲜使者接触频繁，以至于我们在朝鲜使者的多种记述中经常可以看到和伸的名字，成为我们现在了解和伸的一份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在历史上显然更具意义的是乾隆五十八年（公元 1793 年）英国政府正式派出以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贡斯当为副使的使团访华。由英吉利海峡的朴茨茅斯港出发，分乘军舰“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前往中国、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同中国建立贸易通商关系，打开

中国的大门，开拓新的巨大的市场。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早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 1751 年），朝臣就下令关闭了宁波、漳州等几处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处与外国通商，极大限制了中外之间的商品贸易，英国的产品迟迟不能大面积进入中国市场，所以英国政府希望能通过这一次大规模出使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打开新局面。

马戛尔尼一行 800 余人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后，受到了清政府的热情接待，和仲身为理藩尚书全权负责接待事务。中英双方刚开始接触，就遇到了难题，中方坚持要马戛尔尼其所有随从在面见乾隆时要按照中方的礼仪行跪拜大礼，而马戛尔尼则认为自己是代表大英帝国前来的“钦使”，不同意行这么重的礼节，中国政府中的多位官员同英使交涉都无功而返，反而端正的不怎么

愉快，和伸只好亲自出面英使见了和伸，同和伸有过一定的接触后，就感到这个中国官员不简单，态度也不再如先前一样蛮横，在和伸的建议下，采取了折中的主意，在农历八月初十乾隆在万寿节庆典之前，先举行非正式会见，这时，英国公使可以按照英国礼节，行单膝跪拜礼，但等到乾隆万寿节庆典之际，他们必须按中国规矩，三拜九叩。为此和伸专门制定了一份详细缜密的礼仪程序表：呈递给乾隆御览。

”臣和伸谨奏：窃照英吉利国贡使到时，是日寅刻，丽正门内陈设卤簿等大驾，王公、大臣、九卿等俱穿蟒袍褂齐集。其应行入座之王公大臣等，各带本人座褥至澹泊敬诚殿铺设毕，仍退出，卯初，请皇帝御龙袍褂升宝座，御前大臣蒙古额附，侍卫仍照例在殿内内翼侍立，乾清门行走，蒙古王公、侍卫亦照例在殿外分两翼，侍卫内大

臣带领豹尾枪长靶刀，侍卫亦分两班站立，其随从三五大臣、九卿，讲官照例于院内站班，臣和伸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副索德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等恭逢表文，由避暑山庄宫门右边门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御前大臣福长安恭接，转呈御览，臣等即令该贡使此向上行三跪九叩头号礼，毕。其应入座五三公大臣以次入座，带领该贡使于西边二排三米，领其叩头入座，俟令侍卫照例赐茶，毕。各于本座站立，恭候皇上出殿、升舆。臣等将该贡使领出，于清间阁外边伺候，所有初次应行例尝该国王及贡使各物，预先设于清音阁前院内，候皇上传旨毕，臣等带领贡使，再行瞻觐。颁尝后，令其向上行谢恩礼毕，再令随班入座，谨奏。“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把和伸的奏章全部抄录在这里，是因为，当时接见英使的全过程完全是按照和伸的设计进行的，这几

乎是接见过程的一幅全景速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和伸在气势汹汹的英使面前，最大可能的保障了大清帝国的尊严，如果同清末那些接待英使的官员们相比，更可以显现出和伸在这一眯上的难能可贵。

接见仪式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随之而来的谈判过程中，更显示出了和伸的机智和巧言善变，英国使节在进见乾隆之后，就向乾隆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两国进行贸易的要求，乾隆对此不屑一顾，觉得对英使已经仁至义尽的，就派和伸去打发他们回去，和伸得到报告说英国人因远涉重洋，水土不服，已经病了三人，就以此为借口，对马戛尔尼说：“公使先生，听闻贵国使团中不幸故去了几位随员我代表万岁表示哀悼，我国与你国气候差异甚大，尤其入冬以后，天寒地冻，你们远到而来，本应多留你们住些时间，然

而皇上体谅你们鉴于这种情况只好让你们早些回国了。“原本是打发别人走的话，到了和伸口里，反而成了处处为对方着想了。马戛尔尼来华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怎能轻易回国，他说了几句表示谢意的许之后，就拿出了早已拟好的条约，共有六条：”

“1. 准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贸易；

2. 准许英人在北京设立一个货栈，以便买卖货物；

3. 在舟山附近给英人一个小岛，以供他们停泊停只，存放货物；

4. 同时，在广州附近也设立这样一个小岛。

5. 免除或减少由澳门贩入中国货物的关税。

6. 中国海关公布税则，以便英国商人照章

纳税。

和伸接过英使的文书后，不卑不亢的说：“足天不是想在我中国国土中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吧？”马戛尔尼连忙说：“不是，如果贵国有不同意见，我们还可以商量。”和伸接着说：“贵国要求使用中国的土地又不许我们设防，这样的事怎么可以拿来商量呢？”一句话，说得马戛尔尼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了。和伸见气氛有些僵化，便立刻命人拿来乾隆赐与美使的礼物一件之向马戛尔尼说的妙处，这些难得一见的珍贵礼物，再加上和伸的巧舌如簧，把马戛尔尼乐得不知所已，早把刚才的不愉快忘记了，将条约的事搁到一边，暂且不提。

和伸等离开英国公使驻地后，马上把他们要求呈报给乾隆，乾隆对这些要求一概拒绝下了一道谕旨说：“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本不

需外夷货物，因为茶叶、瓷器、丝绸乃两洋各国必需的东西，朕体谅西洋各国的难处，所以准许在澳门开设洋行，满足夷人所需。至于额外贸易之事，与天朝法度不合，不准进行，天朝法制森严，每一尽土地都开于版图，不容分制，英人请求赏给土地一事，断不可行，至于英商免税、减税一节，西洋各国均属相同，亦不便将英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公布准则一节，粤海关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全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和伸领会了乾隆的意思，对英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客气，第二天，和伸召见了马戛尔尼，把乾隆回复英国的国书交给他，示意他马上率团回国，马戛尔尼无奈只好带领着庞大的使团回英国向女王复命去了。

御前奉和诗人

乾隆皇帝一向喜好夸耀自己的文彩，平日里极为喜欢吟诗作赋，觉得自己的诗作上可比李杜下不让温韦。每到一处，总忍不住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题名赐字之余，还要赋诗一首，以志心志，和珅为了能同乾隆有共同语言，也刻意留心学习做诗，尤其是泛览乾隆的诗作。

令他的诗风与乾隆极为相似，深为乾隆所爱。

历史上常有这样一些御用文人，用手中的笔墨粉饰太平给朝廷装点门面，为皇帝歌功颂德，就连才华横溢，放浪不羁如李白者不也曾为唐玄宗写过“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的诗作吗，这样写出来的诗，往往词藻华丽，空洞无物，只会渲染气氛，却毫无真情实感，所以通观历史上留下来的千古不朽的诗作，几乎没有几首是出自御用文人之手，和珅在此道中还算是较为优秀的一个人。

他的诗还曾受到过钱泳的称赞，说他的诗有佳句可采，因为他写诗风格酷似乾隆，所以，有时乾隆就命和珅代为题诗，和珅的诗集中留下了不少奉“敕”而做的作品，如《奉敕敬题射鹿图?御宝戊申》：

木兰较猎乘秋令，平野合围呦鹿竞
霜叶平铺青嶂红，角弓晓兵寒风劲
图未制匣宝装成，贮就天章玉彩莹。
文修武备双含美，犹百孜孜体健行。

古人云：“诗必穷而后工”诗只有真正发自内心，也会有感发的力量，我们要探究和珅的诗才决不能只看他的御前名和之作，更应该关注那些他真正情郁于中峭得不发的作品，从中才能更好的看出和珅的才华，和珅的妻子冯氏在嘉庆三年（公元 1798 年）病故，和珅悲痛欲绝，做悼亡诗六首：

其一：结篱三十载，所愿白头连。

何期中道别，入宝音容查。

屏纬尚仿佛，经关卷徒繚倒。

泪枯挽奠从，艺穴伤怀抱。

游川分比鳞，归林叹支鸟。

追思病时言，尚役争足好。（时争足疾复作）

犹忆含殓前，不冥心未了。

自此退食余，谁与伴昏晓。

抚棺一长痛，虽彼蒙藏矫。

其二：修短各有期，生死同别离。

场此一坯土，泉址会相随。

今日我笑伊，他年谁送我。

凄凉寿椿楼，证得涅槃果。

其三：夫妻辅车倚，唇亡则齿寒。

春来一齿落，便知非吉端。

衰哉亡子逝，可怜形影单。

记得去春时，携手凭栏杆。
玉蕊花正好，海棠秀可餐。
今春花依旧，寂寞无人看。
折取三两枝，供作灵前观。
如何风雨妒，也紫同摧残。

这几首诗没有用他常用的七言体，而全部采用了五言古风，让人很容易想起两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和珅的这几首诗写的也确如《古诗十九首》一样质朴无华，直指人心，落地有声，欲哭无泪，将他悲痛的心情描画的淋漓尽致。

类似的佳作在和珅的诗集中还可以找到，他在陪同乾隆在热河避暑时，接到了次子夭折的消息，这对于爱子如命的和珅不啻晴天霹雳，提笔写下了《忆悼亡几绝句十首以当挽词》：

河汉盈之两泪倾，都关离别恨难半。
双星既有夫妻爱，应识人间父子情。

连来惜子俗皆然，半白生男溺爱偏。

今竟无情抛我去，几回搔首问青天。

襁褓即知爱文章，（是儿生而颖异，每逢啼哭乳母抱起屏壁间，指点字画，即转啼为笑）痴心望尔继书兵。

归家不归看题壁，短律长条一律藏。

字语先知父母呼，每逢退食足娱吾。

秋来归去无聊甚，触处伤情痛切肤。

寄语老妻莫过伤，好将遗物细收藏。

当时昏眼如经见，竹马玫瑰总断肠。

“双星既有夫妻爱，应识人间父子情”也许就是钱泳所谓的诗中佳句了，正是“不能有此事，不可无此语”，和珅的这一句诗，将痛失幼子的彻骨之痛写的令人不忍率读。

所以，和珅尽管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御前应和诗人，但是他的诗作中还是有不少佳品的，他

的诗都收录在《嘉乐堂诗集》中，流传至今。

乾隆皇帝一向喜好夸耀自己的文彩，平日里极为喜欢吟诗作赋，觉得自己的诗作上可比李杜下不让温韦。每到一处，总忍不住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题名赐字之余，还要赋诗一首，以志心志，和珅为了能同乾隆有共同语言，也刻意留心学习做诗，尤其是泛览乾隆的诗作。

令他的诗风与乾隆极为相似，深为乾隆所爱。

历史上常有这样一些御用文人，用手中的笔墨粉饰太平给朝廷装点门面，为皇帝歌功颂德，就连才华横溢，放浪不羁如李白者不也曾为唐玄宗写过“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的诗作吗，这样写出来的诗，往往词藻华丽，空洞无物，只会渲染气氛，却毫无真情实感，所以通观历史上留下来的千古不朽的诗作，几乎没有几首是出自御用

文人之手，和珅在此道中还算是较为优秀的。一个他的诗还曾受到过钱泳的称赞，说他的诗有佳句可采，因为他写诗风格酷似乾隆，所以，有时乾隆就命和珅代为题诗，和珅的诗集中留下了不少奉“敕”而做的作品，如《奉敕敬题射鹿图？御宝戊申》：

木兰较猎乘秋令，平野合围呦鹿竞
霜叶平铺青嶂红，角弓晓兵寒风劲
图未制匣宝装成，贮就天章玉彩莹。
文修武备双含美，犹百孜孜体健行。

古人云：“诗必穷而后工”诗只有真正发自内心，也会有感发的力量，我们要探究和珅的诗才决不能只看他的御前名和之作，更应该关注那些他真正情郁于中峭得不发的作品，从中才能更好的看出和珅的才华，和珅的妻子冯氏在嘉庆三年（公元 1798 年）病故，和珅悲痛欲绝，做悼

亡诗六首：

其一：结篱三十载，所愿白头连。

何期中道别，入宝音容查。

屏纬尚仿佛，经关卷徒繚倒。

泪枯挽奠从，艺穴伤怀抱。

游川分比鳞，归林叹支鸟。

追思病时言，尚役争足好。（时争足疾复作）

犹忆含殓前，不冥心未了。

自此退食余，谁与伴昏晓。

抚棺一长痛，虽彼蒙藏矫。

其二：修短各有期，生死同别离。

场此一坯土，泉址会相随。

今日我笑伊，他年谁送我。

凄凉寿椿楼，证得涅槃果。

其三：夫妻辅车倚，唇亡则齿寒。

春来一齿落，便知非吉端。

衰哉亡子逝，可怜形影单。
记得去春时，携手凭栏杆。
玉蕊花正好，海棠秀可餐。
今春花依旧，寂寞无人看。
折取三两枝，供作灵前观。
如何风雨妒，也紫同摧残。

这几首诗没有用他常用的七言体，而全部采用了五言古风，让人很容易想起两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和珅的这几首诗写的也确如《古诗十九首》一样质朴无华，直指人心，落地有声，欲哭无泪，将他悲痛的心情描画的淋漓尽致。

类似的佳作在和珅的诗集中还可以找到，他在陪同乾隆在热河避暑时，接到了次子夭折的消息，这对于爱子如命的和珅不啻晴天霹雳，提笔写下了《忆悼亡几绝句十首以当挽词》：

河汉盈之两泪倾，都关离别恨难半。

双星既有夫妻爱，应识人间父子情。
连来惜子俗皆然，半白生男溺爱偏。
今竟无情抛我去，几回搔首问青天。

襁褓即知爱文章，（是儿生而颖异，每逢啼哭乳母抱起屏壁间，指点字画，即转啼为笑）痴心望尔继书兵。

归家不归看题壁，短律长条一律藏。
字语先知父母呼，每逢退食足娱吾。
秋来归去无聊甚，触处伤情痛切肤。
寄语老妻莫过伤，好将遗物细收藏。
当时昏眼如经见，竹马玫瑰总断肠。

“双星既有夫妻爱，应识人间父子情”也许就是钱泳所谓的诗中佳句了，正是“不能有此事，不可无此语”，和珅的这一句诗，将痛失幼子的彻骨之痛写的令人不忍卒读。

所以，和珅尽管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御前应

和诗人，但是他的诗作中还是有不少佳品的，他的诗都收录在《嘉乐堂诗集》中，流传至今。

插手多种文化事业

和伸不仅长期掌握着乾隆朝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在文化方面，他也操纵着诸多重要的权力，和伸历任过许多官书的正总裁，经筵讲习，教习庶吉士，殿试卷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平日起居住官等职务，控制了书籍与的出版与查禁及考试，经选，教育等一切事务。

乾隆一朝在文化事业上最大的举动是《四库全书》的修纂，由乾隆三十八年（公元 1773 年）开始直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 1782 年）才告初步完成，其间共历时达十年之久，《四库全书》的总裁也几经易人，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十月，落到了和伸的头上，和伸因为学识不足，仅负责一些总体策划，安排三类的事务，具

体的选本，校定，则由纪晓岚、陆锡熊、陆费犀等人负责，后来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修成后，共抄录了四套，分别藏于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皇宫中的文渊阁和沈阳故宫中的文溯阁，一日，和伸闲来无事，在文渊阁中翻看《四库全书》却发现了很多抄录有错的地方，这么好的一个打击纪晓岚的机会，和伸怎能放过，他细心的把书中的误抄录下来，交给乾隆，并且说：“《四库全书》呈现我朝文法之盛，可纪昀等人竟如此漠视，校对草草了事，致使书中多有谬误，实在罪无可恕。”乾隆看罢和伸指出的错误之处，大为恼火，他向来对自己下令修纂《四库》期望颇高，将这当成他流芳百世的重要绩业，现在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岂不是给后人留下笑柄，当下命纪晓岚率人重新全面校正文渊阁的藏书，陆锡熊率人前往沈阳，校正文溯阁

藏书，所有一应费用，全由他们自己支付，要知道《四库全书》共收书总计 3479 种，79016 卷，36078 册，如此浩如大海的藏书，不是经年历月怎能校完，和伸总算找到机会，报复了纪晓岚，陆锡熊到了沈阳，愁苦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沈阳了，另一位《四库》总校官陆费犀也没能幸免，和伸不仅免去了他所有职务，还命他自己出钱为《四库全书》每一本都装裱封面，制作四地所需的书匣，陆费犀没过多久也步陆锡熊之一法，命丧黄泉了。

和伸除了任《四库》正总裁外，还历任过许多官书的总裁，如《开国方略》总裁，国史馆总裁，清字经馆总裁等，他在各种官书总裁期间也没有闲着，总是寻找机会，施加影响，在他负责国子监石经的过程中，属下校勘官彭元瑞校仇之余，撰写了一部《不经考文提要》，献给皇上。

乾隆对这本书大加赞扬，这下可气坏了和伸，就向乾隆进言说：“不是天子无权考虑经文。”谁知乾隆不加理睬，说彭元瑞乃是奉旨考证，有何不妥，和伸见这一办法没有奏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说彭元瑞的书中错误甚多，他愿重写一本，对彭的书再加以修正。得到乾隆首肯后，他马上召集了几个学问高深的翰林，对彭书和经文细写研究，写成了《提要举正》一书，献给皇上，要求皇上把彭元瑞的书弃掷不用，乾隆仍不是，和伸就命人将自己主编的《提要举正》抄写三部分别放在懋勤殿，翰林院和国子监，同时把彭瑞书中涉及的字在石经上乱加篡改，使彭元瑞的《不经考文提高》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被人弃置不了，和伸这才心满意足。

第五章 人生的变局

慧眼识《红楼》美文传天下

和伸一生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千古奇书《红楼梦》的完成，出版。流传竟然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和伸的发现，我们实在有理由担心《红楼梦》能否流传至今，成为中国文字史上的一朵奇葩，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华。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 1780 年）十月，和伸出任《四库全书》正总裁之后，多次鼓励乾隆发布上谕，进一步催促各地“将违碍字句的书籍，着力查缴少有的严格，而据红学家们研究，《红楼梦》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广为流传，为人所知的，其过程几乎与《四库全书》的修纂相始终。早些时候，虽然坊间也可以见到《红楼梦》的刻本，但是作为禁书，由少数为了牟利的书商，冒险刊行的然而到了乾隆五十四年以后，江南各地已可以随处见到《红楼梦》的刻本了，这究竟是

为什么呢？

《红楼梦》由曹雪芹在乾隆中期著成，曹雪芹是康熙时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自小家中豪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后来，突发变故，因为在康熙帝诸皇子争夺权皇位的斗争中，曹家支持皇八子元 ，皇四子元稹即位后即查抄曹家，曹雪芹当时只有十三岁，一下子被抛入了贫寒交加的境域中，生活上的巨变，令他痛苦不堪，到了成后后，家境更加穷困，竟然达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遂看破世情，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开始写作《石头记》一书，到了乾隆三十八年，曹雪芹唯一的儿子因无钱延医买药，不治身亡，曹雪芹不堪丧子之痛，撒承人寰，由下了《红楼梦》前八十四回的书稿和原四十回零之散之的回目及并断。不久，《石头记》被人辗转抄录传开，据说，和伸的党羽苏凌阿花费巨资买到

了《石头记》的原抄本，珍藏家中。和伸早就听说了《石头记》一本，但是苦于无处可寻，倘若他真要有心命人查找，原也不难，可是他身为朝廷负责审查书籍的官员，怎能公开命人查找这部禁书呢，所以，当他偶然从苏凌阿那里看到《石头记》时，欣喜之情就可想而知了，他很快读完了书的前八十回，不由倾心折服，认定这是一天天下第一的小说，于是打起了如意算盘，这样一本书，皇上一定喜欢，只要我像删削修改《四库全书》一样对它做一番处理，不就可以把他献给皇上，以讨皇上欢心，进而刊行天下，落得个好名声吗？而且这部缺少后四十回，正可以命人在续写时对书中主旨做些修正，使它合乎礼法。

和伸命人找来了当时的著名文人高鄂，命他续写完成《石头记》一书，高鄂与他的朋友程伟元恰好早就在为《石头记》续卷成篇，听完和伸

的话，喜不自禁就将他们续写的书稿交与和伸。和伸拿来细读一番之后，认为写得过于绝望悲凉，就让高鄂重新安排一个略为圆满的结局，同时对前八十回中厌世的文字也做些修改，高鄂虽然心中不忍，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按和伸的意图重新修改了《石头记》并更名为《红楼梦》，和伸看过新稿后，非常满意，就呈递进宫，请乾隆御览，乾隆一见果然非常喜爱，整日里手不释卷，一气续完，在和伸面前赞不绝口，和伸于是请求乾隆解除对《红楼梦》的禁令，刊行天下，乾隆允诺，由当时全国最好的出版机构武英殿刊刻一套聚珍版，从此《红楼梦》一书，流遍全国，风靡一时。

和伸一生，虽然毁坏书籍无数，但仅凭襄助《红楼梦》出版一事，已可以说是善莫大焉，于中国文学史有功了。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黄金有价，情义无价”，在夫人冯氏生病之后，在朝廷左右逢源的和伸终于明白了黄金不是万能的了。人往往要自己或自己心爱的人生命攸关的时候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世界上健康最重要，身体最重要，活下去是最重要的，然而，在绝大部分时间，人们追求的是金钱和享受。

和伸也是一样，自从儿子夭折后，夫人冯氏一病不起，和伸动用他的权术延请天下名医，可惜都治不好冯氏的丧子之痛，和伸忧急万分，因为冯氏是他心灵中的港湾，冯氏要倒下了话，他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办，所以他发誓如果有人能治好夫人的病，他愿意舍弃一切家财。

嘉庆三年，冯氏病情日渐严重，和伸眼睁睁地看着爱妻形消肌损，却无能为力，有时自己独自一人看着库房里堆满的奇珍异宝、黄金白银，

他不由得发出一声苦笑，这些都有什么用啊？能换回我的妻子吗？

人们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向神求助，神总是生活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和伸也在心中祈求上苍可怜夫人冯氏，为了讨个彩头，他在七夕这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祈祷活动。在他的指挥下，豪华的和府中搭起了彩棚，青案供着“牵牛河鼓天贵星君”和“天孙织女福德星君”和牌位，和伸和病中的冯氏一起向“牛郎织女”诚心祈祷，希望自己对爱妻的疼爱能感动这对恋人、神仙，可能是因为和伸拆散了太多的痴男怨女的缘故，他们诚心的祈祷并没有让牛郎织女动心，冯氏依然咳嗽不止，还常伴有血丝。但和伸不死心，他似乎相信神明也会给自己几分薄面的。

过了几天，就是传统的鬼节了，故老相传，这一天似乎对病人考验更大，尤其是冯氏这样的

病人，因为这天幽冥地府的群鬼都要出动，和伸一想到传说便不由得打了个冷颤，今夜冯氏该不会……。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只有又用出他用惯的贿赂大法，不过这次贿赂的对象是鬼神了，或许俗话说的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和伸的大把银子的庇护下，牛头马面暂时放过了冯氏，冯氏熬过了鬼节，和伸欣喜若狂，自己的银子总算派上了用场，因为一过鬼节，天气转阴，而女人阴气盛，所以夫人的病应该会慢慢好转的。

这段时间，和伸也懒得上朝，乾隆也知道和伸对夫人情深义重，也没有怪罪于他。而下面的老百姓无不齐声称好。自己的赋税又轻了不少。和伸几乎每天都陪夫人，他有病中的夫人寂寞、苦闷，不断想出小招数来博夫人一笑，他终于明白周幽王为何为了褒姒的一笑而愿意烽火戏诸侯了，如果冯氏病能好，他甚至敢冒犯他曲意奉

承的乾隆。

中秋节到了，团圆的日子，和府上下的丰绅殷德、公主等人齐齐到病房向冯氏跪拜，冯氏由于节日的冲喜，也是得有说有笑，脸上甚至泛着平时难得一见的红晕。和伸一看难得夫人精神如此好，便大赏奴仆，让他们吃上平时难得吃到的肉食。

冯氏看和伸为她四处奔波，求医问药，也是心中泛起无限柔情，她轻轻地唤过和伸，把手中的一小块月饼喂进和伸嘴里，和伸也赶紧喂夫人吃月饼，他们似乎又回到了新婚时喝交杯酒的情人，两人互相握着手，四目相投，心里都想着同一句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人沉浸在两情相悦的幸福之中，心中都没有任何防备，冯氏慢慢睡着了，嘴角带着笑意，和伸却忍住眼泪，因为他心中的伤痛不是眼泪就能表达的，他再也

不能唤着冯氏的小名将她叫醒了。他抬头看了看天，月亮还是方才那么圆，月光依然那么柔和。冯氏是否已经到了月亮上与嫦娥话衷肠了？

古人讲“贤内助”，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从背后总有一个女人。”和伸的发迹与冯氏是分不开的，冯氏对他的支持正如唐时长孙皇后对太宗世民的支持，请原谅我把唐太宗与和伸混为一谈，虽然如此，但他们的感情都是别无二致的。

和伸敬重冯氏，当然有冯氏娘家于他有恩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冯氏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在她病重期间，她还念念不忘和伸的腰腿疼病，千叮咛，万嘱咐他保养好身体。最关键的是，和伸从冯氏身上看到了自己人性的一面。在外边尔虞我诈已变成习惯的和伸只有在冯氏面前才能坦坦荡荡，是冯氏让他体验到做人的快乐，从

某种意义上说，冯氏是他 的一面镜子，照出自身美好的一面镜子。现在，自己心灵中的一小块镜子业已破碎，和伸就迷失了方向。

冯氏在和伸心中永远占据了最重的份量，安葬完冯氏后，冯氏所居寿椿楼中的一切都接原样摆设，永远不让人居住。和伸和丰绅殷德时常去恩吊、怀念死人。

极尽能事，力讨小妾欢心

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传统中，由于人们广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在古代不但男子地位崇高，女子也甘于作为男人的附庸，所以才有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也才有了封建的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最高的理想是遇到一个好丈夫，然后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做一个贤妻良母。和珅的妻子冯氏就是一个很好的贤妻良母的典型。可

是除了冯氏外，和珅还有其他一些小妾。据史料记载，和珅不仅疼爱正房冯氏，而且，非常宠爱自己的几个小妾。

权力、金钱、美色在几千年来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这三种东西代表了封建社会男人的最高追求，和珅从二十六岁开始受宠于乾隆开始，也逐渐在追逐这三种东西，权力他首先得到了，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爷，金钱他也得到了，他的家产数以亿计，作为一位成功的官僚，现在缺的就是美色了。和珅于乾隆三十二年与大学士英廉孙女冯氏结婚，婚后两人互敬互爱，但冯氏知道，自己不可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和珅，与其让他象其他八旗子弟那样到处厮混，还不如让他多娶几个小妾，稳住他的心。和珅在冯氏的劝告下，先后纳了好几个小妾。

和珅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风度翩翩，精明

能干，在当时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记述：和珅“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纯熟”又说和珅“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这种人服侍皇上，皇上满意，服侍女人，女人也会喜欢的。而且当时和珅少年得志，虽年方而立可已经飞黄腾达了，所以，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说，和珅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钻石王老五”。因此和珅也就很受女子的欢迎。

不仅如此，和珅对自己的小妾百般宠爱，为了小妾的一笑，甚至不惜日抛千金，为了讨小妾的喜欢，和珅动用皇室土地，建了一座小楼，名曰：“迷楼”，装修的金碧辉煌，极尽奢华之能事，后来，和珅就整日与小妾在此楼鬼混。

后来和珅扶摇直上，更注重生活的享受，他童仆成群，姬妾众多。清人陈焯在《归云室见闻杂记》中记载：和珅“后方姬妾无数”。虽然如

此，和珅仍不满足，甚至打起了乾隆后宫佳丽的主意，乾隆在南巡时，沿途各地进贡不少美女佳人，和珅也看中了其中一个从江宁府进贡的女子名叫黑玫瑰，可被乾隆捷足先登，不过和珅还是有办法。由于乾隆年事已高，每年春季都会遣散一批宫女，和珅略施小计，吩咐太监总管借机把黑玫瑰也遣出宫，黑玫瑰也顺理成章地从皇宫转移到和珅的别墅淑春园，两人共赴巫山云雨。不过和珅也为他的风流付出了代价，后来这也成了和珅的一大罪状，在嘉庆的上谕中有一条：“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

和珅讨好小妾很有一套，很有生活情趣，古时有千金难买一笑的说法，和珅为了讨小妾的欢心，也不惜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把讨好主子乾隆的手段都用上了，比如说其中一个爱妾爱吃荔枝，生性吝啬的和珅为了讨好小妾，不惜叫下属

用快马把荔枝从广东运到京城来。依稀唐时明皇讨好杨贵妃之遗风。几个小妾在和珅的蓄意讨好之下，对他更加依赖了，因此在和珅被嘉庆赐死之后，好几个小妾都为他自杀殉身了。

嘉庆五年正月十八日，在和珅吊死的当天，豆蔻得知消息，赋七律二章挽之：

“谁道今皇恩遇殊，法宽难为罪臣舒。
坠楼空有偕亡志，望阙难陈替死书。
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万缕妾何如。
可怜最是黄昏后，梦里相逢醒也无。”

“掩面登车涕泪淆，便知残叶下秋山。
笼中鹦鹉归秦塞，马上琵琶出汉关。
自古桃花怜命薄，者番萍梗恨缘艰。
伤心一派芦沟水，直向东流竟不还。”
豆蔻纵身跃楼身亡。

卿怜也于正月二十日午刻，自缢身亡。做诗

十首

“晓立惊落玉搔头，宛在湖边十二楼。
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自流。
香稻入唇惊吐早，海珍到鼎厌尝时。
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
缓歌慢舞画难图，月下楼台冷绣襦。
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倩人扶。
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
回首可怜歌舞池，两番俱是个中人。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
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
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
梦里轻盘无边近，一声软乃到吴门。
村姬欢笑不知贫，长袖轻裙带翠颦。
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
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

啼时休向漳河畔，铜爵春深燕子栖。
钦封冠盖列星辰，幽时传闻近贵臣。
今日门前何寂寂，方知人语世难真。
一朝能悔郎君才，强项雄心愧夜台。
流水落花春去也，伊周事业空徘徊。”

兄弟手足，守望相助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珅得到乾隆的宠爱，其家族成员也就在浩大的皇恩的庇护下，得以羽翼丰满。在和珅的家庭成员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就是和琳。和琳与和珅的关系较为特殊，历史家历来重视和琳与和珅的“共生”和相互利用的关系，即二人之间的政治同党关系，实际上，和珅虽然利用和琳作自己的党羽，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二人之间还是有相当深厚的骨肉情谊的。

和珅出身贫寒，“低微”，史家甚至据此断言，

和珅不配作宰相。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回忆录中写道：“皇帝之首相，即和中堂，其人乃是一鞑靼，出身颇微，然具有才具。”《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也记载：“少贫无籍为生员。”由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和珅自幼家贫，他和弟弟和琳仅靠祖上积荫获得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此时和家已是家道中落，后来两人一起在私塾接受启蒙，伴随着二人的成长，二人由于天资聪颖，双双被选入咸安宫官学就读。

咸安宫官学乃是一官员后备学院，在乾隆年间，大量招收八旗官员子弟入学。在这里，和珅和琳兄弟二人一起渡过了他们的求学时光，其时，满清已入关多年，八旗子弟已成为统治势力中的核心力量，因此，官学的学员备受重视，在官学学员中，非名门显贵之后，便是达官子弟，象和珅和琳两兄弟这种“穷”人就很少，正如昭

连在《啸亭杂录》中记载：“雍正中，设入八旗官学，凡三品。设有咸安宫官学在西华门内，择入八旗子弟之尤俊秀者，充补学弟子，……其教习皆用进士，或参用举人，非旧制也。其次日景山官学，在景山内，皆内务府子弟补充。”

而此时的八旗子弟既不用服兵役，又不事生产，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在官学中攻读的生员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大多数有权有势，平时里就知道游手好闲，在学校里表现得更加明目张胆，因此在官学的学习生涯中，和珅就开始与和琳守望相助，共同学习文化礼仪，有时纨绔子弟欺负他们家贫，经常捉弄他俩，而且，由于二人潜心苦读，同学都讥两人为“书蠹”。但官学的老师却异常欣赏这对刻苦好学的兄弟，和珅也异常感激老师的点播和关心，故后来他也刻意提拔这些老师，其中包括后来为嘉庆侍读的

吴省兰及其兄弟吴省钦。

虽然环境如此恶劣，可和琳与和珅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与一般公子哥儿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他们依旧刻苦好学，这为以后为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著名诗人袁枚也为两兄弟所感，赋诗颂扬他们：“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落雁，健笔李摩云。……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

经过咸安宫官学的厚积薄发，和氏兄弟在等待时机，机会终于降临了，和珅首先被吏部录用，正式踏上了仕途，和琳也以满洲文生员笔贴式开始自己的宦宦生涯，（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工作），后来因为两兄弟在同一部门任职行事不及方便，而且不合祖法，和琳身为弟弟，便主动为和珅挪了位置，他奉调前往工部续任笔帖式。由于政绩卓著，累迁郎中，巡漕御史等职。

此时，和珅已是乾隆身边的第一红人了，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和琳在和珅的帮助下更显得如鱼得水了。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公元1786年），受乾隆帝派遣，和琳随军机大臣阿桂赴浙江查询杭州织造盛住贪污案，盛住乃乾隆小舅子，在进京朝见皇上时携带大量贵重财物，被御史窦光鼐发现，向乾隆帝参了一本。乾隆当然想包庇自己的小舅子，可又不能做的太过火，和珅深解圣意，向乾隆启奏派自己弟弟和琳一同去处理，果然，一年之后，乾隆让盛住官复原职，为了表彰和琳办事妥贴，乾隆于三月迁升和琳为湖广御史，仍兼管巡视山东漕运与造漕船诸事。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湖北按察史李天培假公济私，用官船运送私人木料给福康安，此事本来是小事一件，但和珅想抓住这次机会来打击政敌福康安，于是他授意和琳向乾隆弹

劾李天培。乾隆正想整顿吏治，于是派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前往调查，处理此事，而此时，和琳已经通过严刑逼供让李天培之子李洵招供家人曾用官家运粮船给当时的两广总督福康安送植木 800 件，给长芦盐政穆腾额送 400 件，李天培为了贪运输费这点小便宜被乾隆处以“褫职遣戍”，被流放到边疆了。福康安也因纵容部下被乾隆指责。通过和珅的巧妙安排，和琳在这桩案子中显示出卓越的处事才能，使乾隆看到和家人才辈出，他“嘉和琳伉直，下部议叙，由是遂见擢用。”有了皇上的好感，再加上和珅随时随地的添油加醋，扇风点火，和琳也象兄长和珅那样创造仕途飞升的奇迹。

和琳虽然也深感兄长的辅佐是万分必需的，但他还是保持自己独立的处事方式，在与大臣同僚们相处中显得更游刃有余，就如他与福康安来

说吧，虽然和琳可以说是踩着福康安的肩膀上去的，而且胞兄和珅与福康安一直不合，可和琳却能化解福康安心中的怨闷，在与福康安的共事中，两人不仅相互配合，甚至好到彼此称兄道弟的地步，让福康安认为“有其兄未必有其弟”。与与其他官员的共事，和琳也完全显露出与兄长完全不同的处事方式。同僚均感和琳乃性情中人。那么，和琳是否是故意与兄长做对呢？非也。在任何时候，两兄弟的心意是一致的。两人不过采取不同的方式罢了。和珅采取威胁，恐吓等高压手段，而和琳则委婉待人，以安抚为主，这样一来，两兄弟如唱京剧那样一个演红脸，一个演白脸，一唱一和，互相扶持，把持着朝政。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和琳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同年十一月，又兼署工部左侍郎。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和琳又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在这一

年，满清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年二月，廓尔喀贸然兵犯西藏，和琳身为汉军副都统，自然被派往西藏，与大将军福康安共事。按乾隆的旨意，和琳主要负责“埋藏库督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在西藏的几年，和琳战功赫赫，也更得乾隆信赖，为了彰显和琳的功绩，乾隆先后授予他镶白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并授予去骑尉世职，总之，有胞兄和珅在朝中，和琳步步高升自不在话下。

乾隆五十八年，乾隆颁发谕旨，表彰和琳处理西藏事务“已有端绪，仍宜趁此斟酌尽善，永远可遵。”明年七月，又任四川总督。此时国内形势大变，在乾隆六十年二月，贵州湖南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苗民起义，此时，和琳正从西藏凯旋而归，在路过邛州时，得知义军已经攻打到秀山，和琳不顾风尘仆仆，马上投入战场，击败义

军。又与老同僚福康安通力合作，连下义军七十余寨，镇压苗民起义和琳有很大作用，后来，他身先士卒，率兵攻击了岩碧山，生擒义军领袖吴半生。乾隆“龙颜大悦”，赏和琳双眼翎，任命其为“参赞军事”。并晋封一等宣勇伯。“赏上服貂褂”，“赏黄带”。在乾隆六十年十月，和琳连战连捷，乾隆“赏上用黄里元狐端罩”，且加封太子太保。通过数场战场和琳确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地位。

嘉庆元年五月，主帅大将军福康安积劳成疾，在军中病逝。和琳知道，这是自己掌握军权的好时机，忙给和珅修书一封，和珅与弟弟也是心意相通，于是向太上皇乾隆启奏，容和琳暂代军务。乾隆本就信赖和琳，当下提笔下道圣谕令和琳督办军务。有了和珅的撑腰和太上皇的支持，和琳作战愈加勇猛。同年六月，和琳挥师攻

克乾州，俘虏义军领袖石三保，乾隆又赏之三眼翎。这样一来，和氏兄弟一边把握朝政，一边控制军权，一将一相，一文一武，好不威风。

和琳一死，和珅顿时少了左膀右臂，因为和珅控制军权全靠和琳在军中的威信，更重要的是，和琳是和珅的胞弟，和珅精心培植和提拔和琳，可正值盛年而早逝。和珅伤心万分，曾做诗（悼亡诗）十五首悼念胞弟。和珅在诗序中写道：“希斋（和琳字希斋）弟督军疆受瘴而卒，痛悼之余为挽词十五首。言不成声，泪随笔落，聊以当歌。”言词中情深意切，从诗中可见：

“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顿。
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

“魂魄归来冬季深，群恩赐奠重亲临。
先躯应早枪归，好补生平报国心。”

“吾弟功成名，遂惜年不永。

既邀九重异，数殊荣复有。”

“同胞较我三年少，幼共诗书长共居。
宦海分飞五载别，至今音问藉鸣鱼。”

爱子情深

和伸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对妻子，对兄弟，对子嗣，和伸都异常宠爱。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贪官，大奸臣怎么会如此儿女情长呢？是的，和伸让很多平民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正因为如此，他才更疼爱自己的家庭成员。虽然这看似矛盾，可是人就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对别人的残忍与对自己亲人的关怀在和伸身上相辅相成，完整地统一在一起。

不仅如此，在漫漫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夫子尝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中，人丁兴旺，传宗接代乃第一要务，和伸幼蒙私塾先生教诲，少入官

学习得儒家伦理道德，当然更注重后代的发展了。而且，和伸潜心经营数十年的权力、财富众多，他不愿自己驾鹤西去之时，所有的繁华富贵瞬间化为乌有，他希望世代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氏江山万代传。”

其次，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和伸幼年父母早亡。由于自己幼年缺乏关爱，尝尽了人间一切酸甜苦辣，所以，他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吃苦，重蹈自己的少年时代的覆辙，故百般宠爱之。

和伸妻妾成群，生养无数，可有史可考的只有两个男孩，一是长子丰绅殷德，乃嫡妻冯氏所生。一为次子，次子姓名不可考，但据史料显示，应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 1794 年），中年得子，和伸更是异常宠爱，正应了一句俗语：“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次子与长子丰绅殷德整整

差了 19 岁，和家上下都非常疼爱，或许是和伸的亏心事做的太多，或许是上天把和伸的惩罚降落到其幼子头上。总之，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全家上下疼爱异常的和家二公子在嘉庆元年的七月初七早夭。

此时，和伸正在热河避暑山庄与乾隆帝消暑，正在与乾隆花天酒地，载歌载舞。噩耗传来，和伸心痛不已，写下了十首诗来悼念幼子。人生三大痛苦“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和伸差不多全经历遍了，看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幼子夭后，和伸写下了《忆悼亡儿绝句十首，以当挽词》中道：“七夕节得家信，闻幼儿病势增剧，不意竟以是日夭折，悼惜之余感而成什。”

其一，“河汉盈盈两泪倾，都关离别恨难平。双星既有夫妻爱，应视人间父子情。”

其二，“老来惜子俗皆然，半百生男溺爱偏。今竟无情抛我去，几回搔首问青天。”

其三，“襁褓即知爱文章，（是儿生而颖异，每逢啼哭乳母抱赴屏壁间，指点字画，即转啼为笑。）痴心望尔继书香。归家不忍看墙壁，短幅长条一律藏。”

其四，“学语行先知父母呼，每逢退食是娱吾。

秋来归去无聊甚，触处伤情痛切肤。”

其五，“寄语老妻莫过伤，好将遗物细收藏。归时昏眼如经见，竹马斑衣总断肠。”

由和伸的几首悼亡诗看来，和伸既如凡俗子一般疼爱老来所得之子，而且还对此儿寄予了更大希望，“痴心望尔继书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幼子居然先已而去，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他经常无缘无故怨天尤人，甚而怪罪同僚为其老

来得子而举行的庆典吓坏了孩子，他甚至认为这是同僚故意陷害于他。和伸已经崩溃了，但他还是坚持地挺了过来直到嘉庆赐给他一条白练。

幼儿早夭，和家上下恸哭声一片，可是他们忘了和伸不知是让多少黎民百姓遭受过同样的伤痛，上苍只不过让他感受一下罢了。

对于长子丰绅殷德，和伸更是宠爱有加，因为和家的延续，血脉的保存，所有希望全在丰绅殷德一人身上。丰绅殷德生于乾隆四十年，在丰绅殷德五岁的时候（乾隆四十五年），和伸带殷德去内宫玩耍，乾隆见其灵巧聪明，赐名“丰绅殷德（丰绅是满语，即有福泽之意），”乾隆之口果然是金口，赐完名字，丰绅殷德的福泽就到了，因为随后乾隆就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许配给他，待年行婚礼。“其堂兄丰绅宜绵在《延禧堂诗钞》中记载了这件事，道：”恩

蒙尚主，入趋禁廷，退东钟鼓恩义，顾名爱号润圃。“

在和伸的教育下，长子丰绅殷德性格温良，但有一个缺点，少言寡语，完全没有乃父能言善辩之风，和伸尽管多次教导，循循诱之，可丰绅殷德依然如故，和伸对此亦毫无办法。只希望丰绅殷德在官场厮混一些时日后能自己改变过来。

丰绅殷德没有令和伸失望，在官场的磨练中，他逐渐领悟到了能言善辩的重要性，而且，其妻固伦和孝公主也鼓励他努力和同僚打成一片，同僚们哪敢不给和家大公子、駙马爷几分面子，而且，丰绅殷德本人又平易近人，很好相处，完全不象其父和伸那样玩弄机心，盛气凌人。因此，他很快就和同僚们变得异常熟识，在身为散秩大臣的短短几年内，丰绅殷德就理解了官场上的各种关窍，乾隆见起成长迅速，也大加赏赐，

感叹自己没有选错人，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应该会过上幸福日子啊。丰绅殷德也想摆脱同僚们认为他只能靠父亲和皇上的庇护才能有所成就的眼光，自己努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证明自己不愧身为和家的长子。

不过，丰绅殷德在家学渊源的影响下，也对诗词歌赋很感兴趣，他的诗作在其去世后由其堂兄搜集整理，结成《延禧堂诗钞》，在丰绅殷德的诗中，多反映出一丝恬淡无为的道家精神，后来还曾自号“天爵道人”。

即使如此，和伸不会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去炼丹修道的，他一定要儿子在仕途中继承自己的一切权力，故在乾隆五十五年，当丰绅殷德年仅十五岁的时候，他推荐丰绅殷德任散秩大臣，后来，丰绅殷德还陆续受到乾隆帝的策封。嘉庆元年，和伸为了让他去军中磨炼，请求太上皇乾隆

恩准丰绅殷德到湘黔请军中视察，把握军中兵士动态，积累资历，以备将来提拔之需，和伸如意算盘是打得好，可惜两三年之后，一条白练带走了自己的性命，丰绅殷德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

和伸疼爱丰绅殷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固伦和孝公主，固伦和孝公主是乾隆最疼爱的小女儿，乾隆曾对她说，若汝为男子，吾必将立汝为储。由此可见乾隆对其的宠爱。和伸知道应如何把握主子乾隆的心思，他知道，讨好公主比讨好乾隆更让他本人高兴。因此，他对公主曲意讨好，也更宠爱丰绅殷德，正因为丰绅殷德才把他与乾隆的关系拉得更近，也才有了更稳固的关系。与皇家联姻是最好的办法，丰绅殷德成了联系和伸与乾隆的一个重要桥梁。另外，丰绅殷德是嫡妻冯氏所生，在封建社会，长子的身份

是很尊贵的，正如皇家一般要立长子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一样，和伸于是把丰绅殷德当成自己的太子来培养的。

丰绅殷德与固伦和孝公主婚后育有一子，可惜在嘉庆二年这个小孩也夭折了。丰绅殷德在刚经历过丧幼弟之痛后，又不得不承受丧幼子之痛。从此以后，固伦和孝公主也就没有再生过小孩，和伸也恼忿异常，因为和家唯一的香火就此断了。可是他也没法向公主发泄怒火，后来，公主收养了一个小孩。

由此可见，和伸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认为那样的，不近人情，和伸是贪官，可是和伸同时也是人，他有父有妻有子，有人性。我们也很有必要纠正我们以前对贪官的一些颇为偏颇和不实际的想法。

大兴土木 装修宅第显豪华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和伸从正红旗始入正黄旗，成为上三旗满州人。随之乾隆乃赐德胜门内什刹海畔的一块地给和伸，恩许他另建住宅，同时又把圆明园附近的淑春园当作别墅赏赐他，淑春园乃颐和园的组成部分，在今北京大学校内。淑春园几经和伸修葺，成了西郊名闻一时的私人园林，不仅如此，和伸开始着手建造自己的陵墓，经过多方考察，和伸在蓟州境内选好了一块坟地，经过几年的营建，逐步建造出规模庞大的”和陵“，可惜和伸后来没有享用到”和陵“，他倒台后，嘉庆认为”和陵逾制“，规格比皇陵还高，所以令手下强行拆毁和陵，和伸长子丰绅殷德只好将在刘庄草草埋葬了事。

和伸完全是自己建造宅第，因为其老宅在西四联合会的驴肉胡同，是清初论功行赏时分配给尚属于正红旗的和家的，后来和伸步步高升，由

御前侍卫兼都统一路升到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而且和伸还被抬入正黄旗，此时，再与弟弟和琳住一起便显得不合时宜了，和伸也想让弟弟和琳和自己分头发展，然后一起把握朝中大权，所以，他在今什刹海畔着手修建他的新居。该居极尽豪奢，时人吴长无承《宸垣识略》中记载：“大学士之筹忠襄伯和第，在三座桥西北“，和宅不仅豪华，而且和伸倒台后这都成了他的罪状，嘉庆四年嘉庆帝曾发布上谕前：“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及其多宝阁（隔断式样，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轰竞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又”据呼什图供和伸盖造楠木房屋时，曾令伊入宁寿宫照烫式样等语。查呼什图入禁内烫样，该总管太监并不阻止，辄行放入，应交总管内务大臣查议等。因奏准抄出到臣衙门，臣等查得萧得禄等均系总管太监，

当呼什图擅入宁寿宫烫样时并不阻止，辄行放入殊不合，请将总管太监萧得禄，阎进喜各罚钱粮二年。首领太监董世玉、李进孝、高进喜、邓世忠罚钱粮一年。“和伸建宅时，派呼什图潜入内宫”烫样“，所以，现存的”锡晋斋“依稀有宁寿宫的影子，宁寿宫乃为太上皇乾隆而建，故和伸做法显然违禁，乾隆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弹劾和伸管家刘全僭侈逾制建宅，实际上就是借弹劾刘全来弹劾和伸本人，不过，此时和伸正风光无限，乾隆不但对此事不了了之，而且还斥责曹锡宝诬陷和伸，反而使曹锡宝丢官弃职。

事实上，和伸新建住宅本来就是符合祖法的，据清制：”国家宠鼎燕京，以内城房屋分给八旗，诸王随各旗分居住。“同时规定，随满清入关的功臣之后如”旧勋，下建甲七、皆给屋宇，以宁干止。额数价值各有定制。……凡旗分房屋，

顺治十一年议准，八旗官兵兵丁俱照分官地方居住，昔遇调旗更地，仍准示处居住。有情愿买房搬移者，听从其便，都统、副都统不许强令迁移。如俗自盖房者，听都统、副都统查给本旗空地，准其自盖。“教和伸在什刹海畔建新居，属”调旗“后之正常行为。当然和伸本人借机极尽奢华之能事，逾制修建自己的房屋，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和伸宅第东至毡子房胡同，南至今前海西街南侧。西至李广桥、北至大翔凤胡同，后辗转于亲王永璘和恭亲王奕沂之手，又多次改建，但仍含嘉乐堂、天香庭院、锡晋斋、寿椿楼等和伸所建的基本建筑。从规模上来看，当然不能与亲王贝勒王府相比，但单从内部结构与装饰的精致来看，和府绝对可以称得上一流，而且有很多装饰物”皆亲王所不应有之物，而和伸有之，且铜路

灯较大内所有尤为精致。今分没于景运、隆宗二门外云。“

正因为和宅如此精巧的布局，所以与京城众多达官显贵的住宅相比，它也毫不逊色，甚至数一数二，庆亲王永 U 曾道：“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诸事顶上，惟求诸兄见怜，将和伸邸第赐居，则吾愿矣。”嘉庆帝果然满足了他的心愿，赐了和伸邸宅的一半由他居住，永 U”喜极而泣。“

淑春园在历史上早已有名。《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乾隆二十八年内务府奏准圆明园所交淑春并北楼门外等处花园……“，和伸在乾隆把淑春园赏给他后，更进行了大肆的扩建，并更名为”十笏园“。规模也极大，据资料显示：园内仅房屋就有 1003 间，游廊楼亭 357 间。园内有山有水，存一湖泊（即今北京大学未名湖），湖

中有小岛（湖心岛），石舫，现在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于今北京大学内，环境安静，美丽，故有人赞曰：

斌良在《游故相园有感题》中写道：“铜铺尘幂径苔侵，策马荒园寄慨深。爱蓄名花歌玉树，曾移奇石筹黄金（闻园中有太湖石系嵯商某甲物，以千金运至）。缤纷珂驰中禁，北丽楼台枳上林（园中楼阁均仿圆明园规模建造），犹胜荒地秀蒲牌，澹烟废绿远阳沉。”由此可见，和伸极尽奢侈，从外地远方过来。

后来光绪帝生父醇贤亲王奕 游览淑春园后作诗几首。（奕 住在蔚秀园，也在今北京大学蔚秀园里），其中《中秋后游舒（即淑之谐音）春园四律》写道：“是园乾隆年间归和伸，籍没后入官。传闻禁园工作，每教材于兹，足证之亭台许多之巨。后转变为睿邸园寓，虽栋宇仅存，

山水之秀美固自昔也。余园近在比邻，曾未获游览。迨庚申变后，遂就荒芜。奇当匆匆一涉。辄为俗沉所状，未得从容吟咏。兹赴差之使，更续旧游，逐物成诗四章：

归入待月楼

相业负林永，登怜怅惜年，高楼悲去鹤，孤豕咽啼鹃；如仅耽风月，何由于简编；主人迭零落，一倒幼云烟。

石舫

余概横糊辨，轩楹慨劫灰；竟成填海物，不是济川材；渭水曾摧毁，严陵尚钓台；临流一凭吊，蛩语动蒿莱。

巨石

（临风待月楼前太湖石一座，高约二丈，奇形不可名状。夹似老松二株，传系和伸时种）

輶运千钧苦传邮，穷奢岂可倒风流；相公空

慕封松笼，闲阁非缘拜石留；移此补天原有用，学他反璞自无尤；那今几立峥嵘势，似乎向沙河暗点头。（和相墓俗称沙舍身，识者以地名为恶讦。）

孤屿

杰阁凌云久渺茫，邱墟宛峙水中央；频垣腾础踪犹识，斩棘披榛兴亦枉；未覩蓬瀛仙万里，已成 继法三章，闻是屿楼阁肖禁园蓬岛瑶台，逮问后列入大罪之一）；

从采蜃气惊涛幻，每断风帆过客肠。可见和伸住宅的奢华程度。

除了什刹海畔的宅第和海淀淑春园外，在北京城内尚有多处住宅，如坐落在北长安街路西会计司胡同中的住房，因这儿离西华门极近，和伸为了早朝的方便在这建造一个临时住所，供早朝时住用。

而为了巴结乾隆，也因为与乾隆的亲密关系，凡乾隆常去的地方都有和伸的住处，这样，和伸既能了解乾隆的生活习性，又可及时的服侍乾隆，譬如避暑山庄，盘山等地均有和伸的住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伸就曾在热河避暑山庄自己的住宅里接见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和伸被处死后，此房由和孝公主丰绅殷德与成亲王永理分开居住。

不仅如此，和伸的陵墓，也十分宏伟，有诗为证：“外围墙有二百丈，内围墙一百三十丈，内有古门楼一座，石门二座，并开隧道，正屋五间，僭称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僭称配殿，大门一座，僭称宫门，其门扇一梁一檩均系红油飞金彩画，门用金包钉，梁柁五彩，描画中有金游龙，虽然如此，和伸死后被强行拆除，自己享受不到，又是他始料未及的了。

奢侈生活

大凡贪官都很讲究享受生活，很追求生活情调，因为他们敛财的目的就是为了享受，仅仅执着于金钱本身而贪污者极少，故”吝啬“与”贪官“本来就是一个悖论。

而历史上有人却道和伸”赋性吝啬“，惜金如命，或许由于少时家境贫寒，生性可能节俭了一点，但身为当时的”天下首富“，没有理由过分吝啬的——尤其是对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亲人。从他大兴土木，修建邸第、陵墓都可见一斑。当然，”吝啬“存在一个对内和对外的问题，对待属下，对待家奴，和伸是能省则省，不肯多花一分钱，如果不是这样锱铢必较的话，和伸也不可能这样迅速积敛起巨额财富的，而对自己家人和自己，和伸的宠妻爱妾，疼子疼媳是当时远近闻名的。为了讨取家人的欢心，和伸不惜措罗天下

奇珍。

故老相传，新鲜珍珠可以增强记忆力，所以和伸一家经常以珍珠粉佐餐，和中堂爱用珍珠，珍珠商人就大受欢迎，尤其手中有奇”珍“的便奇货可居了。据焦循《忆书》记载：江南吴县有一珍珠商人石远梅，（一说名石钧善）。他每年都出一段时间，捞回珍珠后在扬州一带贬卖，起初生意都不太好，自从扬州官吏知道和中堂喜好珍珠后，石远梅一跃而成了红人。据说每次他采完珍珠回扬州时，在离扬州城 20 多里开外的地方，就有扬州的富商大贾，达官贵人派他将他迎回家中：”极珍味美饌以享之，优伶歌舞以娱之，名人诗酒以系之。远梅扮一琴师，画工萧然寂处。回以吟诗写字为事，而盐贾侯其门，远梅出一小匣，锦囊温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则大珠在焉，重者一粒价二万，轻者或一万，至轻者亦八千，

争买之，惟恐不可得。”

石远梅亦洋洋自得，他说这些珍珠是盐商和贵人们买去”献和中堂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服此珠则心窍灵目，过目即记。一日之内，诸务纷沓，其胸中了然不忘。虽百手记，不能如是也。珠之旧者与已穿孔者不及用。故海上采珠之人，不惧怕风涛，虽死不恤，今日之货，无如此物之奇也。”石远梅大大地吹嘘了一顿自己的珍珠，并号称自己所采集的珍珠”灭天下无双，并世第一“，嘉庆四年，石远梅又获一特大珍珠，形状颇似葫芦，观之者皆谓”异宝“，石远梅刚兴冲冲地想卖个好价钱，可当他回扬州时，巨商达官对其不闻不问，这一年，和伸刚好倒台，至此，石远梅才幡然醒悟，不是因为他的珍珠值钱，而是因为和大人的喜好更值钱罢了。

和伸生活奢华，非但平民百姓望尘莫及，就

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也不敢望其项背，据当时来华访问的朝鲜使者记载：和伸家”家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而且据外国使者所见，和伸是权倾一时的”二皇帝“。其权势为其享受取得了可能，”白玉为堂金作马“，用这句诗来形容和伸一家的奢侈，生活尚不为过，和伸利用手中的职权让各地为其”进贡“各种物品、珍珠、奇石、各种时令水果，所有的贡品都要先经过和伸这一关，这也使得和伸家过得比皇室还要好。

和伸自幼家贫，父母早亡，在学校及仅经常受同学欺负，而且吃不饱饭，甚至没衣服穿，在冬天的时候依然衣衫单薄，幼时家境贫穷的人到后来越容易奢侈腐化——如果他们有条件的话，熬过苦日子和伸更注重自己享受，也不愿自己的家人受苦受累，这种心情自古以来的贪官皆有

之，不过和伸表现的更突出罢了。

每天早上，当淑春园的自鸣钟敲响之后，和伸的妻妾开始起床对镜梳妆，此时奴仆们已经开始准备早点了。和伸对早餐，很有讲究，因为平时过度劳累，而且整日思虑如何对付人，因此脑力消耗很大，与其交好的一位大臣向他建议，可服食珍珠等物，珍珠可以美容养颜，又可恢复增加记忆，一日，和伸服食了该大臣送去的两颗珍珠，果然觉得精神清爽。于是，从今往后，和伸的每餐早点都会喝珍珠，尤其是他敬爱的妻子和几个他宠爱的小妾，美容养颜如让自己享乐。

如果说早点只是小打小闹的话，那么正午的正餐则极尽奢华之能事，午餐必摆满汉全席，而且以和伸家中的几个人，吃饭时用满汉全席绝对浪费，可和伸不管这么多，他干什么都要讲排场，自己是位极人臣的皇帝心腹，饮食当然也要体现

出自己的权势，所以，即使浪费也在所不惜。

和伸一家的锦衣玉食也与属下的巴结关系，和伸的爱妾卿怜爱好吃荔枝，与唐朝的杨贵妃一样，据史料记载，杨贵妃吃荔枝是用上报军情的快马不停蹄地送来的，而卿怜由于是和伸的宠妾，各地地方富天下纷纷讨好，在荔枝熟了的季节，荔枝产地广东的大员也派快马送到京城，荔枝是个好东西，苏轼曾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山岭南人”的说法，与荔枝一样，当有其他时令水果生产之时，各地也纷纷向皇上进贡，当然，首先要孝敬和中堂。

和伸不但讲究饮食，而且极其注重衣着，衣服是一个人的门面，起初，和伸是出于装饰才穿着好衣服，尤其是参见皇上乾隆的时候，二来和伸一表人才，从小就羡慕其他同学锦衣玉食，无奈自己家贫，不说是自己买好衣服，就是冬天连

御寒的衣服都没有，冯氏看见和伸衣衫单薄而可怜于他。可到了和伸本人得宠的时候，和中堂的穿衣是引领当时时代潮流的，据说，他有一件衣服上的纽扣全是西洋小闹钟做成的，而在当时，小闹钟的价钱是极其昂贵的，所以，和伸的一件衣服就能够养活当时的好几户人家。和伸对闹钟情有独钟，因此，不但身上经常挂着闹钟，在未名湖畔也挂了一枚大的自鸣钟。

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

要想取得皇帝的信任，要想直接与皇帝发生关系，最直接取巧的办法莫过于与皇室联姻，和伸更是深谙此道，而且更是运用自如。乾隆一生共有十个女儿，其中有 5 个早亡，没有册封，当然更谈不上嫁了，其中最小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是乾隆最宠爱的，和孝公主生性活泼伶俐，长相也跟乾隆颇象。而且乾隆老来得女，自是更加

疼爱，在《清史稿•公主表》中记载：“主，高宗少女，素所钟爱，未嫁赐金机轿。“因此在和孝公主 13 岁时，便被破格册封为固伦公主，这也充分说明了乾隆对她的宠爱，因为按清朝法制所定：皇后所生之女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品级与亲王相当，而妃、嫔所生或者由皇后收养的其他皇亲宗室之女，则只能封为”和硕公主“，品级只相当于郡王。而固伦和孝公主是一个妃子所生，乾隆帝因为疼爱她，才破格封其为固伦公主。乾隆帝的其他四个女儿，分别为：第三女和敬固伦公主，乃孝贤纯皇后所生，于乾隆十二年三月下嫁色布腾巴尔珠尔额駙；第四个女儿和嘉和硕公主，纯惠贵妃苏氏所生，乾隆二十正月下嫁傅恒子福隆安额附；第七女和静固伦公主、孝仪纯皇后所生，乾隆三十五年下嫁拉旺多尔济额附，第九女和属和硕公主，也是孝仪纯

皇后所生，乾隆三十七年下嫁札兰泰额附。

在五个已存的公主中，固伦和孝公主最受娇惯，宠爱，而固伦和孝公主”性刚毅，能弯刀弓，少尝男装随上狩猎，射鹿丽龟，上大喜，赏赐优厚。“公主极富英武之气，这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即使后来嫁入和府后，公主依然不爱红装爱武装，还经常与丈夫丰绅殷德一同出去打猎，而且随侍侍从皆以劲装打扮。

丰绅殷德与公主同年所生，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正月十九日，比固伦和孝公主小半年月，丰绅殷德也与其父一样英俊美貌，乾隆也非常喜爱丰绅殷德，而且，丰绅殷德的名字就是乾隆帝所赐的。丰绅在满语中是福裕的意思，乾隆希望丰绅殷德能福裕长驻，好为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带来好运。

在和孝公主 16 岁那年，乾隆便把她许配给

丰绅殷德为妻，从此，丰绅殷德与固伦和孝公主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他们的婚姻无疑是一场政治婚姻。在中国古代，很多政治婚姻都是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政治婚姻是最符合实际，也是最稳定的婚姻结合形式，因为政治婚姻首先强调的是门当户对，夫妻双方肯定同属于相同或相近的阶层，由是推之，两人的志向，兴趣爱好大都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夫妻在一起生活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和追求。所以相对于封建社会其他童养媳、指腹为婚来说，政治婚姻不能不说是相对可取的，虽然其中充斥了大量的权钱交易。

丰绅殷德与固伦和孝公主无疑是幸运的一对。不错，他们之间是一笔政治交易，尤其是在和伸看来，和伸可不会管他们之间有无感情，他

就是要依赖公主的关系来巩固乾隆帝对自己的宠爱。但是两人却异常般配，男的潇洒俊朗，女的美丽大方，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两人的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和伸也极力讨好固伦和孝公主，他不仅嘱咐丰绅殷德每天多陪陪公主，而且自己也向公主大献殷勤，因为多年来与乾隆的相处让他了解：要讨好一个人的欢心，就应从他最喜欢的人下手。固伦和孝公主是乾隆的最爱，尝曰：“汝者为皇子，朕必应汝储也。”因此，和伸在固伦和孝公主尚年幼时，便竭力讨好。公主也对和伸非常信赖。据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载：公主幼年时“常呼相为丈人，一日上（乾隆帝）携主（公主）游同乐园之买卖街（在圆明园中，每年新春伊始到燕九节期间，仿照民间设立的商业一条街），和伸时入值在焉。高宗见信估良者有大红

呢夹衣裳一领，主悦之。上因语主曰：“万向汝丈人索之，和亟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望乎和为丈人，未知其故。主少时好衣冠作男子大。或因戏为此称耶。”说有次公主见到喜欢的衣服，乾隆叫公主求和伸为其买之，此时想必乾隆已赐婚，故公主呼和伸为丈人。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 1789 年），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要举行婚礼。乾隆赏赐了无数宝物给公主。（请参看本书第五章第八小节，此处不再赘述），同时又下谕道：“凡下嫁外藩固伦公主，例支俸银一千两。如系在京住者，即照下嫁八旗之例支給。从前和敬固伦公主，虽系在京公主，而俸银、缎匹仍照外藩之例支领，年久便越减，是以降旨仍许照旧关支。今和孝固伦公主，系朕幼女，目在朕前承欢侍养，孝谨有加，将来下降后，所有应支俸禄，亦著一体赏给一千两，以昭平见，

而示嘉奖。”显示了乾隆时固伦和孝公主的偏爱。同时，乾隆爱屋及乌，对丰绅殷德亦宠爱有加，下旨曰：“命固伦公额附丰绅殷德在御前行走。”后又任其为教秩大臣。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赐刚 15 岁的固伦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在此黄应吉日举行了婚礼，乾隆赐予大量奖赏，嫁妆。

皇室中良好的教育使固伦和孝公主非常能干，见识长远，所以乾隆的溺爱并没有使公主养成骄娇二气，反而愈见其才。

婚后，她也很关心丈夫丰绅殷德的前途。因为她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必须要有事业为依靠，她不希望丈夫整日荫在皇上与和伸的阴影下反而无所事事。希望丈夫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依赖父亲。

婚后，她发现和伸贪赃枉法，她预感到和伸这样贪财好货不会有好下场，昭连《啸亭续录》

记载：“公主尝对丰绅殷德言：”汝翁爱皇父厚德，毫无报称，惟有见有日彰，吾代为汝忧。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汝累矣。“固伦和孝公主果然高瞻远瞩，过不了几年，和伸事败，固伦公主多次向嘉庆求情，为和伸求得全尸。可叹和伸，居然连和孝公主的智识都不如！

固伦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婚后的生活甚笃，而且，因为公主比丰绅殷德大半个月，又受乾隆宠爱，所以，在家中固伦和孝公主占了事实上的主动地位。据昭连《啸亭续录》记载：”某个冬天的一个早晨，天上飘着鹅毛大雪，童心未泯的丰绅殷德不由得童心大盛，想起童年与伙伴及堂兄丰绅宜绵一起玩雪的情景，于是情不自禁“偶弄奋 作拔雪戏。”和孝公主看到很生气，立刻责备他说：“汝年已逾冠，尚作痴童戏耶？”可见公主对丰绅殷德要求十分严格，丰绅殷德见公

主生气，连忙跪下求饶，请求公主原谅，公主含笑扶起丰绅殷德，并为其拭汗，道，汝勿作童戏，与吾共读诗书！

和孝公主以儒家礼仪来要求自己的丈夫丰绅殷德，丰绅殷德也不负公主所望，努力修习四书五经，深受皇上重用。

固伦和孝公主尚骑射，着男装，经常和丰绅殷德出外打猎，起初和伸为了讨好公主，常与两人同出游猎，后见小两口情深意切，心想自己就不用亲自出马了，自己已经位极人臣，现在要培养的是长子丰绅殷德，如果他与和孝公主的感情浓厚，那么，乾隆必定更宠丰绅殷德，到时，和家父子都会受尽公主宠爱，故和伸经常教训丰绅殷德多陪和孝公主出猎或游山玩水，丰绅殷德也很机敏，又喜欢公主，所以每次公主出猎，必偕同前往。

但两人亦有不谐的时候，固丰绅殷德“持重老成，不苟言笑”，而公主生性外向，能干练达，两人在相处的时候经常出现公主一人“独领风骚”，而殷德一言不发的场面。

二人婚后有一子，公主全融身心投入到幼子身上，而丰绅殷德常常去外地视察苗民起义的军情。故两人之间出现过裂缝。不过幸好丰绅殷德也喜欢自己的幼子，三口之家也其乐融融，可惜好景不长，不知是什么原因，二人的幼子早夭，和伸闻之亦伤心欲绝。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更是悲痛不已。此后，公主曾再生育，为了和家不致绝后，公主多次劝说丰绅殷德讨几房小妾，丰绅殷德起初以为公主乃是试探，后来公主多次恳请，方知公主情深意切，虽然他不想伤害公主的感情，但由于和家无其他子嗣，为了接续香火，他也不得不讨了几房小妾，至于后来和伸倒台后

丰绅殷德“饮醇酒，近女色，则又另当别论了。

和伸的后世

和珅倒下了，但他仍有后人。按封建社会的习俗，只要有后人，那么这个人还算孝顺，如果没有子嗣的话，无论他如何孝敬父母，他也会被扣上不孝的罪名。因此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后人就涉及到一个范围问题，有的人只把直系亲属算作后人，只包括儿子、女儿，有的人认为应该算所有的后人，我们同意后一种看法，我们认为，如果只算直接的亲属的话，和珅的后人就太少了。因此我们把固伦和孝公主等与和珅有关的家属亦当作后人。

和珅长子丰绅殷德，生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四月，乾隆帝赐名丰绅殷德，指其为十公主（即固伦和孝公主）额驸，并赏戴双眼花翎。乾隆五十四年

(公元 1789 年)，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完婚，和珅死后，在公主几度恳求下，嘉庆允许其夫丰绅殷德“暂行出城，料理丧事”。堂兄丰绅宜绵也被暂时解禁。

和珅生前建造的比皇陵还豪华的和陵，因逾制被嘉庆帝强行拆毁，丰绅殷德与堂兄丰绅宜绵只好在刘村另立新坟，草草掩埋之，并把冯氏、和琳等人的坟地也迁到此地。让冯氏与和珅这对夫妻能在阴世团聚，和珅在修筑和陵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没有机会享受和陵，只有静静地躺在刘村坟地内。

和珅倒台后，丰绅殷德相继被革去一等公、贝勒伯爵等爵位。幸好嘉庆七年(公元 1802 年)，嘉庆因镇压白莲教成功，龙颜大悦，大赏天下，也赏了丰绅殷德，他下谕道：“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固伦额駙丰绅殷德，其品秩原与贝子相等，嗣

固伊父和琿获重谴，是以将丰绅殷德一并革职，旋经朕格外加恩，授为散秩大臣，今当大功勘定，恩逮亲藩，因念固伦和孝公主亦应一体锡与恩施，著将丰绅殷德，赏给民众品级，仍在教秩大臣上行走，俾公主同深欢感，以示朕笃念惟恩之至意。”

经历了从荣华富贵到一无所有，丰绅殷德也深深理解到了人生如梦，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正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一样，他看破世相，认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惜，丰绅殷德没有曹雪芹那样的才华，也没有曹雪芹那样的苦功，所以，他只留下了一些三流的小诗，后来被其堂兄丰绅宜绵整理成册，也算是流传后世了。因此丰绅殷德整天纵情声色犬马。他希望这样的无所作为能逃避官方对自己的陷害。

可是如此还是犯了忌讳，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固伦和孝公主府长史奎福向内务大臣温布控告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并欲害公主，将妾带至坟园于国服内生女各款。”嘉庆一审发现纯属诬告，不过丰绅殷德国服内生女确有其事，丰绅殷德也供认不讳。故嘉庆帝谕示道：“……实系奎福因革去长史心怀怨恨，捏词诬控，今爱书已定，丰绅殷德并无谋为不轨之事。其罪状在和将侍妾带至坟园，于国服一年内生女，实属丧心无耻，令其闭门思过，如此惩办已是敬幸，其他俱属轻罪不议。”

按大清律例，皇帝大丧期间，守制者不得悬挂门符，张灯结彩，不得婚嫁，不得同房生育等等，丰绅殷德身为额驸，在乾隆丧期内，当然应守禁忌了，从此丰绅殷德生活中最后的一根稻草也没有了，“饮醇酒近妇人”这些平时里的行为

也成了奢望，生活中什么自由都没有了，丰绅殷德哀叹：“功名事业俱泡影，埋骨何须墓志铭。”

充满了失望、无助的心情，他也终于明白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处境和心情，往日里跟父亲一起看的时候，一直不懂，经历过了风风雨雨，终于知道人情世相的残酷。

嘉庆十一年（公元 1806 年）嘉庆又授予他“头等侍卫，擢副都统，赐伯爵衔。”不久，嘉庆派他到乌里雅苏台任职，丰绅殷德“星驰瀚海，日近斗魁，秉公执法”。在边疆地区供职，与其说是嘉庆在提拔他还不如说是在流放他，嘉庆讨厌与和珅有关的一切，当然自己的妹子固伦和孝公主除外，所以就来个眼不见为净，让丰绅殷德长期在边疆做官。而此时，丰绅殷德的身体由于过度放纵和自暴自弃的心境，已经是百病缠身了，在这种蛮荒之地无异于慢性自杀，他自己早

死晚死都不太计较了。公主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奔赴黄泉，于是多次向皇兄求情，希望他放自己的丈夫回来养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二月，应公主所请，嘉庆许可丰绅殷德回京疗伤，还派人看望他，过了没几月，由于旅途劳顿，当年五月，丰绅殷德去世，年仅36岁，嘉庆“念其平日小心供职，赏给公爵衔，”又“派英和带同侍卫十人前往奠醊，并赏赐陀罗经被，赏给和孝公主银五千两，俾资料理丧务，仍照公爵衔给与恤典。”其堂兄丰绅宜绵闻讯，万分悲痛。

随后，丰绅宜绵护送丰绅殷德灵柩同刘村和氏新坟，与和珅、冯氏团聚，丰绅殷德有个一个儿子，可是早夭，故身后仅留有两女，死时长女11岁，幼女5岁，“一尚垂髫一尚嬉。”后来固伦和孝公主过继一个儿子叫福恩，世袭了轻车都

尉，嘉庆对丰绅殷德的后人还很照顾。

固伦和孝公主出身显赫，与丰绅殷德同年生，逝于道光三年（公元 1823 年）九月初十日，终年 49 岁。虽然和珅倒台，但她还是受尽了三朝皇帝（乾隆、嘉庆、道光）的宠爱。

丰绅宜绵

和珅倒台，其已经去世的弟弟和侄子丰绅宜绵当然受到株连，嘉庆帝斥责和琳“牵制福康安，师无功。命撤出太庙，毁专祠，夺其子丰绅伊绵公爵，改袭三等轻车都尉”后来又“斥退了侍卫，不准在乾清门行走。”丰绅宜绵也就一直赋闲在家，注：伊与宜同

丰绅宜绵又名良辅，号有谷“善堪舆，贵家争延数亡，间有验者。”丰绅殷德病逝后，他一手操办丧事，并整理叔叔、父亲和堂弟的诗作为《嘉乐堂诗集》、《芸香堂诗集》和《延禧堂诗抄》，

他自己也做过《挽弟诗十首》亦表达自己哀悼之情。如：

“不须遍处觅佳城，归穴由来卜去成（先大人故莹照公爵所建，已来后不教复用，另迁刘林，今即将此地为劳动兆）。道骨应知无所护，形神犹冀炼阳精结有太阳炼形成仙之事。”

由于身处同样的处境，丰绅宜绵也走了上丰绅殷德的老路，昭涟在《啸亭续录》中记载：“以抑郁故，饮醇酒近妇人卒以劳瘵终，去其弟没未数年也。”丰绅宜绵还有一子一女，逝世时，儿子仅有4岁，荫袭三等轻都尉世职。

和珅还有几个女儿，但有史可考的只有一个嫁给了贝勒永鋆，贝勒永鋆也因和珅而受到牵连，郁郁不得志。

和琳有一女儿嫁给质恪郡王绵庆。绵庆于嘉庆九年病逝，时年二十有六。

故和珅并没有断了“香火”。虽然长子丰绅殷德无子，但公主过继了一个孩子，丰绅宜绵有子生息繁衍。据传曾任天津道台的承霖就是和琳的孙婿，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还抄出了和氏家谱。

总之，由于与皇族千丝万缕的族系，和珅后世并没受多少亏待。过着小康生活。

花未全开酒将微醉

大凡人做了大官，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味，市井之徒也会追求高层次的文化的。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谓“暴发户造谱牒”，何况和珅本就是文武全才，当上相国后，和珅更追求品味了。

咸安宫官的学习让和珅迷上了赋诗，当时其他八旗子弟瞧不起他们兄弟俩，和珅和琳兄弟俩只好自己写诗互相应和，乃至后来，和珅更爱写诗了，不仅经常以诗人，“骚人”自居，而且常

与人有诗歌唱和，切磋。如他与舅父，部下，皇上等人，有时甚至以诗发布指示，和伸一来作诗不是太好，可是由于其人品关系，流传下来的极少，尤其是在他被嘉庆赐死后，余人见嘉庆如此厌憎和伸，皆不敢收藏他的诗。虽然其侄子丰绅宜绵把和伸的诗整理为《嘉乐堂诗集》，（嘉乐堂乃和伸宝邸，古人為自己诗集起名时常用自己的卧房、官职或号，如后人一起名则常用谥号。和伸的诗集命名属于住地一类。）但诗作的大部分亦散失了。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对和伸诗作的评论问题，我们认为，和伸嗜诗成癖，虽然他并非大文豪大诗人，（因为清朝大诗人本来就少，几乎没有）。但我们不能否认其通文墨、识经典。他的诗作并如其政敌所谓的一窍不通，甚至是误人视力！

我们认为，或许和伸品格低下，道德败坏，

但很多时候，道德与一个人的才能不是成正比模
淙还湃怱？言为心声”，“诗言志”，意思是
说诗与人的境界是相关的，如杜甫被尊称为“诗
史”，与其就国忧民族，而李白身为“诗仙”，盖
有浪漫气质。故能写出好诗者境界大都较高，但
境界不高者并非不能写出好诗，南唐后主李煜，
玩物丧志，昏庸误国，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诗
的意境很高，诗可以表达抱负，可以展示自己的
境界，但更重要的是展现自己的心情，会引起共
鸣的，尤其是一有好诗来说。

这样说并非是夸赞和伸的诗作，只是作一客
观评论，在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中就道：和
伸诗中并非没有佳句可录，他举例说“人从绝山
献如鱼贯，马入塞林列雁行。”这句，他认为虽
然有前人尝作类似和诗句，“句余以为和相未必
有此诗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偶尔相同耳。”那

所谓异曲同工之妙。

和伸写诗尚有另一功利目的——讨好乾隆。乾隆自命风流，且号称“十全老人”，意即自己“琴棋书画、诗作俱佳”，和伸为了讨好乾隆，投其所好，自然要加强诗歌方面的素养了，而且，乾隆经常给臣下出题让其做诗或和诗，为了得到乾隆宠爱，和伸惟有努力刻苦了，何况对手中还有名满天下的才子纪昀。

陈康祺《郎潜记闻》记载：嘉庆元年，太上皇乾隆作了一首《重华宫恭宴诗》，并命令廷臣接其字韵吁嗟作和诗，但许多人作的殊不得体，唯有和伸的“帝典五漠三日若，骆虞麟趾五吁嗟。”深得太一皇喜爱和嘉庆皇上的夸奖，当然，这不排除是乾隆的个人喜好，那么让我们看看他几乎奉命而作的诗吧！

《奉敕恭题肖照瑞应图》

南渡传说靖康，江山半壁守余杭。

贞符漫诩中兴许，此守谁嗟禾黍伤。

瑞应图成十二桢，题词绘事两兼精。

为怜卷余緘素，不补霜天五国城。应图协瑞
溯胜初，又见临安胜汴居。欲借丹青好手笔，写
成二章奉迎书。荣辱分明睿制标，画书以绝表曹
肖。解嘲徒鹭铺张美，侄宋貽讥事小朝。“

《奉敕警题射鹿图》& # 8226;《御宝匣》

木兰较猎乘秋令，苹野合圃幼鹿竞。霜叶平
铺青嶂红，角弓晓狭寒风劲。图来制匣宝装成，
贮就天章玉彩莹，文修武备双含美，犹日孜孜体
健行。

上列二首诗皆应景而作，殊为不易。

然而，清人王芑孙对和伸诗作极为贬低，”
和伸一四作七古一道，风数十然，而实无一句押
韵，用典纰缪处亦甚多，乃以委予。时予客其京

邸，故自圆明园致札如此。“这里王芑孙把和伸的诗贬的一无是处。实事不然。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尝言：”和伸的《嘉乐堂诗集》实在不至于象王芑孙所贬的那样不通，相反倒是时时有思致，有作意，有真情感，虽格调不甚至高，亦何至如所言之陋劣。若说和伸作诗有人提入，或倩人润色，那自然也是可能有的，但也不应就应制题咏的十分典则雅丽的篇章来讲那是合乎情理的，绝不会是仓部发此。比如他那些写家常生活、细琐抒怀、悼亡、伤子、挽弟、挽舅等诗篇，都很真切，不无感人之处，他还是很能写一些诗句的，甚至有用一句杜枚诗连作五首辘轳体七律的本领，绝不是连押韵都不懂的木道这人。——我的意思是以此一说明：和伸的诗虽不甚高，但他还是个有诗意，懂诗境的人，也得过且过通诗律。

“

此外，和伸还有一些狱中诗，这些诗写的时候和伸已经倒台，是不可能请人代写！

而且，和伸的狱中诗二首也有力地驳击了他找人捉刀的说法，和伸下狱后，其时已无权势，如何找人捉刀？而且嘉庆帝看了几首诗过后，也情不自禁地夸奖：“小有才”。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也即《石头记》）因和伸而广为流传，而和伸的诗作也多受《红楼梦》影响。有时甚至大同小异，如“岗气界空林”

”茫茫幻海待如何？生灭循环万劫过。

当时境界皆空色，本地风光是寝歌。“

色空色两微茫，彼岸同登一苇航。”

“金钗十二浑闲事，漫拟风车携手行。”

“耳边分钟岭边载，旅馆乐多将春色来……
爱此几枝消寂寞，满山桃李浸相猜。”

可见，和伸善长吸收新鲜材料纳于自己诗中。

和伸喜欢赋诗，但并不善饮酒（诗与酒有关系）诗人与酒总是有缘，故和伸并非真正诗人？

“我素不善饮，寄情杯斗外。

喜与雅士觴，厌共酒徒令。

遮莫槽共枕，何如医可盖。

昼起笑蚁旋，宵寝譬蛇蛻。

名教乐地多，及乱万恶最。

醉醒慎在躬，易为行止害。”

“同人纳爽晚凉中，豪饮连倾百斗空。

自笑疏狂无检束，强颜犹爱入诗丛。”

从上述诗句我们知道，和伸从不善饮，只小酌啜饮，而且是遇到雅士，助兴也。

正所谓“酒将微醉花未全开，实乃人生最佳境界。”

人不可能一辈子聪明

也许是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也许岁月催人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珅这个聪明人在“四十不惑”之后屡屡干出糊涂事，而且，一件接着一件，或许，这也预示了这几年是和珅生命的最后几年？还是和珅已经江郎才尽了，再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了？

这首先要从乾隆立太子说起，由于有康熙立太子时的纷争为前车之鉴，乾隆处理这事显得格外小心翼翼，从一开始就不立储，大臣们体察圣意，没人敢出来说话，直到乾隆四十三年九月，锦县有不怕死的生员金从羲呈上“建储”“立后”奏折，结果乾隆果然龙颜大怒，将金处以极刑，有此为记，群臣更不敢再提此事了。然而到了乾隆五十九年，乾隆自己却不能等下去了。因为他登基时曾许诺不能超过祖上康熙的六十年帝王

生活，而且，十月初一日，按照惯例要颁发下一年的《时宪书》，上面必须有新皇帝的年号。所以，乾隆不得不“谕示天下”，确定新皇帝了。

这么一来和珅可就着急了，因为乾隆是他的靠山，他跟乾隆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如果少了乾隆的撑腰，新皇帝又不宠信他，那自己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就付之东流了。于是他力劝乾隆暂缓归政，尽管和珅谀词如潮，列举了乾隆在位的种种好处，又大赞乾隆的英明神武，换作以往的话，肯定会百试百灵，可这次还是在乾隆那碰了软钉子。精明的和珅乾隆可能有不为人知的原因，于是马上很自然地转变风向，他想在乾隆与新皇帝——永琰（即后来的嘉庆）两人之间找一个最佳结合点，既能讨好乾隆，又能得到新皇帝的宠爱，让自己成为“两朝股肱之臣”。乾隆的宠爱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如何向永琰表达自己的心意呢？

和珅选择了送玉如意给永琰，对永琰进行了试探，永琰当然知道自己的尴尬境地，即使自己是太子；但废立还不是父王的一句话？即使做了皇帝，有乾隆这个实权派的太上皇在，自己还必须俯首贴耳，所以，永琰为了稳住和珅，对和珅一味恭维，解除其思想的警惕。精明的和珅在黄毛小儿面前栽了跟头，心中还洋洋自得：“此等孺子必可玩于股掌之上。”事实上，和珅送玉如意本身就犯了大清律例，自康熙诸皇子竞植私党，酿成数起狱案后，清制：皇子不许与诸大臣有任何往来，皇子不得擅离宫中。和珅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用心永琰如何会不知呢？仅凭此事就放弃了对永琰的戒心，平日机敏的和珅的智慧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正是因为对永琰放弃了戒心这一招之差，埋下了以后覆灭的祸根，和珅却蒙在鼓里，以为新

皇帝已简单地被自己搞掂了，浑不知，此时的他正应了一句古话“猪羊前往屠宰家，一步一步寻死来。”

比起献玉如意来说，诬陷洪亮吉则显得更愚蠢了。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二年，连续三年应试会试。今科会试主考官居然是窦光鼐而非和珅，副主考是咸安宫官学的正总裁洪亮吉。和珅本以为主考官铁定非己莫属而收取大量贿赂，这下出乎自己预料，主考官被别人顶替了，只好去找洪亮吉当突破口子，希望能收买洪亮吉，为自己服务，但仔细一调查，发现洪亮吉居然是自己政敌王杰的幕僚，而且，洪亮吉已写了很多讥讽时政的诗，什么“

早闻内禅光唐宋，欣喜元年值丙辰。

全楚正欣秋再稔，史官应奏日重始。

尧阶走在迫陪到，尚愧西清信从臣。”

竟敢讥讽天子的禅位！这还了得！生气之中，和珅灵机一动，倘若向圣上奏一本洪亮吉，说不定可以扳倒窦光鼐，自己又能如愿当上主考官。于是，他在早朝时参奏“奴才见一诗集，其中诗作多有诬我官府，影射攻击我大清之意……”并念洪亮吉的诗

“六五虽毕闾左空，男行筑城女入宫；
长城东西万余里，永巷迢迢亦无休。
宫中永巷也长城，内外结成怨苦声；
入宫讷识君王面，三十六年曾不见。
……”

乾隆皇帝才高八斗。明明是写秦始皇的他怎么看不出来呢？刚好王杰也在，他对洪亮吉的诗很熟悉，当然也知道和珅诬陷洪亮吉的意图。他知道洪亮吉曾写过一首《万寿乐歌》，他从和珅手中抢过诗集，呈给乾隆。《万寿乐歌》写道：

“免钱粮、免漕粮，四次两次春滕黄。今年诏下龙恩厚，普免正供由万寿。三分减一，十减三。前史盛事何庸谈，大农钱粟虽频散。耕九余三和八、八储粮，户部银仞八千万。”乾隆一看，这不是在歌颂自己吗？再往下看，更是在歌颂自己勤于政事：“夜未央，乾清宫中烛蜡煌。日将出，勤政殿前传警蹕，机廷文阁三两贤，日或一再瞻天颜。万机当昼皆周遍，七品宰官多引见。”下面又有“四部书，帙万万……”赞自己的文治，“贡及犀兕兼獐獐……”赞自己的武功。此时乾隆龙颜大悦，哪会再对洪亮吉说什么？相反，当着群臣的面责备了和珅一顿。不仅如此，身在早朝的永琰（此时已改名禹琰）心道：和珅不是明明冲着自己来吗？洪亮吉是自己亲点的副主考，今诬陷洪亮吉，不也就是责我失察，用人不明吗？”心里更加对和珅怀恨在心，和珅这次又倒

霉了，也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左右都不讨好。

虽然如此，和珅对嘉庆还是有所提防，虽然嘉庆表面上唯唯诺诺，依附于太上皇，但心中真是如此吗？和珅不敢肯定，他打算试探试探，如何试探呢？

古语有云“诗言志”，“言为心声。”只要派人收集齐嘉庆的诗集，不难从他字里行阅读懂他的心思，如果他真有“反意”的话，到时，不难借太上皇之手废掉这个皇帝。经过深思熟虑，和珅想出了三个方法：

首先、派吴省兰为嘉庆帝侍读，以为嘉庆整理诗文稿件之名，行监视之实。

其次、借太上皇乾隆的权力之手，剪除嘉庆的羽翼和心腹，放手培植自己的骨干，提拔自己的骨干，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权力网络。

再次、控制朱珪、王杰、董诰，控制并摒除

一切接近嘉庆帝的人。尽最大限度地孤立嘉庆。让嘉庆孤掌难鸣。

次日，和珅便奏请太上皇和皇上，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并且，又让福长安随时随地监视嘉庆。嘉庆还没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会被和珅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还去军机处察看奏折，福长安身为军机大臣，急忙飞报和珅，和珅一向太上皇启奏，嘉庆不但受到太上皇指责，更得到了一句“你若下诏，须奏朕知晓，不得擅专。”

虽然受了一次训斥，可嘉庆还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见军队毫无战斗力，就又下了一道谕旨，要冬季举行大阅兵典礼。和珅怎能不知晓他的所作所为，又奏上太上皇，太上皇降旨：“今川东、川北教匪虽将次剿灭完竣，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本年大阅兵暂行停止。”

至此，和珅已经完全孤立嘉庆，嘉庆则有说

不出的孤独，按清制，在他尚未登基时，他只有和上书房的师傅接触，可是他的三个师傅中两人已死，只剩下唯一一个老师——朱珪还在外地担任两广总督。朱珪也了解嘉庆的心境，他为了回京面圣，把乾隆诗作四万余首编辑成册，分为五集，并详加注解评述，太上皇自然闻之高兴，准备补授朱珪为大学士，进京随侍帝王左右，嘉庆可说是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自己的老师朱珪——自己现在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于是即兴赋诗表达对老师的思念之情和急盼老师赴京的感受。殊不知，这样一来，不但害了朱珪，还差点丢了自己的帝位和小命。因为和珅是绝对不能让朱珪回到京城来壮大嘉庆的羽翼的，正愁没有借口的和珅把嘉庆这首诗呈给了太上皇道：“嗣皇帝欲示恩于师父”，太上皇一想，这不是勾结私党吗？忙召董诰询问按大清律例该如何惩处嘉庆，幸好

是找董浩，董浩在这时好太上皇晓之以情，动之以礼，救了嘉庆和朱珪一命，这大概也是嘉庆亲政后首先想到重用董浩的原因吧。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即便如此，和珅心里仍然不满，乾隆也总有心病，于是找了个借口，谪朱珪为安徽巡抚。

至此，嘉庆才真正明白了有太上皇一天，自己就不过是个傀儡，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心里更对和珅满腹怨气。但他知道自己现在撼不动和珅这株大树，因为和珅太善于揣摩上意了——太上皇的心意。

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中国历史上，三朝元老总是少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每个皇帝用人的喜好不同，造成“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方面也是因为皇帝多能享高寿，比如康熙、乾隆当政六十余年，臣子如

果连任几朝的话显然不太现实，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传统中，忠义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新帝上任总会找对自己最忠心的臣子来任用，先帝托孤的当然很少能堪大用，不是说“忠臣不事二主”吗？所以，君主在潜意识中有排斥前朝老臣的趋向，前朝老臣要么老朽难堪大用，要么拥功自重，这是最让帝王忌讳的。因此，帝王重用的是前朝有才华而又郁郁不得志之人。这样，既能要臣子发挥才华又对自己死心塌地的这种人是君主最需要的。

和珅是有才华的，但在乾隆那他更多的是奴才而不是大臣，虽然他位居极品，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上之上的宰相，可是，乾隆只把他看作懂自己心意的奴才，甚至据传说还掺杂着同性之间的暧昧关系。也就是说，乾隆虽然极度宠幸和珅，但他无疑压抑了和珅的才华，而这种人一旦得到

了释放，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了。这种人君主如何敢用呢？尤其是受其压抑很久的嘉庆如何敢用呢？

古语云：“伴君如伴虎”。君主的宠爱如同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历朝历代的众多事例，我们要列举的话，我们这本书的长度就不够了。别说是两朝君主两朝臣，就是同一君主，对大臣的宠爱也具朝三暮四，能象和珅这样得到君主固宠的也为数极少。乾隆不是治过刘统勋的罪吗？不是曾经两次把刘墉关进监狱吗？一想到这一节，和珅不由得恨起乾隆来，自己为乾隆奉献了一切，甚至包括……，乾隆要钱，要军费，要女人，要快乐，自己都会毫不犹豫地满足，自己是为他一个人服务的，可是，乾隆还有阿桂，刘墉、纪昀、朱珪，还有王杰、董浩等一大帮臣子。甚至纵容他们戏弄我，看不起自己。自己的一片忠心还为

了什么？

和珅正自哀怜，突闻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逝，他不由得眉开眼笑了，自己这个次相也该“扶正”了。首席军机大臣非己莫属了。也许是老天爷也如乾隆一般宠爱自己，乾隆时期的权臣，自己的政敌如福康安、阿桂等人相继去世，自己了不少掣肘。天下除了太上皇乾隆，谁还能入自己法眼？嘉庆小儿也不能。和珅匆忙赶往乾清宫，准备接受首席军机大臣职位。虽然得偿所愿，可乾隆一席话让他心凉了半截，乾隆说：“阿桂宣力年久，并且功勋卓著，尔随同列衔，事尚可行。今阿桂身故，单挂汝衔，外省无知，必以为每事皆由尔发，甚至称尔为相帅，尔揣摸揣摸，汝配否？”

和珅总算明白了，乾隆宠幸自己不是因为自己的才华，而是因为自己善体上意罢了。阿桂，

刘墉他们才是股肱之臣！既然如此，自己对乾隆的忠心还有什么用呢？

和珅一时被权力蒙住了眼睛，恍然觉得大清帝国所有政务，政事都出自己手，仿佛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不是乾隆皇帝弘历，而是他和珅自己，事实上，他还是乾隆的一个奴才，乾隆死后，他会摇身变成嘉庆的奴才。可他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他只承认自己是乾隆的奴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嘉庆的奴才，所以，他做什么事都很自然地站在乾隆一边，他忘了，乾隆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没有几年可活了，嘉庆才是真正的皇权的代表，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权力的代表，他始终只是工具，是在乾隆、嘉庆的皇权体系之外的。可怜的是，和珅到死都还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权力内部，而事实上，他不过在外面兜圈子，屋内的人偶尔跟他说说话罢了。他终于没有进屋——一

个名叫权力的房间。本来两朝元老就不易了，和珅却还得罪了未来的皇上，那就更不用想做什么“两朝股肱之臣”了。而即使能做到“两朝股肱之臣”、“三朝元老”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的奴才罢了。

和珅果然是和珅，认识到自己的尴尬处境后，他没有黯然神伤，他在思索自己日后的出路。他不能让自己的万贯家产淑春园、卿怜、豆寇、冯氏，自己的一切成为镜花水月，他不奢望万世永佳，但希望只要自己一息尚存，这些都不应是梦境，所有都是现实的。

历代的宠臣在改朝换代后都会身首异处的。有的甚至在尚未换代时就被主子无情地抛弃了。和珅明白自己可能会步这些人的后尘，但他也要着力避免。但形势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太上皇是和珅赖以安身立命之所在，太上皇又恰好是和

珲的毁灭的根源。有了太上皇撑腰，和珲才敢对满朝文武指手划脚，甚至敢对嘉庆指手划脚，实际上，他的平步青云不过是说明了他正好代表了太上皇的意愿而已，他自己还是什么都没有。而正因为太上皇的专权，所以和珲不可能做一个“两朝股肱之臣”，因为他代表太上皇，必定与皇帝嘉庆造成利益冲突，皇帝不敢动太上皇，只好拿他和珲下手小试牛刀了。也就是说，乾隆把所有的好处全揽到自己头上，什么名誉，声望，功绩都是自己的，而所有的政治风险、坏处则全让自己的宠臣和珲一人承受了。乾隆得到的越多，和珲失去的也就越多。所以，当乾隆号称“十全老人”的时候，和珲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嘉庆要把他失去在乾隆那的东西全从和珲身上捞回来。正如童谣所唱：“和珲跌倒，嘉庆吃饱”。故从根本上来说，和珲与嘉庆是不能同处

一个地方的，“一山不容二虎”，和珅也就永远不可能当上“两朝股肱之臣”，难逃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宿命。

权臣们的共同特点是权倾一时，而当权臣的权力到达顶峰的时候，此时可供权臣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继续向上发展，取皇帝之位而代之，此法风险系数绝不比任何事小，是真正的不成功便成仁，不仅如此，如果失败除了小命不保外，还会落下“反贼”“逆匪”等千秋骂名；一是坐吃山空，静候下一个皇上来宰割自己，如果下一个皇帝为了收买人心，或者运气好，正好遇见一位百世难逢的明君，自己不但姓名可保，还能继续发挥余热，为国效力；倘若遇见一个本来就痛恨自己的君主，那出路只有一条，任人宰割吧。不幸的是，和珅刚好属于第二种情况，可是和珅当然不希望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他有自己

的如意算盘：他希望在得到乾隆固宠的同时，继续培植他的力量——无论在地方还是朝中大内，无论是军权还是政权，他都要牢牢地抓在手里，让这些变成他的势力范围，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自己把持大权，嘉庆小儿还不是被玩于股掌之中！

太上皇乾隆要是一驾崩，自己的地位肯定会受到威胁，趁乾隆在世，自己一定要捞足够的权力资本与嘉庆抗衡，如果嘉庆真的对我存异心异意或者对我怀恨在心，绝不能有妇人之仁，该剪除的一定要剪除，管你是皇帝还是太子，有太上皇这个金字招牌在行事方便多了。

和珅还做着“两朝股肱之臣”的美梦，他想巴结嘉庆，于是干出了送玉如意的蠢事，可是任凭他机关算尽，以后还是着了嘉庆的道。原因只有一个，他不是皇帝，他只是臣子、奴才。

挟太上皇以令皇上

满清人多喜欢读《三国演义》，和珅也是，不过他读出了些味道，他常常有意把自己和曹操相比，这一方面是欣赏曹操的雄心壮志和文治武功。一方面也是因为曹操与自己一样，都是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所以，两人的做事方式和心理有异曲同工之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和珅更发展了一步，他来了个“挟太上皇以令皇上。”

这当然也与乾隆这个太上皇有关，“太上皇”称谓始自汉高祖刘邦，刘邦打败项羽，夺得天下，登基做上高祖后，衣锦还乡，老父还要向他跪拜，只因为他是天子，老父也不得不跪拜，而这显然是违背人伦和亲孝的，于是，刘邦灵机一动，册封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见自己便不用跪拜了。太上皇也优哉游哉地享受天伦之乐。以后，太上皇时有出现。南北朝时，魏献文帝禅位于魏孝文

帝，北齐武成帝侄子高纬，至唐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李渊不得不传位于李世民（唐太宗），自己躲在家里享清福。李隆基在登基成为玄宗后，其父唐睿宗不得不退位，而安史之乱后，玄宗尝到了当初的滋味，太子在灵武登基成为肃宗后，远在蜀地的自己不得不成了“太上皇”。此后数代，在发生国难或突然变化之际，总会有皇帝被逼成为太上皇的，如明朝土木堡之变后，明德宗登基，英宗只好退位。要不是形势所迫，在有皇帝可做的时候谁会去做太太皇呢？当然有例外，宋徽宗传位于宋钦宗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当时金兵压境，徽宗不过想推御肩头的责任罢了。所以，主动禅位成太上皇自乾隆始。这就不得不从乾隆的性格说起了。乾隆是至孝之人，不但尊重母后，更尊重祖先，所以他在二十五岁登基之时，曾对天发誓，若在位六十年，就

当传位嗣子，不敢同皇祖（即康熙）六十有一的年数。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皇上金口玉言，贵为天子，对天发誓当然要遵守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乾隆自称是文治盖世、武功超绝的十绝老人，常常自以尧舜，自己当然也希望上演一出禅位的好戏来与尧舜媲美，隐隐有超过康熙之嫌，这从《清史稿》中记载可见一斑：

“今明足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示尧舜，不啻过之。”

更明目张胆地把自己与尧舜相提并论。

而且，乾隆好大喜功，希望通过禅位来证明自己的英明神武，同时捞取名声。因此，当和珅劝他暂缓归取时，乾隆道：“今蒙天佑，甲子已周，初愿正偿，何敢再生奢望？皇子璉又幸早逝，惟皇十五子永琰克尚朕躬，朕已遵守家法，书名密缄，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明日朕宣布永琰

为太子，命他嗣位。”

和珅跟随乾隆数年，乾隆的心思他可说是拿捏的一清二楚。他知道只要乾隆在一日，自己就可作威作福一日。而且他还要把握这个时机向二帝同时示好，而且又要向新帝示威，于是，他派和硕礼亲王永恩率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及蒙古王公等合词奏请太上皇俯贤亿兆人之心，久履天位。和珅希望借此举让嘉庆知道：满朝文武都是心系乾隆这个太上皇的，他嘉庆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同时，也讨好乾隆：自己依然对他忠心耿耿，乾隆当然龙颜大悦，但还是假意推辞。

故禅位后，每遇军国大事，乾隆事必躬躬。

这时，和珅成了更重要的一枚棋子，普天之下只有他一人了解太上皇的心意。他成了连接太上皇和皇上的枢纽。和珅如何对付嘉庆就耐人寻味了，与对待所有人一样，和珅也对嘉庆采取了

两面手法，一方面他拉拢、讨好嘉庆，另一方面，又藐视、提防嘉庆。这一招要是用在其他大臣身上，当然没什么问题。和珅以前试用数次，也是屡试不爽。可是这次的对象却是皇帝。虽然是一个无实权的皇帝。但和珅已经为自己的将来埋下了祸根，犯下了在朝为官大忌。

从知道乾隆欲嗣位嘉庆后，和珅急忙送上玉如意讨好。又在其他方面讨好嘉庆，但是，和珅终究还是乾隆的和珅。事事要为乾隆考虑，事事为自己考虑，嘉庆事实上是在他们的利益集团之外，是他与乾隆之间的“第三者”，乾隆不愿大权旁落，和珅不愿自己的财富、地位，皇上的宠爱一古脑消失，两人无意中结成了利益集团，成了嘉庆的对立面，因为嘉庆一亲政，他们的既得利益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所以，和珅在讨好嘉庆的同时，又不得不对嘉庆提防，甚至藐视嘉

庆，不把他放在眼里，嘉庆算什么，自己的一句话可以令他被废。如此一来，和珅与嘉庆的积怨只会越来越深，一旦嘉庆亲政，他欲除的第一人必然是和珅。

和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试探过几次嘉庆后，认为嘉庆是“竖子、不足与谋也。”嘉庆不过是黄毛小儿。可是和珅忘了，嘉庆即使是黄毛小儿，也终究会茁壮成长的，最关键的是，嘉庆不是自己的黄毛小儿，只要一成长，他的地位当然难保了。”

但和珅不怕，他想凭皇家的权力，太上皇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希望凭借太上皇的权力捞取的皇上更大的权力，待到皇上亲政的那一天，自己毕竟手拥可以要挟皇上的军政大权。

上天似乎也在垂怜和珅，此时他的心腹大患，大将军福康安在征苗时身染重疾而死。于是，

他指使福康安的弟弟福长安向太上皇奏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帅，请圣上让和琳挂帅。”

嘉庆元年五日，太上皇、皇上在热河避暑山庄拜和琳为大将军，接福康安之职，留在湘黔，继续征留。于是，七省的军队统由和琳指挥，至此，和珅兄弟一相一将，天下侧目，太上皇之天下，实乃和珅之天下。

控制军权之后，和珅把手伸向了政权，这次是和嘉庆皇帝争夺选官权了，和珅自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可以同察官吏，考察官吏乃是铲除异己，培植私党的好机会，和珅要让自己的党羽满天下，可惜吏部尚书却是死对头刘墉，刘墉同为大学士，自己也就没法干涉刘墉对官吏的选择，可是没关系，自己没办法，太上皇自会有办法的。于是他又参上一本：“太上皇，皇上，值此内祥

盛典，皇上亲政之际，正应肃整吏治，以彰太上皇，皇上的恩威，张国法、明纲纪，故考察文武官吏之事主为重要，奴才以为，此等重大事宜应悉归，内阁与军机处署理，吏部辅助参考，以杜绝循私舞弊。”这样一来，别人肯定不会循私舞弊了，自己可就能完全控制官吏选拔了，嘉庆如何能不知道和珅的心思呢？他说：“依祖法，考察官吏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大学士同察，朕以为吏部熟悉各级官吏、档案明了，熟知官吏种种隐晦手段，吏部尚书刘墉又清正廉明，天下共知，必不循私舞弊，且有大学士同察，太上皇监察，朕以为此等事情依祖法仍交吏部，都察院处理为好。”这段话说得在情在理，和珅也挑不出任何毛病，可是嘉庆毕竟正是忘了太上皇，他触动了太上皇最敏感的神经，太上皇最怕的就是嘉庆自作主张，为什么他不用一句“请太上皇定夺”呢？

太上皇不温不火地道：“此事交王公大臣、内阁军机处再议。”

和珅马上明白太上皇的意思，待嘉庆悻悻而走后，和珅道：“太上皇，皇上是要掌握重全选降调天下官吏之权，皇上表示恩于刘墉，如此，天上的官吏尽入皇上案前了。”乾隆受此刺激，岂会任由嘉庆掌权？遂颁旨调体仁阁大学士为工部尚书，福长安为吏部尚书。和珅趁机提拔纪昀为礼部尚书，正好在太上皇面前显示自己的正直无私。

于是乎，考核官吏的权力由祖法所定的吏部转到内阁和军机处，吏部仅提供考选材料，官员选拔的权力被和珅牢牢抓住，太上皇也丝毫没有感到大权旁落。

和珅一专权，老百姓就要受苦了，俗话说：“官逼民反，”此时爆发了浩浩荡荡的白莲教起

义，白莲教起义与以往的苗民起义一样，都是官逼民反的产物。

每次巨大的变故之际，和珅总能因势利导，让事物向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化，白莲教起义同样也成了和珅排除异己，巩固自己权力的一个工具。虽然他一边痛骂白莲教愚顽不灵，一面却心里感谢白莲教给他一个插手军队的机会，正好大力在军中安插亲信。

首先，他推荐苏凌阿做了大学士，又奏请太上皇、皇上免去宜绵军机章京的职位，封为大将军，前往前线，于是一帮统兵剿匪的大员，转瞬间都成了和珅的党羽。这样的军队当然没什么战斗力，所以，当太上皇要撤去几个前方战将时，和珅也不反对，因为换来换去还不是自己人，谁上谁下都一样。而且，还可借机向太上皇再表忠心，何乐而不为呢？

但白莲教却是一定要镇压的，否则，自己、太上皇、皇上要被他们一锅端了，所以，和珅依据前线发回来的情报，虽然对上报喜不报忧，对下却穷心竭力。努力对付白莲教。就这样，和珅通过镇压白莲教，数省的大员及战将都控制在他手里，成了他的党徒。

和珅以为自己这样大树根须已布满全国，必定权繁叶茂，即使到了太上皇百年之后，嘉庆岂能撼动了他？

可惜，他只做错了一件事，就是低估了嘉庆，而这件事恰恰致命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如果能有一次选择的话，没有谁愿意做螳螂，自己辛辛苦苦敛财一辈子，机关算尽，却被黄雀轻而易举地取走。这种感受比财物的失去更可怕，不幸的是，和珅——而且不但是和珅，前

有鳌拜，等等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所敛的财富被一收而光。到头来一无所有。

和伸是一个聪明人，从众多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他愿意避免成为“螳螂”的话，也是能够做到的。可惜的是他不愿意那样做，为什么呢？只有一句话，人为财死，权令智昏。一个人处在权力的巅峰太久了不是好事，因为这样的话他天天听的是谀词如潮，手下对他的尊崇会使他觉得即使孔颜复生，也不过尔尔，自己才是最大的圣贤。和伸虽然够奸、够贪，却绝非圣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有过没什么，犯错后首要之务是要能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可是和伸如果犯了错误，他是不会有机会改正的。因为他官居极品，他的错误也会被他的权力扭曲为正确，可惜他的权势日浓，必然日益威胁嘉庆的统治，嘉庆也是别无选择，只有做和伸背的黄雀

——从和伸放松对他警惕的那一刻开始。

凡人做错什么事，大家不过一笑置之，权臣若犯错，因其本身的巨大影响，其结果往往是致命的。故才有所谓的“伴君如伴虎”，权臣行事是不容得丝毫闪失的。和伸做其他事由于乾隆的包庇，可谓万无一失，但他做错了一件事，就是低估了嘉庆，轻信了嘉庆，结果，他不得不做那悲惨的“螳螂”——虽然他极不情愿。

和伸家产之丰，可见于时人的小说笔记和嘉庆抄家时的各项清单，据清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的《查抄和伸住宅花园清单》中所列：“……以上清单系所见世俗传钞之本，从友人处录得之。已估价者二六号，既有银二万二千二百三十九万余两之多。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由此可得，已估价的二十六号已有二亿两白银之多，尚有八十三虽未估价，也就是说，和伸的家

产总值达九亿两白银。九亿两这个数字或许很空洞，我们可以看看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乾隆年间，清廷一年的收入是七千万两。和伸的家产竟相当于清廷十余年的收入！嘉庆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这厮真是不是皇帝胜似皇帝。

拥有皇帝的万贯家产，享受皇帝般的礼遇，都不用受皇帝的各项礼节限制，可能是很多凡夫俗子的终生梦想。可以说，和伸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至少，和伸让他们看到了实现的可能性，比皇帝阔气并不是奢望。

但要拥有皇帝都惊羨不已的财富，而且要积累数十年的国库资产，和伸要花不少苦功才行。和伸敛财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首先是运用地主最传统的手腕，先占据大片土地（当然是凭借自己的势力了），然后凭土地坐吃山空，地租成了和伸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据载，和伸的土地有八十余万亩，虽然有数以十万计的土地，但和伸恨不得把租户的骨髓都吸出来，当时有小曲形容和伸家的贪婪：

“村泥燕日，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术，无中觅有。鹌鹑嗦黑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剜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如个和伸，居然能“无中觅有”，“蚊子腹内剜脂油”！

事实上与其他官吏的送礼相比，这点地租还不用劳和伸他老人家下手，“每逢佳节倍思亲”，一逢佳节，和伸的下属们也更思念和伸这个大亲人。他们纷纷送钱送物。其中，两淮监政汪如龙是每年不变，都是二十万两白银，与汪如龙同级别的亲信如景安、苏凌阿等，也是每年必到，到时自然少不了孝敬“亲人”一番，亲信尚且送礼，其他各省大员如提督、巡抚等人怎敢不给相爷送

上一份，表达自己的忠心和倾慕之情。故一到佳节，和府两位管家呼什图和刘全可是整日整夜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两人着实不易，因为送礼给和伸很有学问，平时送礼、节日送礼当然是必要的，而有事要求和伸帮忙时，当然也要聊表心意，好让和相知道自己办事是白干的。节气里的送礼是向相爷表达忠心的时机，若不送了，岂不是对相爷过河拆桥了？所以两位管家生在和家，真是比当朝亲相更加日理万机啊！

和伸对送礼是来者不拒，因此，他才能聚沙成塔，成就自己的万贯家财，和伸还有更厉害的一招，其宗旨还是来者不拒，那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这时，和大人似乎成了极苦极难的观世音，要不是有观音般的手，和大人如何能聚集如此多的财富？

收了下属的钱，当然就要庇护、纵容下属了，而下属搜括得更加猛烈，这样，又有更多的钱财尊敬他们的主子——和伸了，如此，和伸与他的手下构成了一个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财物循环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伸的家产也就与日俱增了。

在他家产与日俱增之际，他也许忘了他背后还有人生，或许这时，嘉庆的心里正发出一声冷笑。“先让称搜括吧！一俟我亲政后，你的家产还不都是我的？”和伸不会听到的，因为当一个人处于高峰时，他是听不进任何场声音的。此时的和伸已经以为自己是君临天下了，世界都是自己的世界。

这样以为的和伸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和伸不过是数千年封建社会中权臣中的一个。他学是不能逃脱自己的宿命，即：只能得宠

于一个皇上。虽权倾一旦但不能逃脱覆灭的命运，可是他在权倾一旦时候都忘记了大自然和先辈用血换来的教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当然，任何人要做到这一点都不是容易的，忠言逆耳，尤其是处于顺境的和伸怎么能听得进逆耳忠言呢？尽管夫人冯氏与长子丰绅殷德一公主都曾劝过他全盘洗手。其子丰绅殷德为了劝谏和伸，甚至搬出戏班排出一出讽喻戏来劝诫父相，可是和伸听了几句什么“一到召集世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事做过时人头……”时，早已不耐烦了。

能让和伸改变的不是他敬爱的夫人冯氏，不是他疼爱的长子丰绅殷德，更不是他宠爱的几个小妾，唯一能劝和伸的只有自己，只有他自己才能救自己，才能使自己免于重蹈螳螂的覆辙。他做了吗？

即使拥有整个世界

在乾隆时代，如果有人斗胆向当时的相爷和珅问一句：“相爷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此时的相爷和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思索一阵他可能会回答道：“权力、财富。”可以说，和珅劳其一生都在追逐这两样东西，这也难怪和珅，试想芸芸众生，熙熙攘攘，还不是为了名利几个字？只不过和珅善于把握时机。他得到了他所想要追逐的，不管他采取了何种手段。

在嘉庆四年，如果这位大胆的痴汉还惦记着以前权倾一时的相爷，再去监狱探望一下，他老人家，再问同样的问题，和珅肯定会不知道从何回答，因为此时的他正在思索：自己以往究竟在追求什么？究竟值不值得？自己究竟走错了哪步棋？……。

狱中的和珅还在想卷土重来，如果他不认

罪，嘉庆能奈他何？况且此时乃乾隆大丧期间，嘉庆小儿岂敢轻举妄动？只要自己不倒下，还有希望东山再起的，正所谓古语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来想去，和珅深感嘉庆无法对自己安插罪名。可是和珅打错了如意算盘。

嘉庆皇帝下旨即刻抄和珅的老窝，不出数日，嘉庆从和珅及其重要党羽福长安等人处抄出了相当清廷二十年国库收入的财富。如此巨大的财富，让嘉庆又惊又喜，惊的是和珅能在短短时间敛集如此巨大的财富，更对和珅恨之入骨了，喜的是此来国库可以丰满，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来治和珅之罪，能让天下臣民俱皆臣服。

和珅数十年所敛集的财宝为他敲响了丧钟。至此，和珅慢慢省悟：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无论房子、黄金、珠宝、土地一样都不属于自己。那些东西不过暂时抽自己代替上苍保管，最后物

归何主，尚未可知。所有财富统统都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更深深体悟到人为钱死，鸟为食亡的真切道理。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要是有的话，和珅肯定会动用自己的万贯家财为自己买上一库房，钱财再多还不是没用，能洗刷自己的罪状吗？非但不能，反而会使嘉庆的谕示中增加一条自己的大罪，不过没关系了，人一倒台，欲加之罪，何幻无辞，自己以往对付人时还用找什么借口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在浩翰的历史长卷中，数以千计的人在临终前都对生命的美好充满了回忆，他们在弥留之际没有关心，当天的收入是多少，而是担心自己心爱的人：妻子、孩子……更希望自己能再享受人间的温存，只有这时人才能认识到，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原来都是镜花水月。甚至为了影子而拼

的你死我活。和珅回想自己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也深深感觉到悲伤，从业余岁起受尽先帝赏识宠爱。加上自己运筹帷幄。早已享尽人间繁华宝贵，虽然自动贫寒，吃尽人间苦头。但最后上天还不是给了自己应得的享乐？自己究竟在追寻什么？和珅不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因为平时他看似满怀心机，可他从来没考虑到这个问题。是阿？自己在追求什么？财？应该不是，自己的财物供数万人几辈子都不会成任何问题。若自己不敢自认天下旨富的话，余人岂敢称富？那是权？也不是，自己出身贫寒，本非帝王之家，可官居极品，且家人多与皇家联姻，既为皇亲，仅居一人之下，权力似乎已经达到巅峰了。那么是为色？依然不是，自己有相濡以沫的夫人冯氏，有艳美绝伦的两个小妾——卿怜、豆蔻。还有数名有过鱼水之欢的露水夫妻，纳兰，黑玫瑰……

虽然幼年吃过苦头，但凡人梦寐以求的三样东西上苍已全赐给了和珅，那么，他还要奢求什么？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有。

人的贪心是永远不会被满足的，和珅的贪心更难以满足。人是不会嫌财多，权高，更不会弃美色于不顾的。人心不是蛇吞象，和珅的所作所为愈发证明古语的真理。

可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拥有多大权力，拥有多少绝色女子，你可以藐视人间一切王法，可以践踏任何道德伦理，可是你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生老病死这条亘古不变的法则在谁面前都有效，都一视同仁。和珅一日只能吃三餐，管家、仆人等人一日也能吃三餐。上苍在人们不平等的时候总会让人在某些方面平等。

和珅以前不知这些道理，在狱中的面壁思过令他明白了，他不由想起了丰绅殷德为他编排折

了戏时小伶唱的“……草茫茫阿房陵阙，世代兴亡，却使似月影圆缺。山人家堆案图书，当窗松桂，满地薇蕨，决不羨那朝中华奢，为贪今日荣华无尽，落得明日子孙尽戮没。我只在这白云间，自可怡悦。……”

如前所述，和珅在初听这首小曲时其实完全可以激流通退的，正如朱洪武时的徐达，以退为进，使自己免于牢狱之灾。

也许，那时，和珅已经没办法全身而退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权力和财富的*瘴已把和珅的双眼和耳朵挡的严严实实，他怎能听得进这首小曲？

道理是人人皆懂的，行动却未必人人能行，和珅也不行，他与乾隆一样都做了权力的奴隶，乾隆禅位都成名正言顺的太上皇，和珅为了争宠与刘墉、纪昀、阿桂，互相争斗，甚至对付起了

嘉庆皇帝，这世就如同自掘坟墓。

再好的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再好的床自己只能睡一张，再多的宠妾自己只能幸一个；和珅躺在狱中的小床上，终于也睡的塌塌实实，虽然嘉庆一锅端掉了他的九亿家产，但他知道这原本不是他的，……所以，和珅很平静……

死后无知万事空

和珅万万想不到，乾隆尸骨未寒之际，嘉庆帝就会把他送去与自己的父皇相会，或许是乾隆太宠爱和珅，在阴间也离不开和珅？和珅原以为嘉庆会让他做一个两朝元老，因为嘉庆从一开始就对他唯唯诺诺，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他乃“两朝股肱之臣”。可嘉庆的突然发难让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完了。嘉庆帝总显得对他很尊崇，而且，自太祖入关以来，真正被皇上赐死的前朝老臣除了鳌拜尚无他人，所以和珅在为乾隆守灵

时还在盘算将来如何与嘉庆“和平共处”，可是，乾隆驾崩没几天，嘉庆就派人送来一条白练，而且这其中还有固伦和孝公主的情面在内，和珅才得以保有全尸。

和珅也许对这一天的来临有思想准备，所以，虽然家人都惊慌失措，可他显得很平静，并没有被嘉庆的一纸诏书击溃，即使他知道现在已经是劫难逃，他依然保持着平静的心境。因为人间的荣华富贵，宠辱是非他都经历过了，可以说，自己可以不留遗憾地笑别人世。他似乎看见了乾隆，自己一生深沐帝恩，为了乾隆可以万死不辞，在幽冥，乾隆帝会不会孤独？妻子冯氏也先自己而去阴间的家也被她收拾的井井有条吧？还有自己的小儿子，一想到幼子，和珅心中不由得惊起一丝伤痛，阿爸马上来看你！还有与自己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亲弟弟和琳，他们都

在朝和珅微笑，在向他召唤……。

和珅唯一不满的是自己如何会被嘉庆轻而易举地扳到，是自己鬼迷心窍还是别有原因？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还是够心狠手辣，存妇人之仁，早就该借太上皇乾隆之手翦除嘉庆的。但是一切都晚了，现在在狱中的是自己，而不是嘉庆。

人之将死，总希望能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有人为了名垂青史，不惜杀身成仁，有人为了百年留芳，不惜斥巨资为自己塑像，塑碑立传，捐庙建亭。总而言之，“身后事”实际上是一个名声名誉问题，中国讲究盖棺论定，和珅知道自己做了不少坏事，而且身为钦犯，是绝对不参奢望什么好名声的，他退而求其次，他要做一聪明人，所以，他毫不在乎地招供了自己的数十条罪名，当然，很多不能启齿的无耻罪状则坚决不能承认，自己已经完全被断绝生路了，和家的振兴和

自己将来名声的平反全靠和家的后世了，幼子早夭，原望只有寄托在长子丰绅殷德上了，丰绅殷德身为额附，有固伦和孝公主为之撑腰，相信嘉庆不会为难于他的，只有期望丰绅殷德能振作起来，倘若，他日后能飞黄腾达，我的声誉自然会扶摇直上，身后事不也就是子孙事了，故和珅坦然认罪，他知道只要和家子嗣不绝，自己尚有翻盘之日，因此，他一定要一个独揽所有罪状，绝不能对子孙造成影响，和珅这一步是走对了，嘉庆由于固伦和孝公主的求情，并未怎么为难他的家人，可惜众多子嗣尤其是丰绅殷德在父亲倒台的打击中一蹶不振，又是和珅始料不及的了。

和珅在狱中静候死期到来，换作常人，早已被等死的心境击溃了，和珅没有，因为他认从甫一入仕便做好了应付最坏结果的思想准备，当初初觐乾隆的时候，自己还不是靠置生死于度外才

倍受乾隆宠爱？官场厮混，已耳熟能详，怪只怪自己太忠心于太上皇乾隆，开罪了当时的嗣皇帝嘉庆，现在自己的靠山倒了，树倒猢猻散，自己很自然地应受处罚，自己还是太轻信奸诈的嘉庆了。无论如何，自己只不过是帝王手中的工具，有用时，百般宠爱，小心呵护，没用时，就都嫌自己是累赘了。自己好似樵夫手中的利斧，太钝了，砍不了柴会被主子抛弃，太锋得了，倘若伤了主子，也会被主子无情的抛弃，自己不过是水中无根的芦苇，主子让飘到哪就到哪！

和珅不由得苦笑一声，廿年来，自己看似权倾一时，可是哪一刻不是时时提防，小心翼翼，既要提防皇上龙颜大怒，自己丢官弃爵不说，顶上人头说不定还会搬家，又要提防政敌阿桂，刘庸、纪昀等人的攻击和嘲笑，关键是到头来还落得个奸诈贪婪名声，结局甚至是被主子赐死，自

己为了片刻的风光断送了自己的小命，个中甘苦谁人知啊？

嘉庆怨恨和珅，急欲置和珅于死地，事实上，和珅不过是乾隆的替死鬼罢了，嘉庆应该怀恨的是乾隆而不是和珅，“十全老人”乾隆果然要求很权，既要名份，又要实权，既禅位于嘉庆，又独自处理军国大事，嘉庆郁积满腔怒火，但百善孝为先，他不能向乾隆发作，而且，他也不敢向乾隆发作，随时可置他于死地，废储另立新君，而且，即使发作成功，也难免世人留下不忠不孝的口实，所以，嘉庆心中的怒火全转移到了乾隆的代言人——和珅身上。和珅无论怎样受乾隆赏识，不过一介大臣而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和珅自己也知道，和珅必死，自己一死，嘉庆可以确立威望可以侵吞自己家产，可以更好地剿灭白莲教……。和珅还是苦笑，他也只

能苦笑，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威风廿余年尚不自知，亏自己自负聪明绝顶，到头来不过是被乾隆当作弄臣，被嘉庆当作泄气筒罢了。

和珅一生自负聪明绝顶，事实上，和珅或许是有点小聪明，但他却是最笨的，他少年时受过儒家礼仪教育，应该没有理由不知道为人君者的忌讳是什么，而且，前朝的例子活生生地摆在那里，鳌拜专权独断，康熙纠集一帮小太监要了鳌拜的老命；年羹尧拥兵自重，以功臣自居，结果被雍正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轮到和珅了，和珅其实和鳌拜，年羹尧没什么两样，都是以为自己控制了整个天下而洋洋自得，事实上，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不会掉在外姓人的手上，当然这与他们过分相信自己的权力有关，不过，应该说，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认清楚形势，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上述几个人自以为聪明

一世，权倾一时，可是他们并没有认清整个形势——无论他们如何专权，他们只不过是皇上大一点的奴才罢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主子，即使满朝文武都服他们，但肯定是口服心不服，他们不可能获得臣下的支持。

以今人的眼光来说，他们也还是没有认清当时的形势，当然，这有时候聪明的嫌疑，在明清时代，中国的封建集权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完善，已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体系，外人是很难进入这个圈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东西都是皇上一个人的，其他人决不可能拥有这个世界。

当初，和珅肯定很得意别人叫他二皇帝，可是，天无二日，皇帝只有一个，二皇帝的唯一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死，当然，他可以做回奴才，做回臣子。和珅不会做回臣子的，尤其是嘉

庆的臣子，所以，他只有坦然接受他前面的唯一一条道路——尽管这条路没有尽头。可是不至于太凄苦，因为路上还有他的太上皇，乾隆。

狱中凄苦无聊，尤其是对于享乐已成习惯的和珅来说。和珅抬头望着满月，心想也该是元宵佳节了吧，往日自己一家人该其乐融融，而今，全家人生离死别，阴阳相隔，和珅心中凄苦，提笔写下了《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和珅终于醒悟了，在封建社会，怀才不遇不是最大的悲哀，恃才傲物才是最大的悲剧。倘若他们没有才华的话，他们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的。

吟完两首伤感的诗，和珅没有哭，他反而笑了，只是不知道他心中是否在滴血？

绝命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日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和伸用一条白练了结了自己的性命，留下了上面的一首诗，数百年来，这首诗耗尽了无数史家的心血，也为附会者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和伸自己可能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能用一首诗掀起如此大的波澜，也许，他正在九泉之下偷笑呢？我们认为，如果拘泥于文字，字字牵强附会，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无数怪异的结论来，解释越多，荒诞愈多，但我们不好罗列数种说法供大家参考。

野史的说法无非集中在和伸的前身后身上，有一种说法是和伸的前身的乾隆宠爱的妃子马佳氏，死后便是世所不耻的慈禧太后。在意是和伸为了报仇，化为女身来祸乱清朝，而要说祸乱清朝最巨的莫过于慈禧太后了，所以，众口相传，和伸是投胎变成慈禧太后了，自和伸死后，

各种解释附会莫不朝此方向发展。我们试挑几种解释来欣赏欣赏。

和伸为什么会受乾隆宠爱呢？有野史记载，在乾隆未登基时，为宝亲王，与父皇雍正王妃马佳氏暗生情愫，但他们的“故事”被皇后钮祜禄氏撞破了。皇后恼怒万分，赐马佳氏于月华门自尽，乾隆闻讯，赶往月华门，可此时乾隆尚幼，父皇雍下不会容许他救下马佳氏的，只好眼睁睁看着爱人死去，出于留恋，乾隆咬破手指，滴血在马佳氏额头，两人相约如马佳氏能投胎，来世使此印记与乾隆相认。后来，宝新王当了皇帝，是为乾隆，可他依然想念马佳氏。苦等二十年，且南巡好几次，始终没遇见额头有红记之人，就在乾隆快忘了这事之际。在乾隆四十年（公元 1775 年）乾隆在侍卫中无意看见和伸，当时和伸不过是世袭之箸轻车都尉，但乾隆凭和伸额上的红记

认定他乃马佳氏投生而成，于是擢升和伸为御前侍卫，值乾清门，并兼任正蓝旗副都统。正因有这一段渊源，在野史中才会传出和伸与乾隆关系不正常，两个是同性之恋，不知是哪位史家率先“编撰”了这一故事，总之，这个故事影响极广，后世史家，尤其是民间野史都承袭了这种说法，众人皆认同这是和伸亡命诗上段“五十余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的最佳解释，无人再提出异议。

至于后两句的解释，真可谓见仁见智，天空海阔了，仅流传至今的说法就有数十种之多，今选取几种典型说法，以供参考。

第一种说法认为和伸诗中“水泛含龙”用的是夏后龙螭的典故。大意是说夏朝末年，夏帝从两条龙那求得龙螭（即龙的唾液），锁在一个桥盒子里，日后代代相传没人敢打开，此桥似象西

方传说中的潘多粒魔盒，可周厉王偏不信邪，他打开盒子，里面的龙螭流出化为玄黿，玄黿进入一童女体中，此女无夫受孕，产有一女，是为褒姒，也就是后来周幽王为了博其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女子，也是导致西周灭亡那个褒姒，而“香烟”在古文中是传宗接代的意思，于是乎，有人把两者串联起来，说和仲死后也会化身为褒姒似的女子来祸害大清帝国，这个女人当然就是慈禧了！

另一种说法是说夏桀木不但残暴，而且荒淫，他宠爱妹喜和一个半个半蛟龙的女子“蛟亲”二人不但在一起荒淫无度，而且，“蛟妾”每天还要十人保持人形，夏桀也一并满足最终，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就此断送在夏桀手中，有人便据此解释道，和仲死后要化身为“蛟妾”式的妃子，来祸乱大清帝国。此说与上一说实乃同出一宗，

不过典出不同，一为褒姒，一为蛟妾。可以说，实际是解释方法和途径不同。

还有一种说法是“水泛含龙”中的龙不是真正的龙，而是说发大水，在和伸被赐死的头一年，也就是嘉庆三年，河南的黄河决堤，因此，有人对“他日水泛含龙日”意思是说和伸等到下一次发大水时要转世为生，不知是史家的附会，还是历史的巧合，道光十二年，黄河再度在河南决堤，同年十月，一个小女孩哇哇落地，这个女孩叫做叶赫那拉慈禧。

但最后都是殊途可归，无论怎么解释，如何附会，最终都是为了把和伸变成慈禧，而且，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口述几种传说，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马佳氏——和伸——慈禧”的“传法世系”。马佳氏不无其人，史书未见记载，因此，我们以为马佳氏不过是一个跳板，

只不过是用来说明和伸原有妃身，所以，明眼人可以看出，传说究竟有多少可信度？

列举了这么多传说，我们也想对这首诗说几句话。虽然这千古之谜不是我们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我们以为，虽然野史的大小作者分析的头头是道，似乎订人不相信不行，但实际上缺乏科学依据，从传说本身的多样性就可见一斑，转世投胎之说不过尽是痴人说梦罢了。

事实上，和伸这首遗诗正如一位 50 岁的今人在临终时说：“我今天要离开这个世间了，我活了 50 年，可如梦如幻，不知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事（此乃”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的今说）。而后两句依我的浅见完全可以比附成任意一名江洋大盗在被砍头时大呼“二十年后我还是一条汉子！”只不过江洋大盗喊的比较直

接，而和伸较为含蓄，从他用诗来做遗嘱信可见一斑。

和伸的启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多少风流人物都随着滚滚的历史洪流流走了。我们站中历史的岸边，不是对清官对伟大的历史人物顶礼膜拜，也不是对贪官，对卑劣的历史人物咬牙切齿，我们要做的是从他们身上吸取经验教训，获得启示。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要借鉴一个人，我们不得不定位，正确评价一个人，对和珅也应如此。

有人将和珅称为“贪污之王”有之称之为“巨贪奸相”，林林总总的头衔和珅戴了一大堆，从和珅用白练结束性命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和珅的家产、贪污奢侈生活，专横跋扈，权倾一时，很少发掘和珅的正面意义。没有人重视和珅的智

慧，才华，更不会有人从大的时代背景下去考虑和珅的处境，更不会认为和珅事实上仍是一个悲剧人物，要从和珅身上得到启示，我们的要务是为和珅手反。

所谓平反并不是说要帮和珅洗脱罪状，在嘉庆帝宣布的二十条大罪状中任选一条都是以致和珅于死命，因此，为他洗脱罪状是无意义的行为。但我们不能就此说和珅一无是处。

首先，和珅不管是好不坏，他具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智慧，他绝对是一个办事干练，有才能的人，就是他的政敌嘉庆也不得不承认和珅“精明敏捷，原不微劳虑录，是以皇考高宗纯皇帝另以厚恩”我们姑全放开马佳氏的传说和野只关于乾隆，和珅大将同性之恋的传说，和珅能在官声驾轻就熟，在名如林的朝廷横空出世，并非没道理，和珅虽出身贫寒，但受到了良好而系统的正

规教育。这使得和珅能够随心所欲地应付各种突发场面。

和珅精通数种语言，他“承训书谕，兼通满汉”，“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意”。意为和珅兼通满汉、蒙古、藏文等多种语言。在乾隆《平定廓尔五功臣图赞》中有乾隆注：“去岁（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权宜，第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如此说来，乾隆依赖和珅办事并非因他们的“同性之恋”，而是和珅实有其才。

也许是因和珅独通数门语言的缘故，久交上乾隆完全依赖和珅，事实上和珅亦不辱使命，在接待英使马戛尔尼时，和珅以丰俭适中，不卑不亢的原则应付，叮嘱手下“一切款待，因不可踵事增华……亦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因不可意有阮忽，亦不可张大其事。”与日后清廷动辄丧权辱国相比，和珅是不是应该被捧上天？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事后也称赞和珅“外频恭谨异常”“颇悦客气，但遇到原则问题“亦不肯应允。”

由此可见，和珅并非一钱不值。因此，我们在大骂和珅的时候，是吾应该方跨一点点同情的他呢？

在了解到和珅与清朝有关系之后，我们不得不说不说和珅本身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和珅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但毕竟还有一个在他之上，那就是乾隆，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和珅最多只是从犯而乾隆帮是首犯，正如清史学家萧一山说：“弘历之于和珅，不过使贪使诈，如古之佞优弄臣，初未依为股肱。虽明知其骄横跋扈，亦怜异优容，不暇切责，殊不知庇奸才褻民，自隳

国威，清运盛衰，即以此为最大关键也。” 和珅不过是乾隆的代言人罢了，他的所作所为全在乾隆阴影的笼罩之下，我们看看和珅年谱可以看出，在乾隆不顺的时候，和珅照常被贬。乾隆三十四年，“珅以扶同瞻绚降二级留侄。” 乾隆五十六年，珅因审讯护军海旺等人盗窃库银一案拟罪纵，又加之和珅本人为管库大臣，又被降职使用，乾隆五十九年，因吉林人参阙库额，命军机大臣缮写原因。和珅瞻顾迁延，未及时上报，乾隆责之，降二级留用。乾隆六十年，和珅任殿试读卷官，教习悉考士。因告吉图也北布凶杀案，未置奏，又因廷试或举发策，和珅上奏不实，“护述掩非”降三级留任。由此可见，和珅不过是乾隆脚底的皮球，乾隆起踢开时便踢开。

况且，正如吴熊光所言“和珅贪纵罪不容诛，苦谓有歹心，臣不敢附和，上云何以见得？熊光

奏：凡怀不轨者，必先收拾人心，和珅则满汉无一归附者。即使伊心中怀不轨，谁肯从之。”由此可见，和珅并未结党营私，换句话说，他并无反意。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和珅其罪当诛，因为他侵犯了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和珅虽然被一条白练带走了性命，但留下的启示是深远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从他那里习得我们的经验。

官场乃是非场，团结人（也就是所谓的“结党”）是最重要的，由吴熊光奏章中“满汉几天一归附者”可以看出和珅过于恃宠自傲，满朝文武都与他为敌。这样一来，当他一倒台的时候，墙倒众人推，只要稍有闪失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而花无百日红，今日得宠，明日如何呢？得宠于当今皇上，下一个皇帝呢？和珅还是没认识到自己还是一个奴才，奴才是不能恃功自傲的，通晓

多国语言也罢，战功赫赫也罢，天下还是主子的天下。乾隆在时是乾隆的，乾隆驾崩后自有嘉庆在，和珅对嘉庆采取对大臣惯用的两面手法，又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和珅在位极人臣的时候忘了一件事，既然自己能一步步爬在最高位，那么，别人照样能够爬行如此高位，乾隆能纵容，提拔和珅，照样能纵容，提拔阿谀阿谀。但和珅的眼睛模糊了，他以为自己空手遮天了。实际上，他只能遮住自己的眼睛——让自己看不见天！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场，同样身不由己。和珅的亲人也多次劝说和珅早回收手，可是，当时的情景，和珅能撒手而去吗？不能，正所谓：“候门一去深似海”进入了最高层的官僚网，任何事都变得复杂了，一举一动都会造成全局的影响，那时的和珅不是自己的和珅，不是冯

氏的丈夫和珅，而是乾隆的和珅。

官场险恶，躲避的唯一办法是不当官，可不当官又会受官的欺压，历史总是这样，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我们何去何从？